聊齋全圖

十七册合订本

ISBN 978-1-304-57566-1

9 781304 575661 Imprint: Lulu.com

聊齋全圖

原著:蒲松齡

评注:李常珍

文言文学习版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本
共17册104篇193彩色插图
2024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ith Illustration

聊齋全图

文言文学习版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本
（共17册104篇193彩色插图）
（不雅图已删）

原著:蒲松龄
评注:李常珍
插图： 清代光绪年画师



2024简体横排彩色版

Chinese Graded Readers Level 6

汉语分级阅读 第 6 级

（4000 汉字级/4000 Chinese character level/HSK 6 /CEF C2）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ith Illustration

《聊斋全图》

文言文学习版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本

（共 17 册 104 篇）

原著:蒲松龄

评注:李常珍

插图：清代光绪年画师

Rising Star Book Studio

星之升®图书工作室

RisingStarReading.com

汉语分级阅读 第 6 级（4000 汉字级/HSK 6 /CEF C2）

《聊斋全图》文言文学习版

第 8、9、11、23、31-33、38、41、47、48、53、60、63-65、69 册

共17 册，104 篇，插图 193 张（不雅图已删）

原著:蒲松龄　评注:李常珍

《聊斋全图》是描绘《聊斋志异》故事情境的彩绘连环画，全套共约九十册（散落世界各地），本书归档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十七册（第 8、9、11、23、31-33、38、41、47、48、53、60、63-65、69 册）。此套书大致为清光绪时期绘本。

本书总汉字数：121,154；不重复汉字数：4,152；原始插图 193

Rising Star Book Studio

星之升®图书工作室

© 2024 李常珍

排版设计：李常珍

排版：王丽娟，潘义凤

更多相关中文教材及分级阅读请访问：ChangzhenLi.com

© 2024 Li Chang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more relate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graded reading, please visit: ChangzhenLi.com

ISBN: 978-1-304-57566-1

Imprint:Lulu.com

彩色纸质版 Lulu.com 出版承印发行

版权说明：本书电子版 PDF 文件仅允许个人从本站（ChangzhenLi.com）下载用于预览。用户无论从何处下载，每打印或印制一份均应向作者支付版税 5 美元（或等值所在国货币）。作者账户如下：

Paypal 账户：RisingStar2008@hotmail.com

Interac e-Transfer 账户：Risingstar2008@hotmail.com

微信账户：bill_lichangzhen

境外购买纸质版请在 LULU.COM 搜书名或 ISBN，国内购买邮件联系。如有疑问，请邮件或加微信联系作者。

Copyright Note: The PDF file of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is book is only allowed for individuals to download from this site (ChangzhenLi.com) for preview. No matter where the user downloads from, the user shall pay the author $5 (or the equivalent in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for each copy printed or reproduced. The author account is as follows:

Paypal account: RisingStar2008@hotmail.com

Interac e-Transfer account: Risingstar2008@hotmail.com

WeChat account: bill_lichangzhen

Please search for the title or ISBN on LULU.COM to purchase paper version overseas, and contact by email for domestic purchase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email or add WeChat to contact the author.

目录

第八册:

1.画皮[P9]　2.贾儿[P17]（小儿用计杀狐救母）

第九册:

3.董生[P26]　4.陆判[P33]（判官易首换心）

第十一册:

5.聂小倩[P45]　6.水莽草[P52]（他人害己，己不害人）　7.凤阳士人[P58]（梦中外遇，三人共梦）　8.珠儿[P64]（妖僧杀小儿，小儿借尸还魂）

第二十三册:

9.曾友于[P68]（兄弟纷争）　10.嘉平公子[P10]（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11.苗生[P77]（害人不成被虎噬）　12.姊妹易嫁[P82]

第三十一册:

13.续黄粱[P88]　14.小猎犬[P96]　15.辛十四娘[P98]（相夫救夫）

第三十二册:

16.白莲教[P110]（左道化门人为豕）　17.胡四相公[P113]（狐友）　18.仇大娘[P118]（以姊身份，助幼弟重振门庭）

第三十三册:

19.李伯言[P131]（生魂代阎王） 20.黄九郎[P135]（双性恋借尸还魂） 21.金陵女子[P142]（短婚千里再遇） 22.连锁[P144]（女鬼得书生精血借己尸复活）

第三十八册:

23.雷曹[P149]（一饭之德雷神救厄，有恩于友友死投为子） 24.赌符[P154]（道士以符赢庄家） 25.阿霞[P156]（见色休妻失禄秩） 26.毛狐[P161]（二两聘“国色”） 27.青梅[P163]（婢为小姐择夫不成而自嫁，救厄小姐而退位）

第四十一册:

28.翩翩[P172]（仙女怜乞丐，自配夫妻生儿） 29.促织[P175]（小儿魂化蟋蟀） 30.向杲[P182]（道士赠衣，化虎为兄复仇） 31.鸽异[P185] 32.江城[P189]（悍妇家暴丈夫积年，遇僧抛水痛改前非）

第四十七册:

33.伍秋月[P196]（与女鬼游鬼界杀鬼差，借己尸复活） 34.莲花公主[P201]（蜜蜂嫁女搬家） 35.绿衣女[P206]（绿蜂化女） 36.荷花三娘子[P208]（以善念释狐，狐赠荷花女仙为妻） 37.金生色[P213]（亡夫怒而除奸）

第四十八册:

38.彭海秋[P216]（仙人助游西湖，遇歌女成良缘） 39.新郎[P222]（活人被妖怪拐入坟中居半年） 40.仙人岛[P224]（书生遇仙成婚，返乡奉父，断红尘仙去） 41.胡四娘[P234]（越剧五女拜寿底稿）

第五十三册:

42.贾奉雉[P239]（修仙一日半途而废，返乡已是百年之隔） 43.三生[P247]（前世马狗蛇，为畜不易） 44.长亭[P249]（驱鬼得狐妻，不计仇怨救岳父） 45.席方平[P257]（入阴曹为父讼冤不惧酷刑终扳倒地府阎王）

第六十册:

46.房文淑[P265]（神女生子送原配） 47.豢蛇[P268] 48.狂生[P268]（生员无门之可灭） 49.孙必振[P271]（金牌示众，却是他人该死）50.张不量 [P271] 51.红毛毡[P274] 52.负尸[P274]（无头尸、头不期而遇） 53.鞠乐如[P277] 54.盗户[P277] 55.偷桃[P277] 56.口技[P283] 57.王兰[P286]（阴曹误勾，窃食狐丹成鬼仙）

第六十三册:

58.汪可受[P289]（记前生三世，夺骡而投骡，生而能言） 59.王十[P289]（贩私盐捉入地府督河工） 60.二班[P292]（良医针灸治虎瘤） 61.慕缘[P295]（青蛙神逼捐） 62.冯木匠[P297]（鸡怪化女私木匠） 63.乩仙[P299]（羊脂白玉天，猪血红泥地） 64.泥书生[P299]（祟妇被砸） 65.蹇偿债[P301]（生前欠豆债投生驹偿） 66.驱怪[P303]（蒙在鼓里徒手驱怪） 67.秦生[P306]（酒瘾饮毒酒死，狐仙救活） 68.局诈[P306]（假公主、假皇帝做局骗官员，道士骗琴） 69.曹操冢[P312]

第六十四册:

70.骂鸭[P312] 71.人妖[P315]（男扮女装行奸事发被宫） 72.韦公子[P316]（盗婢私娼乱伦，终悔无及） 73.杜小雷[P319]（妇不孝化猪） 74.古瓶 [P319] 75.秦桧[P322]（猪皮显字） 76.胭脂[P324]（假城隍辩真凶） 77.雨钱[P328]（文字交不助贫） 78.双灯[P330]（孤嫁妹姻缘自有定数） 79.妾击贼[P332] 80.鬼作筵[P334]

第六十五册:

81.阎罗[P336]（秀才灵魂离体摄阎王审曹操） 82.寒月芙蕖[P338]（济南道人冬日以幻术荷花满湖） 83.阳武侯[P340]（垢面垂鼻憨生虎魄入体成战神） 84.酒狂[P342]（发酒疯，生死不易） 85.武技[P346] 86.鸲鹆[P349]（能人语八哥自售得路费） 87.商三官[P351]（弱女学戏为父报仇） 88.西僧[P354]（来华吹牛） 89.泥鬼[P354]（翰林抉鬼偶睛，鬼迁怒其表兄） 90.梦别[P357]（梦中知友死讯） 91.苏仙[P357]（处女河中见苔有娠，生龙子） 92.单道士[P360]（又一幻术大师，可隐形，袖里出佳肴）

第六十九册:

93.大蝎[P362]（大如琵琶，使人头痛） 94.黑鬼[P362] 95.车夫[P365]（推车上坡，臀被狼啮） 96.碁鬼[P365]（痴迷围棋之鬼） 97.头滚[P368]（凶兆） 98.果报[P368]（贪绝户产成绝户） 99.龙肉[P370] 100.念秧[P370]（旅途骗局） 101.阎王[P378] 102.布客[P380]（途逢鬼差知己被勾，修桥行善寿延一纪） 103.农人[P382]（锄头驱狐） 104.长治女子[P384]

聊斋志异自序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谐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己未春日

柳泉自题

1.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fú,=幞,行李,包袱]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shū]丽。心相爱乐。

问：“何夙夜[sù,天未亮]踽踽[jǔ,孤独]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女黯然曰：“父母贪赂[lù]，鬻[yù,卖]妾朱门。嫡妒甚，朝詈[lì,骂]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女喜，从之。

生代携襆[fú,包扎准备行装]物，导与同归。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zhāi,书房]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乃与寝[qǐn]合。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yìng,陪嫁的通房丫头]，劝遣之。生不听。偶适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yíng]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

生以其言异，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厌禳[yǎn rǎng,镇邪除灾]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dù,阻塞,堵塞]，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垝[guǐ,坍塌]垣[外墙]。则室门亦闭。蹑[niè]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嶙嶙[chán,长而尖]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乞救。道士曰：“请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fǔ,刚,才]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乃以蝇拂[fú]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主宰东方的天帝]庙。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



…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一更[19-21]许，闻门外戢戢[jí,鬼怪响声]有声，自不敢窥也，使妻窥之。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掏[jū]生心而去。妻号。婢入烛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陈骇[hài]涕[tì]不敢声。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远。"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现在君所。"二郎愕然，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仆早赴青帝庙，良不知。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妪[yù]来，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妻]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

遂与俱往。仗木剑，立庭心，呼曰："孽魅[mèi]！偿我拂子来！"妪在室，惶遽无色[huángjù,害怕立即脸色变白]，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妪仆，人皮划然[哗的一声]而脱，化为厉鬼[恶鬼]，卧嗥[háo,兽叫声]如猪。道士以木剑枭[xiāo,砍下]其首。身变作浓烟，匝[zā,环绕]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飐[liú]飐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náng]。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乃别欲去。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推辞]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术浅，诚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可以]有效。"问："何人？"曰："市上有疯者，时卧粪土中。试叩[kòu]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

二郎亦习知之。乃别道士，与嫂俱往。见乞人颠歌道上，鼻涕三尺，秽[huì,肮脏]不可近。陈膝行[跪走]而前。乞人笑曰："佳人爱我乎？"陈告之故。又大笑曰："人尽夫也，活之何为？"陈固哀之。乃曰："异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阎摩耶？"怒以杖击陈。陈忍痛受之。市人渐集如堵。乞人咯[kǎ]痰唾盈把，举向陈吻[嘴]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既思道士之嘱，遂强啖[dàn]焉。觉入喉中，硬如团絮，格格而下，停结胸间。乞人大笑曰："佳人爱我哉！"遂起，行已不顾。



...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



...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飓飓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



...道土谢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



...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



…方欲展血敛尸，家人伫望，无敢近者…

尾之，入于庙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后冥搜[细致地找]，殊无端兆[没有踪迹]，惭[cán]恨而归。既悼夫亡之惨，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愿即死。方欲展血敛尸，家人伫[zhù]望，无敢近者。陈抱尸收肠，且理且哭。哭极声嘶，顿欲呕。觉鬲[gé,=膈,横膈膜]中结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惊而视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犹跃，热气腾蒸如烟然。大异之。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少懈，则气氤氲[yīnyūn,热气上升]自缝中出。乃裂缯帛[zēngbó,绸子]急束之。以手抚尸，渐温。覆以衾裯[qīnchóu,被子]。中夜启视，有鼻息矣。天明，竟活。为言："恍惚若梦，但觉腹隐痛耳。"视破处，痂[jiā]结如钱，寻愈。

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hào]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常珍评：世间骗子，因为对你有所图，故总是打扮、表现得很美好。事物反常必有妖，莫信天上掉馅饼。

2. 贾儿

楚某翁，贾[gǔ,商]于外。妇独居，梦与人交；醒而扪[mén,按,摸]之，小丈夫[短小男子]也。察其情，与人异，知为狐。未几，下床去，门未开而已逝矣。

入暮，邀庖媪[páoǎo,做饭的老妇]伴焉。有子十岁，素别榻卧，亦招与俱。夜既深，媪儿皆寐[mèi,睡,睡着]，狐复来。妇喃喃如梦语。媪觉，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精神恍惚]若有亡。至夜，不敢息烛，戒子睡勿熟。夜阑[lán]，儿及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妇，意其出遗[外出大小便]；久待不至，始疑。

媪惧，不敢往觅。儿执火遍烛之，至他室，则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缩。自是遂狂，歌哭叫詈[lì,骂,责骂]，日万状。夜厌与人居，另榻寝儿，媪亦遣去。儿每闻母笑语，辄[zhé]起火之。母反怒诃[hē]儿，儿亦不为意，因共壮儿胆。然嬉戏无节，日效圬



...媪儿皆寐，狐复来。妇喃喃如梦语...

者[wū,泥瓦匠]，以砖石叠窗上，止之，不听。或去其一石，则滚地作娇啼，人无敢气触[触犯]之。

过数日，两窗尽塞，无少明。已，乃合泥涂壁孔，终日营营，不惮[dàn,怕,畏惧]其劳。涂已，无所作，遂把厨刀霍霍[磨刀声]磨之。见者皆憎其顽，不以人齿。儿宵分[夜半]隐刀于怀，以瓢[piáo]覆灯。伺母呓[yì]语，急启灯，杜门声喊。久之，无异，乃离门扬言，诈作欲搜状。欻[xū,快速]有一物，如狸，突奔门隙。急击之，仅断其尾，约二寸许，湿血犹滴。初，挑灯起，母便诟[gòu]骂，儿若弗闻。击之不中，懊[ào]恨而寝。自念虽不即戮，可以幸其不来。及明，视血迹逾垣[yuán]而去。迹之，入何氏园中。至夜，果绝，儿窃喜，但母痴卧如死。

未几，贾人归，就榻问讯。妇嫚骂，视若仇。儿以状对。翁惊，延医药之。妇泻药诟骂。潜以药入汤水杂饮之，数日渐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妇所在；父子又觅得于别室。由是复颠[diān,=癫,精神错乱]，不欲与夫同室处。向夕，竟奔他室。挽之，骂益甚。翁无策，尽扃[jiōng]他扉[fēi]。妇奔去，则门自辟。翁患之，驱禳[ráng]备至，殊无少验。儿薄暮潜入何氏园，伏莽[mǎng,草,密生的草]中，将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闻人语。暗拨蓬科[丛生的蓬草]，见二人来饮，一长鬣奴[liè,长须老仆]捧壶，衣老棕色。语俱细隐，不甚可辨。移时，闻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瓻[chī,酒器]来。"

顷之，俱去，惟长鬣独留，脱衣卧庭石上。审顾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后部。儿欲归，恐狐觉，遂终夜伏。未明，又闻二人以次复来，哝[nóng]哝入竹丛中。儿乃归。翁问所往，答："宿阿伯家。"适从父入市，见帽肆[sì]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顾。儿牵父衣，娇聒[guō,声音吵乱]之。翁不忍过拂[违其心愿]，市焉。父贸易廛[chán]中，儿戏弄其侧，乘父他顾，盗钱去，沽[gū,买]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业猎。儿奔其家。舅他出。妗[jìn,舅母]诘母疾，答云："连朝稍可[近日稍见好转]。又以耗子[鼠]啮[niè,咬]衣，怒涕[tì,眼泪]不解，故遣我乞猎药耳。"妗捡橱[dú,柜子,匣子]，出钱[3 克]许，裹付儿。儿少之。妗欲作汤饼[汤面]啖[dàn]



…急击之，仅断其尾，约二寸许，湿血犹滴…



…儿薄暮潜入何氏园，伏莽中，将以探狐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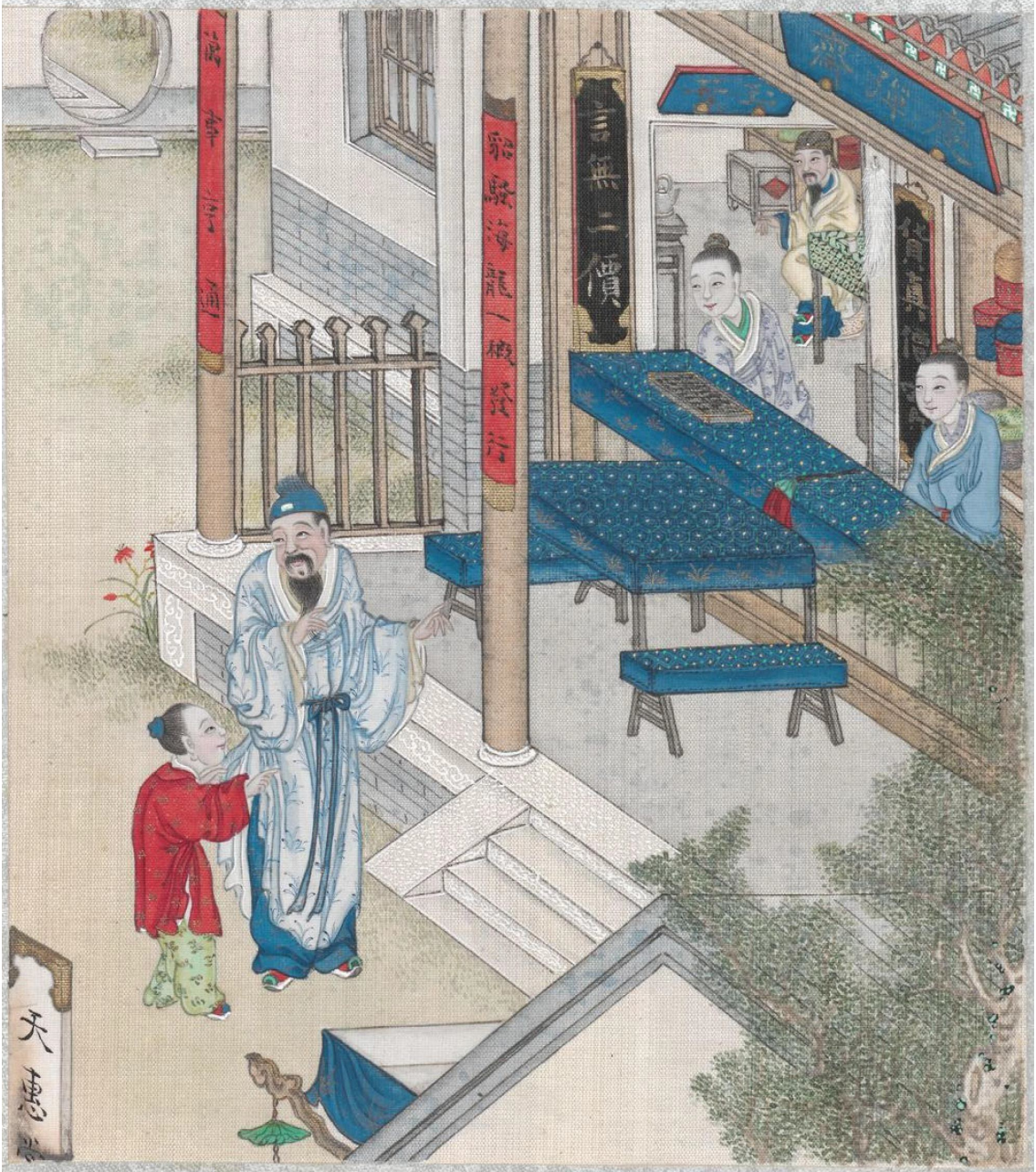
儿。儿觑[qù,看]室无人，自发药裹，窃盈掬而怀之。乃趋告妗，俾[bǐ,让,使]勿举火，“父待市中，不遑[huáng,闲暇,时间]食也”。

遂径出，隐以药置酒中。遨[áo]游市上，抵暮方归。父问所在，托在舅家。儿自是日游廛[chán]肆间。一日，见长鬣人亦杂俦[chóu,同辈]中。儿审之确，阴缀[zhuì]系[尾随]之。渐与语，诘[jié,询问]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询儿，儿伪云：“山洞。”长鬣怪其洞居。儿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惊，便诘姓氏。儿曰：“我胡氏子。曾在何处，见君从两郎，顾忘之耶？”其人熟审之，若信若疑。儿微启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辈混迹人中，但此物犹存，为可恨耳。”其人问：“在市欲何作？”儿曰：“父遣我沽[gū]。”其人亦以沽告。儿问：“沽未？”曰：“吾侪[chái,同类的人,等辈]多贫，故常窃时多。”儿曰：“此役亦良苦，耽[dān,承受]惊忧。”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尔。”因问：“主人伊谁？”曰：“即曩[nǎng,前]所见两郎兄弟也。一私北郭[城]王氏妇，一宿东村某翁家。翁家儿大恶，被断尾，十日始瘥[chài,愈]，今复往矣。”言已，欲别，曰：“勿误我事。”儿曰：“窃之难，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赠。我囊[náng,口袋]中尚有余钱，不愁沽也。”其人愧无以报。儿曰：“我本同类，何靳[jìn,惜]些须？暇时，尚当与君痛饮耳。”遂与俱去，取酒授之，乃归。

至夜，母竟安寝，不复奔。心知有异，告父同往验之，则两狐毙于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huì]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犹在，持而摇之，未尽也。父惊问：“何不早告？”曰：“此物最灵，一泄，则彼知之。”翁喜曰：“我儿，讨狐之陈平也。”于是父子荷[担,扛]狐归。见一狐秃[tū]尾，刀痕俨[yǎn]然。自是遂安。而妇瘠[jí]殊甚，心渐明了，但益之嗽[sòu]，呕痰辄数升，寻愈。

北郭王氏妇，向祟[suì,迷信说法指鬼神给人带来灾祸,借指不正当的行动]于狐；至是问之，则狐绝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儿，教之骑射。后贵至总戎[róng,总兵]。

常珍评：成大事，以密成，以泄败。



...遂径出，隐以药置酒中。遨游市上...



...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赠...



...告父同往验之，则两狐毙于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

3. 董生

董生，字遐[xiá]思，青州之西鄙[最西部]人。

冬月薄暮，展被于榻而炽[chì]炭焉。方将篝灯[gōu,点灯]，适友人招饮，遂扃户[jiōng,关锁门户]去。

至友人所，座有医人，善太素脉[以诊脉辨人贵贱吉凶]，遍诊诸客。末顾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阅人多矣，脉之奇无如两君者：贵脉而有贱兆，寿脉而有促征[短命的征兆]。此非鄙人[自我谦称]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实甚。"共惊问之。曰："某至此亦穷于术，未敢臆决[yì,妄加判断]。愿两君自慎之。"二人初闻甚骇[hài]，既以为模棱语[含胡其辞]，置不为意。

半夜，董归，见斋[书房]门虚掩，大疑。醺[xūn,醉]中自忆，必去时忙促，故忘扃键[锁门]。入室，未遑[huáng,闲暇]爇火[ruò,点灯]，先以手入衾[qīn]中，探其温否。才一探入，则腻有卧人。大愕[è]，敛手[缩手]。急火之[点灯照看]，竟为姝[shū]丽，韶[sháo]颜稚齿，神仙不殊。狂喜。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长长的]。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问："君何往？"董益惧，战栗[lì]哀求："愿仙人怜恕！"女笑曰："何所见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君误矣。尾于何有[哪里有尾巴]？"引董手，强使复探，则髀[bì,大腿]肉如脂，尻[kāo]骨童童[尾骨秃秃]。笑曰："何如？醉态蒙瞳[朦胧]，不知所见伊何[是什么]，遂诬人若此。"

董固喜其丽，至此益惑，反自咎[jiù,责怪]适然[偶然]之错。然疑其所来无因。女曰："君不忆东邻之黄发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尔时我未笄[jī,女子十五岁之前]，君垂髫[tiáo]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琐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仿佛忆之。十年不见，遂苗条如此！然何遽[jù,急,慌张]能来？"女曰："妾适[嫁]痴郎四五年，翁姑[公婆]相继逝，又不幸为文君[新寡]。剩妾一身，茕[qióng,孤独]无所依。忆孩时相识者惟君，故来



...至友人所，座有医人，善太素脉，遍诊诸客...



…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

相见就。入门已暮，邀饮者适至，遂潜隐以待君归。待之既久，足冰肌粟[sù,肌肤起疙瘩如粟]，故借被以自温耳，幸勿见疑。”董喜，解衣共寝，意殊自得。

月余，渐羸[léi,瘦弱]瘦，家人怪问，辄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离[瘦损]，乃惧，复造[访]善脉者诊之。医曰：“此妖脉也。前日之死征验矣，疾不可为也。”董大哭，不去。医不得已，为之针手灸[jiǔ,烧,中医的一种医疗方法]脐，而赠以药，嘱曰：“如有所遇，力绝之。”董亦自危。

既归，女笑要[邀]之。怫然[fú,忿然]曰：“勿复相纠缠，我行且死！”走不顾。女大惭[cán]，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药独寝，甫[刚]交睫[jié]，梦与女交，醒已遗[精]矣。益恐，移寝于内，妻子火[,点灯]守之。梦如故。窥女子已失所在。积数日，董吐血斗余而死。

王九思在斋中，见一女子来，悦其美而私之。诘[jié]所自，曰：“妾遐[xiá]思之邻也。渠[他]旧与妾善，不意为狐惑而死。此辈妖气可畏，读书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欢待。居数日，迷罔病瘠[jí,恍惚瘦损]。忽梦董曰：“与君好者狐也。杀我矣，又欲杀我友。我已诉之冥府[míng,地府]，泄此幽愤。七日之夜，当灶香室外，勿忘却！”醒而异之。谓女曰：“我病甚，恐将委沟壑[hè]，或劝勿室[勿近女色]也。”女曰：“命当寿，室亦生；不寿，勿室亦死也。”坐与调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乱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绝。及暮，插香户上。女来，拔弃之。

夜又梦董来，让其违嘱。次夜，暗嘱家人，俟[sì]寝后潜灶之。女在榻上，忽惊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灭之。入曰：“谁教君为此者？”王曰：“或室人[妻]忧病，信巫家作厌禳[ráng]耳。”女彷徨[páng huáng,犹豫不决]不乐。家人潜窥香灭，又灶之。女忽叹曰：“君福泽良厚。我误害遐思而奔[私奔]子，诚我之过。我将与彼就质于冥曹。君如不忘夙[sù,旧]好，勿坏我皮囊[náng,肉体]也。”逡[qūn]巡下榻，仆地而死。烛之，狐也。犹恐其活，遽[jù,急忙,急]呼家人，剥[bāo]其革而悬焉。王病甚，见



…梦与女交，醒已遗矣。益恐，移寝于内，妻子火守之…



...夜又梦董来，让其违嘱...



...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烛之，狐也。犹恐其活，遽呼家人...

狐来曰：“我诉诸法曹。法曹[阴曹地府]谓董君见色而动，死当其罪；但咎[jiù]我不当惑人，追金丹[仙丹]去，复令还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脱之矣。”狐惨然曰：“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残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几危，半年乃瘥[chài,病愈]。

常珍评：此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吾不杀子，终有他人杀子。

4. 陆判

陵阳[山东莒县陵阳镇]朱尔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钝[dùn]，学虽笃[dǔ,专心]，尚未知名。

一日，文社[文学俱乐部]众饮。或戏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十个主管地狱的阎王]，负得左廊判官[管生死簿的佐吏]来，众当醵[jù,凑钱饮酒]作筵[yàn]。”盖陵阳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妆饰如生。东庑[wǔ,东廊]有立判，绿面赤须，貌尤狞恶。或夜闻两廊拷讯声，入者毛皆森竖，故众以此难朱。朱笑起，径[jìng]去。居无何，门外大呼曰：“我请髯[rán]宗师[学使]至矣！”众皆起。

俄负判入，置几上，奉觞[shāng]，酹[lèi,以酒浇地,祭祀鬼神]之三。众睹之，瑟缩不安于座，仍请负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门生狂率不文，大宗师谅不为怪。荒舍匪[非]遥，合[应]乘兴来觅饮，幸勿为畛畦[zhěnqí,田间小路,隔阂]。”乃负之去。次日，众果招饮。抵暮，半醉而归，兴未阑[lán,尽]，挑灯独酌[zhuó,饮]。忽有人搴[qiān,拔取]帘入，视之，则判官也。朱起曰：“意[自料]吾殆将死矣！前夕冒渎[dú]，今来加斧锧[zhì,砧板]耶？”判启浓髯[rán,胡子]，微笑曰：“非也。昨蒙高义[盛情]相订，夜偶暇[xiá]，敬践达人[旷达之人]之约。”朱大悦，牵衣促坐，自起涤[dí]器爇[ruò,点燃]火。判曰：“天道温和，可以冷饮。”

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yáo]果。妻闻，大骇[hài]，戒勿出。朱不听，立俟[sì]治具[置办酒肴]以出。易盏[zhǎn]交酬，



...居无何，门外大呼曰："我请鬙宗师至矣！"众皆起...

始询姓氏。曰：“我陆姓，无名字。”与谈古典，应答如响。问：“知制艺[八股文]否？”曰：“妍媸[yánchī,美丑]亦颇辨之。阴司诵读，与阳世略同。”陆豪饮，一举十觥[gōng,杯]。朱因竟日饮，遂不觉玉山倾颓[酒醉]，伏几醺睡。比醒，则残烛昏黄，鬼客已去。

自是三两日辄[zhé]一来，情益洽[qià]，时抵足卧。朱献窗稿[作文]，陆辄红勒[lè,用朱笔删改]之，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寝，陆犹自酌[zhuó]。忽醉梦中，觉脏腹微痛；醒而视之，则陆危坐床前，破腔出肠胃，条条整理。愕曰，“夙[sù]无仇怨，何以见杀？”陆笑云：“勿惧，我为君易慧心耳。”从容纳肠已，复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施治]毕，视榻上亦无血迹。腹间觉少麻木。见陆置肉块几上。问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窍塞耳。适在冥间，于千万心中，拣得佳者一枚，为君易之，留此以补阙[缺]数。”乃起，掩扉[fēi]去。天明解视，则创缝已合，有线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进，过眼不忘。数日，又出文示陆。陆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显贵，乡、科而已。”问：“何时？”曰：“今岁必魁[kuí]。”未几，科试冠军，秋闱[乡试]果中经元。同社生素揶揄[yé yú]之；及见闱墨[中式试卷辑]，相视而惊，细询始知其异。共求朱先容[事先为人作介绍]，愿纳交陆。陆诺之。众大设以待之。更初，陆至，赤髯[rán]生动，目炯炯如电。众茫乎无色，齿欲相击，渐引去。

朱乃携陆归饮，既醺[xūn]，朱曰：“湔肠伐胃[jiān,洗肠剖胃]，受赐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烦，不知可否？”陆便请命。朱曰：“心肠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荆[妻的谦词]，予结发人[元配]，下体颇亦不恶，但头面不甚佳丽。尚欲烦君刀斧，如何？”陆笑曰：“诺，容徐图之。”过数日，半夜来叩关。朱急起延入。烛之，见襟[jīn]裹一物。诘之，曰：“君曩[nǎng]所嘱，向艰物色。适得一美人首[头]，敬报君命。”朱拨视，颈血犹湿。陆立促急入，勿惊禽犬。朱虑门户夜扃[jiōng]。陆至，一手推扉，扉自辟。引至卧室，见夫人侧身眠。陆以头授朱抱之；自于靴[xuē]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项，着力如切[豆]腐状，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于生怀取美人首合项上，详审端正，而后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际，命朱瘗



...易盏交酬,始询姓氏...



...忽醉梦中，觉脏腹微痛；醒而视之，则陆危坐床前，破腔出肠



…同社生素揶揄之；及见闱墨，相视而惊，细询始知其异…



…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项，着力如切腐状，迎刃而解…

[yì,埋]首静所，乃去。朱妻醒，觉颈间微麻，面颊[脸的两侧]甲错[鳞甲错杂]；搓[cuō]之，得血片，甚骇。呼婢汲盥[guàn]；婢见面血狼藉，惊绝。濯[zhuó,洗]之，盆水尽赤。举首则面目全非，又骇极。夫人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细视，则长眉掩鬓[bìn]，笑靥[yè,酒窝]承颧[quán]，画中人也。解领验之，有红线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异。

先是，吴侍御[御史]有女甚美，未嫁而丧二夫，故十九犹未醮[jiào,女子再嫁]也。上元游十王殿，时游人甚杂，内有无赖贼，窥而艳之，遂阴[暗中]访居里，乘夜梯[tī]入，穴寝门，杀一婢于床下，逼女与淫；女力拒声喊，贼怒，亦杀之。吴夫人微闻闹声，呼婢往视，见尸骇绝。举家尽起，停尸堂上，置首项[脖子]侧，一门啼[tí]号，纷腾终夜。诘旦[jié,次日]启衾[qīn]，则身在而失其首。遍挞[tà]侍女，谓所守不恪[kè,不慎]，致葬犬腹。侍御告郡。

郡严限捕贼，三月而罪人弗[fú]得。渐有以朱家换头之异闻吴公者。吴疑之，遣媪[ǎo]探诸其家；入见夫人，骇走以告吴公。公视女尸故存，惊疑无以自决。猜朱以左道[邪术]杀女，往诘朱。朱曰："室人梦易其首，实不解其何故；谓仆杀之，则冤也。"吴不信，讼之。收家人鞫[jū,审讯]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决。朱归，求计于陆。陆曰："不难，当使伊[yī]女自言之。"吴夜梦女曰："儿为苏溪杨大年所贼，无与[无关]朱孝廉。彼不艳于其妻，陆判官取儿头与之易之，是儿身死而头生也。愿勿相仇。"

醒告夫人，所梦同。乃言于官。问之，果有杨大年；执而械[xiè,枷锁,捆绑]之，遂伏其罪。吴乃诣[yì,到,前往]朱，请见夫人，由此为翁婿。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礼闱[会试]，皆以场规被放[违规被逐]。于是灰心仕[shì]进，积三十年。一夕，陆告曰："君寿不永矣。"问其期，对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达人观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为乐，死之为悲？"朱以为然。即治衣衾棺椁[guǒ]；既竟，盛服而没。翌[yì,明]日，夫人方扶柩[jiù,棺材]哭，朱忽冉[rǎn]冉自外至。夫人惧。朱曰："我诚鬼，不异生时。虑尔寡母孤儿，殊恋恋耳。"夫人大恸[tòng,悲哀大哭]，涕垂膺[yīng,胸]；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



…举首则面目全非，又骇极。夫人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



...上元游十王殿，时游人甚杂，内有无赖贼，窥而艳之...

有还魂之说，君既有灵，何不再生？”朱曰：“天数[天命]不可违也。”问：“在阴司作何务？”曰：“陆判荐我督案务，授有官爵，亦无所苦。”夫人欲再语，朱曰：“陆公与我同来，可设酒馔[zhuàn,食品,饮食]。”趋而出。

夫人依言营备。但闻室中笑饮，亮气高声，宛若生前。半夜窥[kuī]之，窅然[yǎo,深远难见]已逝。自是三数日辄[zhé]一来，时而留宿缱[qiǎn]绻[quǎn,弯曲]，家中事就便经纪[料理]。子玮[wěi]，方五岁，来辄捉抱；至七八岁，则灯下教读。子亦慧，九岁能文，十五入邑庠[xiáng,县学]，竟不知无父也。从此来渐疏，日月至焉[偶然来一次]而已。又一夕来，谓夫人曰：“今与卿永诀矣。”问：“何往？”曰：“承帝命为太华卿[西岳华山山神]，行将远赴，事烦途隔，故不能来。”母子持之哭，曰：“勿尔！儿已成立，家计尚可存活，岂有百岁不拆之鸾凤[luán,夫妻]耶！”顾子曰：“好为人，勿堕[huī,=隳,毁坏]父业。十年后一相见耳。”径[jìng,直接]出门去，于是遂绝。

后玮二十五举进士，官行人[职掌捧节奉使]。奉命祭西岳，道经华阴[华山在华阴县境，属陕西省]，忽有舆[yú]从[车马前后的侍从]羽葆[盖]，驰冲卤簿[lǔ,仪仗队]。讶之。审视车中人，其父也。下车哭伏道左。父停舆曰：“官声[声誉]好，我目瞑矣。”玮伏不起；朱促舆行，火驰不顾。去数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赠。遥语曰：“佩之当贵。”玮欲追从，见舆马人从，飘忽若风，瞬息不见。痛恨良久；抽刀视之，制极精工，镌[juān,刻]字一行，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玮后官至司马[兵部尚书、侍郎]。生五子，曰沉，曰潜，曰汐[mì]，曰浑，曰深。一夕，梦父曰：“佩刀宜赠浑也。”从之。浑仕[shì]为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有政声。

异史氏曰：“断鹤[因鹤腿长而截之使短]续凫[fú,野鸭]，矫作者妄；移花接木，创始者奇；而况加凿削于肝肠，施刀锥[zhuī]于颈项者哉！陆公者，可谓媸[chī,丑]皮裹妍[yán,美]骨矣。明季[明代末年]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为其赶车]，所忻[xīn]慕焉。”

常珍评：朱尔旦死后灵魂显灵，归家理业，爱妻，教子，不啻生时。妻娇子幼而夫死者多矣，何不见张尔旦、李尔旦魂归故里，以鬼身再续前缘？以他尔旦妻无朱尔旦妻之宽容也。余以为，朱妻真真达人也。若朱妻不容，尔旦有家亦不可回矣。鬼友不过数日一聚，鬼夫者同居宛如生时，世上有几寡妻可容？

余2016年亲访有前生记忆者百人。两例男主英年早逝，遗青年妻及幼子女。葬礼毕，其夫如朱尔丹返家显灵，一则亡夫入门尚未开口，妻却叫骂不容，扬谷驱赶。另则一如朱妻，亦有缱绻。

杨圣贤，1950年7月17日生于通道县桐木村，妻吴如英。杨1990年8月9日因突发败血症死于县医院。遗有两子一女，幼子仅9岁。杨死前数日，其妻不分昼夜照顾，夫妻生死离别，各哀痛万分。

…他拉着妻子的手开始交代后事："如英，我死之后上有老母无人奉养，下有两儿一女尚未成年，以后全靠你了。为了我母亲和三个孩子，你能否答应我不改嫁，就呆在家里。实在不行，你可以招个男人上门。"小声抽泣的吴如英当即答应了丈夫的临终恳求。当时他们的长女杨红艳18岁，长子杨红山15岁，次子杨红保仅9岁。得到妻子的承诺后，杨圣贤说："好！那我就谢谢你了！拜托你照顾我的老母亲。我真的要走了，真的不行了！"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

……杨圣贤的遗体被拉回村里安葬不久后的一天，吴如英一人忧伤地端着稻谷上楼晾晒。一抬头看见亡夫站在面前，穿着死前的衣服，安静地注视着自己。吴如英大惊失色，气愤地骂道："你个没良心的，死了还来吓唬我！"说完就把端着的稻谷朝他扬去！杨圣贤的灵魂似乎没有预料到妻子如此生气，他立即消失了。但此后20年，他仍以死之前的形象多次在吴如英面前显灵……

杨死后23天，投胎成了妻子的哥哥的孙子吴师科。吴师科自幼有前世记忆。

……（摘自《坪阳再生人》）

5. 聂小倩

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yú,品行端方]自重。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无外遇]。"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寺]。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mò]人，似绝行踪。东西僧舍，双扉虚掩；惟南一小舍，扃[jiōng]键如新。又顾殿东隅，修竹拱把[一手满握]；阶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乐其幽杳[yǎo,幽暗,深广]。会学使案临，城舍价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归。

日暮，有士人来，启南扉。宁趋为礼，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间无房主，仆亦侨[qiáo]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宁喜，藉[jiè,衬垫]藁[gǎo,草本植物]代床，支板作几，为久客计。是夜，月明高洁，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宁疑为赴试诸生，而听其音声，殊不类浙。诘之，自言："秦人。"语甚朴诚。既而相对词竭，遂拱别归寝。

宁以新居，久不成寐[mèi]。闻舍北喁喁[yú,低语声]，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窥之。见短墙外一小院落，有妇可四十余；又一媪衣绯，插蓬沓[tà,首饰名,银栉]，鲐[tái,驼背]背龙钟，偶语月下。妇曰："小倩何久不来？"媪曰："殆[dài,大概]好至矣。"妇曰："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闻，但意似蹙[cù,局促不安,皱]蹙。"妇曰："婢子不宜好相识。"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来，仿佛艳绝。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悄来无迹响。幸不訾[zī=咨,嗟叹声,背地说人坏话]着短处。"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假如]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誉[yù,赞誉,赞美]，更阿谁道好？"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

宁意其邻人眷口，寝不复听。又许时，始寂无声。方将睡去，觉有人至寝所。急起审顾，则北院女子也。惊问之。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wù yì,非议]，我畏

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女云：“夜无知者。”宁又咄[duō,表示呵叱]之。女逡巡[qūn xún,有所顾虑考虑不周]若复有词。宁叱[chì,大声呵斥]：“速去！不然，当呼南舍生知。”女惧，乃退。至户外复返，以黄金一锭[dìng]置褥[rù,睡觉时垫在身下的东西]上。宁掇[duō,拾取]掷庭墀[chí,台阶]，曰：“非义之物，污吾囊橐[tuó,口袋]！”女惭[cán,羞愧]，出，拾金自言曰：“此汉当是铁石。”

诘旦，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寓于东厢，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锥[zhuī,一种尖锐可以扎窟窿的工具,锥子]刺者，细细有血出。俱莫知故。经宿，仆亦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归，宁质[zhì,闻名,责问]之，燕以为魅[mèi,鬼怪]。宁素抗直[刚直]，颇不在意。宵分，女子复至，谓宁曰：“妾阅人多矣，未有刚肠如君者。君诚圣贤，妾不敢欺。小倩，姓聂氏，十八夭殂[cú,死亡]，葬寺侧，辄被妖物威胁，历役贱务；觍[tiǎn,惭愧]颜向人，实非所乐。今寺中无可杀者，恐当以夜叉来。”宁骇求计。女曰：“与燕生同室可免。”问：“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问：“迷人若何？”曰：“狎[xiá]昵我者，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罗刹[食人血肉的恶鬼]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时好耳。”宁感谢。

问戒备之期，答以明宵。临别泣曰：“妾堕玄海[苦海]，求岸不得。郎君义气干云，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náng,用袋子装]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chì,只]再造。”宁毅然诺之。因问葬处，曰：“但记取白杨之上，有乌巢者是也。”言已出门，纷然而灭。

明日，恐燕他出，早诣[yì,到]邀致。辰后具酒馔[zhuàn]，留意察燕。既约同宿，辞以性癖[pǐ]耽寂[dān,极爱静寂]。宁不听，强携卧具来。燕不得已，移榻从之，嘱曰：“仆知足下丈夫，倾风良切。要有微衷[隐衷]，难以遽白。幸勿翻窥箧襆，违之，两俱不利。”宁谨受教。既而各寝，燕以箱箧[qiè,箱子]置窗上，就枕移时，齁[hōu,鼻息声]如雷吼。宁不能寐。近一更许，窗外隐隐有人影。俄而近窗来窥，目光睒[shǎn]闪[闪烁]。宁惧，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箧而出，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棂[líng]，欻[xū]然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燕觉而起，宁伪睡以觇之。燕捧箧检征[迹象]，取一物，

对月嗅[xiù]视，白光晶莹，长可二寸，径韭叶许。已而数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语曰："何物老魅[mèi]，直尔大胆，致坏篋子。"遂复卧。

宁大奇之，因起问之，且以所见告。燕曰："既相知爱，何敢深隐。我，剑客也。若非石椁，妖当立毙；虽然，亦伤。"问："所缄[jiān,封,闭]何物？"曰："剑也。适嗅之，有妖气。"宁欲观之。慨出相示，荧荧然一小剑也。于是益厚重燕。明日，视窗外有血迹。遂出寺北，见荒坟累累，果有白杨，乌巢其颠[diān,最高最初的部分]。迨[dài,等到]营谋既就，趣[cù,=促,急促]装欲归。燕生设祖帐[饯行]，情义殷[yīn]渥[wò]。以破革囊赠宁，曰："此剑袋也，宝藏可远魑魅[chī mèi]。"宁欲从授其术。曰："如君信义刚直，可以为此。然君犹富贵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宁乃托有妹葬此，发掘女骨，敛以衣衾，赁[lìn,租]舟而归。宁斋临野，因营坟葬诸斋外。祭而祝曰："怜卿孤魂，葬近蜗居，歌哭相闻，庶不见凌于雄鬼。一瓯[ōu,杯]浆水饮，殊不清旨[清醇]，幸不为嫌！"祝毕而返。后有人呼曰："缓待同行！"回顾，则小倩也，欢喜谢曰："君信义，十死不足以报。请从归，拜识姑嫜[zhāng,公婆]，媵[yìng,婢妾]御无悔。"审谛[dì]之，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

遂与俱至斋中。嘱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时宁妻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骇惊。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宁曰："此小倩也。"母惊顾不遑[huáng]。女谓母曰："儿飘然一身，远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覆露]，泽被发肤，愿执箕帚[jī zhǒu]，以报高义。"母见其绰约可爱，始敢与言，曰："小娘子惠顾吾儿，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儿，用承祧[tiāo,传宗接代]绪，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儿实无二心。泉下人既不见信于老母，请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怜其诚，允之。即欲拜嫂。母辞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尸爨[yōng,料理饮食]。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惧之，辞使归寝，不为设床褥。女窥知母意，即竟去。

过斋欲入，却退，徘徊户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剑气畏人。向道途中不奉见者，良以此故。”宁悟为革囊[náng]，取悬他室。女乃入，就烛下坐。移时，殊不一语。久之，问：“夜读否？妾少诵《楞[léng]严经》，今强半遗忘。浼[měi,恳托]求一卷，夜暇[xiá,空闲]，就兄正之。”宁诺。又坐，默然，二更向尽，不言去。宁促之。悄[qiǎo,悲伤,严肃]然曰：“异域孤魂，殊怯荒墓。”宁曰：“斋中别无床寝，且兄妹亦宜远嫌。”女起，眉颦蹙[pín cù]而欲啼，足　僵[kuāngráng,惶急不安]而懒步，从容出门，涉阶而没。宁窃怜之，欲留宿别榻，又惧母嗔[chēn,生气]。

女朝旦朝母，捧匜[yí,洗手用具]沃盥[guàn,侍奉盥洗]，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黄昏告退，辄过斋头，就烛诵经。觉宁将寝，始惨然去。先是，宁妻病废，母劬[qú,劳苦]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渐稔[rěn,时间流逝]，亲爱如己出，竟忘其为鬼；不忍晚令去，留与同卧起。女初来，未尝食饮，半年，渐啜[chuò,喝,吃]稀。母子皆溺爱之，讳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无何，宁妻亡。母阴有纳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窥之，乘间告母曰：“居年余，当知儿肝鬲[膈]。为不欲祸行人，故从郎君来。区区无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lěi]落，为天人所钦瞩[钦敬重视]，实欲依赞三数年，借博封诰，以光泉壤。”母亦知无恶，但惧不能延宗嗣[sì,子孙]。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注福籍，有亢[kàng,高,高傲]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夺也。”母信之，与子议。宁喜，因列筵告戚党。或请觇[dí,相见]新妇，女既然华妆出，一堂尽眙[chì,瞪目直视]，反不疑其鬼，疑为仙。由是五宗诸内眷，咸执贽[zhì,初见尊长送的礼物]以贺，争拜识之。

女善画兰梅，辄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袭[珍藏]，以为荣。一日，俯颈窗前，怊[chāo]怅若失。忽问：“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缄[jiān,封,闭]置他所。”曰：“妾受生气已久，当不复畏，宜取挂床头。”宁诘[jí,询问]其意，曰：“三日来，心怔忡[zhēng-chōng]无停息[恐惧不安]，意金华[县]妖物，恨妾远遁[dùn]，恐旦晚寻及也。”宁果携革囊来。女反复审视，曰：“此剑仙将盛



…女乃入，就烛下坐。移时，殊不一语。久之…



…女善画兰梅，辄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袭，以为荣…



...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声遂寂然，囊亦顿缩如故...

人头者也。敝败至此，不知杀人几何许！妾今日视之，肌犹粟粟[sù lì,栗样疙瘩。]。”乃悬之。

次日，又命移悬户[门]上。夜对烛坐，约宁勿寝。歘[xū,快速]有一物，如飞鸟堕。女惊匿夹幕间。宁视之，物如夜叉状，电目血舌，睒[shǎn,闪烁]闪攫[jué,抓取]拏[ná,=拿]而前。至门却步，逡[qūn]巡久之，渐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将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簋[kuǐ,竹筐]；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声遂寂然，囊亦顿缩如故。宁骇诧[hài chà]。女亦出，大喜曰：“无恙[yàng]矣！”共视囊中，清水数斗而已。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为官声誉好]。

6.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类扁豆。食之，立死，即为水莽鬼。俗传此鬼不得轮回，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岁生者为同年，投刺[名片]相谒[yè]，呼庚兄庚弟[年兄年弟]，子侄呼庚伯，习俗然也。有祝生造[登门拜访]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饮。俄见道旁一媪[ǎo]，张棚施饮，趋之。媪承迎入棚，给奉甚殷[yīn,多,富裕]。嗅之有异味，不类茶茗[míng,茶]，置不饮，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唤：“三娘，可将好茶一杯来。”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后出。年约十四五，姿容艳绝，指环臂钏[chuàn,手镯]，晶莹鉴[jiàn]影。生受盏[zhǎn]神驰；嗅其茶，芳烈无伦。吸尽再索。觑[qù,看]媪出，戏捉纤腕，脱指环一枚。女赧颊[chēng,红着脸]微笑，生益惑。略诘[jié,询问]门户，女曰：“郎暮来，妾犹在此也。”生求茶叶一撮[cuō]，并藏指环而去。至同年家，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以情告某。某骇曰：“殆[危险]矣！此水莽鬼也。先君[先父]死于是。是不可救，且为奈何？”生大惧，出茶叶验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环，兼述女子情状。某悬想[猜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确符，问：“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sù,旧日]有艳名。数年前，食水莽而死，必此为魅[mèi]。”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裆，



...中途燥渴思饮。俄见道旁一媪，张棚施饮，趋之...

煮服可痊[quán,病好了,恢复健康]。某急诣[yì]寇所，实告以情，长跪哀恳；寇以其将代女死，故靳[jìn,吝惜]不与。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齿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生！"某舁[yú,带,送]送之，将至家门而卒。母号涕葬之。遗一子，甫[fǔ,刚刚]周岁。妻不能守柏舟节[妇女死后不嫁]，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bǔ]，劬[qú]瘁[辛劳]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骇，挥涕问之。答云："儿地下闻母哭，甚怆[chuàng]于怀，故来奉晨昏[侍奉父母,昏定晨省]耳。儿虽死，已有家室，即同来分母劳，母其勿悲。"母问："儿妇何人？"曰："寇氏坐听[安然听任]儿死，儿甚恨之。死后欲寻三娘，而不知其处；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儿往，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副部长]家；儿驰去，强捉之来。今为儿妇，亦相得，颇无苦。"移时，门外一女子入，华妆艳丽，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虽非生人，母视之，情怀差慰[略得安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习惯，然承顺殊怜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请母告诸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终]告之。寇家翁媪[ào,老母]，闻而大骇，命车疾至。视之，果三娘。相向哭失声，女劝止之。媪视生家良贫，意甚忧悼[dào]。女曰："人已鬼，又何厌贫？祝郎母子，情义拳拳，儿固已安之矣。"因问："茶媪谁也？"曰："彼倪[ní]姓，自惭不能惑行人，故求儿助之耳。今已生于郡城卖浆[茶水]者之家。"因顾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复何心？"生乃投拜[叩头]。女便入厨下，代母执炊，供翁媪。媪视之怆[chuàng,悲伤]心。既归，即遣两婢来，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数十匹；酒胾[zì][大块的肉]不时馈送，小阜[fù]祝母矣。寇亦时招归宁[回娘家]。居数日，辄曰："家中无人，宜早送儿还。"或故稽[qǐ,一种礼节,跪下,拱手至地,头也至地]之，则飘然自归。翁乃代生起夏屋[大屋]，营备臻[zhēn]至。然生终未尝至翁家。

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复苏，相传为异。生曰："是我活之也。彼为李九所害，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此为！且儿事母最乐，不愿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丰筵[yán,酒席]，祷[dǎo]诸其庭，辄[zhé]有效。



…一日，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入…



…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复苏，相传为异…



...驾黄幰车，马四股皆鳞甲。夫妻盛装出，同登一舆。子及妇皆泣拜...

积十余年，母死。生夫妇亦哀毁，但不对客，惟命儿缞[cuī]麻擗[pǐ]踊[捶胸顿足]，教以礼仪而已。葬母后，又二年余，为儿娶妇。妇，任侍郎之孙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数月而殇[shāng,夭折]。后闻祝生之异，遂命驾其家，订翁婿焉。至是，遂以孙女妻其子，往来不绝矣。一日，谓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策命]为四渎[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牧龙君，今行矣。"俄见庭下有四马，驾黄幨[chān,车帷]车，马四股皆鳞甲[龙马]。夫妻盛装出，同登一舆[yú,车]。子及妇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见女来，拜别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门遂不复见。其子名鹗[è,鸟]，字离尘，请诸寇翁，以三娘骸骨与生合葬焉。

7. 凤阳士人

凤阳一士人，负笈[jí,书籍]远游。谓其妻曰："半年当归。"十余月，竟无耗问[音信]。妻翘盼綦[qí,甚]切。一夜，才就枕，纱月摇影，离思萦[yíng]怀。方反侧间，有一丽人，珠鬟绛帔[pèi,披肩]，搴[qiān,拔下,拨开]帷[wéi,帐幕]而入，笑问："姊[zǐ]姊，得无欲见郎君乎？"妻急起应之。丽人邀与共往。妻惮[dàn]修阻[路远难走]，丽人但请勿虑。即挽女手出，并踏月色，约行一矢之远。觉丽人行迅速，女步履艰涩，呼丽人少待，将归着复履[夹底鞋]。丽人牵坐路侧，自乃捉足，脱履相假[借]。女喜着之，幸不凿枘[ruì,龃龉不合]。复起从行，健步如飞。移时，见士人跨白骡[luó]来。见妻大惊，急下骑，问："何往？"女曰："将以探君。"又顾问[以目示意而问]丽者伊谁[是谁]。女未及答，丽人掩口笑曰："且勿问讯。娘子奔波匪[非]易；郎君星驰夜半，人畜想当俱殆[dài,疲]。妾家不远，且请息驾，早旦而行，不晚也。"顾数武[步]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丽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烛，小台石榻可坐。"士人絷[zhí]蹇[jiǎn]檐梧[把驴拴在檐前柱上]，乃即坐。丽人曰："履大不适于体[脚]，途中颇累赘[zhuì]否？归有代步，乞赐还也。"女称谢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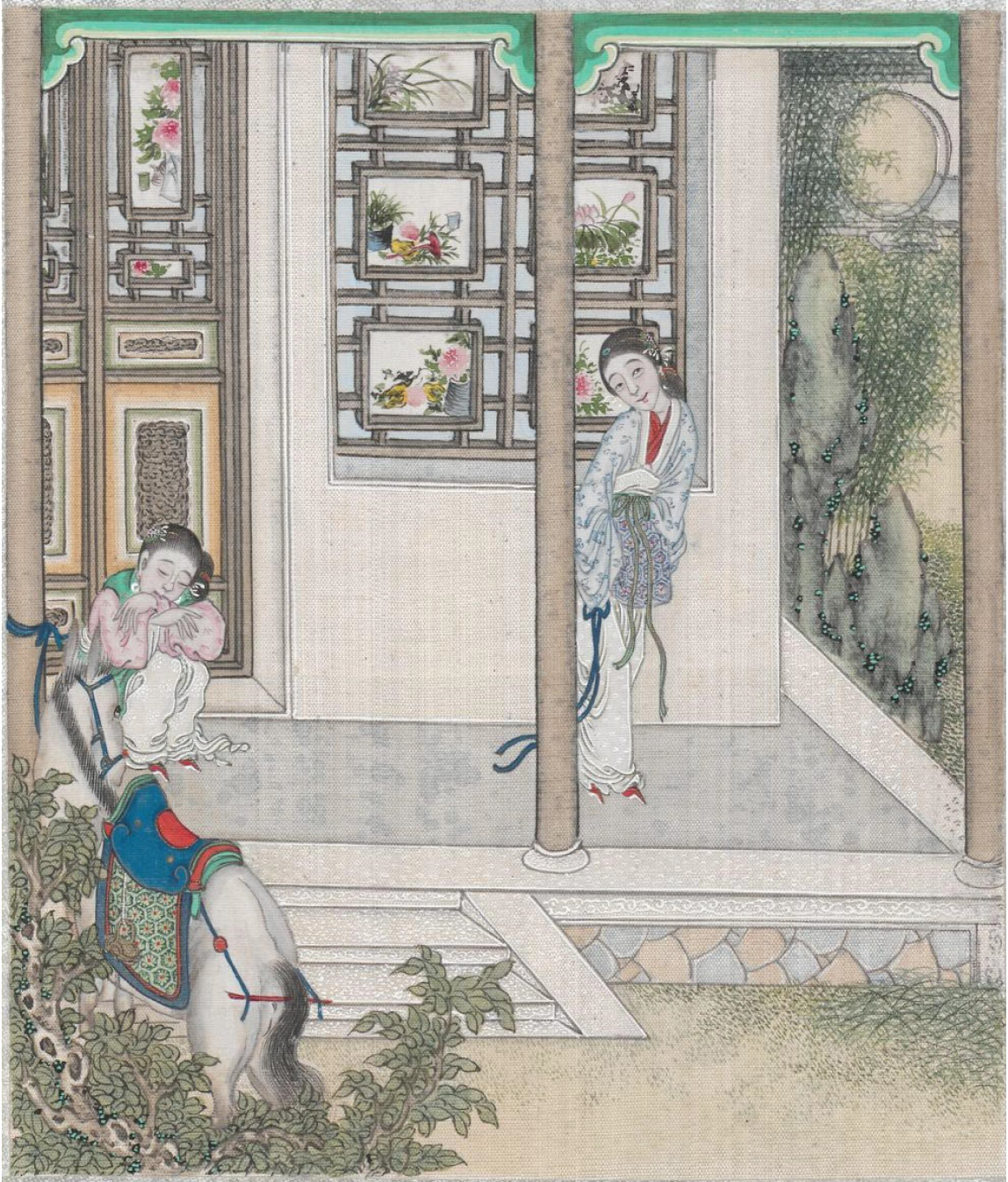
..女步履艰涩，呼丽人少待，将归着复履。丽人牵坐路侧，自乃捉足，脱履相假…

俄顷，设酒果，丽人酌[zhuó,斟酒]曰：“鸾凤久乖[guāi,夫妻久离]，圆在今夕；浊醪[láo,酒]一觞[shāng]，敬以为贺。”士人亦执盏酬报。主客笑言，履舄[xì,鞋]交错。士人注视丽者，屡以游词相挑[浮浪嬉戏的话]。夫妻乍聚，并不寒暄一语。丽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隐谜。女惟默坐，伪为愚者。久之渐醺[xūn]，二人语益狎[xiá,亲近而态度不庄重]。又以巨觞劝客，士人以醉辞，劝之益苦。士人笑曰：“卿为我度[duó,按曲谱唱]一曲，即当饮。”丽人不拒，即以牙拨抚提琴而歌曰：“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kē,说闲话]？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shàn,流泪的样子]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谣，不足污君听。然因流俗所尚，姑[冬施]效颦[pín]耳。”音声靡靡，风度狎亵[xiè,轻慢，不尊重]。士人摇惑，若不自禁。少间，丽人伪醉离席；士人亦起，从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独坐，块然[孤独自处]无侣，中心愤恚[huì,恨,怒]，颇难自堪。思欲遁归，而夜色微茫，不忆道路。辗转无以自主，因起而觇[chān,看,偷偷得察看]之。裁[才]近其窗，则断云零雨之声，隐约可闻。又听之，闻良人与己素常猥[wěi]亵[xiè]之状，尽情倾吐。女至此，手颤心摇，殆[dài,危]不可遏[è,阻止]，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愤然方行，忽见弟三郎乘马而至，遽[jù]便下问，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与姊回，直入其家，则室门扃[jiōng]闭，枕上之语犹喁[yóng]喁也。三郎举巨石如斗，抛击窗棂[líng]，三五碎断。内大呼曰：“郎君脑破矣！奈何！”女闻之，愕然，大哭，谓弟曰：“我不谋与汝杀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撑目[chēng,瞪眼]曰：“汝呜呜促我来；甫能消此胸中恶，又护男儿、怨弟兄，我不贯[惯]与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牵衣曰：“汝不携我去，将何之？”三郎挥姊仆地，脱体而去。女顿惊寤[wù,睡醒]，始知其梦。

越日，士人果归，乘白骡。女异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梦，所见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骇怪。既而三郎闻姊夫远归，亦来省问。语次，谓士人曰：“昨宵梦君归，今果然，亦大异。”士人笑曰：“幸不为巨石所毙。”三郎愕然问故，士以梦告。三郎大



…设酒果，丽人酌曰：“鸾凤久乖，圆在今夕；浊醪一觞，敬以为贺…



…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独坐，块然无侣，中心愤恚，颇难自堪…



...越日，士人果归，乘白骡...

异之。盖是夜，三郎亦梦遇姊泣诉，愤激投石也。三梦相符，但不知丽人何许耳。

8. 珠儿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产。年五十余，无子。一女名小惠，容质秀美，夫妻最怜爱之。十四岁，暴病夭殂[cú,短命而死]，冷落庭帏，益少生趣。始纳婢，经年余，生一子，视如拱壁[两手拱抱之壁]，名之珠儿。儿渐长，魁梧可爱。然性绝痴，五六岁尚不辨菽[shū,豆的总称]麦；言语蹇[jiǎn,迟钝]涩。李亦好而不知其恶。会有眇[miǎo,一目失明]僧，募缘于市，辄知人闺闼[tà]，于是相惊以神；且云，能生死祸福人。几十百千，执名以索，无敢违者。诣李募百缗[mín,一千文]。李难之。给十金，不受；渐至三十金。僧厉色曰："必百缗，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无何，珠儿心暴痛，巴刮[抓挠]床席，色如土灰。李惧，将八十金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为？"李归而儿已死。李恸[tòng,悲哀,大哭]甚，以状诉邑[yì]宰[县令]。宰拘僧讯鞫[jū,审问犯人]，亦辨给[口辩]无情词。笞[chī,用鞭杖或竹板打]之，似击鞔[mǎn]革[蒙鼓的皮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帜五。宰怒，以手叠诀举示之。僧乃惧，自投无数[叩头无数]。宰不听，杖杀之。李叩谢而归。

时已曛[xūn]暮[黄昏之后]，与妻坐床上。忽一小儿，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极力不能得追。"视其体貌，当得七八岁。李惊，方将诘[jié,追问]问，则见其若隐若现，恍惚如烟雾，宛转间，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堕[duò]地无声。曰："阿翁何乃尔[如此]！"瞥[piē]然复登。李惧，与妻俱奔。儿呼阿父、阿母，呕哑不休。李入妾室，急阖[hé,关闭]其扉；还顾，儿已在膝下。李骇，问何为。答曰："我苏州人，姓詹氏。六岁失怙恃[hù shì][父母]，不为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戏门外，为妖僧迷杀桑树下，驱使如伥[chāng]鬼，冤闭穷泉[墓中]，不得脱化。幸赖阿翁昭雪，愿得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儿曰："但除斗室[小房间]，为



…会有眇僧，募缘于市，辄知人闺闼，于是相惊以神…

儿设床褥，日浇一杯冷浆粥，馀[yú,见余]都无事。”李从之。儿喜，遂独卧室中。晨来出入闺阁，如家生。闻妾哭子声，问：“珠儿死几日矣？”答以七日。曰：“天严寒，尸当不腐。试发冢启视，如未损坏，儿当得活[借尸复活]。”李喜，与儿去，开穴验之，躯壳如故。方此忉怛[dāodá,悲痛]，回视，失儿所在。异之，舁[yú,抬]尸归。方置榻上，目已瞥[piē]动；少顷呼汤，汤[开水]已而汗，汗已遂起。

群喜珠儿复生，又加之慧黠[xiá,聪明而狡猾]便利[敏捷]，迥[jiǒng,远]异曩[nǎng]昔。但夜间僵卧，毫无气息，共转侧之，冥然若死。众大愕[è]，谓其复死；天将明，始若梦醒。群就问之。答云：“昔从妖僧时，有儿等二人，其一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盖在后与哥子作别耳。今在冥间，与姜员外作义嗣[sì,义子]，亦甚优游[生活得十分闲适]。夜分，固来邀儿戏。适以白鼻马送儿归。”母因问：“在阴司见珠儿否？”曰：“珠儿已转生矣。渠与阿翁无父子缘，不过金陵[南京]严子方，来讨百十千债负耳。”初，李贩于金陵，欠严货价未偿，而严翁死，此事无知者。李闻之，大骇。母问：“儿见惠姊[zǐ]否？”儿曰：“不知。再去当访之。”

又二三日，谓母曰：“惠妹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满头髻[jì]；一出门，便千百作呵[hē]殿声。”母曰：“何不一归宁？”曰：“人既死，都与骨肉无关切。倘有人细述前生，方豁[huò,开阔,宽敞]然动念耳。昨托姜员外，禽[yín]缘[凭借关系]见姊，姊姊呼我坐珊瑚床上，与言父母悬念，渠[她]都如眠睡。儿云：‘姊在时，喜绣并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涴[wò,污染,弄脏]绫子上，姊就刺作赤水云。今母犹挂床头壁，顾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凄感，云：‘会须白郎君，归省阿母。’”母问其期，答言不知。

一日谓母：“姊行且至，仆从大繁，当多备浆酒。”少间，奔入室曰：“姊来矣！”移榻中堂，曰：“姊妹且想坐，少悲啼。”诸人悉无所见。儿率人焚纸酹[lèi,把酒洒在地上]饮于门外，反[返]曰：“驺从[zōu cóng,骑马侍卫]暂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绿锦被，曾为烛花烧一点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启

笥[sì,方形竹器]出之。儿曰：“姊命我陈旧闺中。乏疲，且小卧，翌日再与阿母言。”

东邻赵氏女，故与惠为绣阁交[闺中密友]。是夜，忽梦惠樸[pú]头紫帔[pī]来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异物，父母觌[dí,相见]面，不啻[chì,不止]河山。将借妹子与家人共话，勿须惊恐。”质明[天刚亮]，方与母言。忽仆地闷绝，逾刻始醒，向母曰：“小惠与阿婶别几年矣，顿鬖鬖[sān,蓬松散乱]白发生！”母骇曰：“儿病狂耶？”女拜别即出。母知其异，从之。直达李所，抱母哀啼。母惊不知所谓。女曰：“儿昨归，颇委顿[疲乏,憔悴]，未遑[huáng,闲暇时间]一言。儿不孝，中途弃高堂，劳父母哀念，罪何可赎！”母顿悟，乃哭。已而问曰：“闻儿今贵，甚慰母心。但汝栖身王家，何遂能来？”女曰：“郎君与儿极燕好，姑舅[公婆]亦相抚爱，颇不谓妒丑。”惠生时，好以手支颐[yí,面颊]；女言次，辄作故态，神情宛似。未几，珠儿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别泣下，曰：“儿去矣。”言讫[qì]，复踣[bó,跌倒]，移时乃苏。

后数月，李病剧，医药罔[wǎng,没有,无]效。儿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头，一执铁杖子，一挽苎麻绳，长四五尺许，儿昼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备衣衾[qīn]。既暮，儿趋入曰：“杂人妇，且避去，姊夫来视阿翁。”俄顷，鼓掌而笑。母问之，曰：“我笑二鬼，闻姊夫来，俱匿床下如龟鳖[biē]。”又少时，望空道寒暄，问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门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锁马鞅[yāng,古代马拉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套子]上。阿父当即无恙。姊夫言：归白大王，为父母乞百年寿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数日寻瘥[chài,痊愈,康复]。延师教儿读。儿甚慧，十八入邑庠[做了生员]，犹能言冥间事。见里中病者，辄指鬼祟所在，以火爇[烧]之，往往得瘳[chōu,病愈]。后暴病，体肤青紫，自言鬼神责我绽[zhàn,衣缝解开]露，由是不复言。

9. 曾友于

曾翁，昆阳故家也。翁初死未殓，两眶中泪出如沈[shěn,=瀋,汁]，有子六，莫解所以。次子悌[tì,敬爱哥哥,顺从长上]，字友于，邑名士，以为不祥，戒诸兄弟各自惕[tì,戒惧,小心谨慎]，勿贻[yí,留下,遗留]痛于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

先是翁嫡配生长子成，至七八岁，母子为强寇掳[lǔ,抢取]去。娶继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义。孝以悌等出身贱，鄙不齿，因连结忠、信为党。即与客饮，悌等过堂下，亦傲不为礼。仁、义皆忿，与友于谋欲相仇。友于百词宽譬[pì,劝解]，不从所谋；而仁、义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

孝有女适邑周氏，病死。纠悌等往挞[tà]其姑(婆)，悌不从。孝愤然，令忠、信合族中无赖子、往捉周妻，搒掠无算，抛粟毁器，盎盂[àng yú]无存。周告官。官怒，拘孝等囚系之，将行申黜[chù,降职,罢免]。友于惧，见宰自投。友于品行，素为宰重，诸兄弟以是得无苦。友于乃诣周所负荆[请罪]，周亦器重友于，讼[sòng]遂止。

孝归，终不德友于。无何，友于母张夫人卒，孝等不为服，宴饮如故。仁、义益忿。友于曰：“此彼之无礼，于我何损焉。”及葬，把持墓门，不使合厝[cuò,把棺材停放待葬]。友于乃瘞[yì,掩埋,埋葬]母隧道中。未几孝妻亡，友于招仁、义同往奔丧。二人曰：“‘期’且不论，‘功’于何有！”再劝之，哄然散去。友于乃自往，临哭尽哀。隔墙闻仁、义鼓且吹，孝怒，纠诸弟往殴之。友于操杖先从。入其家，仁觉先逃。义方逾垣[yuán,墙]，友于自后击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殴不止。友于横身障阻之。孝怒，让[责]友于。友于曰：“责之者以其无礼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hù,依靠,仗恃]弟恶，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愿以身代之。”孝遂反杖挞友于，忠、信亦相助殴兄，声震里党，群集劝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诣[yì]兄请罪。孝逐去之，不令居丧次。而义创甚，不复食饮。仁代具词讼官，诉其不为庶母行服。官签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陈状。友于以面目损伤，不能诣署，但作词禀[bǐng,尊敬]

白，哀求寝息，宰遂消案。义亦寻愈。由是仇怨益深。仁、义皆幼弱，辄被敲楚。怨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友于曰："此两语，我宜言之，两弟何云！"因苦劝之，卒不听。友于遂扃[jiōng,上闩,关门]户，携妻子借寓他所，离家五十余里，冀[jì,希望]不相闻。

友于在家虽不助弟，而孝等尚稍有顾忌；既去，诸兄一不当，辄叫骂其门，辱侵母讳。仁、义度不能抗，惟杜门思乘间刺杀之，行则怀刀。

一日寇所掠长兄成，忽携妇亡归。诸兄弟以家久析，聚谋三日，竟无处可以置之。仁、义窃喜，招去共养之。往告友于。友于喜，归，共出田宅居成。诸兄怒其市惠，登门窘[jiǒng]辱。而成久在寇中，习于威猛，大怒曰："我归，更无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责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义各以杖出，捉忠、信，挞无数。成乃讼宰，宰又使人请教友于。友于诣宰，俯首不言，但有流涕。宰问之，曰："惟求公断。"宰乃判孝等各出田产归成，使七分相准[祖产七子等分]。自此仁、义与成倍加爱敬，谈及葬母事，因并泣下。成恚[huì,恨,怒]曰："如此不仁，真禽兽也！"遂欲启圹[kuàng,墓穴,坟墓]更为改葬。仁奔告友于，友于急归谏[jiàn,规劝君主或尊长改正错误]止。成不听，刻期发墓，作斋于茔[yíng,坟墓,坟地]。以刀削树，谓诸弟曰："所不衰麻相从者，有如此树！"众唯唯。于是一门皆哭临，安厝[cuò]尽礼。自此兄弟相安。

而成性刚烈，辄批挞诸弟，于孝尤甚。惟重友于，虽盛怒，友于至，一言即解。孝有所行，成辄不平之，故孝无一日不至友于所，潜对友于诟诅[zǔ,咒骂]。友于婉谏，卒不纳。友于不堪其扰，又迁居三泊，去家益远，音迹遂疏。又二年，诸弟皆畏成，久亦相习。

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长继业，三继德，嫡出；次继功，四继绩，庶出；又婢生继祖。皆成立。效父旧行，各为党，日相竞，孝亦不能呵止。惟祖无兄弟，年又最幼，诸兄皆得而诟厉之。

岳家近三泊，会诣岳，迂道诣叔。入门见叔家两兄一弟，弦诵怡[yí]怡，乐之，久居不言归。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知，我岂惜呕[ōu]饭瓢饮乎！”乃归。过数月夫妻往寿岳母，告父曰：“儿此行不归矣。”父诘之，因吐微隐。父虑与叔有夙隙，计难久居。祖曰：“父虑过矣。二叔圣贤也。”遂去，携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齿儿行，使执卷从长子继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年余，入去南郡庠。与善闭户研读，祖又讽诵最苦。友于甚爱之。

自祖居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业诟辱庶母。功怒，刺杀业。官收功，重械[xiè,刑具]之，数日死狱中。业妻冯氏，犹日以骂代哭。功妻刘闻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谁家男子活耶！”操刀入，击杀冯，自投井死。冯父大立，悼女死惨，率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妾，裸挞道上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冯氏何得复尔！”吼奔而出。诸曾从之，诸冯尽靡。成首捉大立，割其两耳。其子护救，继、绩以铁杖横击，折其两股。诸冯各被夷伤，哄然尽散。惟冯子犹卧道周。成夹之以肘，置诸冯村而还。遂呼绩诣官自首。冯状亦至。于是诸曾被收。

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门外。适友于率一子一侄乡试归，见忠，惊曰：“弟何来？”忠未语先泪，长跪道左。友于握手拽[zhuài]入，诘得其情，大惊曰：“似此奈何！然一门乖戾[lì,罪过]，逆知[预料,逆料]奇祸久矣；不然，我何以窜迹至此。但我离家久，与大令无声气之通，今即匐伏而往，徒取辱耳。但得冯父子伤重不死，吾三人中幸有捷者，则此祸或可少解。”乃留之，昼与同餐，夜与共寝。忠颇感愧[kuì,羞惭]。居十余日，见其叔侄如父子，兄弟如同胞，凄然下泪曰：“今始知从前非人也。”友于喜其悔悟，相对酸恻。俄报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鸣[借指科举考试]，先归展墓。明季科甲最重，诸冯皆为敛息。友于乃托亲友赂[lù]以金粟，资其医药，讼乃息。举家泣感友于，求其复归。友于乃与兄弟焚香约誓，俾各涤虑自新，遂移家还。

祖从叔不愿归其家。孝乃谓友于曰：“我不德，不应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俾姑为汝子。有寸进时，可赐还也。”友于从



…迂道诣叔。入门见叔家两兄一弟，弦诵怡怡，乐之，久居不言归…

聊斋全图>第 23 册>曾友于 2/3



...其子护救，继、绩以铁杖横击，折其两股...



…友于乃与兄弟焚香约誓，俾各涤虑自新…

之。又三年，祖果举于乡。使移家，夫妻皆痛哭而去。不数日，祖有子方三岁，亡归友于家，藏伯继善室，不肯返。捉去辄逃。孝乃令祖异居，与友于邻。祖开户通叔家。两间定省如一焉。时成渐老，家事皆取决于友于。从此门庭雍穆，称孝友焉。

异史氏曰：“天下惟禽兽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诗书之家往往蹈之也！夫门内之行，其渐溃子孙者，直入骨髓。古云：其父盗，子必行劫，其流弊然也。孝虽不仁，其报亦惨，而卒能自知乏德，托子于弟，宜其有操心虑患之子也。若论果报犹迂也。”

常珍评：朋友相处，投桃报李，礼尚往来，若不谐，各奔东西而矣。兄弟相处，　　若一善一恶，则善者如友于者远迁为上策，中策老死不相往来。

10.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风仪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试。偶过许娼之门，见内有二八丽人，因目注之。女微笑点首，公子近就与语。女问：“寓居何处？”具告之。问：“寓中有人否？”曰：“无。”女云：“妾晚间奉访，勿使人知。”公子归，及暮，屏去憧[chōng]仆。女果至，自言：“小字温姬。”且云：“妾慕公子风流，故背媪[ǎo]而来。区区之意，愿奉终身。”公子亦喜。自此三两夜辄一至。一夕，冒雨来，入门解去湿衣，胥[juàn,绾挂]诸椸[yí,衣架]上；又脱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涂。遂上床以被自覆，公子视其靴，乃五[彩]文新锦，沾濡[rú]殆尽，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贱物[雨靴]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痴于情也。”

听窗外雨声不止，遂吟曰：“凄风冷雨满江城。”求公子续之。公子辞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风雅！使妾清兴[雅兴]消矣！”因劝肄[yì,学习]习，公子诺之。

往来既频，仆辈皆知。公子姊夫宋氏，亦世家子，闻之，窃求公子一见温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隐身仆舍，伺[sì]女至，



...又脱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涂。遂上床以被自覆，公子视其靴...



...宋向往甚殷，乃修贽见许媪，指名求之...

伏窗窥之，颠倒欲狂。急排闼[tà,门,从门达声]，女起，逾垣[yuán]而去。宋向往甚殷，乃修赞[zhì,备礼]见许媪，指名求之。

媪曰："果有温姬，但死已久。"宋愕然退，告公子，公子始知为鬼。至夜，因以宋言告女。女曰："诚然。顾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愿足矣，人鬼何论焉？"公子以为然。

试毕而归，女亦从之。他人不见，惟公子见之。至家，寄诸斋中。公子独宿不归，父母疑之。女归宁，始隐以告母，母大惊，戒公子绝之。公子不能听。父母深以为忧，百术驱之不能去。一日，公子有谕仆帖[喻告仆人的便条]，置案上，中多错谬[miù,差错,错误]："椒[jiāo,一种植物可供药用或调味]"讹[é,错误,敲诈]"菽[shū,豆的总称]"，"姜"讹"江"，"可恨"讹"可浪"。女见之，书其后："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遂白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荐。不图虚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为天下笑乎！"言已而没。公子虽愧恨，犹不知所题，折帖示仆。闻者传为笑谈。

异史氏曰："温姬可儿！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腹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则妻妾羞位矣。顾百计遣之不去，而见帖浩然[归去]，则'花菽生江'，何殊于杜甫之'子章髑[dú]髅[lóu]'哉！

11. 苗生

龚生，岷州人[甘肃省岷县]。赴试西安，憩于旅舍，沽[gū]酒自酌。一伟丈夫入，坐与语。生举卮[zhī,盛酒的器皿]劝饮，客亦不辞。自言苗姓，言噱[jué,笑]粗豪。生以其不文，偃[yǎn]蹇[jiǎn][傲慢]遇之。酒尽，不复沽。苗生曰："措大[穷书生]饮酒，使人闷损！"起向垆[lú]头[酒家]沽，提巨瓿[chī]而入。生辞不饮，苗捉臂劝醮[jiào,干杯]，臂痛欲折。生不得已，为尽数觞[shāng]。苗以羹[gēng]碗自吸[自饮]，笑曰："仆不善劝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装行。约数里，马病卧于途，坐待路侧。行李重累，正无方计，苗寻至。



...约数里，马病卧于途，坐待路侧...

诘知其故，遂谢[卸]装付仆，己乃以肩承马腹而荷之，趋二十余里，始至逆旅[旅店]，释马就枥[lì,马槽]。移时，生主仆方至。生乃惊为神，相待优渥[wò]，沽酒市饭，与共餐饮。苗曰："仆善饭，非君所能饱，饫[yù,饱食]饮可也。"引尽一瓿[chī]，乃起而别曰："君医马尚须时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

后生场事[考试]毕，三四友人邀登华山[huà,西岳]，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tún]肘，掷地曰："闻诸君登临，敬附骥[jì,千里马]尾。"众起为礼，相并杂坐，豪饮甚欢。众欲联句[多人共作一诗]。苗争曰："纵饮甚乐，何苦愁思。"众不听，设"金谷之罚"[做诗不成，罚酒三杯]。苗曰："不佳者，当以军法从事！"众笑曰："罪不至此。"苗曰："如不见诛[zhū]，仆[我]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jìn]生曰："绝巘[yǎn,山峰]凭临眼界空。"苗信口续曰："唾壶击缺[豪情壮怀]剑光红。"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壶自倾。移时，以次属[zhǔ连接]句，渐涉鄙[bǐ]俚[lǐ]。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shè]我者，勿作矣！"众弗[fú]听。苗不可复忍，遽[jù]效作龙吟，山谷响应；又起俯仰作狮子舞。诗思既乱，众乃罢吟，因而飞觞[shāng]再酌。时已半酣，客又互诵闱中作[应试的八股文]，迭[diē]相赞赏。苗不欲听，牵生豁[huó]拳[猜拳]。胜负屡分，而诸客诵赞未已。苗厉声曰："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众有惭[cán]色，更恶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páo]哮[xiào]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

靳是科领荐。后三年，再经华阴，忽见嵇[jī]生，亦山上被噬[shì]者。大恐欲驰，嵇捉鞚[kòng,有嚼口的马络头]使不得行。靳乃下马，问其何为。答曰："我今为苗氏之伥[chāng]，从役良苦。必再杀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后，应有儒服儒冠者见噬于虎，然必在苍龙岭下，始是代某者。君于是日，多邀文士于此，即为故人谋也。"靳不敢辨，敬诺而别。至寓，筹思终夜，莫知为谋，自拚背约，以听鬼责。适有表戚蒋生来，靳述其异。蒋名下士，邑[同县]尤生考居其上，窃怀忌嫉。闻靳言，阴欲陷之。折简[写信]邀尤，与共登临，自乃着白衣[布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岭半，



...三四友人邀登华山，藉地作筵...



...至岭半，肴酒并陈，敬礼臻至...

肴[yáo]酒并陈，敬礼臻[zhēn]至。会郡守登岭上，与蒋为通家[世家]，闻蒋在下，遣人召之。蒋不敢以白衣往，遂与尤易冠服。交着未完，虎骤至，衔蒋而去。

12. 姊妹易嫁

掖县相国[宰相]毛公[毛纪明大学士]，家素微。其父常为人牧牛。时邑世族张姓者，有新阡[新墓]在东山之阳。或经其侧，闻墓中叱咤[chìzhà,怒斥声]声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hùn,扰乱]贵人宅！"张闻，亦未深信。既又频得梦，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墓]，何得久假[借]此？"由是家数[shuò]不利。客劝徙[xǐ]葬吉，张听之，徙焉。一日，相国父牧，出张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废圹[kuàng,墓穴]中。已而雨益倾盆，潦水奔穴，崩溏[hōng,浪涛冲激声]灌注，遂溺[nì]以死。相国时尚孩童。母自诣张，愿丐咫尺地，掩儿父。张征[zhēng,收集]知其姓氏，大异之。行视溺死所，俨[yǎn,恭敬,庄重]当置棺处，又益骇。乃使就故圹窆[biǎn,下葬]焉。且令携若儿来。葬已，母偕儿诣张谢。张一见，辄喜，即留其家，教之读，以齿[列]子弟行[háng]。又请以长女妻儿。母不敢应。张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许之。

然此女甚薄[鄙薄]毛家，怨惭之意，形于言色。有人或道及，辄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从牧牛儿！"及亲迎，新郎入宴，彩舆[yú,车]在门，而女掩袂[mèi]向隅[yú,角落]而哭。催之妆，不妆；劝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请]行，鼓乐大作，女犹眼零雨而首飞蓬也。父止婿，自入劝女，女涕若罔闻。怒而逼之，益哭失声。父无奈之。又有家人传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妆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视女。往来者，无停履。迁延少时，事愈急，女终无回意。父无计，周张[不知所措]欲自死。其次女在侧，颇非其姊，苦逼劝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学人喋[dié]聒[guō,多嘴多舌]！尔何不从他去？"妹曰："阿爷原不曾以妹子属毛郎；若以妹子属毛郎，何烦妹姊劝驾也？"父以其言慷爽，因与伊母窃议，以次易长。母即向女曰："忤[wǔ]逆[不遵父母之命]婢不遵



...相国父牧，出张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废圹中...



...新郎入宴，彩舆在门，而女掩袂向隅而哭...

父母命，今欲以儿代若姊，儿肯之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儿往，即乞丐不敢辞；且何以见毛家郎便终身饿荸[piǎo]死乎？”父母闻其言，大喜，即以姊妆妆女，仓猝登车而去。入门，夫妇雅[甚]敦[敦睦]逑[qiú]好。然女素病赤髭[qiān,头发稀秃]，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渐知]易嫁之说，益以知己德女。居无何，公补博士弟子[考中秀才]，应秋闱试[乡试]。道经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梦神曰：“旦夕当有毛解[jiè]元[乡试第一名]来，后且脱汝于厄[苦难]。”以故晨起，伺察东来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丰善，不索直[=值]。特以梦兆厚自托。公亦颇自负；私以细君[妻]发鬟鬟[lián,发稀]，虑为显者笑，富贵后念当易之。

已而晓榜既揭，竟落孙山，咨嗟蹇[zī jiē jiǎn]步，懊惋丧志。心赧[nǎn,羞愧]旧主人，不敢复由王舍，以他道归。后三年，再赴试，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尔言初不验，殊惭祗[zhī,敬,恭敬]奉。”主人曰：“秀才以阴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chù,除名]，岂妖梦不足以践？”公愕[è]而问故。盖别后复梦而云。公闻之，惕[tì,戒惧,小心谨慎]然悔惧，木立若偶。主人谓：“秀才宜自爱，终当作解首[解元]。”未几，果举贤书[乡试榜文]第一人。夫人发亦寻长，云[发多]鬟[huán]委[堆积]绿[发黑有光彩似浓绿]，转更增媚。姊适里中富室儿，意气颇自高。夫荡惰[duò]，家渐陵夷[衰落,衰颓]，空舍无烟火。闻妹为孝廉妇，弥增惭作。姊妹辄避路而行。又无何，良人[丈夫]卒，家落。顷之，公又擢[zhuó,选拔]进士。女闻，刻骨自恨，遂忿然废身为尼。及公以宰相归，强遣女行者[女尼]诣府谒[yè,拜见]问，冀有所贻[yí,赠送]。比至，夫人以缔縠[gǔ,绉纱]罗绢若干疋[pǐ,=匹]，以金纳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携归见师。师失所望，恚曰：“与我金钱，尚可作薪米费；此等仪物[礼物]我何须尔！”遂令将回。公及夫人疑之。启视而金具在，方悟见却之意。发金笑曰：“汝师百余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泽从我老尚书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将去作尔师用度。多恐福薄人难承荷耳。”行者归，具以告。师嘿然自叹，念平生所为，辄自颠倒，美恶避就[避美就恶]，繄[yī,助词,惟]岂由人耶？后店主人以人命逮系囹圄[líng yǔ]，公为力解释罪。



...公补博士弟子，应秋闱试。道经王舍人店...



…夫人以缔縠罗绢若干疋，以金纳其中…

异史氏曰：“张家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闻时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为后解元’之戏，此岂慧黠[xiá,聪明而狡猾]者所能较计耶？呜呼！彼苍者天，久不可问，何至毛公，其应如响？”

常珍评：贫贱有底，富贵无根。风水轮流转，但阴德与读书亦不可不察。

13. 续黄粱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宫时[考中进士]，与二三新贵，遨[áo,游逛]游郊郭。偶闻毗[pí]卢禅院寓一星者，因并骑往诣问卜[bǔ]。入揖而坐。星者[占星士,算命师]见其意气，稍佞谀[nìng yú]之[巧言奉承]。曾摇箑[shà,扇]微笑，便问：“有蟒玉[蟒袍玉带高官]分否？”星者正容，许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悦，气益高。值小雨，乃与游侣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团上，淹蹇[jiǎn,傲慢]不为礼。众一举手，登榻自话，群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同年的父辈]作南抚，家中表[中表兄弟]为参游[参将、游击]，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千总,把总武官]，于愿足矣。”一坐大笑。

俄闻门外雨益倾注，曾倦伏榻间。忽见有二中使[太监]，赍[jī,持奉]天子手诏，召曾太师决国计。曾得意，疾趋入朝。天子前席，温语良久。命三品以下，听其黜[chù,贬]陟[zhì,升]。赐蟒玉名马。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则非旧所居第，绘栋雕榱[cuī]，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捻髯[rán]微呼，则应诺雷动。俄而公卿赠海物[海外珍物]，伛偻[yǔlǚ,曲身]足[过分]恭者，叠出其门。六卿[六部尚书]来，倒屣[xǐ,鞋]而迎；侍郎辈，揖与语；下此者，颔[hàn,点头]之而已。晋抚[山西巡抚]馈女乐[歌女]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为嫋[niǎo]嫋，为仙仙，二人尤蒙宠顾。科头[结发,不戴帽]休沐[休息沐浴]，日事声歌。一日，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我今置身青云[身居高官]，渠[他]尚蹉跎[cuō tuó]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荐为谏议[给事中给谏]，即奉俞[谕,应允]旨，立行擢[zhuó,

提拔提升]用。又念郭太仆[掌管皇帝舆马和马政]曾睚眦[yá zì,怒目而视]我，即传吕给谏[主管监察、纠弹官吏]及侍御[侍御史]陈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弹[弹劾]章[奏章]交至，奉旨削职以去。恩怨了了[分明]，颇快心意。偶出郊衢[qú,大路,四通八达]，醉人适触卤[lǔ]簿，即遣人缚付京尹[京城的行政长官]，立毙仗下。接第连阡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埒[liè,等同]国。无何，而嫋嫋、仙仙，以次殂[cú]谢，朝夕遐想。忽忆曩[nǎng]年见东家女绝美，每思购充媵[yìng]御，辄以绵薄违宿愿，今日幸可适志。乃使干仆数辈，强纳资于其家。俄顷，藤舆舁[yú]至，则较昔之望见时，尤艳绝也。自顾生平，于愿斯足。

又逾年，朝士窃窃[私语]，似有腹非[心中反对]之者。然各为立仗马[比喻贪恋厚禄而不放直言的朝士]；曾亦高情盛气，不以置怀。有龙图学士包[包揽]上疏，其略曰："窃以曾某，原一饮赌无赖，市井小人。一言之合，荣膺[yīng,承受]圣眷，父紫[紫色的朝服]儿朱，恩宠为极。不思捐躯摩顶[不畏劳苦]，以报万一；反恣[zì,放纵]胸臆[胸怀]，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zhuó,拔]发难数！朝廷名器[官秩]，居为奇货，量缺肥瘠，为价重轻。因而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yín]缘，俨[yǎn,恭敬,庄重]如负贩，仰息[仰人鼻息]望尘[望尘而拜]，不可算数。或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阿谀附和]，轻则置之闲散[清闲无权之官]，重则褫[chǐ,剥夺]以编氓[méng,百姓]。甚且一臂不袒[tǎn]，辄迕[wǔ,,违背]鹿马之奸[秦相赵高指鹿为马]；片语方干，远窜豺狼之地。朝士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良田]，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沴气[lì,恶气]冤氛[冤气]，暗无天日！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仰承脸色]；书函一投，则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院[总督和巡抚]枉法。或有厮养[奴仆]之儿，瓜葛之亲，出则乘传[驿站的车马]，风行雷动。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之鞭挞立至。荼[tú,一种苦菜]毒人民，奴隶[奴役]官府，扈[hù]从所临，野无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hù,依靠,仗恃]宠无悔。召对方承于阙[què]下，萋[qī]菲[谗言]辄进于君前，委蛇[wēi yí,自得]才退于自公，声歌已起于后苑。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世上宁有此宰相乎？内外骇讹[é]，人情汹汹。若不急加斧锧[zhì,腰斩用的垫座]之诛，势必酿成操[曹

操]、莽[王莽]之祸。臣夙夜祗惧[zhī,心怀戒惧]，不敢宁处[安居]，冒死列款，仰达宸[北极星帝]听。伏祈断奸佞[nìng]之头，籍贪冒之产，上回天怒，下快舆情。如果臣言虚谬[miù,错误的]，刀锯鼎镬[huò,锅]，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闻之，气魄悚骇，如饮冰水。幸而皇上优容[宽容]，留中不发[把奏章留在宫中，暂不批复]。又继而科[六科给事中]、道[各道史]、九卿，交章劾[hé,揭发罪状]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义父]，亦反颜相向。奉旨籍家，充云南军。子任平阳[山]太守，已差员前往提问。曾方闻旨惊怛[dá,惊惧]，旋有武士数十人，带剑操戈，直抵内寝，褫[chǐ,脱去,解下]其衣冠，与妻并系。俄见数夫运资于庭，金银钱钞以数百万，珠翠瑙[nǎo,玉]玉数百斛[hú,五斗]，帷幕帘榻之属，又数千事，以至儿襁女舄[xì,鞋]，遗坠庭阶。曾一一视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发娇啼，玉容无主。悲火烧心，含愤不敢言。俄楼阁仓库，并已封志。立叱曾出。监者牵罗曳而出。夫妻吞声就道，求一下驷[sì,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劣车，少作代步，亦不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倾跌，曾时以一手相攀引。又十余里，己亦困惫。歘[xū,快速]见高山，直插霄[xiāo,云]汉，自忖不能登越，时挽妻相对泣。而监者狞[níng,凶猛,凶恶]目来窥，不容稍停驻。又顾斜日已坠，无可投止，不得已，参差[cēn cī]蹩躠[bié xiè]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尽，泣坐路隅[yú,角落]。曾亦憩[qì,休息]止，任监者叱骂。忽闻百声齐噪，有群盗各操利刀，跳梁[乱跑乱跳]而前。监者大骇，逸[yì,跑,逃跑]去。曾长跪言：“孤身远谪[zhé,调往外地]，橐[tuó,口袋]中无长物。”哀求宥[yòu,原谅,饶恕]免。群盗裂眦[zì,眼角]宣言：“我辈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nìng,巧言谄媚]贼头，他无索取。”曾叱怒曰：“我虽待罪，乃朝廷命官[皇封官吏]，贼子何敢尔！”贼亦怒，以巨斧挥曾项。觉头堕地作声，魂方骇疑，即有二鬼来，反接其手，驱之行。

行逾数刻，入一都会。顷之，睹宫殿，殿上一丑形王者，凭几[桌]决罪福。曾前，匐伏请命[请求饶命]。王者阅卷，才数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误国之罪，宜置油鼎[油锅]！”万鬼群和，声如雷霆。即有巨鬼捽[zuó,揪,抓]至墀[chí,台阶]下。见鼎高七尺已来，四围炽炭，鼎足尽赤。曾觳觫[hú sù,吓得发抖]哀啼，窜迹[逃避]



...金银钱钞以数百万，珠翠瑙玉数百斛...



...鼎高七尺已来，四围炽炭，鼎足尽赤...

无路。鬼以左手抓发，右手握踝，抛置鼎中。觉块然一身，随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彻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万计不能得死。约食时，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复伏堂下。王又检册籍，怒曰："倚势凌人，合受刀山狱！"鬼复捽去。见一山，不甚广阔；而峻削壁立，利刃纵横，乱如密笋。先有数人罥[juàn,悬挂]肠刺腹于其上，呼号之声，惨绝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缩。鬼以毒锥刺脑，曾负痛乞怜。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掷。觉身在云霄之上，晕然一落，刃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状。又移时，身躯重赘[zhuì,多余的多而无用的]，刀孔渐阔,忽焉脱落，四支[二肢]蠖[huò,害虫]屈。鬼又逐以见王。王命会计[计算]生平卖爵鬻[yù,卖]名，枉法霸产，所得金钱几何。即有鬡[níng,蓬松]须人持筹握算，曰："三百二十一万。"王曰："彼既积来，还令饮去！"少间，取金钱堆阶上，如丘陵。渐入铁釜[fǔ,一种锅]，熔以烈火。鬼使数辈，更以杓[sháo,=勺]灌其口，流颐[颊]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尽。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行数步，见架上铁梁，围可数尺，绾一火轮，其大不知几百由旬[四十里]，焰生五采，光耿[光亮]云霄。鬼挞使登轮。方合眼跃登，则轮随足转[轮回]，似觉倾坠，遍体生凉。

开眸[móu,眼睛]自顾，身已婴儿，而又女也。视其父母，则悬鹑[chún,鸟名]败絮。土室之中，瓢杖犹存。心知为乞人子。日随乞儿托钵[bō][捧碗乞讨]，腹辘辘然常不得一饱。着败衣，风常刺骨。十四岁，鬻[yù,卖]与顾秀才备媵[yìng]妾，衣食粗足自给。而冢[zhǒng]室悍甚，日以鞭从事，辄以赤铁烙胸乳。而幸良人颇怜爱，稍自宽慰。东邻恶少年，忽逾垣来逼与私。乃自念前身恶孽[niè]，已被鬼责，今那得复尔。于是大声疾呼。良人与嫡[dí,正妻]妇尽起，恶少年始窜去。居无何，秀才宿诸其室，枕上喋[dié]喋，方自诉冤苦。忽震厉一声，室门大辟，有两贼持刀入，竟决秀才首，囊[náng]括衣物。团伏被底，不敢复作声。既而贼去，乃喊奔嫡室。嫡大惊，相与泣验。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因以状白刺史。刺史严鞫[jū,,审问犯人]，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迟[剐刑]处死。絷[zhí,拴,捆]赴刑所，胸中冤气扼塞，距踊声屈，觉九幽[九泉]十八狱，无此黑黯也。



…室门大辟，有两贼持刀入，竟决秀才首…



…因以状白刺史。刺史严鞫，竟以酷刑定罪案…

正悲号间，闻游者呼曰：“兄梦魇[yǎn]耶？”豁然而寤，见老僧犹跏趺[jiā fū,打坐]座上。同侣竞相谓曰：“日暮腹枵[xiāo,空虚]，何久酣睡？”曾乃惨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验否？”曾益惊异，拜而请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莲[佛眼]也。山僧何知焉？”曾胜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重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终。

异史氏曰：“福[降福]善[行善的人]祸[降祸]淫[淫恶的人]，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xīn,=欣,高兴]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恭敬谨慎勤劳国事]可知矣。是时方寸[心]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14. 小猎犬

山右[山西]卫中堂[卫周祚,明崇祯进士,顺治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朝保和殿大学士]为诸生时，厌冗[rǒng,闲散的,多余无用的]扰，徙斋僧院。苦室中蟨[fén]虫、蚊、蚤[zǎo]甚多，竟夜不成寝。食后，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插雉[zhì,鸟]尾，身高两寸许；骑马大如蜡[zhà,蚱]；臂上青鞲[gōu][臂衣]，有鹰如蝇；自外而入，盘旋室中，行且驶。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装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牵猎犬如巨蚁。又俄顷，步者骑者，纷纷来以数百辈，鹰亦数百臂，犬亦数百头。有蚊蝇飞起，纵鹰腾击，尽扑杀之。猎犬登床缘壁，搜噬虱蚤，凡蝡隙之所伏藏，嗅之无不出者。顷刻之间，决杀殆尽。公伪睡睨[nì,斜着眼睛看]之。鹰集犬窜于其身。既而一黄衣人，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别榻，系驷[sì]苇篾[miè]间。从骑皆下，献飞献走，纷集盈侧，亦不知作何语。无何，王者登小辇[niǎn,车子]，卫士仓皇[匆促而慌张]，各命鞍马；万蹄攒奔，纷如撒菽[shū,豆的总称]，烟飞雾腾，斯须[须臾]散尽。

公历历在目，骇诧不知所由。蹑履外窥，渺无迹响。返身周视，都无所见；惟壁砖上遗一细犬。公急捉之，且驯。置砚[yàn,写毛笔字磨墨用的文具]匣中，反覆瞻[zhān,看]玩。毛极细茸，项上



…食后，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两寸许…

有小环。饲以饭颗，一嗅辄弃去。跃登床榻，寻衣缝，啮[niè,咬]杀虮[jǐ,虱卵]虱。旋复来伏卧。逾宿，公疑其已往；视之，则盘伏如故。公卧，则登床簀[zé,卧席]，遇虫辄啖毙，蚊蝇无敢落者。公爱之甚于拱壁[大壁]。一日，昼寝，犬潜伏身畔。公醒转侧，压于腰底。公觉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视之，已匾[=扁]而死，如纸剪成者然。然自是壁虫无噍[jiào,=嚼,吃东西]类矣[无活者]。

15. 辛十四娘

广平冯生[今河北省南部邯郸一带]，正德间人[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少轻脱，纵酒。昧[mèi]爽[明朗]偶行，遇一少女，着红帔[pèi,披在肩背上的服饰]，容色娟好。从小奚奴[婢女]，蹑露奔波，履袜沾濡。心窃好之。薄暮醉归，道侧故有兰若，久芜废，有女子自内出，则向丽人也。忽见生来，即转身入。阴念：丽者何得在禅院中？絷[zhí,拴,捆]驴于门，往觇其异。入则断垣零落，阶上细草如毯。彷徨间，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洁，问：“客何来？”生曰：“偶过古刹[chà,寺庙佛塔]，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无所，暂借此安顿细小[家小]。既承宠降，有山茶可以当酒。”乃肃宾入。见殿后一院，石路光明，无复榛莽[mǎng,草]。入其室，则帘幌[huǎng,帐帷,帘帷]床幕，香雾喷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jù,急,慌张]问曰：“闻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窃不自揣[chuǎi,估量]，愿以镜台自献[自媒求婚]。”辛笑曰：“容谋之荆人。”生即索笔为诗曰：“千金觅玉杵[chǔ][玉杵臼，捣药的用具]，殷勤手自将。云英如有意，亲为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间，有婢与辛耳语。辛起，慰客耐坐，牵幕入。隐约三数语，即趋出。生意必有佳报，而辛乃坐与嗢噱[wà,谈笑]，不复有他言。生不能忍，问曰：“未审意旨，幸释疑抱。”辛曰：“君卓荦士[zhuóluò,卓越]，倾风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请之。辛曰：“弱息[女儿]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jiào]命[许婚之权]任之荆人[妻]，老夫不与焉。”生曰：“小生只要得今朝领小奚奴带露行者。”辛不应，相对默然。闻房内嘤[yīng]嘤膩语，



…昧爽偶行，遇一少女，着红帔，容色娟好…

生乘醉搴[qiān,拔取]帘曰："伉俪[kàng lì,夫妻]既不可得，当一见颜色，以消吾憾。"内闻钩动，群立愕顾。果有红衣人，振袖倾鬟[抖袖低头]，亭亭拈带。望见生入，遍室张皇。辛怒，命数人捽[zuó，揪,抓]生出。

酒愈涌上，倒榛[zhēn,丛杂的草木]芜[wú,杂乱]中。瓦石乱落如雨，幸不着体。卧移时，听驴子犹龁[hé,咬]草路侧，乃起跨驴，踉跄[liàng qiàng]而行。夜色迷闷，误入涧谷，狼奔鸱[chī,古书上指鹞鹰]叫，竖毛寒心。踟蹰[chí chú]四顾，并不知其何所。遥望苍林中，灯火明灭，疑必村落，竟驰投之。仰见高闳[hóng,巷门]，以策[cè,杖]挝门。内有问者曰："何处郎君，半夜来此？"生以失路告，问者曰："待达主人。"生累足[站立不动]鹄[hú]俟[sì]。忽闻掁管[锁钥]辟扉，一健仆出，代客捉驴。生入，见室甚华好，堂上张灯火。少坐。有妇人出，问客姓氏。生以告。逾刻，青衣数人扶一老妪[yù,年老的女人]出，曰："郡君[四品官以上之母或妻]至。"生起立，肃身欲拜。妪止之坐，谓生曰："尔非冯云子之孙耶？"曰："然。"妪曰："子当是我弥甥[外甥的儿子]。老身钟漏并歇，残年向尽，骨肉之间，殊所乖阔[远离]。"生曰："儿少失怙[hù,丧父]，与我祖父处者，十不识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妪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复问，坐对悬想。妪曰："甥深夜何得来此？"生以胆力自矜[jīn,自大,自夸]诩[xǔ,夸耀,说大话]，遂一一历陈所遇。妪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娅[yīn yà,姻亲]，野狐精何得强自高？甥勿虑，我能为若致之。"生称谢唯唯。妪顾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儿，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风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几？"生曰："年约十五余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间，曾从阿母寿郡君，何忘却？"妪笑曰："是非刻莲瓣为高履[lǚ]，实以香屑，蒙纱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妪曰："此婢大会作意弄媚巧。然果窕窈[tiǎo yǎo]，阿甥赏鉴不谬[miù]。"即谓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唤之来。"青衣应诺。去移时，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见红衣女子，望妪俯拜。妪曳[yè]之曰："后为我家甥妇，勿得修婢子礼。"女子起，娉[pīng]娉而立，红袖低垂。妪理其鬓发，捻其耳环，曰："十四娘，近在闺中作么



…女子起，娉娉而立红袖低垂。妪理其鬓发，捻其耳环…

生？”女低应曰：“闲来只挑绣。”回首见生，羞缩不安。姬曰：“此吾甥也。盛意与儿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终夜窜溪谷？”女俯首无语。姬曰：“我唤汝非他，欲为吾甥作伐[媒]耳。”女默默而已。姬命扫榻展裀[yīn,=茵,垫子,褥子]褥，即为合卺[jǐn,结婚时用作酒器的一种瓢]。女觍[tiǎn,惭愧]然曰：“还以告之父母。”姬曰：“我为汝作冰[媒]，有何舛[chuǎn,错误]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当不敢违。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夺，真吾甥妇也！”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归家检历[查阅历书]，以良辰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听远鸡已唱，遣人持驴送生出。数步外，歘[xū]一回顾，则村舍已失，但见松楸[qiū,落叶乔木,干高叶大]浓黑，蓬颗[土块]蔽冢[zhǒng]而已。定想移时，乃悟其处为薛尚书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zī jiē]而归，漫检历以待之，而心恐鬼约难恃[shì,依赖,仗着]。再往兰若，则殿宇荒凉。问之居人，则寺中往往见狐狸云。阴念：若得丽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扫途，更仆眺望，夜半犹寂。生已无望。顷之。门外哗然。躧[xǐ,曳履而行]屣[xǐ]出窥，则绣幰[xiǎn,车帷]已驻于庭，双鬟扶女坐青庐[新房]中。妆奁[lián,盛梳妆用品的匣子]亦无长物，惟两长鬣[liè,胡须]奴扛一扑满[瓦钱罐]，大如瓮[wèng]，息肩置堂隅[yú]。生喜得佳丽偶，并不疑其异类。问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书今作五都巡环使，数百里鬼狐皆备扈[hù]从，故归墓时常少。”生不忘戮[jiǎn]修[媒人]，翼日，往祭其墓。归，见二青衣持贝锦为贺，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视之曰：“此郡君物也。”

邑有楚银台[通政使,掌管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的文件]之公子，少与生共笔砚，相狎[xiá,亲近而态度不庄重]。闻生得狐妇。馈遗为餪[nuǎn,旧时嫁女后三日，母家及亲友馈送食物]，即登堂称觞[shāng,欢饮,进酒]。越数日，又折简来招饮。女闻，谓生曰：“曩[nǎng]公子来，我穴壁窥之，其人猿睛而鹰准[鼻梁]，不可与久居也。宜勿往。”生诺之。翼日，公子造门，问负约之罪，且献新什[篇什]。生评涉[shè,经历]嘲笑，公子大惭，不欢而散。生归，笑述于房。女惨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xiá,更替]也！子不听吾言，



…双鬟扶女坐青庐中。妆奁亦无长物，惟两长鬣奴扛一扑满，大如瓮…

将及于难！”生笑谢之。后与公子辄相谑嚎[xué][恭维谈笑]，前郤渐释[隙]。会提学试，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走伻[bēng,使者]来邀生饮。生辞，频招乃往。至则知为公子初度[生日]，客从满堂，列筵[yán,酒席]甚盛。公子出试卷示生。亲友叠肩叹赏。酒数行，乐奏作于堂，鼓吹伧儜[chen níng,音调粗浊杂乱]，宾主甚乐，公子忽谓生曰：“谚云：‘场中莫论文。’此言今知其谬[miù]。小生所以忝[tiǎn,辱有愧于,谦辞]出君上者，以起处数语，略高一筹[chóu]耳。”公子言已，一座尽赞。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惭忿气结。客渐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乐曰：“君诚乡曲[穷乡僻壤]之儇[xuān]子[轻薄子弟]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惧而涕[tì,泪]，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与君约：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生谨受教。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日以衽[rèn,衣襟]织[纺纱织布]为事。时自归宁，未尝逾夜。又时出金帛作生计。日有赢余，辄投扑满。日杜门户，有造访者辄嘱苍头谢去。一日，楚公子驰函来，女焚蔫[ruò]，不以闻。翼日，出吊[祭奠死者对遭到丧事的人家给予慰问]于城，遇公子于丧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辞以故。公子使圉[yǔ,马夫]人挽辔[pèi,缰绳]，拥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tiǎn,指盛设洁净的酒食]。继辞夙退。公子要[yāo]遮[阻挡]无已，出家姬弹箏[zhēng]为乐。生素不羁[jī,束缚,拘束]，向闭置庭中，颇觉闷损；忽逢剧饮，兴顿豪，无复荣[yíng]念。因而酣醉，颓[tuí,消沉,萎靡]卧席间。公子妻阮氏，最悍[hàn,勇猛,勇敢]妒，婢妾不敢施脂泽。

日前，婢入斋中，为阮掩执，以杖击首，脑裂立毙。公子以生嘲慢故，衔[xián,指前后连接]生，日思所报，遂谋醉以酒而诬[wū]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间，合扉径去。生五更醒[chéng,酒醉]解，始觉身卧几上；起寻枕榻，则有物腻然，绁[xiè]绊[bàn]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tóng]伴睡。又蹴[cù]之，不动而僵。大骇，出门怪呼。厮役尽起，蔫[ruò,烧]之，见尸，执生怒闹。公子出，验之，诬生逼奸杀婢，执送广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潸[shān]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钱遗生。生见府尹，无理可伸，朝



...酒数行，乐奏作于堂，鼓吹伧嚀，宾主甚乐...

夕搒[péng]掠，皮肉尽脱。女自诣问。生见之，悲气塞心，不能言说。女知陷阱已深，劝令诬服[无辜而服罪]，以免刑宪[刑罚]。生泣听命。女还往之间，人咫[zhǐ,长度单位]尺不相窥。归家咨惋[zī wǎn.叹惜]，遽遣婢子去。独居数日，又托媒媪[ǎo]购良家女，名禄儿，年已及笄，容华颇丽；与同寝食，抚爱异于群小。生认误杀，拟绞，苍头得信归，恸[tòng]述不成声。女闻，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决[秋后处决]有日，女始皇皇躁动，昼去夕来无停履。每于寂所于邑[呜咽]悲哀，至损眠食。一日，日晡[bū,申时,午后三至五时]，狐婢忽来。女顿起，相引屏[语[bǐng,避人共语]。出则笑色满容，料理门户如平时。翼日，苍头至狱，生寄语娘子，一往永诀。苍头复命。女漫应之，亦不怆恻[chuàng cè]，殊落落[豁达]置之。家人窃议其忍[狠心]。忽道路沸传：楚银台革爵；平阳观察[道员]奉特旨治冯生案。苍头闻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视，则生已出狱，相见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jū,穷曲,鞠躬]，尽得其情。生立释宁家[回家]。归见闱[wéi]中人[妻]，泫[xuàn]然流涕，女亦相对怆楚，悲已而喜。然终不知何以得达上听。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问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达宫闱[wéi]，为生陈冤。婢至，则宫中有神守护，徘徊御沟间[鬼婢拟见帝诉冤,阻于宫中守护神,不得入宫]，数月不得入。婢惧误事，方欲归谋，忽闻今上将幸大同，婢乃预往，伪作流妓。上至构栏[妓院]，极蒙宠眷。疑婢不似风尘人，婢乃垂泣。上问：“有何冤苦？”婢对：“妾原籍隶广平，生员冯某之女。父以冤狱将死，遂鬻[yù]妾勾栏中。”上惨然，赐金百两。临行，细问颠末[本末,前后经过情形]，以纸笔记姓名，且言欲与共富贵。婢言：“但得父子团聚，不愿华膴[wǔ,鲜美的肉食]也。”上颔[hàn,,点头]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泪眥[眼眶]双荧[闪光]。居无几何，女忽谓生曰：“妾不为情缘，何处得烦恼？君被逮时，妾奔走戚眷间，并无一人代一谋者。尔时酸哀，诚不可以告愬[sù,=诉]。今视尘俗益厌苦。我已为君蓄良偶，可从此别。”生闻，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禄儿侍生寝，生拒不纳。朝视十四娘，客光顿减；又月余，渐以衰老；半载，黯黑如村妪[yù,年老的女人]：生敬之，终不替[衰]。女忽复言别，且曰：“君自有佳侣，安用此鸠盘[形容极其丑陋的



…生见府尹，无理可伸，朝夕搒掠，皮肉尽脱…



…伪作流妓。上至构栏，极蒙宠眷。疑婢不似风尘人，婢乃垂泣…



…后苍头至太华山，遇十四娘，乘青骡，婢子跨蹇以从…

妇人]为？”生哀泣如前日。又逾月，女暴疾，绝饮食，羸[léi]卧闺闼[tà]。生侍汤药，如奉父母。巫医无灵，竟以溘逝[kè,忽然死去]。生悲怛[dá,忧伤悲苦]欲绝。即以婢赐金为营斋葬。数日，婢亦去，遂以禄儿为室。逾年，举一子。然比岁不登[登庄稼成熟]，家益落。夫妻无计，对影长愁。忽忆堂陬[zōu,角落]扑满，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不知尚在否。近临之，则豉[chǐ,豆豉]具盐盎，罗列殆满。头头置去[一件一件的移去]，箸[zhù,筷子]探其中，坚不可入；扑而碎之，金钱溢出。由此顿大充裕。后苍头至太华山[西岳华山]，遇十四娘，乘青骡，婢子跨蹇[jiǎn,驴]以从，问：“冯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讫[qì]，不见。

异史氏曰：“轻薄之词，多出于士类，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尝冒不韪[wěi,不是]之名，言冤则已迂[yū,言行或见解陈旧不合时宜]；然未尝不刻苦自励，以勉附于君子之林，而祸福之说不与焉[并非迷信祸福之说]。若冯生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囹[líng]圄[yǔ]，以再生于当世耶？可惧哉！”

常珍评：慎与权贵为友、为婚，何也？权贵为铜壶，冯生者为泥壶，两壶相争，头破身死者必是泥壶。

16. 白莲教

白莲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约徐鸿儒[山东钜野人，明末白莲教起义领袖]之徒。左道惑众，慕其术者多师之。

某一日将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嘱门人坐守，戒勿启视。去后，门人启之，视盆贮清水，水上编草为舟，帆樯[qiáng,桅杆]具焉。异而拨以指，随手倾侧；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师来，怒责：“何违吾命？”门人立白其无。师曰：“适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烧巨烛于堂上，戒恪[kè,恭敬]守，勿以风灭。漏二滴[二更时分]，师不至。儽然[léi,困倦]而殆[疲困]，就床暂寐；及醒，烛已竟灭，急起爇[ruò]之。既而师入，又责之。门



...视盆贮清水，水上编草为舟，帆樯具焉...



…途经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与树等，目如盎，口如盆…

人曰：“我固不曾睡，烛何得息？”师怒曰：“适使我暗行十余里，尚复云云耶？”门人大骇[hài]。如此奇行，种种不胜书。

后有爱妾与门人通。觉之，隐而不言。遣门人饲豕[shǐ]；门人入圈，立地化为豕。某即呼屠人杀之，货其肉。人无知者。门人父以子不归，过问之，辞以久弗至。门人家诸处探访，绝无消息。有同师者，隐知其事，泄诸门人父。门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dùn,消失]，不敢捕治；达于上官，请甲士千人，围其第，妻子皆就执。闭置樊笼[槛车]，将以解[jiè,押解]都。途经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与树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长尺许。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脱妻缚。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众愈骇。某曰：“既杀吾妻，是须吾子。”乃复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状。众各对觑[qù,看]，莫知所为。某泣且怒曰：“既杀我妻，又杀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众果出诸笼，授之刃而遣[qiǎn]之。巨人盛气而逆[nì,抵触]。格斗移时，巨人抓攫[jué,抓取]人口，伸颈咽下，从容竟去。

17. 胡四相公

莱芜张虚一者，学使张道一之仲[zhòng,兄弟排行次序二]兄也。性豪放自纵。闻邑中某氏宅，为狐狸所居，敬怀刺[cì,暗杀]往谒[yè,拜见]，冀[jì,希望]一见之。投刺中。移时，扉自辟。仆者大愕，却退。张肃衣敬入，见堂中几榻宛然，而阒[qù]寂无人，揖而祝曰：“小生斋宿[在祭祀或典礼前,先一日斋戒独宿,表示虔诚]而来，仙人既不以门外见斥，何不竟赐光霁[光风霁月]？”忽闻虚室中有人言曰：“劳君枉驾，可谓跫[qióng,脚步声]然足音矣。请坐赐教。”即见两座自移相向。甫[fǔ,刚刚]坐，即有镂漆盘，贮双茗盏，悬目前。各取对饮，吸呖有声，而终不见其人。茶已，继之以酒。细审官阀，曰：“弟姓胡氏，于行为四；曰相[xiàng]公[上层社会年轻人]，从人所呼也。”于是酬

聊斋全图>第 32 册>胡四相公 1/3



...各取对饮，吸呖有声，而终不见其人...

酢[chóu zuò,主敬客客还敬]议论，意气颇洽[qià]。鳖羞鹿脯[fǔ][美味干肉]，杂以芗蓼[xiāng liǎo,香料]。进酒行炙者，似小辈甚伙。酒后颇思茶，意才少动，香茗[míng]已置几上。凡有所思，无不应念而至。张大悦，尽醉始归。自是三数日必一访胡，胡亦时至张家，并如主客往来礼。

一日，张问胡曰："南城中巫媪[ǎo]，日托狐神渔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识之否？"曰："彼妄耳，实无狐。"少间，张起溲[sōu]溺[小便]，闻小语曰："适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从先生往观之，烦一言请于主人。"张知为小狐，乃应曰："诺。"即席而请于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辈，往探狐巫，敬请君命。"狐固言不必。张言之再三，乃许之。既而张出，马自至，如有控者。既骑而行，狐相语于途，谓张曰："后先生于道途间，觉有细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辈从也。"语次入城，至巫家。巫见张至，笑逆[nì,不顺从]曰："贵人何忽得临？"张曰："闻尔家狐子大灵应，果否？"巫正容曰："若个蹀躞[dié xiè,轻薄]语，不宜贵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欢！"言未已，空中发半砖来，中巫臂，踉[liàng,走路不稳]欲跌。惊谓张曰："官人何得抛击老身也？"张笑曰："婆子盲也！几曾见自己额颅破，冤诬袖手[缩手袖内]者？"巫错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间，又一石子落，中巫，颠蹶[juě]；秽泥乱坠，涂巫面如鬼。惟哀号乞命。张请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阖[hé,关闭]户不敢出。张呼与语曰："尔狐如我狐否？"巫惟谢过。张仰首望空中，戒勿复伤巫，巫始惕[tì]惕而出。张笑谕之，乃还。

由是每独行于途。觉尘沙淅淅[xī]然[风沙吹落的声音]，则呼狐语，辄应不讹[é]。虎狼暴客，恃[shì]以无恐。如是年余，愈与胡莫逆[两人意气相投,交往密切友好]。尝问其甲子[年岁]，殊不自记忆，但言："见黄巢反，犹如昨日。"一夕共话，忽墙头苏然作响，其声甚厉[猛烈]。张异之，胡曰："此必家兄。"张言："何不邀来共坐？"曰："伊道[道业]颇浅，只好攫[jué]鸡啖[dàn,吃]，便了足耳。"张谓狐曰："交情之好，如吾两人，可云无憾；终未一见颜色，殊属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见面何为？"一



…秽泥乱坠，涂巫面如鬼。惟哀号乞命…



...张即推扉一觑，则内有美少年，相视而笑...

日，置酒邀张，且告别。问：“将何往？”曰：“弟陕中产，将归去矣。君每以对面不视为憾，令请一识数岁之友，他日可相认耳。”张四顾都无所见。胡曰：“君试开寝室门，则弟在焉。”张即推扉一觑[qù,看]，则内有美少年，相视而笑。衣裳楚楚[服装整洁]，眉目如画，转瞬之间，不复睹矣。张反身而行，即有履声藉藉[履声杂乱]随其后，曰：“今日释君憾矣。”张依恋不忍别。狐曰：“离合自有数，何容介介[放在心上]。”乃以巨觥[gōng]劝酒。饮至中夜，始以纱烛导张归。及明往探，则空屋冷落而已。

后道一先生为四川学使。张清贫犹昔，因住视弟，愿望颇奢[shē,过分享受,没有节制]。月余而归，甚违初意，咨嗟[zī jiē][叹息]马上，嗒丧[灰心丧气]若偶[呆若木偶]。忽一少年骑青驹，蹑[追踪]其后。张回顾，见裘[qiú,皮衣]马甚丽，意亦骚雅[文雅]，遂与语间，少年察张不豫[不高兴]，诘[jié]之。张因欷[xī,叹息]而告以故。少年亦为慰藉。同行里许，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而别，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纳也。”复欲询之，驰马径去。张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许，见一苍头，持小篦子[圆形小筐]，献于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张豁然顿梧。受而开视，则白锹[qiǎng,钱串,银子]满中。及顾苍头，不知所之矣。

18. 仇大娘

仇仲，晋人，忘其郡邑。值大乱，为寇俘去。二子福、禄俱幼；继室邵氏，抚双孤[无父]，遗业幸能温饱。而岁屡祲[jìn,受灾]，豪强者复凌藉之[侵凌]，遂至食息[吃饭、生活]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屡劝驾[敦促]，而邵氏矢志不摇。廉阴券[暗立契约]于大姓，欲强夺之；关说[guān shuō,给人说好话]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平素]狡狯[kuài,狡猾]，与仲家积[长期]不相能[容]，事事思中伤之。因邵寡，伪造浮言以相败辱。大姓闻之，恶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阴谋与外之飞语[传扬的诽谤]，邵渐闻之，冤结胸怀，朝夕陨[yǔn,坠落]涕，四体渐以不仁[麻痹]，委身床榻。福甫十

六岁，因缝纫无人，遂急为毕姻。妇，姜秀才屺瞻[qǐ zhān]之女，颇称贤能，百事赖以经纪。由此用渐裕，仍使禄从师读。

魏忌嫉之，而阳与善，频招福饮，福倚为腹心交。魏乘间告曰："尊堂病废，不能理家人生产；弟坐食，一无所操作。贤夫妇何为作马牛哉！且弟买妇，将大耗金钱。为君计，不如早析[xī,析居]，则贫在弟而富在君也。"福归，谋诸妇；妇咄[duō,表示惊怪]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渐渍[密言浸润，影响]，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诟骂之。福益恚[huì,恨,怒]，辄视金粟为他人之物而委弃之。魏乘机诱博赌，仓粟渐空，妇知而未敢言，既至粮绝，被母骇问，始以实告。母愤怒，而无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贤，旦夕为母执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无顾忌，大肆淫赌[滥赌]。数月间，田屋悉偿赌债，而母与妻皆不及知。福资既罄[qìng,尽,用尽]，无所为计，因券妻贷资，苦无受者，邑人赵阎罗，原漏网之巨盗，武断一乡，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资。福持去，数日复空。意踟蹰[chí chú,犹豫]，将背券盟。赵横目相加。福惧，赚妻付之。魏闻窃喜，急奔告姜[父]，实将倾败仇也。姜怒，讼兴。福惧甚，亡去。姜女至赵家，始知为婿所卖，大哭，但欲觅死。赵初慰谕之，不听；既而威逼之，益骂；大怒，鞭挞之，终不肯服。因拔笄[jī]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赵急以帛束其项，犹冀从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牒[dié]已至，赵行行[háng,倔强]不置意[不当回事]。官验女伤重，命笞[chī]之，隶相顾无敢用刑。官久闻其横暴，至此益信，大怒，唤家人出，立毙之，姜遂舁[yú]女归。

自姜之讼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状，一[哭]号几绝，冥然大渐[病危]。禄时年十五，茕茕[qióng,孤独无依]无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大女儿]，嫁于远郡，性刚猛，每归宁，馈赠不满其志，辄迕[wǔ,违背]父母，往往以愤去，仲以是怒恶之；又因道远，遂数载[年]已不一存问[探望]。邵氏垂危，魏欲招之来而启其争。适有贸贩者，与大娘同里，便托寄语大娘，且款[引诱]以家之可图。数日，大娘果与少子至。入门，见幼弟侍病母，景象惨澹[dàn,恬静,安然的样子]，不觉怆恻[chuàng cè,悲痛]。因问弟福，禄备告之。



...魏乘机诱博赌，仓粟渐空...



…妾女至赵家，始知为婿所卖，大哭，但欲觅死…



...入门，见幼弟侍病母，景象惨澹，不觉怆恻...

大娘闻之，忿气塞吭[háng,喉咙]，曰：“家无成人，遂任人蹂躏[róu lìn,欺辱]至此！吾家田产，诸贼何得赚[zhuàn,占便宜]去！”因入厨下，爇[ruò,烧]火炊糜[mí,粥]，先供母，而后呼弟及子啖[dàn,吃]之。啖已，忿出，诣邑投状，讼诸博徒。众惧，敛金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讼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责，田产殊置不问。大娘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恶博者。大娘力陈孤苦，及诸恶局骗之状，情词慷慨[kāng kǎi]。守为之动，判令知县追田给主；仍惩仇福，以儆[jǐng,警示]不肖。既归，邑宰奉令敲比[敲扑追比]，于是故产尽反[返]。大娘时已久寡，乃遣少子归，且嘱从兄务业，勿得复来。大娘由此止[留]母家，养母教弟，内外有条。母大慰，病渐瘥[chài,病愈]，家务悉委大娘。里中豪强，少见陵暴，辄握刃登门，侃侃[kǎn]争论，罔不屈服。居年余，田产日增，时市[购]药饵珍肴[yáo]，馈遗[wèi]姜女，又见禄渐长成，频嘱媒为之觅姻。魏告人曰：“仇家产业，悉属大娘，恐将来不可复返矣。”人咸[xián,全,都]信之，故无肯与论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园，为晋第一。园中名花夹路，直通内室。或不知而误入之，值公子私宴，怒执为盗，杖几死。会清明，禄自塾[shú,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中归，魏引与遨[áo]游，遂至园所。魏故与园丁有旧，放令入，周历亭榭[xiè,竹木搭成架子,上面覆盖上席、布,遮阳]。俄[é,短时间]至一处，溪水汹涌，有画桥朱栏，通一漆门；遥望门内，繁花如锦，盖即公子内斋也。魏绐[dài,欺骗]之曰：“君请先入，我适欲私[小便]焉。”禄信之，寻桥入户，至一院落，闻女子笑声。方停步间，一婢出，窥见之，旋踵[zhǒng,脚后跟]即返。禄始骇奔。无何，公子出，叱家人绾[wǎn,盘结]索逐之。禄大窘[jiǒng]，自投溪中。公子反怒为笑，命诸仆引出。见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诘其姓氏。蔼[ǎi,和气,和善]容温语，意甚亲昵。俄趋入内；旋出，笑握禄手，过桥，渐达曩[nǎng,以前]所。禄不解其意，逡[qūn,退让,退却]巡不敢入。公子强曳[yè]入之，见花篱内隐隐有美人窥伺[kuī sì]。既坐，则群婢行酒。禄辞曰：“童子无知，误践闺闼[tà,门,小门]，得蒙赦宥[shè yòu,原谅,宽容,饶恕]，已出非望。但求释令早归，受恩匪浅。”公子不听。俄顷，肴炙[yáo zhì]纷纭。禄又起，辞以醉饱。公子捺[nà,用手按,抑制]坐，笑曰：“仆[pú,我]有一



...诣邑投状，讼诸博徒...



...命诸仆引出。见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

乐[lè]拍[对联]名，若能对之，即放君行。”禄唯唯请教。公子云：“拍名‘浑不似’。”禄默思良久，对曰：“银成‘没奈何’[特大银块,盗贼也没法偷窃]。”公子大笑曰：“真石崇[晋代富豪]也！”禄殊不解。盖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书，欲择良偶。夜梦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问：“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为异。禄适符梦兆，故邀入内舍，使夫人女辈共觇[chān]之也。公子闻对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拟，屡思而无其偶，今得属对[撰成对句]，亦有天缘。仆欲以息女奉[捧]箕帚[zhǒu]；寒舍不乏第宅，更无烦亲迎耳。”禄惶然逊[xùn,谦让]谢，且以母病不能入赘[zhuì,招女婿]为辞。公子姑令归谋，遂遣圉[养马的地方]人负湿衣，送之以马。既归告母，母惊为不祥。于是始知魏氏险；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远绝而已。逾数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终不敢应。大娘应之，即倩[qiàn,请,央求]双媒纳采[彩礼]焉。未几，禄赘[zhuì]入公子家。年余游泮，才名籍甚[声名甚盛]。妻弟长成，敬少弛；禄怒，携妇而归，母已杖而能行。频岁赖大娘经纪，第宅颇完好。新妇既归，仆从如云，宛然有大家风焉。

魏又见绝，嫉妒益深，恨无暇[缺点]之可蹈[践踏,利用]，乃引旗下逃人诬禄寄资。国初[清初]立法最严，禄依令徙口外[长城关口以外]。范公子上下贿托，仅以蕙娘免行；田产尽没入官。幸大娘执析产书，锐身告理[挺身据理诉讼]，新增良沃如干[若干]顷，悉挂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禄自分不返，遂书离婚字付岳家，伶仃[líng dīng]自去。行数日，至都北，饭于旅肆。有丐子怔[惊恨]营户外，貌绝类兄；近致讯诘，果兄。禄因自述，兄弟悲惨。禄解复衣，分数金，嘱令归。福泣受而别。禄至关外，寄将军帐下为奴。因禄文弱，俾主支籍，与诸仆同栖止。仆辈研问家世，禄悉告之。内一人惊曰：“是吾儿也！”盖仇仲初为寇家牧马，后寇投诚，卖仲旗下，时从主屯关外。向禄缅述，始知真为父子，抱头悲哀，一室为之酸辛。已而愤曰：“何物逃东，遂诈吾儿！”因泣告将军。将军即命禄摄[代理]书记；函致亲王，付仲诣都。仲伺车驾出，先投冤状。亲王为之婉转，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赎业归仇。仲返，



...始知真为父子，抱头悲哀，一室为之酸辛...

父子各喜。禄细问家口，为赎身计。乃知仲入旗下，两易配而无所出，时方鳏[guān,老而无妻]也。禄遂治任返。

初，福别弟归，蒲伏[=匍匐]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问之："汝愿受扑责，便可姑[暂]留；不然，汝田产既尽，亦无汝啖[dàn]饭之所，请仍去。"福涕泣伏地，愿受笞[chī]。大娘投杖曰："卖妇之人，亦不足惩。但宿[旧]案未消，再犯首[报]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姜女骂曰："我是仇家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频述告福而揶揄[yé yú]之，福惭愧不敢出气。居半年，大娘虽给奉周备，而役同厮养[仆人]。福操作无怨词，托以金钱辄不苟[无差错]。大娘察其无他，乃白母，求姜女复归。母意其不可复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岂肯自罹[lí,遭受]苦难？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躬往负荆[请罪]。岳父母诮[qiào,责备]让良切，大娘叱[chì]使长跪，然后请见姜女。请之再四，坚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tuò]骂，福惭[cán]汗无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请问归期，女曰："向受姊患綦[qí,极,很]多，今承尊命，岂复敢有异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卖也！且恩义已绝，更何颜与黑心无赖子共生活哉？请别营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较胜披削[xuē,披缁削发,作尼姑]足矣。"大娘代白其悔，为翌[yì]日之约而别。次朝，以乘舆取归，母逆[迎]于门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劝止，置酒为欢，命福坐案侧，乃执爵而言曰："我苦争者，非自利也，今弟悔过，贞妇复还，请以簿籍[账簿]交纳；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耳。"夫妇皆兴席[起]改容，罗拜哀泣，大娘乃止。

居无何，昭[zhāo]雪之命下，不数日，田宅悉还故主。魏大骇，不知其自，恨无术可以复施。适西邻有回禄[火神]之变，魏托救焚[fén]而往，暗以编菅[jiān,草荐]爇[ruò]禄第，风又暴作，延烧几尽；止余福居两三屋，举家依聚其中。未几，禄至，相见悲喜。初，范公子得离书，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诸地。父从其志，不复强。禄归，闻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灾，欲留之；禄不可，遂辞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qì,累积重叠]败堵。福负锸[chā,铁锹]营筑，掘见窖镪[qiǎng,钱串,银子]，夜与弟共发之，石池盈丈，满中皆不动尊[收藏不用]也。由是鸠[jiū,聚集]工大作，楼舍



…率弟躬往负荆。岳父母诮让良切，大娘叱使长跪…



…父乃析产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

群起，壮丽拟于[类似]世胄[zhòu,后代][世家]。禄感将军义，备千金往赎父。福请行，因遣健仆辅之以去。禄乃迎蕙娘归。未几，父兄同归，一门欢腾，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视，恐人议其私也，父既归，坚辞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产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辞。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乌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问大娘："异母兄弟，何遂关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兽如此耳，岂以人而效之？"福禄闻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与己等。

魏自计十余年，祸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kuì]悔。又仰其富，思交欢之，因以贺仲阶进，备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鸡酒焉。鸡以布缕缚足，逸入灶；灶火燃布，往栖积薪，僮婢见之而未顾也。俄而薪焚灾舍[火烧房舍]，一家惶[huáng]骇。幸手指众多，一时扑灭，而厨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谓其物不祥。后值父寿，魏复馈牵羊。却之不得，系羊庭树。夜有僮被仆殴，忿趋树下，解羊索自经死。兄弟叹曰："其福之不如其祸之也！"自是魏虽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缕，宁厚酬之而已。后魏老，贫而作丐，仇每周以布栗[lì]而德报之。

异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机诈者无谓甚矣。顾受其爱敬，而反以得祸，不更奇哉？此可知盗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19.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山东省沂水县]。抗直有肝胆[刚强正直对人诚实]。忽暴病，家人进药，却之曰："吾病非药饵可疗，阴司阎罗缺，欲吾暂摄其篆[zhuàn,官印]耳[代理官职]。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驺从[zōu zòng 骑马之随从]导去，入一宫殿，进冕[miǎn]服[王冠]；隶[衙役]胥[xū,小吏]祇[zhī]候[恭敬侍候]甚肃。案上簿书丛沓[dá,量词]。一宗，江南某[清初江南省辖江苏,安徽]，稽[jī,考核]生平所私[奸污]良家女八十二人。鞫[jū]之，佐证不诬[wū]。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铜柱，高八九尺，围可一抱；空其中而炽[chì]炭焉，



...忽暴病，家人进药，却之曰...

表里通赤。群鬼以铁蒺藜[jí lí,有刺铁棒]挞驱使登，手移足盘而上。甫[fǔ]至顶，则烟气飞腾，崩然一响如爆竹[爆仗]，人乃堕；团伏移时，始复苏。又挞之，爆堕如前。三堕，则匝[zā,环绕,绕]地如烟而散，不复能成形矣。

又一起，为同邑王某，被婢父讼盗占生女。王即生姻家[儿女亲家]。先是，一人卖婢。王知其所来非道，而利其直[=值]廉，遂购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遇于途，知为鬼，奔避斋中。王亦从入。周惧而祝，问所欲为。王曰："烦作见证于冥司耳。"惊问："何事？"曰："余婢实价购之，今被误控。此事君亲见之，惟借季路[孔子门生,诚信]一言，无他说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几，周果死，同赴阎罗质[质询]审[审理]。李见王，隐存左袒[tǎn,不公正地维护一方]意。忽见殿上火生，焰烧梁栋。李大骇，侧足立。吏急进曰："阴曹不与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则火自熄。"李敛神寂虑，火顿灭。已而鞫[jū]状，王与婢父反复相苦。问周，周以实对。王以故犯论答[笞刑]。答讫，遣人俱送回生。周与王皆三日而甦[sū,=苏]。

李视事毕，舆马而返。中途见阙[=缺]头断足者数百辈，伏地哀鸣。停车研诘[仔细询问]，则异乡之鬼，思践故土，恐关隘阻隔，乞求路引[官颁通行证]。李曰："余摄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为力？"众曰："南村胡生，将建道场[诵经礼拜仪式]，代嘱可致。"李诺之。至家，驺从[zōu cóng]都去，李乃苏。

胡生字水心，与李善，闻李再生，便诣探省。李遽[jù]问："清醮[jiào,祭祀神灵]何时？"胡讶曰："兵燹[xiǎn,野火,兵乱中纵火焚烧]之后，妻孥[nú]瓦全，向与室人[妻]作此愿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叹曰："闺房一语，遂播幽冥，可惧哉！"乃敬诺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犹惫卧。见李，肃然起敬，申谢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宽假[宽容]。今幸无恙乎？"王云："已无他症，但答疮脓溃耳。"又二十余日始痊[quán]；臀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胡生字水心，与李善，闻李再生，便诣探省...

异史氏曰：“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走后门]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阴间]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耳！”

20. 黄九郎

何师参，字子萧，斋于苕[tiáo]溪[浙江吴兴县境]之东，门临旷野。薄暮偶出，见妇人跨驴来，少年从其后。妇约五十许，意致清越。转视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过于姝丽[shū,美女]。何生素有断袖之癖[癖好男宠]。睹之，神出于舍[人的躯体]；翘足目送，影灭方归。次日，早伺之。落日冥，少年始过。生曲意承迎，笑问所来。答以“外祖家”。生请过斋少憩[qì,休息]，辞以不暇[xiá,空闲]；固曳之，乃入。略坐兴辞，坚不可挽。生挽手送之，殷嘱便道相过，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来眺[tiào,望,往远处看]注，足无停趾。

一日，日衔半规，少年至。大喜，要[邀]入，命馆童[书房侍童]行酒。问其姓字，答曰：“黄姓，第九[同祖兄弟间按年岁排列次序]。童子无字[旧时未成年的男孩只有名和乳名,二十岁才有字]。”问：“过往何频？”

曰：“家慈在外祖家[家母]，常多病，故数省之。”酒数行，欲辞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钥[上锁]。九郎无如何，赧颜[chēng,红着脸]复坐。挑灯共语，温若处子；而词涉游戏[调戏]，便含羞，面向壁，未几，引与同衾[qīn]。九郎不许，坚以睡恶[睡相不好]为辞。强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裤卧床上。何灭烛；少时，移与同枕，曲肘加髀[bì,大腿]而狎抱之，苦求私昵。九郎怒曰：“以君风雅士，故与流连；乃此之为，是禽处而兽爱之也！”未几，晨星荧荧[微亮]，九郎径去。生恐其遂绝，复伺之，蹀躞[dié xiè,小步来来回回]凝盼，目穿北斗。过数日，九郎始至。喜逆[迎]谢过；强曳[yè]入斋，促坐笑语，窃幸其不念旧恶。无何，解屦[jù]登床，又抚哀之。



...薄暮偶出，见妇人跨驴来，少年从其后...

九郎曰：“缠绵之意，已镂[lòu,雕刻]肺腑[铭肺腑不忘]，然亲爱何必在此？”生甘言纠缠，但求一亲玉肌。九郎从之。生俟其睡寐，潜就轻薄。九郎醒，揽衣遽[jù]起，乘夜遁[dùn]去。生邑邑[悒悒不乐]若有所失，忘啜废枕[废寝忘食]，日渐委悴。惟日使斋童逻侦焉。

一日，九郎过门，即欲径去。童牵衣入之。见生清癯[qú,瘦]，大骇，慰问。生实告以情，泪涔涔[cén,泪下]随声零落。九郎细语曰：“区区之意，实以相爱无益于弟，而有害于兄，故不为也。君既乐之，仆何惜焉？”生大悦。九郎去后，病顿减，数日平复。九郎果至，遂相缱绻[qiǎn quǎn]。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为力乎？”问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医齐野王先天丹可疗。君与善，当能求之。”生诺之。临去又嘱。生入城求药，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称谢[拱手]。又强与合。九郎曰：“勿相纠缠。谨为君图一佳人，胜弟万万矣。”生问谁。九郎曰：“有表妹，美无伦。

倘能垂意，当报柯斧[以做媒报答]。“生微笑不答。九郎怀药便去。三日乃来，复求药。生恨其迟，词多诮[qiào]让[责备]。九郎曰：“本不忍祸君，故疏之；既不蒙见谅，请勿悔焉。”由是燕会无虚夕。凡三日必一乞药。

齐怪其频，曰：“此药未有过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剂并授之。又顾生曰：“君神色黯然，病乎？”曰：“无。”脉之，惊曰：“君有鬼脉[脉像沉细有鬼气，为将死之兆]，病在少阴[人体经络名，即肾经。病在少阴者，脉常微细，嗜睡]，不自慎者殆矣！”归语九郎。九郎叹曰：“良医也！我实狐，久恐不为君福。”生疑其诳[kuáng,欺骗]，藏其药，不以尽予，虑其弗至也。居无何，果病。延齐诊视，曰：“曩[nǎng]不实言，今魂[精神]气[元气]已游墟莽，秦缓[秦国良医]何能为力？”九郎日来省侍，曰：“不听吾言，果至于此！”

生寻死。九郎痛哭而去。

先是，邑有某太史，少与生共笔砚；十七岁擢[zhuó,提拔]翰林。时秦藩[陕西布政使]贪暴，而赂通朝士，无有言者。公抗疏[上书直言]劾[hé,揭发罪状]其恶，以越俎[zǔ,越俎代庖]免。藩升是省中丞[明清巡抚的代称]，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称[名声出众]，曾邀[博取]叛王青盼[青眼看重]，因购得旧所往来札，胁公。公惧，自经。夫人亦投缳[huán,自经]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萧也。"诘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躯返魂。留之不可，出奔旧舍。抚疑其诈，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于公。公伪诺，而忧闷欲绝。忽通九郎至，喜共语言，悲欢交集。既欲复狎[xiá,更替]。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劳，不如死逸。"因诉冤苦。九郎悠忱以思。少间曰："幸复生聚。"

君旷[成年男无妻]无偶，前言表妹，慧丽多谋，必能分忧。公欲一见颜色。曰："不难。明日将取伴老母，此道所经。君伪为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饮焉。君曰'驴子亡'，则诺也。"计已而别。

明日停午[正午]，九郎果从女郎经门外过。公拱手絮[xù]絮与语。略睨[nì,斜着眼睛]女郎，娥眉秀曼，诚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请入饮。九郎曰："三妹勿讶，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系驴于门而入。公自起瀹[yuè,煮]茗[míng,茶]。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尽。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为己者，离榻起立，嘤喔[yīng wō,声音娇细]而言曰："去休！"公外顾曰："驴子其亡！"九郎火急驰出。

公拥女求合。女颜色紫变，窘[jiǒng,穷困]若囚拘，大呼九兄，不应。曰："君自有妇，何丧人廉耻也？"公自陈无室。女曰："能矢山河，勿今秋扇见捐[弃]，则惟命是听。"公乃誓以皦[jiǎo,=皎,洁白,明亮]日。女不复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让之。九郎曰："此何子萧，昔之名士，今之太史。与兄最善，其人可依。"

即闻诸妗氏，当不相见罪。日向晚，公邀遮不听去。女恐姑母骇怪。九郎锐身自任，跨驴径去。居数日，有妇携婢过，年四



...公惧，自经。夫人亦投缳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萧也。"...



...公拥女求合。女颜色紫变，窘若囚拘...



...大设，招抚公饮。命九郎饰女郎，作天魔舞，宛然美女...

十许，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窥，果母也。瞥睹女，怪问：“何得在此？”女惭不能对。

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气，胡再不谋？”女自入厨下，设食供母，食已乃去。

公得丽偶，颇快心期；而恶绪萦怀，恒蹙蹙[cù,局促]有忧色。女问之，公缅述颠末[追述始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忧？”公诘其故。

女曰：“闻抚公溺声歌而比[pì,=辟]顽童[娈童]，此皆九兄所长也。投所好而献之，怨可消，仇亦可复。”公虑九郎不肯。女曰：“但请哀之。”越日，公见九郎来，时行而逆之。九郎惊曰：“两世之交，但可自效，顶踵[zhǒng,脚后跟]所不敢惜[不吝身躯,全力以赴]。何忽作此态向人？”公具以谋告。九郎有难色。

女曰：“妾失身于郎，谁实为之？脱[假如]令中途雕[diāo,=凋]丧，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诺之。公族[聚]与谋，驰书与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会其意，大设，招抚公饮。命九郎饰女郎，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抚惑之，亟[多次]请于王，欲以重金购九郎，惟恐不得当[不当其值]。王故沉思以难之。

迟之又久，始将公命以进。抚喜，前郤[xì,隙]顿释。自得九郎，动息不相离；侍妾十余，视同尘土。九郎饮食供具如王者；赐金万计。半年，抚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辇[niǎn,天子或王室坐的车子]金帛，假[告假]归公家。既而抚公薨。

九郎出资，起屋置[购]器，畜婢仆，母子及妗[舅母]并家焉。九郎出，舆[yú]马甚都[华美]，人不知其狐也。

21.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赵某，以故自城中归，见女子白衣哭路侧，甚哀。睨[nì]之，美。悦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fú]夫[fū]也，路不行而顾我！”赵曰：“我以旷[kuàng,空阔]野无人，而子哭之恸[tò



...女方浣裳庭中，见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辍...

ng,悲哀大哭]，实怆于心。”女曰：“夫死无路，是以哀耳。”赵劝其复择良匹。曰：“渺[miǎo,藐]此一身，其何能择？如得所托，媵[yìng]之可也。”赵忻[xīn,=欣,高兴,欣喜]然自荐，女从之。赵以去家远，将觅代步[车马]。女曰：“无庸[yōng]。”乃先行，飘若仙奔。至家，操井[汲水]臼[jiù,舂米]甚勤。积二年余，谓赵曰：“感君恋恋，猥[wěi,苟且]相从，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赵曰：“曩[nǎng]言无家，令焉往？”曰：“彼时漫[信口]为是言耳，何得无家？身[我]父货药金陵。倘欲再晤，可载药往，可助资斧[旅资]。”赵经营，为赁[shì,租赁]舆马。女辞之，出门径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yǎo,无影无声]。

居久之，颇涉怀想，因市药诣金陵。寄货旅邸[dǐ]，访诸衢[qú,街道]市[集市]。忽药肆一翁望见，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huàn,洗]裳庭中，见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辍[chuò,停止,中止]。赵衔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顾如初。翁命治具[置办酒席]作饭。谋厚赠之，女止之曰：“渠[他]福薄，多将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检十数医方与之，便吃著[穿衣]不尽矣。”翁问所载药。女云：“已售之矣，直[值]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赵归。试其方，有奇验。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jiù]接茅檐雨水，洗瘊赘[hóu zhuì,瘊子]，其方之一也，良效。

22. 连锁

杨于畏，移居泗水[山东省泗水县]之滨。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风吹草木声]，声如涛涌。夜阑[lán,残,尽]秉[bǐng,拿着,持]烛，方复凄断。忽墙外有人吟曰：“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帷]。”反复吟诵，其声哀楚。听之，细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视墙外，并无人迹。惟有紫带一条遗荆棘[jí]中，拾归，置诸窗上。向夜二更许，又吟如昨。杨移杌[wù,短凳]登望，吟顿辍[chuò,停止]。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sì]墙头。一更向尽，有女子珊珊[款款]自草中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杨微嗽[sòu,咳嗽]，女忽入荒草而没。杨由是伺诸墙下，听其吟毕，



…一更向尽，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

乃隔壁而续之曰：“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久之，寂然。杨乃入室。方坐，忽见丽者自外来，敛衽[整敛衣襟]曰：“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杨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胜[shēng]衣。问：“何居里，久寄此间？”答曰：“妾陇西人[甘肃东南部]，随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谢[cú,猝死]，今二十余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鹜[wù,鸭子]。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属[zhǔ,连贯]；蒙君代续，欢生泉壤。”杨欲与欢。蹙[cù,皱眉]然曰：“夜台[阴间]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欢，促人寿数。妾不忍祸君子也。”杨乃止。戏以手探胸，则鸡头之肉[女子乳头]，依然处子。又欲视其裙下双钩[脚]。女俯首笑曰：“狂生太罗唣[zào]矣！”杨把玩之，则见月色锦袜，约彩线一缕。更视其一，则紫带系之。问：“何不俱带？”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遗落何所。”杨曰：“为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惊问何来，因以实告。女乃去线束带。既翻案上书，忽见《连昌宫词》，慨然曰：“妾生时最爱读此。今视之，殆[dài,大概几乎]如梦寐！”与谈诗文，慧黠[xiá,聪明而狡猾]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闻微吟，少顷即至。辄嘱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恶客见侵。”杨诺之。两人欢同鱼水，虽不至乱，而闺阁之中，诚有甚于画眉者。女每于灯下为杨写书，字态端媚。又自选宫词百首，录诵之。使杨治棋枰[围棋棋盘]，购琵琶。每夜教杨手谈[下围棋]，不则挑弄弦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杨不忍卒听[听完]，则为“晓苑莺声”之调，顿觉心怀畅适。挑灯作剧，乐辄忘晓。视窗上有曙色，则张皇遁去。

一日，薛生造访，值杨昼寝。视其室，琵琶、棋局俱在，知非所善。又翻书得宫词，见字迹端好，益疑之。杨醒，薛问：“戏具何来？”答：“欲学之。”又问诗卷，托以假诸友人。薛反复检玩，见最后一叶[叶]细字一行云：“某月日连琐书。”笑曰：“此是女郎小字[小名]，何相欺之甚？”杨大窘[jiǒng,难住为难]，不能置词。薛诘之益苦，杨不以告。薛卷挟之，杨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见。杨因述所嘱。薛仰慕殷切；杨不得已，诺之。夜分，女至，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dié]喋[多嘴多舌]向人！”杨以实情自白。女曰：“与君缘尽矣！”杨百词慰解，终

不欢，起而别去，曰：“妾暂避之。”明日，薛来，杨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与窗友二人来，淹留不去，故挠之：恒终夜哗，大为杨生白眼，而无如何。众见数夜杳[yǎo,无影无声]然，浸[渐]有去志，喧嚣渐息。忽闻吟声，共听之，凄婉欲绝。薛方倾耳神注，内一武生王某，掇[duō,拾取]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态不见客，甚得好句，呜呜恻恻，使人闷损！”吟顿止。众甚怨之。杨恚[huì,恨,怒]愤见于词色。次日，始共引去。杨独宿空斋，冀女复来，而殊无影迹。逾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恶宾，几吓煞[shà]妾！”杨谢过不遑[huáng,=惶,恐惧]。女遽出，曰：“妾固谓缘分尽也，从此别矣。”挽之已渺。由是月余更不复至。杨思之，形销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独酌[zhuó,斟酒]，忽女子搴帏[qiān wéi]入。杨喜极，曰：“卿见宥[yòu,恕]耶？”女涕垂膺[yīng,胸]，默不一言。亟[qì,屡次]问之，欲言复忍，曰：“负气去，又急而求人，难免愧恧[nù][惭愧]。”杨再三研诘，乃曰：“不知何处来一龌[wò]龊[chuò]隶，逼充媵妾。顾念清白裔，岂屈身舆台[奴仆及地位底下的人]之鬼？然一线弱质，乌[怎]能抗拒？君如齿[列]妾在琴瑟[友]之数，必不听自为生活[求生]。”杨大怒，愤将致死[拚命]；但虑人鬼殊途，不能为力。女曰：“来夜早眠，妾邀君梦中耳。”于是复共倾谈，坐以达曙。女临去，嘱勿昼眠，留待夜约。杨诺之。因于午后薄饮，乘醺[xūn,醉]登榻，蒙衣偃[yǎn]卧。忽见女来，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阖[hé,关闭]门语，闻有人搦[nuò,拿]石挝[zhuā,击]门。女惊曰：“仇人至矣！”杨启户骤出，见一人赤帽青衣，猬毛绕喙[嘴]。怒咄[duō,表示呵叱]之。隶横目相仇，言词凶谩。杨大怒，奔之。隶捉石以投，骤如急雨，中杨腕，不能握刃。方危急所，遥见一人，腰矢野射。审视之，王生也。大号乞救。王生张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yì,死]。杨喜感谢。王问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赎，遂与共入女室。女战惕[tì,戒惧小心谨慎]羞缩，遥立不作一语。案上有小刀，长仅尺余，而装以金玉，出诸匣，光芒鉴影。王叹赞不释手。与杨略话，见女惭惧可怜，乃出，分手去。杨亦自归，越墙而仆，于是惊寤，听村鸡已乱鸣矣。觉腕中痛甚，晓而视之，则皮肉赤肿。



...方倾耳神注，内一武生王某，掇巨石投之...

亭午[中午]，王生来，便言夜梦之奇。杨曰：“未梦射否？”王怪其先知。杨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忆梦中颜色，恨不真见；自幸有功于女，复请先容[事先介绍]。夜间，女来称谢。杨归功王生，遂达诚恳。女曰：“将伯之助，义不敢忘。然彼赳[jiū]赳，妾实畏之。”既而曰：“彼爱妾佩刀。刀实妾父出使粤中[广东、广西]，百金购之。妾爱而有之，缠以金丝，瓣以明珠。大人怜妾夭亡，用以殉[xùn]葬。今愿割爱相赠，见刀如见妾也。”次日，杨致此意。王大悦。至夜，女果携刀来，曰：“嘱伊珍重，此非中华物也。”由是往来如初。

积数月，忽于灯下笑而向杨，似有所语，面红而止者三。生抱问之。答曰：“久蒙眷爱，妾受生人气，日食烟火[人间熟食]，白骨顿有生意。但须生人精血，可以复活。”杨笑曰：“卿自不肯，岂我故惜之？”女云：“交接后，君必有廿[niàn,二十]余日大病，然药之可愈。”遂与为欢。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须生血一点，能拚痛以相爱乎？”杨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使滴脐中。乃起曰：“妾不来矣。君记取百日之期，视妾坟前，有青鸟[西王母的使者]鸣于树巅[diān,顶]，即速发冢。”杨谨受教。出门，又嘱曰：“慎记勿忘，迟速皆不可！”乃去。

越十余日，杨果病，腹胀欲死。医师投药，下恶物如泥，浃辰[十二天,相当于地支的一个周期]而愈。计至百日，使家人荷锸[chā,铁锹]以待。日既夕，果见青鸟双鸣。杨喜曰：“可矣。”乃斩荆发圹[kuàng,掘开墓穴]。见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舁归，置暖处，气咻[xiū]咻然，细于属[zhǔ]丝[一丝相连]。渐进汤酏[yí,稀粥]，半夜而苏。每谓杨曰：“二十余年如一梦耳。”

23. 雷曹

乐云鹤、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长同斋[学塾]，相交莫逆[志趣相投]。夏少慧，十岁知名。乐虚心事之，夏亦相规不倦[juàn,疲倦]，乐文思日进，由是名并著。而潦倒场屋[科举考场]，战辄北。无何，夏遘[gòu,染]疫卒，家贫不能葬，乐锐身自任之。遗襁[qiǎng]褓[bǎ

o]子及未亡人[寡妇]，乐以时恤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赖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贤乐。乐恒产[不动产]无多，又代夏生忧内顾，家计日蹙[cù,紧迫]，乃叹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殁[mò,死]，而况于我！人生富贵须及时[盛年]，戚戚[qī,相亲相爱]终岁，恐先狗马填沟壑，负此生矣，不如早自图也。”于是去读而贾[gǔ]。操业半年，家资小泰[tài,平安,美好]。

一日，客金陵[南京]，休于旅舍。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彷徨座侧，色黯淡有戚容。乐问：“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语。乐推食食[sì][饲]之；则以手掬啖[dàn]，顷刻已尽。乐又益以兼人之馔[zhuàn,饮食吃喝]。食复尽。遂命主人割豚肩[猪的前肘]，堆以蒸饼[馒头]；又尽数人之餐，始果腹而谢曰：“三年以来，未尝如此饫[yù,饱食]饱。”乐曰：“君固壮士，何飘泊若此？”曰：“罪婴[遭]天谴[qiǎn,罪过]，不可说也。”问其里居，曰：“陆无屋，水无舟，朝村而暮郭耳。”乐整装欲行，其人相从，恋恋不去。乐辞之。告曰：“君有大难，吾不忍忘一饭之德。”乐异之，遂与偕行。途中曳与同餐。辞曰：“我终岁仅数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风涛暴作，估[贾]舟尽覆，乐与其人悉没江中。俄风定，其人负乐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时，挽一船至，扶乐入，嘱乐卧守，复跃入江，以两臂夹货出，掷舟中，又入之。数入数出，列货满舟。乐谢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还[失而复得]哉？”检视货财，并无亡失。益喜，惊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乐苦留之，遂与共济。乐笑云：“此一厄[è,灾难]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复寻之。乐方劝止，已投水中而没。惊愕良久。忽见含笑而出，以簪[zān,插戴]授乐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wǎng,无,没有]不骇异。

乐与归，寝处共之。每十数日始一食，食则啖[dàn,=淡,清淡]嚼无算。一日，又言别。乐固挽之。适昼晦欲雨，闻雷声。乐曰：“云间不知何状？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视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云中游耶？”少时，乐倦甚，伏塌假寐[打盹]。既醒，觉身摇摇然，不似榻上。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xù,棉花的纤维]。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耎[ruǎn,软]无地。仰视星



…俄风定，其人负乐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

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老莲实之在蓬也，大者如瓮[wèng]，次如瓿[bù,圆口深腹小瓮]，小如盎[àng]盂[大腹敛口的容器形近于碗]。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者动摇，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拨云下视，则银海苍茫，见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设一脱足，此身何可复问？俄见二龙夭矫，驾缦车来。尾一掉，如鸣牛鞭。车上有器，围皆数丈，贮水满之。有数十人，以器掬水，遍洒云间。忽见乐，共怪之。乐审所与壮士在焉，语众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乐，令洒。时苦旱，乐接器排云，约望故乡，尽情倾注。未几，谓乐曰：“我本雷曹[雷神]。前误行雨，罚谪[zhé,降职]三载；今天限已满，请从此别。”乃以驾车之绳万尺掷前，使握端绌[zhuì,绳悬下坠]下。乐危之。其人笑言：“不妨。”乐如其言，飕[liú]飕然瞬息及地。视之，则堕立村外；绳渐收入云中，不可见矣。时久旱，十里外，雨仅盈指，独乐里沟浍[kuài,渠]皆满。

归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yǒu,深黑色]如石。入夜，则光明焕发，映照四壁。益宝之，什袭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饮。正视之，则条条射目。一夜，妻坐对握发，忽见星光渐小如萤[yíng]，流动横飞。妻方怪咤[zhà,叹]，已入口中，咯[kǎ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乐，乐亦奇之。既寝，梦夏平子来，曰：“我少微星[士大夫星]也。君之惠好，在中[内心]不忘。又蒙自天上携归，可云有缘。今为君嗣[sì,子孙]，以报大德。”乐三十无子，得梦甚喜。自是，妻果娠[shēn,怀孕]；及临蓐[rù,草席]，光耀满室，如星在几上时，因名“星儿”。机警非常。十六岁，及进士第。



...觉身摇摇然，不似榻上。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

ChangzhenLi.com

24. 赌符

韩道士，居邑中之天齐庙[奉泰山神]。多幻术，共名之“仙”。先子[先父蒲敏吾]与最善，每适城，辄造之。一日，与先叔赴邑，拟访韩，适遇诸途。韩付钥曰：“请先往启门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诣庙发扃[jiōng,开锁]，则韩已坐室中。诸如此类。

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赌，因光子亦识韩。值大佛寺来一僧，专事樗蒱[chūpú,掷骰子]，赌甚豪。族人见而悦之，罄[qìng,用尽]资往赌，大亏；心益热，典质田产复往，终夜尽丧。邑[=悒]邑不得志，便道诣韩，精神惨澹[dàn]，言语失次。韩问之，具以实告。韩笑云：“常赌无不输之理。倘能戒赌，我为汝复之。”族人曰：“倘得珠还合浦，花骨头[骰子]当铁杵[chǔ]碎之！”韩乃以纸书符，授佩衣带间。嘱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陇[lǒng]复望蜀[shǔ]也。”又付千钱，约赢而偿之。

族人大喜而往。僧验其资，易之[轻视他]，不屑与赌。族人强之，请以一掷为期[限度]。僧笑而从之。乃以千钱为孤注。僧掷之无所胜负，族人接色[骰子]，一掷成采；僧复以两千为注，又败；渐增至十余千，明明袅[niǎo]色，呵[hē]之，皆成卢雉[zhì]：计前所输，顷刻尽。阴念再赢数千亦更佳，乃复博，则色渐劣；心怪之，起视带上，则符已亡矣，大惊而罢。载钱归庙，除偿韩外，追而计之，并末后所失，适符原数也。已乃愧谢失符之罪。韩笑曰：“已在此矣。固嘱勿贪，而君不听，故取之。”

异史氏曰：“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zhǐ,终]矣！呜呼！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常珍评：还是不参与投机活动的好，尤其是带杠杆的，诸如期贷贷款炒房之类。投机诸如赌场，庄家是虎与鲸，你是兔子与小鱼虾。你偶然运气好，殚精竭虑小有所得，如同兔子身上多长了半两肉，不过是老虎暂存你身上罢了。



...族人大喜而往。僧验其资...

25. 阿霞

文登[山东省文登县]景星者，少有重[zhòng]名[很大的名望]。与陈生比邻而居，斋隔一短垣[yuán]。一日，陈暮过荒落之墟[坟丘]，闻女子啼[tí]松柏[bǎi]间；近临，则树横枝有悬带，若将自经。陈诘之，挥涕而对曰：“母远去，托妾于外兄[表哥]。不图狼子野心，畜我不卒[养我不终]。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复泣。陈解带，劝令适人。女虑无可托者。陈请暂寄其家，女从之。既归，挑灯审视，丰韵殊绝。大悦，欲乱之。女厉声抗拒，纷坛之声，达于间壁。景生逾[yú]垣来窥[kuī]，陈乃释女。女见景[生]，凝目停睇[dì,看,斜着眼看]，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

景归，阖[hé,关闭]门欲寝[qǐn]，则女子盈盈自房中出。惊问之，答曰：“彼德薄福浅，不可终托。”景大喜，诘其姓氏。曰：“妾祖居于齐[临淄]。为齐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词，笑不甚拒，遂与寝处。斋中多友人来往，女恒隐闭深房。过数日，曰：“妾姑去。此处烦杂，困人甚。继今，请以夜卜。”问：“家何所？”曰：“正不远耳。”遂早去。夜果复来，欢爱綦笃[qí dǔ,感情深厚]。又数日，谓景曰：“我两人情好虽佳，终属苟[gǒu]合[非婚姻的性关系]。家君[家父]宦游[在外做官]西疆，明日将从母去，容即乘间禀命[请命]，而相从以终焉。”问：“几日别？”约以旬[xún,十日为一旬]终。既去，景思斋居不可常；移诸内，又虑妻妒。计不如出妻[休妻]。志既决，妻至辄诟詈[lì,辱骂]。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见累，请蚤[=早]归。”遂促妻行。妻啼曰：“从子十年，未尝有失德，何决绝如此！”景不听，逐愈急。妻乃出门去。自是垩[è,用白土涂饰]壁[石灰刷墙]清尘，引领翘待；不意信杳[yǎo]青鸾[luán,杳无音信]，如石沉海。妻大归[被夫休弃回娘家]后，数浼[měi,恳托]知交，请复[复婚]于景，景不纳；遂适夏侯氏。夏侯里居与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隙[嫌隙]。景闻之，益大恚恨。然犹冀阿霞复来，差足[稍微]自慰。越年余，并无踪绪。



...女厉声抗拒，纷坛之声，达于间壁。景生逾垣来窥...

会海神寿，祠[cí]内外士女云集，景亦在。遥见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于人中；从之，出于门外；又从之，飘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后半载，适[偶然]行于途，见一女郎，着朱衣，从苍头，鞚[kòng,驾驭]黑卫[黑色的毛驴]来。望之，霞也。因问从人："娘子为谁？"答言："南村郑公子继室。"又问："娶几时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wú,不]误耶？女郎闻语，回眸一睇[dì,看]，景视，真霞。见其已适他姓，愤填胸臆[yì]，大呼："霞娘！何忘旧约？"从人闻呼主妇，欲奋老拳[重拳]。女急止之。启幛纱谓景曰："负心人何颜相见？"景曰："卿自负仆，仆何尝负卿？"女曰："负夫人甚于负我！结发者[元配]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科举及第人员名籍]，故委身相从；今以弃妻故，冥中削尔禄秩[俸禄官阶]，今科亚魁[乡举第二名]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归郑君，无劳复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词。视女子，策蹇[jiǎn,驽马,指驴]去如飞，怅[chàng,失意不痛快]恨而已。

是科，景落第，亚魁果王氏昌名。郑亦捷[jié,战胜]。景以是得薄名。四十无偶，家益替[tì,衰废]，恒趁食于亲友家。偶诣郑，郑款之，留宿焉，女窥客，见而怜之，问郑曰："堂上客，非景庆云耶？"问所自识，曰："未适君时，曾避难其家，亦深得其豢[huàn]养。彼行虽贱，而祖德未斩；且与君为敌人，亦宜有绨袍[tí páo]之义。"郑然之，易其败絮，留以数日。夜分欲寝，有婢持廿[niàn,二十]余金赠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贮[zhù]，聊酬夙[sù,旧]好，可将去，觅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孙。无复夹检[失去检束]，以促馀龄。"景感谢之。既归，以十余金买绅家婢，甚丑悍。举一子，后登两榜[会试、乡试榜文为甲榜、乙榜]。郑官至吏部郎[吏部郎中或员外郎]。既没，女送葬归，启舆[yú,地位低微的人]则虚无人矣，始知其非人也。

噫！人之无良，舍其旧而新是谋，卒之卵覆而鸟亦飞[鸡飞蛋打两无所获]，天之所报亦惨矣！



...适行于途，见一女郎，着朱衣，从苍头，鞚黑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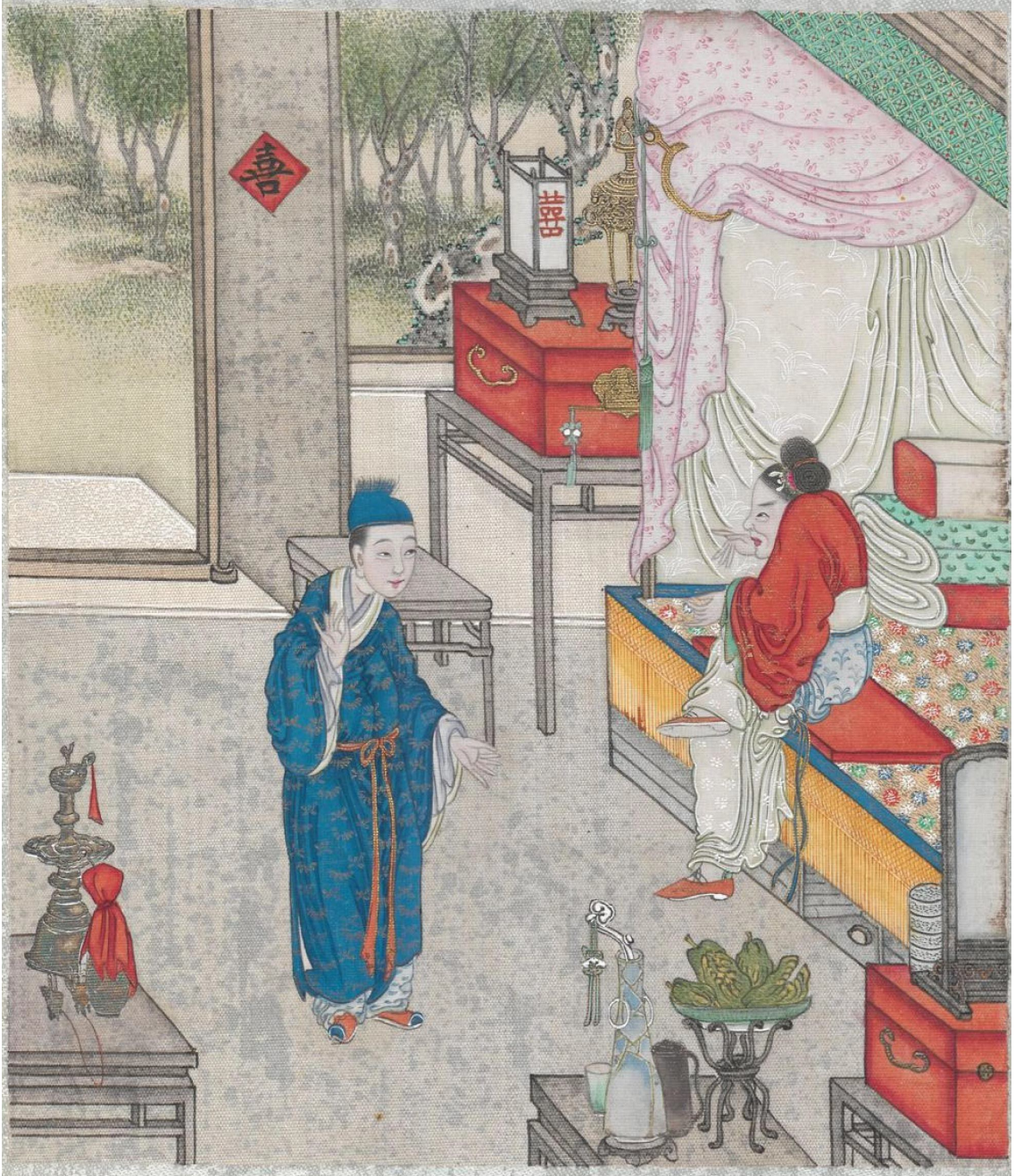
…夜分欲寝，有婢持廿余金赠景。女在窗外言曰…

26. 毛狐

农子马天荣，年二十馀。丧偶，贫不能娶。偶芸[除草]田间，见少妇盛妆，践禾越陌[田间小路]而过，貌赤色，致亦风流。马疑其迷途，顾四野无人，戏挑之。妇亦微纳[默然接受]。欲与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宁宜为此。子归，掩门相候，昏夜我当至。”马不信，妇矢之[发誓]。马乃以门户向背具告之，妇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悦爱。觉其肤肌嫩甚；火之，肤赤薄如婴儿，细毛遍体，异之。又疑其踪迹无据，自念得非狐耶？遂戏相诘。妇亦自认不讳。

马曰：“既为仙人，自当无求不得。既蒙繾绻[qiǎn quǎn]，宁不以数金济我贫？”妇诺之。次夜来，马索金。妇故愕曰：“适忘之。”将去，马又嘱。至夜，问：“所乞或勿忘耶？”妇笑，请以异日。逾数日，马复索。妇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铤[dìng,锭]，约五六金，翘边细纹，雅可爱玩。马喜，深藏于椟[dú,柜子,匣子]。积半岁，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锡[金属元素]也。”以齿之，应口而落。马大骇，收藏而归。至夜，妇至，愤致诮[qiào]让。妇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罢。

马曰：“闻狐仙皆国色[一国中最美的女子]，殊亦不然。”妇曰：“吾等皆随人现化。子且无一金之福，落雁沉鱼，何能消受？以我蠢[chǔn]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较之大足驼背者，即为国色。”过数月，忽以三金赠马，曰：“子屡相索，我以子命不应有藏金。今媒聘[pìn]有期，请以一妇之资相馈[kuì]，亦借以赠别。”马自白无聘妇之说。妇曰：“一二日自当有媒来。”马问：“所言姿貌如何？”曰：“子思国色，自当是国色。”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买妇？”妇曰：“此月老注定，非人力也。”马问：“何遽[jù,急]言别？”曰：“戴月披星，终非了局。‘使君自有妇’，搪[táng]塞[敷衍,不负责]何为？”天明而去，授黄末一刀圭[guī,重量单位,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量重一斤]，曰：“别后恐病，服此可疗。”次日，果有媒来。先诘女貌，答：“在妍媸[yán chī,]之间。”“聘金几何？”“约四五数。”马不难其价，而必欲一亲见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炫露。既而约与俱去，相机因便。



…胸背皆驼，项缩如龟，下视裙底，莲舡盈尺…

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马待诸村外。久之，来曰：“谐矣。余表亲与同院居，适往，见女坐室中。请即伪为谒表亲者而过之，咫[zhǐ]尺可相窥也。”马从之。果见女子坐堂中，伏体于床，倩[qìng]人爬背[请人替自己搔背]。马趋过，掠之以目，貌诚如媒言。及议聘，并不争直，但求得一二金，装女出阁。马益廉之，乃纳金；并酬媒氏及书券者，计三两已尽，亦未多费一文。择吉迎女归，入门，则胸背皆驼，项缩如龟，下视裙底，莲舫[xiāng]盈尺[女鞋大如船]。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异史氏曰：“随人现化，或狐女之自为解嘲：然其言福泽[命中福分]。良可深信。余每谓：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银河]也。”

常珍评：穷人三宝，丑妻薄地破棉袄。正如狐妻言，穷命若得大财、佳人，非但不任，恐有祸灾。

27. 青梅

白下[南京]程生，性磊[lěi]落，不为畛畦[zhěn qí,心胸坦荡,不受礼俗约束]。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觉带端沉沉，若有物堕。视之，无所见。宛转间，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遂与狎[xiá]。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谓程：“勿娶，我且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诮姗[qiào shàn]，讽刺；讥[笑]之。程志夺，聘湖东王氏。狐闻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赔钱货，生之杀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ǎo,老妇人]乎！”出门径去。

青梅长而慧；貌韶[sháo,美]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jiào,古代婚娶时用酒急祭神的礼]去。青梅寄食于堂叔；叔荡无行，欲鬻[yù]以自肥。适有王进士者，方候铨[听候选授官职]于家，闻其慧，购以重金，使从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芳华绝代。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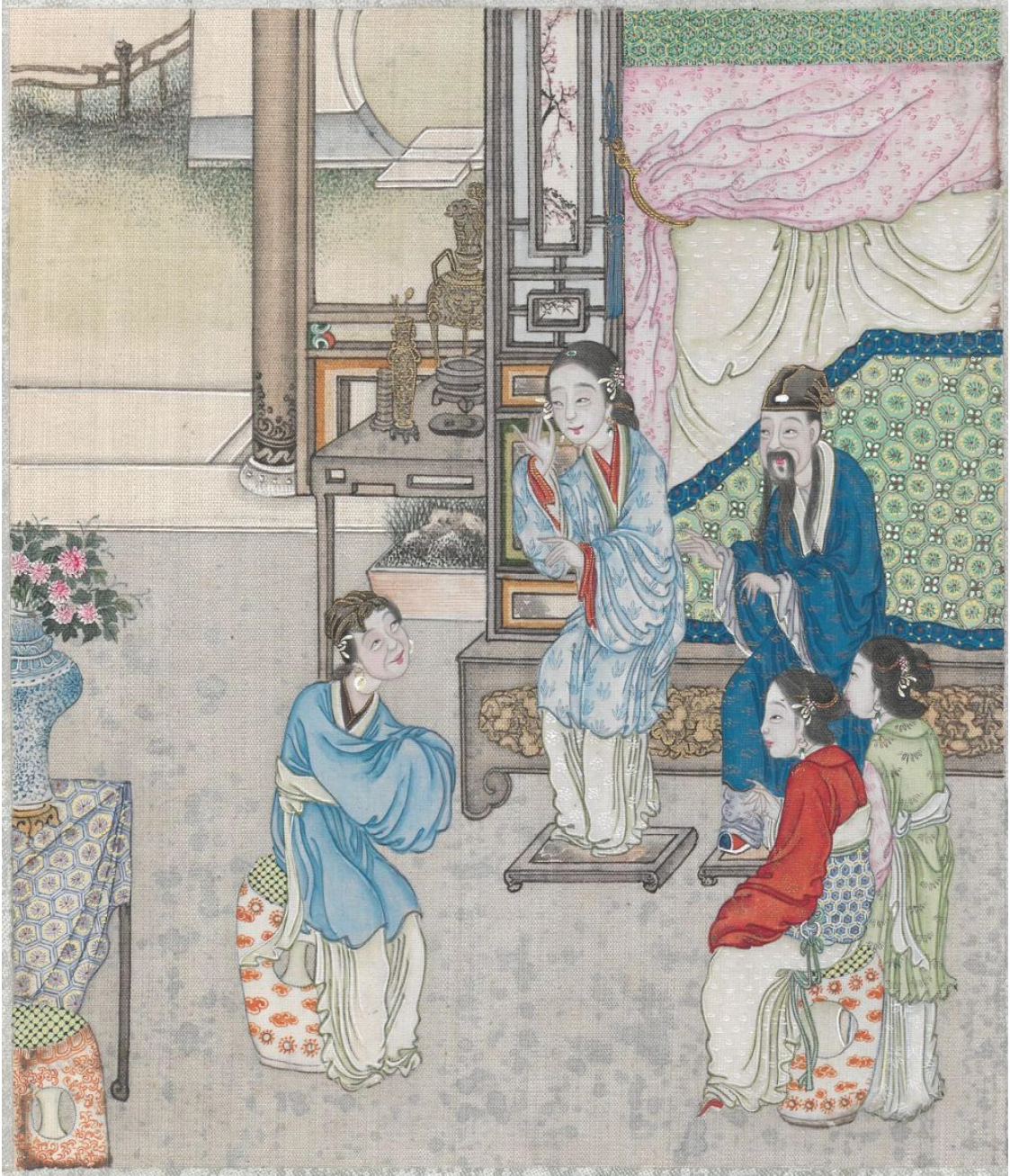
梅忻悦，与同寝处。梅亦善候伺，能以目听，以眉语，由是一家俱怜爱之。

邑有张生，字介受。家窶[jù,贫穷,贫寒]贫，无恒产，税[租]居王第。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dǔ,一心一意,忠实]于学。青梅偶至其家，见生据石啖糠粥；入室与生母絮语，见案上具豚[猪]蹄焉。时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溺]。便液污衣，翁觉之而自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zhuó,洗]，恐翁知。梅以此大异之。归述所见，谓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欲得良匹，张生其人也。"女恐父厌其贫。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为可，妾潜[qián,隐藏的,秘密的]告，使求伐[请人做媒]焉。夫人必召商之：但应之曰'诺'也，则谐矣。"女恐终贫为天下笑。梅曰："妾自谓能相天下士，必无谬[miù]误。"明日，往告张媪[ǎo,老妇人]。媪大惊，谓其言不祥。梅曰："小姐闻公子而贤之也，妾故窥其意以为言。冰人[媒人]往，我两人袒[tǎn]焉，计合允遂。纵其否也，于公子何辱乎？"媪曰："诺。"乃托侯氏卖花者往。夫人闻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唤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qì,屡次]赞其贤，决其必贵。夫人又问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chuò]糠覈[hé,碎米屑]也，即为汝允之。"女首久之，顾壁而答曰："贫富命也。倘命之厚，则贫无几时：而不贫者无穷期矣。或命之薄，彼锦绣王孙，其无立锥者岂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将以博笑；及闻女言，心不乐曰："汝欲适张氏耶？"女不答；再问，再不答。怒曰："贱骨，了不长进！欲携筐作乞人妇，宁不羞死！"女涨红气结，含涕引去。媒亦遂奔。

青梅见不谐，欲自谋。过数日，夜诣生。生方读，惊问所来；词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贤，故愿自托。"生曰："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夫始乱之而终成之，君子犹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处？"梅曰："万一能成，肯赐援拾[收留]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术？但有不可如何[无可奈何]者三，故不敢轻诺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则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乐，则不可如何；即乐之，而卿之身直必重，



…入室与生母絮语，见案上具豚蹄焉。时翁卧病，生入，抱



...乃托侯氏卖花者往。夫人闻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



…欲自谋。过数日，夜诣生。生方读，惊问所来…

我贫不能措，则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临去，又嘱曰：“君倘有意，乞共图之。”生诺。梅归，女诘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将施扑责。梅泣白无他，因而实告。女叹曰：“不苟合，礼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轻然诺，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之，其无患贫也已。”既而曰：“子将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耶？”曰：“不济，则以死继之。”女曰：“我必如所愿。”梅稽首而拜之。又数日，谓女曰：“曩而言之戏乎，抑果欲慈悲耶？果尔，尚有微情，并祈垂怜焉。”女问之，答曰：“张生不能致聘，婢又无力可以自赎，必取盈焉，嫁我犹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当；而曰必无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闻之，泣数行下，但求怜拯。女思良久，曰：“无已，我私蓄数金，当倾囊[náng]相助。”梅拜谢，因潜告张。张母大喜，多方乞贷，共得如干数，藏待好音。会王授曲沃宰，喜乘间告母曰：“青梅年已长，今将莅[lì,到]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xiá]，恐导女不义，每欲嫁之，而恐女不乐也，闻女言甚喜。逾两日，有佣保妇白张氏意。王笑曰：“是只合偶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yù]媵[yìng]高门，价当倍于曩[nǎng,从前]昔。”女急进曰：“青梅侍我久，卖为妾，良不忍。”王乃传语张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嫔[下嫁]于生。入门，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而操作更勤，餍[[yàn,吃饱]糠秕[bǐ,子实不饱满]不为苦。由是家中无不爱重青梅。梅又以刺绣作业，售且速，贾[gǔ]人候门以购，惟恐弗得。得资稍可御穷。且劝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别阿喜。喜见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赐，而敢忘之？然以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寿。”遂泣相别。

王如晋，半载，夫人卒，停柩[jiù,装着尸体的棺材]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赇[qiú,贿赂]免，罚赎万计，渐贫不能自给，从者逃散。是时，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ǎo]从女。未几，媪又卒。女伶仃益苦。有邻妪劝之嫁，女曰：“能为我葬双亲者，从之。”媪怜之，赠以斗米而去。半月复来，曰：“我为娘子极力，事难合也：贫者不能为葬，富者又嫌子为陵夷[败落]嗣[sì]。奈何，尚有



…因主人之任，往别阿喜。喜见之，泣曰…

一策，但恐不能从也。”女曰：“若何？”曰：“此间有李郎，欲觅侧室[妾]，倘见姿容，即遣厚葬，必当不惜。”女大哭曰：“我绅裔[yì]而为人妾耶！”媪无言，遂去。日仅一餐，延息待价。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顿如此，每欲自尽；犹恋恋而苟活者，徒以有两柩在。已将转沟壑[贫寒而死]，谁收亲骨者？故思不如依汝言也。”媪于是导李来，微窥女，大悦。即出金营葬，双椁[huì,薄棺]具举。已，乃载女去，入参冢室[嫡妻]。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托买婢。及见女，暴怒，杖逐而出，不听入门。女披发零涕，进退无所。

有老尼过，邀与同居，喜从之。至庵[ān,小庙]中，拜求祝[断]发。尼不可，曰：“我视娘子，非久卧风尘者。庵中陶器[粗碗]脱粟[糙米]，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时至，子自去。”居无何，市中无赖窥女美，辄打门游语为戏，尼不能制止。女号泣欲自尽。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严禁，恶少始稍敛迹。后有夜穴寺壁者，尼警呼始去。因复告吏部，捉得首恶者，送郡笞[chī]责，始渐安。又年余，有贵公子过庵，见女惊绝，强尼通殷勤，又以厚赂啖[dàn]尼。尼婉语之曰：“渠[他]簪[zān]缨[古达官冠饰]胄[zhòu,后裔]，不甘媵[yìng]御。公子且归，迟迟当有以报命。”既去，女欲乳药死。夜梦父来，疾首曰：“我不从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缓须臾勿死，夙愿尚可复酬。”女异之。天明，盥[guàn,洗手]已，尼望之而惊曰：“睹子面，浊气尽消，横逆不足忧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语未已，闻叩户声。女失色，意必贵家奴。尼启扉，果然。骤问所谋。尼甘语承迎，但请缓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无成，俾[bǐ,使]尼自复命。尼唯唯敬应，谢令去，女大悲，又欲自尽。尼止之。女虑三日复来，无词可应。尼曰：“有老身在，斩杀自当之。”次日，方晡[bū,申时,午后三点至五点]暴雨翻盆，忽闻数人挝[zhuā,打]户大哗[huá]。女意变作，惊怯不知所为。尼冒雨启关，见有肩舆[yú]停驻；女奴数辈，捧一丽人出；仆从煊赫，冠盖甚都。惊问之，云：“是司李[=司理,掌狱官]内眷，暂避风雨。”导人殿中，移榻肃坐，家人妇群奔禅房，各寻休憩。人室见女，艳之，走告夫人，无何，雨息，夫人起，请窥禅室。尼引人，睹女艳绝，凝眸不瞬[shùn,眨眼]。女亦顾盼良久。夫人非他，盖青梅

也。各失声哭，因道行踪。盖张翁病故，生起复后[父母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应召任职]，连捷授司理。生先奉母之任，后移诸眷口。女叹曰："今日相看，何啻[chì]霄[xiāo]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无偶，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xiè hòu，偶遇]？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锦衣，催女易妆。女首徘徊。尼从中赞劝之。女虑同居其名不顺，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试思张郎，岂负义者？"强妆之。别尼而去。

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无颜见母。"母笑慰之。因谋涓[juān,选择]吉合卺[jǐn,结婚时用作酒器的一种瓢]。女曰："庵中但有一丝生路，亦不肯从夫人至此。倘念旧好，得受一庐，可容蒲团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艳妆来。女左右不知所可。俄闻乐鼓大作，女亦无以自主。梅率婢媪[ǎo,老妇人]强衣之，挽扶而出。见生朝服而拜，遂不觉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虚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顾生曰："令夜得报恩，可好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jū,衣服的大襟]，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脱去。青梅事女谨[jǐn,慎重,小心]，莫敢当夕。而女终惭沮[jǔ,沮丧]不自安。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梅终执婢妾礼，罔[wǎng]敢懈[xiè,不紧张]。三年，张行取入都，过庵，以五百金为尼寿。尼不受。强之，乃受二百金[500 两银子]，起大士[菩萨]祠，建王夫人碑。后张仕至侍郎[各部的副长官]。程夫人举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张上书陈情，俱封夫人。

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wán,富贵人家的子弟]。此造物所必争也。而离离奇奇，致作合者[撮合人]无限经营，化工[造化之工，上天之力]亦良苦矣。独是青[梅]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俨然而冠裳也者，顾弃德行而求膏粱[美味]，何智出婢子下哉！"

常珍评：先有觉悟后有德行，不觉悟者命之沉浮受制于气数矣。

28. 翩翩翩

罗子浮，邠[bīn,陕西彬县]人。父母俱蚤[=早]世。八九岁，依叔大业。业为国子左廂[国子监祭酒]，富有金缯[zēng,对丝织品的总称]而无子，爱子浮若己出。十四岁，为匪人[坏人]诱去作狭[xiá]邪游[嫖妓]。会有金陵娼，侨寓郡中，生悦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窃从遁去。居娼家半年，床头金尽，大为姊妹行[háng]齿冷[嘲笑]。然犹未遽绝之。无何，广疮[梅毒]溃臭，沾染床席，遂逐而出。丐于市，市人见辄遥避。自恐死异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渐至邠界。又念败絮脓秽，无颜入里门，尚趑趄[zī jū]近邑间[徘徊不进]。

日既暮，欲趋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问："何适？"生以实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颇不畏虎狼。"生喜，从去。入深山中，见一洞府。入则门横溪水，石梁驾之。又数武[脚步]，有石室二，光明彻照，无须灯烛。命生解悬鹑[chún,破衣]，浴于溪流。曰："濯[zhuó]之，创[疮]当愈。"又开幛拂褥促寝，曰："请即眠，当为郎作裤。"乃取大叶类芭蕉，剪缀[zhuì,连接]作衣。生卧视之。制无几时，折叠床头，曰："晓取着之。"乃与对榻寝。生浴后，觉创疡[脓疮]无苦。既醒，摩之，则痂厚结矣。诘旦，将兴，心疑蕉叶不可着。取而审视，则绿锦滑绝。少间，具餐。女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室隅[yú]一罂[yīng]，贮佳酝，辄复取饮；少减，则以溪水灌益之。数日，疮痂尽脱，就女求宿。女曰："轻薄儿：甫[fǔ,刚刚]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报德。"遂同卧处，大相欢爱。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女道士]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zhǐ,脚]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男孩]抱得[生下]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戏称专生女孩的妇女]哉！那弗将[jiāng,带来]来？"曰："方呜[wū]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烧了高香]也。"生视之，年廿有三四，绰有馀妍。心好之。剥果误落案下，俯假[装]拾果，

阴捻[niǎn]翘凤。花城他顾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怳[huǎng,恍]然神夺，顿觉袍裤无温；自顾所服，悉成秋叶。几骇[hài,惊惧]绝。危坐移时，渐变如故。窃幸二女之弗见也。少顷，酬[chóu,劝酒]酢[zuò,客人用酒回敬主人]间，又以指搔[sāo,挠,用手指甲轻刮]纤掌；花城坦然笑谑[xuè]，殊不觉知。突突怔忡[zhēng chōng,惊惧心跳剧烈]间，衣已化叶，移时始复变。由是惭颜息虑，不敢妄想。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醋罐子]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薄情负心]，便直[=值]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花城既去，惧贻[yí,留下]诮责；女卒晤对如平时。

居无何，秋老风寒，霜零木[树叶]脱，女乃收落叶，蓄旨[食物]御冬。顾生肃缩，乃持襆掇拾洞口白云为絮复衣，着之温暖如襦[rú,短衣短袄]，且轻松常如新绵。逾年，生一子，极惠[慧]美。日在洞中弄儿为乐。然每念故里，乞与同归。女曰："妾不能从；不然，君自去。"因循[xún,遵守]二三年，儿渐长，遂与花城订为姻好。生每以叔老为念。女曰："阿叔腊[年岁]故大高，幸复强健，无劳悬耿[耿耿悬念]。待保儿婚后，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辄取叶写书教儿读，儿过目即了。女曰："此儿福相，放教入尘寰[huán,广大的地域]，无忧至台[尚书、都御史]阁[宰相]。"未几，儿年十四，花城亲诣送女。女华妆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悦，举家集。翩翩扣钗[chāi,妇女的一种首饰两股簪子合成]而歌曰："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qǐ wán,富贵之家或其子弟]。今夕聚首，皆当喜欢。为君行酒，劝君加餐。"既而花城去。与儿夫妇对室居。新妇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归。女曰："子有俗骨，终非仙品。儿亦富贵中人，可携去，我不误儿生平[终身]。"新妇思别其母，花城已至。儿女恋恋，涕各满眶。两母慰之曰："暂去，可复来。"翩翩乃剪叶为驴，今三人跨之以归。大业已老归林下[告老归隐]，意侄已死，忽携佳孙美妇归，喜如获宝。入门，各视所衣，悉蕉叶；破之，絮蒸蒸腾去。乃并易之。后生思翩翩，偕儿往探之，则黄叶满径，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女华妆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悦，举家集…

异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叶衣云，何其怪也！然帏幄[wéi wò]诽谑，狎[xiá]寝生雏[chú]，亦复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载，虽无‘人民城郭’之异；而云迷洞口，无迹可寻，睹其景况，真刘[刘晨]阮[阮肇]返棹[zhào,船]时矣。”

常珍评：聊斋故事，仙女钟情垂怜穷困潦倒者，甚则乞丐如罗子浮者，何其多哉！盖权贵子弟，吃有山珍海味，穿有绫罗绸缎，住有高堂华屋，睡有三妻四妾，于仙女有何求焉？

29. 促织

宣德[明宣宗年号]间，宫中尚促织[蟋蟀]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陕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里长]。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值]，居为奇货。里胥[管理乡里事物的公差]猾黠[xiá,聪明而狡猾]，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还没考取秀才的读书人]，久不售[考取]。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累[牵累]尽[耗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bì,增添补助]益？不如自行搜觅，冀[jì,希望]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mí,浪费奢侈]计不施，迄[qì,到,至]无济[jì,补益]。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xún,十日为一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淋漓]，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ruò,燃]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xī,合]辟[开]，不知何词。各各竦[sǒng,伸长脖子,提起脚跟站着]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shuǎng,差失,违背]。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



…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

类兰若[寺]；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má,蛤蟆]，若将跃舞。展玩不可睨。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摺[zhé,叠]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zhān,往上或往前看]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wèi,盛大,茂盛]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hāo,草本植物]莱[lái,田废生草]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深]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tiàn,拨动]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chì,但,仅,只]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打开]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一会儿功夫,片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祸种]，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pī披]冰雪。怒索儿，儿渺[miǎo,水势辽远]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精神或生活上的凭借,寄托]。日将暮，取儿藁[gǎo,草席]葬。近抚之，气息惙[chuò]然[气息微弱]。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jié,眼睑边缘的细毛]。东曦[xī,阳光]既驾[日神东君]，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窥]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才]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蝼蛄]，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zhuì,恐惧的样子]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chān]之。



...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年轻人]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笑]而笑。因出己虫，纳比[并列的]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zuò,惭愧]，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liè头颈部]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hé,咬]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举]然矜[jīn,夸耀]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piē,短时间地大略看看]来，径进以啄[zhuó]。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八寸]。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jí,止]冠上，力叮[dīng,追问]不释。成益惊喜，掇[duō]置笼中。

翼[yì,=翌]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mǐ,散乱,失败]。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巡抚]。抚[fǔ]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陈述]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蝗蜢、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sè]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不久]，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bǐ,使]入邑[县]庠[xiáng,学校]。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lài 赏赐]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chuán,承屋瓦的圆木]，牛羊蹄躈[qiào,脊骨的末端,肛门]各千计；一出门，裘[qiú,皮衣]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抵押]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kuǐ,半步]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蛀虫]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



…乃赏成，献诸抚军…

30. 向杲

向杲[gǎo,姓]，字初旦，太原人。与庶[shù]兄[父妾所生的兄长]晟[shèng]，友于[兄弟情义]最敦[深厚]。晟狎[xiá]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男女密订婚约]；以其母[妓院鸨母]取直奢[shē,夸张]，所约不遂。适其母欲从良，愿先遣波斯。有庄公子者，素善波斯，请赎为妾。波斯谓母曰："既愿同离水火，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若妾媵[yìng]之，相去几何矣！肯从奴志，向生其可。"母诺之，以意达晟。时晟丧偶未婚，喜，竭资聘波斯以归。庄闻，怒夺所好，途中偶逢，大加诟骂。晟不服。遂嗾[sǒu,教唆]从人折棰笞之，垂毙乃去。杲闻奔视，则兄已死，不胜哀愤。具造赴郡。庄广行贿赂[huì lù]，使其理不得伸。杲隐忿中结，莫可控诉，惟思要路刺杀庄。日怀利刃，伏于山径之莽。久之，机渐泄。庄知其谋，出则戒备甚严；闻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为卫。杲无计可施，然犹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rú,沾湿,润泽]，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塞，冰雹继至，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岭上旧有山神词，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焉。

先是，道士尝行乞村中，杲辄饭之，道士以故识杲。见杲衣服濡湿，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冻蹲若犬，自视，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惊恨。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计亦良得。下山伏旧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乌[乌鸦]鸢[yuān,老鹰]，时时逻守之。越日，庄始经此，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齕[niè,咬]其首，咽之。焦桐返马而射，中虎腹，蹶[jué,跌倒]然遂毙。杲在错楚中，恍若梦醒；又经宵，始能行步，厌[yān,神疲]厌以归。家人以其连夕不返，方共骇疑，见之，喜相慰问。杲但卧，蹇[jiǎn,迟钝不顺利]涩[迟钝]不能语。少间，闻庄信，争即床头庆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异。由此传播。庄子痛父之死甚惨，闻而恶之，因讼杲。官以其事诞而无据，置不理焉。



...遂嗾从人折棰笞之，垂毙乃去。杲闻奔视...



...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齕其首，咽之...

异史氏曰：壮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dào,悲伤哀念]恨也。借人之杀以为生，仙人之术亦神哉！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31. 鸽异

鸽类甚繁，晋[山西]有坤星，鲁[山东]有鹤秀，黔[qián,贵州]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诸尖，皆异种也。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邹[zōu]平张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经而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粉甘草]，热则投以盐颗[粒]。鸽善睡，睡大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扬州]，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齐鲁养鸽家，无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鸽自诩[xǔ,夸耀说大话]。

一夜，坐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kòu,敲打]扉入，殊不相识。问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遥闻畜鸽最盛，此亦生平所好，愿得寓[寄托,寄]目。”张乃尽出所有，五色俱备，灿若云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虚，公子可谓尽养鸽之能事矣，仆亦携有一两头，颇愿观之否？”张喜，从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圹[kuàng,旷野]萧条，心窃疑惧。少年指曰：“请勉行，寓屋不远矣。”又数武，见一道院，仅两楹[yíng,量词,计算房屋的单位]。少年握手入，昧无灯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鸽鸣。忽有两鸽出：状类常鸽，而毛纯白；飞与橹齐，且鸣且斗，每一扑，必作觔[jīn,筋]斗。少年挥之以肱[gōng,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连翼而去。复撮口作异声，又有两鸽出：大者如鹜[wù,野鸭]，小者裁如拳；集[鸟落]阶上，学鹤舞。大者延颈立，张翼作屏[开屏]，宛转鸣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飞鸣，时集其顶，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声细碎，类鼗[táo,拨浪鼓]鼓；大者伸颈不敢动，鸣愈急，声变如磐[pán,石制打击乐器]，两两相和，间杂中节。既而小者飞起，大者又颠倒引呼之。张嘉叹不已，自觉望洋[大开眼界]可愧[自愧不如]。遂揖少年，乞



...邹平张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经而求，务尽其种...



...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鸽鸣。忽有两鸽出...



...至夜，梦白衣少年至，责之曰...

求分爱；少年不许。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鸽去，仍作前声，招二白鸽来，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zēng,恨厌恶]，以此塞责。”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两目通透，若无隔阂，中黑珠圆于椒[jiāo]粒[花椒内的黑子]；启其翼，胁肉晶莹，脏腑可数。张甚奇之，而意犹未足，诡[巧言]求[求索]不已。少年曰：“尚有两种未献，今不敢复请观矣。”方竞论间，家人燎麻炬入寻主人。回视少年，化白鸽，大如鸡，冲霄[xiāo,天空]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盖一小墓，树二柏焉。与家人把鸽，骇叹而归。试使飞，驯异如初，虽非其尤，人世亦绝少矣。于是爱惜臻[zhēn]至。积二年，育雌雄各三。虽戚好求之，不得也。

有父执[朋友]某公，为贵官。一日，见公子，问：“畜鸽几许？”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爱好之也，思所以报而割爱良难。又念长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鸽应，选二白鸽，笼送之，自以千金之赠不啻[chì,余剩下]也。他日见某公，颇有德色；而其殊无一申谢语。心不能忍，问：“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张惊曰：“烹[pēng,煮]之乎？”曰：“然。”张大惊曰：“此非常鸽，乃俗所言‘靼鞑[dá dá]’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无异处。”张叹恨而返。至夜，梦白衣少年至，责之曰：“我以君能爱之，故遂托以子孙。何以明珠暗投，致残鼎镬[huò,大锅]！今率儿辈去矣。”言已，化为鸽，所养白鸽皆从之，飞鸣径去。天明视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赠知交，数日而尽。

异史氏曰：“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金钱]，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

32. 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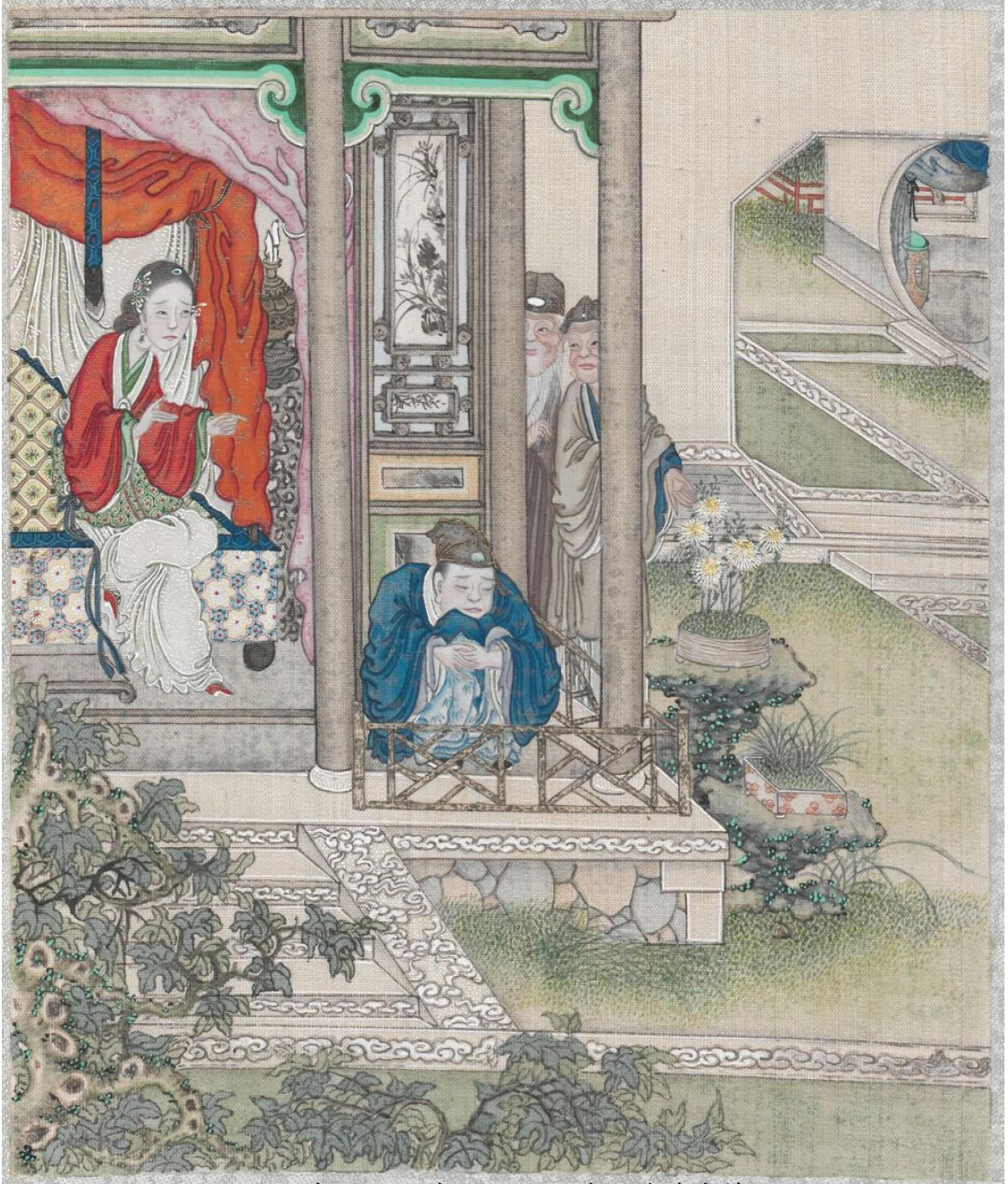
临江[临江府，治所在今江西清江县。]高蕃，少慧，仪容秀美。十四岁入邑庠[yì xiáng,县学]。宫室争女之；生选择良苛，屡梗[gěng,阻塞,妨碍]父命。父仲鸿，年六十，止此子，宠惜之，不忍少拂。东村有樊翁者，授童蒙于市肆，携家僦[jiù,租赁]生屋。翁有女，小

字江城，与生同甲，时皆八九岁，两小无猜，日共嬉戏。后翁徙去，积四五年，不复闻问。一日，生于隘[ài,狭窄]巷中，见一女郎，艳美绝俗。从以小鬟[huán,古代妇女梳的环形发髻]，仅六七岁。不敢倾顾，但斜睨[nì,斜着眼睛看]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细视之，江城也。顿大惊喜。各无所言，相视呆立，移时始别，两情恋恋。生故以红巾遗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入袖中，易以己巾，伪谓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讳[huì,避忌]其遗物，可追还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归见母，请与论婚。母曰："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偶？"生曰："我自欲之，固当无悔。"母不能决，以商仲鸿；鸿执不可。

生闻之闷闷，嗌[yì,咽喉,喉咙]不容粒。母大忧之，谓高曰："樊氏虽贫，亦非狙侩[jūkuài,驵会,市场经纪人,此谓市侩狡诈]无赖者比。我请过其家，倘其女可偶，当亦无害。"高曰："诺。"母托烧香黑帝[玄帝,真武大帝、玄天上帝,为主北方之神]祠，诣之。见女明眸秀齿，居然娟好，心大爱悦。遂以金帛厚赠之，实告以意。樊媪谦抑而后受盟。归述其情，生始解颜为笑。逾岁，择吉迎女归，夫妻相得甚欢。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cháo zhōu,絮烦]，常聒[guō,声音吵闹,使人厌烦]于耳。生以爱故，悉含忍之。翁媪[ǎo]闻之，心弗善也，潜责其子。为女所闻，大恚[huì]，诟骂弥加。生稍稍反其恶声，女益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 [xī]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女从此视若仇。其初，长跪犹可以解；渐至屈膝无灵，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让之，牴[dǐ,=抵]牾[wǔ,逆不顺]不可言状。翁姑忿怒，逼令大归[离婚]。樊惭惧，浼[měi,恳托]交好者请于仲鸿；仲鸿不许。年余，生出遇岳；岳邀归其家，谢罪不遑[huáng,闲暇]。妆女出见，夫妇相看，不觉侧楚。樊乃沽[gū,买]酒款婿，酬劝甚殷[yīn,众,多]。日暮，坚止宿留，扫别榻，使夫妇并寝。既曙辞归，不敢以情告父母，掩饰弥缝。自此三五日，暂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诣仲鸿。初不见，迫而后见之。樊膝行而请，高不承[chéng,托着]，诿[wěi,推脱]诸其子。樊曰："婿昨夜宿仆家，不闻有异言。"高惊问："何时寄宿？"樊具以告。高服谢曰："我固不知。彼爱之，我独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骂。生但俯首，不少出气。言间，樊已送女至。



…生于隘巷中，见一女郎，艳美绝俗。从以小鬟…



...生　　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

高曰：“我不能为儿女任过，不如各立门户，即烦主析爨[cuàn,分门立户]之盟。”樊劝之，不听。遂别院居之，遣一婢给役焉。月余，颇相安，翁妪[yù,年老的女人]窃慰。未几，女渐[放]肆，生面上时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不置问。一日，生不堪挞[tà]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鸟雀之被鹯[zhān,鹞类猛禽]驱者。翁媪方怪问，女已横梃追入，竟即翁侧捉而棰之。翁姑涕嗥，略不顾瞻，挞至数十，始悻[xìng]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嚣[xiāo,喧哗]，故析尔；尔固乐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徒倚无所归。母恐其折挫行死，令独居而给之食。又召樊来，使教其女。樊人室，开谕万端，女终不听，反以恶言相苦。樊拂衣去；誓相绝。无何，樊翁愤生病，与妪[yù,年老的女人]相继死。女恨之，亦不临吊[去]，惟日隔壁嗥骂，故使翁姑闻。高悉置不知。

生自独居，若离汤火，但觉凄寂。暗以金啖[dàn,吃]媒媪李氏，纳妓斋中，往来皆以夜。久之，女微闻之，诣斋嫚骂。生力白其诬[wū,把没有的事说成有]，矢以天日，女始归。自此，日伺生隙。李媪[ǎo,年老的女人]自斋中出，适相遇，急呼之；媪神色变异，女愈疑，谓媪曰：“明告所作，或可宥[yòu]免；若有隐秘，撮[cuō,取,摘取]毛[拔头发]尽矣！”媪战[栗]而告曰：“半月来，惟构栏[妓院]李云娘过此两度耳。适公子言，曾于玉笥[sì,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山见陶家妇，爱其双翘[足]，嘱奴招致之。渠虽不贞，亦未便作夜度娘[娼妓]，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诚，姑从宽恕。媪欲去，又强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灭其烛，便言陶家至矣。”媪如其言。女即遽[jù]入。生喜极，挽臂促坐，具道饥渴，女默不语。生暗中索其足，曰：“山上一觐[jìn,朝见君主或朝拜圣地]仙客，介介[耿耿]独恋是耳。”女终不语。生曰：“夙昔之愿，今始得遂，何可觌[dí,相见]面而不识也？”躬[gōng,自身亲自]自促火[举灯就近]一照，则江城也。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hú sù]，若兵在颈。女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女批颊[jiá,脸的两侧]而叱去之，益厌弃不以人齿。生日在兰麝之乡，如犴陛[àn bì,凶兽,代指牢狱]中人，仰狱吏之尊也。

女有两姊，俱适诸生。长姊平善，讷于口，常与女不相洽。二姊适葛氏，为人狡黠[xiá]善辨，顾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与埒[liè,相等]。姊妹相逢无他语，惟各以阃[kǔn,闺门]威自鸣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适戚友，女辄嗔怒；惟适葛所，知而不禁。一日，饮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顾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内人，而畏甚于仆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惭，不能对。婢闻，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见其凶，踖[cǎi,=踩]屣[来不及提鞋]欲走。杖起，已中腰膂[lǚ,脊骨]；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误中颅，血流如沈[=渖,汁]。二姊去，生蹒[pán]跚[shān]而归。妻惊问之。初以迕[wǔ,违背]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诘，始具陈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烦他挞楚耶！"更短袖裳，怀木杵[chǔ,舂米或捶衣的木棒]，携婢径去。抵葛家，二姊笑语承迎。女不语，以杵击之，仆；裂裤而痛楚焉。齿落唇缺，遗失溲[sōu,特指小便]便。女返，二姊羞愤，遣夫赴诉于高，生趋出。极意温恤。葛私语曰："仆此来，不得不尔。悍妇不仁，幸假手而惩创之，我两人何嫌焉。"女已闻之，遽出，指骂曰："龌龊贼！妻子亏苦，反窃窃与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觅杖。葛大窘，夺门窜去。生由此往来全无一所。

同窗王子雅过之，宛转留饮。饮间，以闺阁相谑，颇涉狎亵[xiá xiè,犹放荡,淫秽]。女适窥客，伏听尽悉，暗以巴豆[食之吐泻不止有毒,可入药治精神分裂]投汤中而进之。未几，吐利[上吐下泻]不可堪，奄存气息。女使婢问之曰："再敢无礼否？"始悟病之所自来，呻吟而哀之。则绿豆汤[可解巴豆毒]已储待矣。饮之乃止。从此同人相戒，不敢饮于其家。王有酤[gū,清酒]肆，肆中多红梅，设宴招其曹侣[同辈友人]。生托文社，禀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适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间，可以呼来共饮。"众大悦。惟生离座，兴辞。群曳之曰，"阃[kǔn]中耳目虽长，亦听睹不至于此。"因相矢缄口。生乃复坐。少间，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冬，云鬟掠[梳理]削[高峭]。问其姓，云："谢氏，小字芳兰。"出词吐气，备极风雅，举座若狂。而芳兰犹属[shǔ]意生，屡以色授[以眉眼传送情意]。为众所觉，故曳两人连肩坐。芳兰阴把生手，

以指书掌作“宿”字。生于此时，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乱丝，不可言喻。而倾头耳语，醉态益狂，榻上胭脂虎，亦并忘之。少选，听更漏已动，肆中酒客愈稀；惟遥座一美少年，对烛独酌，有小僮捧巾侍焉。众窃议其高雅。无何，少年罢饮，出门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语。”众则茫然，惟生颜色惨变，不遑[huáng]告别，匆匆便去。盖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从至家，伏受鞭扑。从此禁锢益严，吊庆皆绝。文宗[学政]下学[按临府县学，岁考生员]，生以误讲降为青。一日，与婢语，女疑与私，以酒坛囊[náng]婢首而挞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月余，补处竟合为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zhí,拾取摘取]食之。如是种种。

母以忆子故，偶至其家，见子柴瘠[骨瘦如柴]，归而痛哭欲死。夜梦一叟告之曰：“不须忧烦，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公子前生为士人，偶游其地，误毙之。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醒而述于仲鸿，异之，夫妻遵教，虔诵两月余，女横如故，益之狂纵。闻门外钲[zhēng,锣]鼓，辄握发出，憨[hān,痴呆]然引眺，千人指视，恬不为怪。翁姑共耻之，而不能禁。忽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观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鸣。女奔出，见人众无隙，命婢移行床[椅凳]，翘登其上。众目集视，女如弗觉。逾时，僧敷衍[=敷演,铺张论说]将毕，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缩头去，勿使猫儿寻。”宣已，吸水噀[xùn,喷]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jīn]袖。众大骇，意女暴怒，女殊不语，拭面自归。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嗑[kā,象声词]然若丧，终日不食，扫榻遽寝，中夜，忽唤生醒。生疑其将遗，捧进溺盆。女却之，暗把生臂，曳[yè]入衾[qīn]。生承命，四体惊悚[sǒng]，若奉丹诏[圣旨]。女慨然曰：“使君如此，何以为人！”乃以手抚们生体，每至刀杖痕，嘤嘤啜泣，辄以爪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见其状，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萨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腑肺，今回忆曩昔所为，都如隔世。妾向时得毋非人耶？有夫妇而不能欢，有姑嫜[gūzhāng,公婆]而不能事，是诚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与父母同居，庶便

定省[xǐng,昏定晨省]。”絮语终夜，如话十年之别。昧爽[拂晓,黎明]即起，折衣敛器，婢携麓[lù,箱簏]，躬[亲自]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骇问，告以意。母尚迟回有难色，女已偕婢入。母从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诚，亦泣曰：“吾几何遽如此？”生为细述前状，始悟曩[nǎng,]昔之梦验也。喜，唤厮仆为除旧舍。女自是承颜顺志，过于孝子。见人，则觍[=腆]如新妇。或戏述住事，则红涨于颊[jiá,脸的两侧]。且勤俭，又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生是岁乡捷[乡试告捷]。每谓生曰：“当日一见芳兰，今犹忆之。”生以不受茶毒，愿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méng]，唯唯而已。会以应举入都，数月乃返。入室，见芳兰方与江城对弈。惊而问之，则女以数百金出其籍[赎身从良]矣。此事浙中王子雅言之甚详。

异史氏曰：“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疮]，其毒尤惨。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观世音]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

常珍评：或曰法力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老僧法水一抛，区区数语，姻脂虎则大彻悟，痛改前非。此所谓遇人而解也。

33. 伍秋月

秦邮[江苏省高邮市]王鼎，字仙湖。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年十八，未娶，妻殒。每远游，恒经岁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笃[厚]。劝弟勿游，将为择偶。生不听，命舟抵镇江访友。友他出，因税居于逆旅阁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来，请生移居，辞不去。

居半月余，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上床与合，既寤[wù,睡醒]而遗[精]。颇怪之，亦以为偶[然]。入夜，又梦之。如是三四夜。心大异，不敢息烛，身虽偃[yǎn,仰面倒下,放倒]卧，惕[tì]然自警。才交睫[jié]，梦女复来。方狎[xiá,习惯]，忽自惊寤。

急开目，则少女如仙，俨[yǎn,恭敬,庄重]然犹在抱也。见生醒，颇自愧[kuì,羞愧]怯。生虽知非人，意亦甚得，无暇[xiá]问讯，直与驰骤[zhòu,急,疾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无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诘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suì,精通]于易[占卜]数[术]。常珍爱妾，但言不永寿，故不许字[许配]人。后十五岁果夭殁[yāo mò]，即攒[不葬掩其柩曰"攒"]瘞[yì,埋]阁东，令与地平，亦无冢[zhǒng]志，惟立片石于棺侧，曰：'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适至，心喜，亟欲自荐；寸心羞怯，故假之梦寐[mèi]耳。"王亦喜，复求讫[qì,完结]事。曰："妾少须阳气，欲求复生，实不禁此风雨。后日好合无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夕，复至，坐对笑谑[xuè]，欢若生平。灭烛登床，无异生人。但女既起，则遗泄流离，沾染茵[yīn,铺垫的东西]褥[rù]。

一夕，月明莹[yíng,光洁透明]澈[chè]，小步庭中。问女："冥[míng]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间城府，不在此处，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为昼。"问："生人能见之否？"答云："亦可。"生请往观，女诺之。乘月去，女飘忽若风，王极力追随。歘[xū,快速]至一处，女言："不远矣。"生瞻[zhān]望殊罔[无]所见。女以唾[tuò]涂其两眥[zì,眼眶]，启之，明倍于常，视夜色不殊白昼。顿见雉堞[zhì dié,城墙的垛口]在杳霭[yǎo ǎi,迷茫的云气]中，路上行人如趋[qū,快走]墟市[集市]。俄，二皂絷[zhí,拴,捆]三四人过，末一人怪类其兄。趋近视之，果兄。骇问：

"兄那得来？"兄见生，潸[shān,流泪]然零涕[落泪]，言："自不知何事，强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bǐng,持,守]礼君子，何至缧绁[léi xiè,捆绑]如此！"便请二皂[隶]，幸[xìng,希望]且宽释。皂不肯，殊大傲睨[傲慢斜视]。生恚[huì,恨,怒]，欲与争。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缺]用度，索贿良苦。弟归，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声。皂怒，猛掣[chè,拉拽]项索，兄顿颠蹶[jué,跌倒]。生见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决皂首。一皂喊嘶[sī,声音哑]，生又决之。女大惊曰："杀官使，罪不宥[yòu]！迟则祸及！请即觅舟北发，归家，勿摘提旛[fān,丧旛]，杜门绝



...视夜色不殊白昼。顿见雉堞在杳霭中，路上行人...

出入，七日，保无虑也。”王乃挽兄，夜买[雇]小舟，火急北渡。归见吊客在门，知兄果死。闭门下钥，始入。视兄，已渺；入室，则亡者已苏，便呼：“饿死矣！可急备汤饼[面饼]。”时死已二日，家人尽骇。生乃备言其故。七日，启关，去丧旛，人始知其复苏。亲友集问，但伪对之。

转思秋月，想念颇烦。遂复南下，至旧阁，秉烛久待，女竟不至。蒙眬欲寝，见一妇人来，曰：“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杀，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见在监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当谋作经纪[生意,做生意]。”王悲愤，便从妇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门曰：“小娘子暂寄此间。”王入，见房舍颇繁，寄顿囚犯甚多，并无秋月。又进一小扉[fēi,门扇]，斗室[小房间]中有灯火。王近窗以窥，则秋月坐榻上，掩袖呜泣。二役在侧，撮[cuō,取,摘取]颐[yí,面颊,腮]捉履，引以嘲戏。女啼益急。一役挽颈曰：“既为罪犯，尚守贞耶？”王怒，不暇[xiá,空闲时间]语，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斩如麻，篡[cuàn,夺取]取女郎而出。幸无觉者。裁[cái,=才,刚刚]至旅舍，蓦然即醒。方怪幻梦之凶，见秋月含睇而立。生惊起曳坐，告之以梦。女曰：“真也，非梦也。”生惊曰，“且为奈何！”女叹曰：“此有定数。妾待月尽，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当速发瘞[yì,掩埋埋葬]处，载妾同归，日频唤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满时日，骨耎[ruǎn,弱]足弱，不能为君任井臼[jiù,舂米的工具]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几忘之，冥追若何？生时，父传我符书，言三十年后，可佩夫妇。”乃索笔疾书两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出，志其没处，掘尺许，即见棺木，亦已败腐。侧有小碑，果如女言。发棺视之，女颜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随风尽化。粘符已，以被褥严裹，负至江滨；呼拢泊舟，伪言妹急病，将送归其家。幸南风大竞[强劲]，甫[fǔ,刚刚]晓，已达里门。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惊顾，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启衾[qīn]，长呼秋月，夜辄拥尸而寝。日渐温暖。三日竟苏，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yè]，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每劝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积德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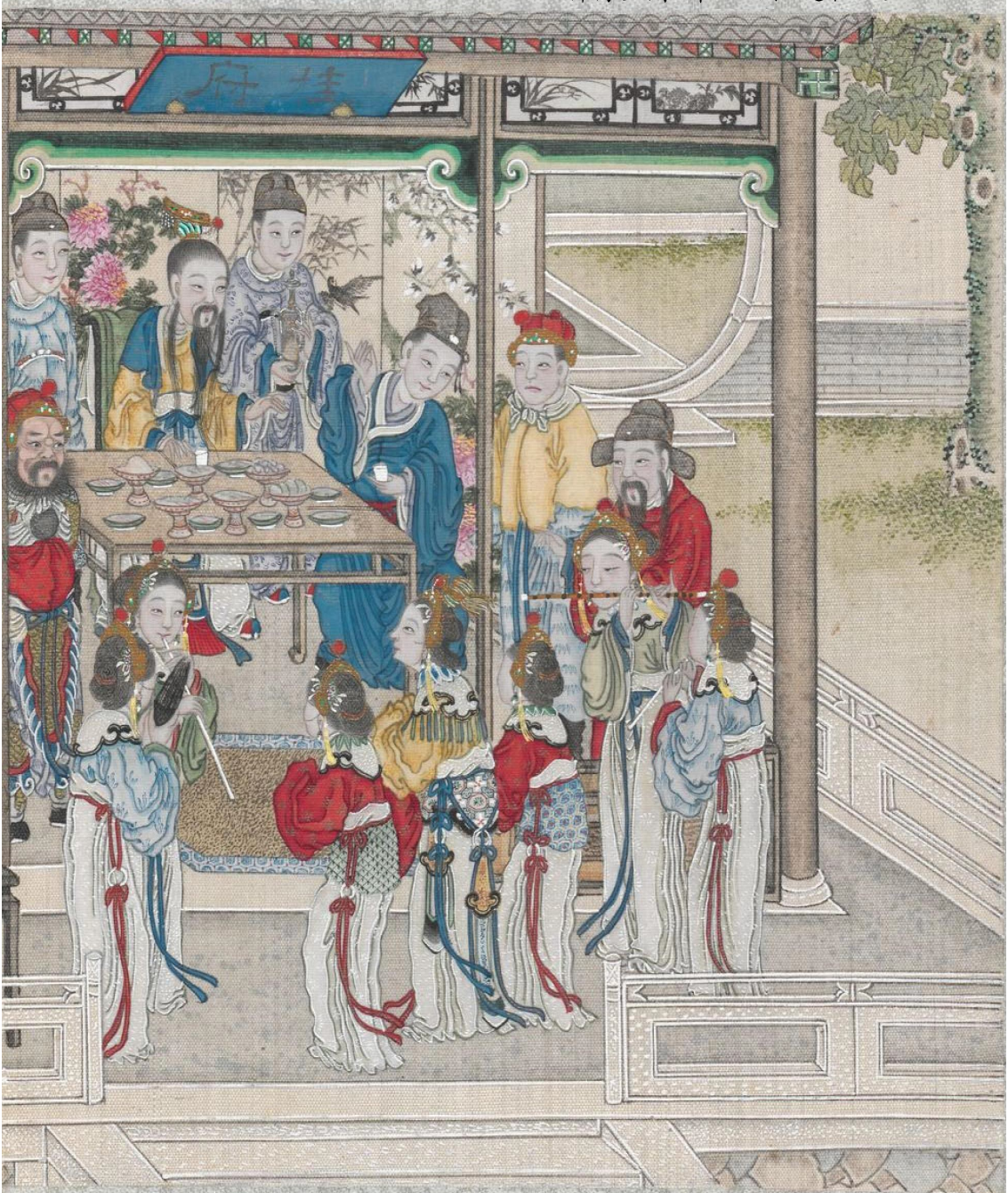
…三日竟苏，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

经以忏[chàn,忏悔]之。不然，寿恐不永也。”生素不佞[迷信]佛，至此皈[guī,归]依甚虔[qián,恭敬]。后亦无恙。

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dù,蛀虫]役[差役]者，即为循[xún]良[奉公守法]。即稍苛之，不可谓虐。况冥中原无定法，倘有恶人，刀锯鼎镬[huò]，不以为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岂罪致冥追，遂可幸而逃哉？”

34. 莲花公主

胶州窦[dòu]旭[xù,光明,早上太阳才出来的样子]，字晓晖[huī,阳光]。方昼寝，见一褐[hè]衣人立榻前，逡[qūn]巡惶顾，似欲有言。生问之，答云：“相公奉[敬请]屈[屈驾]。”“相公何人？”曰：“近在邻境。”从之而出。转过墙屋，导至一处，叠阁重楼，万椽[chuán]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jiǒng,远]非人世。又见宫人[宫女]女官，往来甚夥[huǒ,量词用于人群]，都向褐衣人间曰：“窦郎来乎？”褐衣人诺[nuò,答应]。俄，一贵官出，迎见生甚恭[gōng,肃静,谦逊有礼貌]。既登堂，生启问曰：“素既不叙，遂疏参谒[yè,拜见]。过蒙爱接，颇注疑念。”贵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清门大族]世德[累世有德]，倾风结慕，深愿思晤焉。”生益骇，问，“王何人？”答云：“少间自悉。”无何，二女官至，以双旌[jīng,旗子]导生行。入重门，见殿上一王者，见生人，降[jiàng,减低]阶而迎，执宾主礼。礼已，践[jiàn,履行实行]席，列筵[yán,酒席]丰盛。仰视殿上一扁曰“桂府”。生局蹙[cù,紧迫局促不安]不能致辞。王曰：“忝[tiǎn,辱]近芳邻，缘即至深。便当畅怀，勿致疑畏。”生唯唯[恭顺谨慎]。酒数行，笙[shēng,管乐器名]歌作于下，钲[zhēng,一种乐器]鼓兀鸣，音声幽细。稍间，王忽左右顾曰：“朕[zhèn]一言，烦卿等属[zhǔ]对：‘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应云：“君子爱莲花。”王大悦曰：“奇哉！莲花乃公主小字，何适合如此？宁非夙分[过去的缘分]？传语公主，不可不出一晤[wù,遇,见面]君子。”移时，佩[玉饰]环[中央有圆孔的圆形佩玉]声近，



…践席，列筵丰盛。仰视殿上一扁曰“桂府”…

兰[兰草]麝[shè,麝香]香浓，则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无双。王命向生展[张开舒展开]拜，曰：“此即莲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dǔ,看见]之，神情摇动，木坐凝思。王举觞劝饮，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敌，但自惭不类，如何？”生怅[chàng,失意不痛快]然若痴，即又不闻。近坐者蹑[niè,踏]之曰：“王揖[yī,拱手礼]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生茫乎若失，懊[mǒ,羞愧的样子]自惭[羞惭]，离席曰：“臣蒙优渥[wò][优厚的待遇]，不觉过醉，仪节失次，幸能垂宥[宽容]。然日旰[gàn,晚]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见君子，实惬[qiè,快意]心好，何仓卒[匆忙急迫]而便言离也？卿既不住，亦无敢于强。若烦萦[yíng,缭绕]念，更当再邀。”遂命内官[宦官]导之出。途中，内宫语生曰：“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顿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wù,=悟,理解明白]，则返照已残[夕阳已将落下]。冥坐观想，历历在目。

晚斋灭烛，冀旧梦可以复寻，而邯郸路渺[旧梦难寻]，悔叹而已。一夕，与友人共榻，忽见前内官来，传王命相召。生喜，从去。见王伏渴。王曳起，延[请]止[至]隅坐[座]，曰：“别后知劳思眷。谬[miù]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过嫌也。”生即拜谢。王命学士大臣，陪侍宴饮。酒阑[lán,尽,晚]，宫人前白：“公主妆竟。”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qú shu,毛织地毯]，与生交拜成礼。已而送归馆舍。洞房温[温暖]清[清洁]，穷极芳腻。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诘[jié,早晨多指次日早晨]旦[次日晨]方起，戏为公主匀铅[铅粉]黄[黄粉]；已而以带围腰，布指度足。公主笑问曰：“君颠[癫]耶？”曰：“臣屡为梦误，故细志之。倘是梦时，亦足动悬想耳。”调笑朱已，一宫女驰入曰：“妖入宫门，王避偏殿，凶祸不远矣！”生大惊，趋见王。王执手泣曰：“君子不弃，方图永好。讵[jù,岂,怎]期孽降自天，国祚[zuò,福,赐福][福]将覆，且复奈何！”生惊问何说。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启读。章曰：“含香殿大学士臣黑翼，为非常怪异，祈[qí,向神求福]早迁都，以存国脉事：据黄门报称：自五月初六日，来一千丈巨蟒[mǎng,大蛇]，盘踞宫外，吞食内外臣民



...生垒息而返。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鸣，见生入，牵衿曰...



...友人劝为营巢。生如所请，督工构造...

一万三千八百余口；所过宫殿尽成丘墟，等因。臣奋勇前窥，确见妖蟒，头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则殿阁齐吞，伸腰则楼垣尽覆。真千古未见之凶，万代不遭之祸！社稷[jì,土神和谷神,后用来形容国家]宗庙，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宫眷，速迁乐土”云云。生览毕，面如灰土。即有宫人奔奏：“妖物至矣！”合殿哀呼，惨无天日。

王仓遽[jù]不知所为，但泣顾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坌[ben,涌]息而返。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鸣，见生入，牵衿曰：“郎焉置妾？”生怆恻欲绝，乃捉腕思曰：“小生贫贱，惭无金屋。有茅庐三数间，姑同审[详细周密]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择，乞携速住。”生乃挽扶而出。未几，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胜故国多矣。然妾从君来，父母何依？请别筑一舍，当举国相从。”生难之。公主号啕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劝止。焦思无术，顿然而醒，始知梦也。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大叫怪事。

友人诘之，乃以梦告。友人亦诧为异。共起视蜂，依依裳袂间，拂之不去。友人劝为营巢。生如所请，督工构造。方竖两堵，而群蜂自墙外来，络绎如绳。顶尖未合，飞集盈斗。迹[寻迹]所由来，则邻翁之旧圃[pǔ,种植蔬菜的院子]也。圃中蜂一房，三十余年矣，生息颇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觇[chān,看,偷偷地察看]之，蜂户寂然。发其壁，则蛇据其中，长丈许。捉而杀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

35. 绿衣女

于生名璟[玉的光彩]，字小宋，益都人。读书醴[lǐ,甜美的泉水]泉寺。夜方披[翻开]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知非人，固诘里居。女曰：“君视妾当非能咋[咬]噬[吞]者，何劳穷问。”于心好之，遂与寝[qǐn]处。罗[清软有稀孔的丝织品]襦[短衣短袄]既解，腰



...披衣下榻。方将启关，徘徊复返...

细殆[dài,大概几乎]不盈掬。更筹方尽[夜尽天明]，翩然遂去。由此无夕不至。一夕共酌，谈吐间妙解音律。于曰："卿声娇细，倘度一曲，必能消魂[销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请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君必欲之，请便献丑；但只微声示意可耳。"遂以莲钩[纤足]轻点足床，歌云："树上乌白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声细如蝇，裁可辨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歌已，启门窥曰："防窗外有人。"绕屋周视，乃入。生曰："卿何疑惧之深。"笑曰："谚[yàn]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谓矣。"既而就寝，惕[tì]然不喜，曰："生乎之分，殆止此乎。"于急问之，女曰："妾心动，妾禄尽矣。"于慰之曰："心动眼瞤[shùn,跳]，差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怿[yì悦]，复相绸缪[chóu miào,亲密缠绵]。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将启关，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女曰："君伫[zhù,长时间的站着]望我；我逾垣去，君方归。"子曰："诺。"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方欲归寝，闻女号救甚急。于奔往，四顾无迹，声在檐间。举首细视，则一蛛大如弹，搏[bó,捕捉]捉一物，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yǎn,忽然突然]然将毙矣。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慢慢地]登砚[yàn,写毛笔字磨墨用的文具]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36. 荷花三娘子

湖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吴兴县]宗湘若，士人[读书人]也。秋日，巡视田垄，见禾稼茂密处，振摇甚动。疑之，越陌[mò,田间小路]往觇[chān,看,偷偷地察看]，则有男女野合。一笑将返。即见男子靦然[tiǎn,羞惭]结带，草草迳[jìng,=径]去。女子亦起。细审之，雅甚娟好。心悦之，欲就绸缪[móu,紧缠密绕]，实惭鄙恶。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男女幽会]乎？"女笑不语。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于是挼莎[suō ruó,以手探摸]上下几遍，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

便如何耳，狂探何为？”诘其姓氏。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贞节牌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为，我不习惯。以卿丽质，即私约亦当自重，何至屑屑[琐屑猥琐]如此？”女闻言，极意嘉[赞许]纳[接受]。宗言：“荒斋不远，请过留连。”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问宗门户物志甚悉，乃趋[qū,快走]斜径，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斋[zhāi,屋舍]。

殢[tì,滞留]雨尤云，备极亲爱。积有月日，密无知者。会一番[fān,遍数]僧[喇叭僧]卓锡[僧人居留]村寺，见宗，惊曰：“君身有邪气，曾何所遇？”答言：“无之。”过数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饵之，殷勤抚问，如夫妻之好。然卧后必强宗与合。宗抱病，颇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无术暂绝使去。因曰：“曩[nǎng,以往以前]和尚谓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验矣。明日，屈之来，便求符咒。”女惨然色变。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浅，易就束缚。”乃书符二道，付嘱曰：“归以净坛[罐]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贴坛口。待狐窜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釜[fǔ,锅]汤烈火烹[pēng,煮]煮，少顷毙矣。”家人归，并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将就榻问讯。忽坛口飕[sōu]飗[liú]一声，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贴符，方欲就煮。宗见金橘散满地上，追念情好，怆然感动，遽[jù,急]命释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坛中出，狼狈颇殆[dài,危]，稽[qǐ]首[古时的一种跪拜礼]曰：“大道将成，一旦几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报。”遂去。

数日，宗益沉绵，若将陨[坠落]坠。家人趋市，为购材木。途中遇一女子，问曰：“汝是宗湘若纪纲[仆人]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闻病沉笃[chén dǔ,形容病势沉重]，将便省视，适有故不得去。灵药一裹，劳寄致之。”家人受归。宗念中表迄[qì,到,至]无姊妹，知是狐报。服其药，果大瘳[chōu,病愈]，旬[xún,十日为一旬]日平复。心德之，祷诸虚空，愿一再觏[gòu,遇见]。一夜，闭户独酌，忽闻弹指敲窗。拔[bá]关出视，则狐女也。大悦，把手称谢，延止共饮。女曰：“别来耿耿[心中挂怀]，思无以报高



…家人暴起，覆口贴符，方欲就煮。宗见金橘散满地上…

[情]厚[礼]。今为君觅一良匹，聊足塞责[尽责]否？”宗问：“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7-9点]，早越南湖，如见有采菱女着冰縠[hú,轻纱]帔者，当急舟趁之。苟[gǒu,如果]迷所往，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便采归，以蜡火爇[ruò,烧]其蒂[dì,花或瓜果根直径相连的部分]，当得美妇，兼致修龄[长寿]。”宗谨受教。既而告别，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厄[è,困苦灾难]劫，顿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床帐]之爱，取人仇怨？”厉色辞去。

宗如言，至南湖，见荷荡佳丽颇多。中一垂髫[tiáo,指儿童]人，衣冰縠[hú,有皱纹的纱]，绝代也。促舟麾逼[mó,迫近]，忽迷所往。即拨荷丛，果有红莲一枝，干不盈尺，折之而归。入门，置几上，削蜡[削剪烛芯]于旁，将以爇[ruò,烧]火。一回头，化为姝丽。宗惊喜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将为君祟[suì,鬼神给人带来的灾祸]矣！”宗不听。女曰：“谁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识卿，何待教？”捉臂牵之，随手而下，化为怪石，高尺许，面面玲珑。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门塞窦[dòu,孔穴、窗]，惟恐其亡。平旦[天明]，视之，即又非石，纱帔一袭，遥闻芗[xiāng,香]泽，展视领衿，犹存余腻。宗覆多拥之而卧。暮起挑灯，既返，则垂髫人在枕上。喜极，恐其复化，哀祝而后就之。女笑曰：“孽障[用作骂晚辈的话,坏东西]哉！不知何人饶[ráo,宽恕]舌，遂教风狂儿屑碎[琐碎、纠缠]死！”乃不复拒。而款洽间，若不胜任，屡乞休止。宗不听。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而金帛常盈[yíng,充满]箱箧[qiè,箱子一类的东西]，亦不知所自来。女见人喏喏[nuò nuò,应诺声]，似口不能道辞，生亦讳[huì,避忌]言其异。怀孕十余月，计日当产。入室，嘱宗杜门禁款者[叩门]，自乃以刀剖[破开]脐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过宿而愈。又六七年，谓宗曰：“夙业[前生之业]偿满，请告别也。”宗闻泣下，曰：“卿归我时，贫苦不自立，赖卿小阜[fù,土山]，何忍遽言离逿[tì][逖、远]？且卿又无邦族，他日儿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怅[chàng,失意不痛快]悒[yì,忧愁不安]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儿福相，君亦期颐[百岁]，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思眷，抱妾旧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当有见耳。”言已，解脱曰：“我去矣。”惊顾间，飞去已高于顶。宗跃起，急曳之，捉得履。



…削蜡于旁，将以爇火。一回头，化为姝丽…

履脱及地，化为石燕；色红于丹朱，内外莹彻，若水精[晶]然。拾而藏之。检视箱中，初来时所着冰縠[hú]帔[pèi]尚在。每一忆念，抱呼“三娘子”，则宛然女郎，欢容笑黛，并肖生平，但不语耳。

37. 金生色

金生色，晋宁[云南省昆明市南]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岁。金忽病，自分必死，谓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寡]也！”妻闻之，甘词[甜言]厚誓，期以必死。金摇手呼母曰：“我死，劳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应之。既而金果死。

木媪来吊，哭已，谓金母曰：“天降凶忧，婿遽遭命。女太幼弱，将何为计？”母悲悼[dào]中，闻媪言，不胜愤激，盛气对曰：“必以守！”媪惭而罢。夜伴女寝，私谓女曰：“人尽夫也。以儿好手足，何患无良匹？小儿女不早作人家，眈眈[dān dān,眼睛注视]守此襁[qiǎng]褓[bǎo]物，宁非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过，颇闻絮语，益恚[huì,恨]。明日：谓媪曰：“亡人有遗嘱，本不教妇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

母夜梦子来，涕[tì,眼泪]泣[qì,小声哭]相劝，心异之。使人言于木，约殡[bìn,停放灵柩或把灵柩送到墓地去]后听妇所适。而询诸[之]术家，本年墓向不利。妇思自炫以售，缞[cuí,衰]绖[dié,丧服上的麻袋子]之中，不忘涂泽。居家犹素妆，一归宁，则崭[zhǎn,高峻高出]然新艳。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将为他人妇，亦隐忍之。于是妇益肆[sì,放纵]。村中有无赖子董贵者，见而好之，以金啖[dàn,贿赂]金邻妪，求通殷勤于妇。夜分，由妪[yù,年老的女人]家逾墙以达妇所，因与会合。往来积有旬日，丑声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

妇室夜惟一小婢，妇腹心也。一夕，两情方洽，闻棺木震响，声如爆竹。婢在外榻，见亡者自幛后出，带剑入寝室去。俄闻二人骇诧声，少顷，董裸奔出；无何，金捽[zuò,揪,抓]妇发亦出。妇大嗥[háo,野兽吼叫]，母惊起，见妇赤体走去，方将启关，问之不

答。出门追视，寂不闻声，竟迷所往。入妇室，灯火犹亮。见男子履，呼婢，婢始战[栗]惕[tì,戒惧小心谨慎]而出，具言其异，相与骇怪而已。董窜过邻家，团伏墙隅，移时，闻人声渐息，始起。身无寸缕[lǚ]，苦寒战甚，将假[借]衣于媪[ǎo]。视院中一室，双扉虚掩，因而暂入。暗摸榻上，触女子足，知为邻子妇。顿生淫心，乘其寝，潜就私之。妇醒，问："汝来乎？"应曰："诺。"妇竟不疑，狎亵[xiá xiè,态度轻薄狎昵]备至。先是，邻子以故赴北村，嘱妻掩户以待其归。既返，闻室内有声，疑而审听，音态绝秽[huì,丑恶的]。大怒，操戈入室。董惧，窜于床下，子就戮[lù]之。又欲杀妻；妻泣而告以误，乃释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仅能辨认。视之，奄[yǎn,气息微弱]有气息。诘其所来，犹自供吐。而刃伤数处，血溢不止，少顷已绝。妪[yù,年老的女人]仓皇失措，谓子曰："捉奸而单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杀妻。

是夜，木翁方寝，闻户外拉杂之声，出窥则火炽于檐，而纵火人犹彷徨未去。翁大呼，家人毕集，幸火初燃，尚易扑灭。命人操弓弩，逐搜纵火者，见一人趫[qiáo,敏捷]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园，园中四缭周墉[yōng,墙]皆峻固。数人梯登以望，踪迹殊杳。惟墙下块然微动，问之不应，射之而软。启扉往验，则女子白身卧，矢[shǐ]贯胸脑。细烛之，则翁女而金妇也。骇告主人，翁媪惊怛[dá,忧伤悲苦]欲绝，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败，口气细于属丝[丝绵，质轻，遇气即动]。使人拔脑矢不可出，足踏顶而后出之。女嘤[yīng]然一声，血暴注，气亦遂绝。

翁大惧，计无所出。既曙[shǔ]，以实情白金母，长跽[jì,长跪]哀祈。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营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门，诟[gòu]数前非。翁惭沮[jǔ]，赂令罢归。而终不知妇所私者何人。俄邻子以执奸自首，既薄责释讫[qì,完结终了]。而妇兄马彪[biāo]素健讼，具词控妹冤。官拘妪，妪惧，悉供颠末[本末前后经过情形]。又唤金母，母托疾，令生光代质，具陈底里。于是前状并发，牵木翁夫妇尽出，一切廉[考查]得其情。木以诲[huì,教



…董惧，窜于床下，子就戮之。又欲杀妻；妻泣而告以误…

导明示]女嫁，坐[定罪]纵淫，笞；使自赎，家产荡焉。邻妪导淫，杖之毙。案乃结。

38. 彭海秋

莱州[府治在今山东省掖县]诸生彭好古，读书别业[别墅]，离家颇远。中秋未归，岑[cén,寂静寂寞]寂无偶。念村中无可共语；惟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隐[隐匿的]恶，彭常鄙[bǐ,轻蔑看不起]之。月既上，倍益无聊，不得已，折简[用来写字的竹板]邀丘。饮次，有剥啄[敲门]者。斋僮出应门，则一书生，将谒[yè,拜见]主人。彭离席，肃客入。相揖环坐，便询族居。客曰："小生广陵[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与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闻君高雅，遂乃不介[介绍]而见。"视其人，布衣洁整，谈笑风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遣此嘉客！即命酌，款若夙 [sù]好。察其意，似甚鄙丘；丘仰与攀谈，辄傲不为礼。彭代为之惭，因挠乱其词，请先以俚歌侑[yòu]饮[劝酒]。乃仰天再咳，歌"扶风[郡治在今陕西凤翔县]豪士之曲"。相与欢笑。客曰："仆不能韵，莫报阳春[古乐曲名]。倩[qiàn,请,央求]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问："莱城有名妓无也？"彭答云："无。"客默然良久，谓斋憧曰："适唤一人，在门外，可导入之。"僮出，果见一女子逡[qūn]巡[xún]户外。引之入，年二八[十六岁]已来，宛然若仙。彭惊绝，掖[yè,=腋,旁边]坐。衣柳黄帔，香溢四座。客便慰问："千里颇烦跋[bá]涉[shè]也。"女含笑唯唯。彭异之，便致研诘。客曰："贵乡苦无佳人，适于西湖舟中唤得来。"谓女曰："适舟中所唱'薄幸郎[情郎的昵称，冤家]曲'，大佳。请再反[返,重复]之。"女歌云："薄幸郎，牵马洗春沼。人声远，马声沓；江天高，山月小。掉头去不归，庭中生白晓。不怨别离多，但愁欢会少。眠何处？勿作随风絮。便是不封侯，莫向临邛[qióng]去[汉司马相如到临邛卓王孙家作客，卓女文君夜奔相如，成为夫妇]！"客于袜中出玉笛，随声便串。曲终笛止，彭惊叹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duō]嗟[呼吸之间]招来，得非仙乎？"客曰：

“仙何敢言，但视万里犹庭户耳。今夕西湖风月，尤盛曩[nǎng]时，不可不一观也，能从游否？”彭留心欲贴其异，诺言：“幸甚。”客问：“舟乎，骑乎？”彭思舟坐为逸，答言：“愿舟。”客曰：“此处呼舟较远，天河中当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舡来，舡[xiāng,船]来！我等要西湖去，不吝[lìn,过分爱惜]偿也。”无何，彩船一只，自空飘落，烟云绕之。众俱登。见一人持短棹[zhào]；棹末[船桨的末端]密排修翎，形类羽扇；一摇羽，清风习习。舟渐上入云霄，望南游行，其驶如箭。

逾刻，舟落水中。但闻弦管敖曹，鸣声喤[huáng,象声词]聒[guō,声音吵乱]。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bàng,摇船的人]人罢棹，任其自流。细视，真西湖也。客于舱后，取异肴[yáo]佳酿，欢然对酌。少间，一楼船渐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窥，中有二三人，围棋喧笑。客飞一觥[gōng]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饮间，彭依恋徘徊，惟恐其去，蹴[cù,踏]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动，请要[yāo,相约]后期。女曰：“如相见爱，但问娟娘名字，无不知者。”客即以彭绫巾授女，曰：“我为若代订三年之约。”即起，托女子于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扳邻窗，捉女入；窗目如盘，女伏身蛇游而进，殊不觉隘[ài,险要的地方]。俄闻邻舟曰：“娟娘醒矣。”舟即荡去。遥见舟已就泊，舟中人纷纷并去，游兴顿消。遂与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tiào,往远处看]瞩。

才作商榷[què,商讨]，舟已自拢。因而离舟翔步，觉有里余。客后至，牵一马来，令彭捉之。即复去，曰：“待再假两骑来。”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视斜月西转，天色向曙。丘亦不知何往。捉马营营，进退无主。振辔[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至泊舟所，则人船俱失。念腰橐[tuó,口袋]空匮，倍益忧皇[惶]。天大明，见马上有小锦囊[金线绣制的袋子]；探之，得白金三四两。买食凝待，不觉向午。计不如暂访娟娘，可以徐察丘耗。比讯娟娘名字，并无知者，兴转萧索。

次日遂行。马调良，幸不蹇[jiǎn,迟钝不顺利]劣，半月始归。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斋僮归白：“主人已仙去。”举家哀涕。谓其不返。彭归，系马而人。家人惊喜集问，彭始具白其异。因



...一楼船渐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窥...



…彭归，系马而人。家人惊喜集问…

念独还乡井，恐丘家闻而致诘[jié]，戒家人勿播。语次，道马所由来。众以仙人所遗[wèi]，便悉诣厩验视。及至，则马顿渺，但有丘生，以草缠縶[zhí,掴,拴]枥边。骇极，呼彭出视。见丘垂首栈下，面色灰死，问之不言，两眸启闭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丧魂魄。灌以汤酡[tuó,将醉]，稍稍能咽。中夜少苏，急欲登厕；抉掖而往，下马粪数枚。又少饮啜[chuò,吃,饮]，始能言。彭就榻研问之，丘云："下船后，彼引我闲语。至空处，戏拍项领，遂迷闷颠踣[bó,跌倒]。伏定少刻，自顾已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耻，诚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泄也！"彭诺之，命仆马驰送归。

彭自是不能忘情于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通判官，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扬州，因往省视。州有梁公子，与彭通家[世交]，开筵邀饮。即席有歌姬数辈，俱来祗[zhì,恭敬]谒[进见]。公子问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声价自高，可将索子系之来！"彭闻娟娘名，惊问其谁。公子云："此娼女，广陵第一人。缘有微名，遂倨[jù,傲慢]而无礼。"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极欲一见之。无何，娟娘至，公子盛气排数。彭谛视，真中秋所见者也。谓公子曰："是与仆有旧，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审顾，似亦错愕。公子未遑[huáng,闲暇]深问，即命行觞[shāng,欢饮,进酒]。彭问："'薄幸郎曲'犹记之否？"娟娘更骇，目注移时，始度旧曲。听其声，宛似当年中秋时。酒阑[lán,尽]，公子命侍客寝。彭捉手曰："三年之约，今始践耶？"娟娘曰："昔日从人泛西湖，饮不数卮[ē]，忽若醉。蒙胧间，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后乘舡[chuán,=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棂归，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谓是幻梦；而绫巾宛在，今犹什袭藏之。"彭告以故，相共叹咤。娟娘纵体入怀，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风尘可弃，遂舍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约，一日未尝去心。卿倘有意，则泻囊[náng]货马，所不惜耳。"诘旦，告公子；又称赁[lìn,租]于别驾[通判]，千金削其籍，携之以归，偶至别业，犹能识当年饮处云。



...州有梁公子，与彭通家，开筵邀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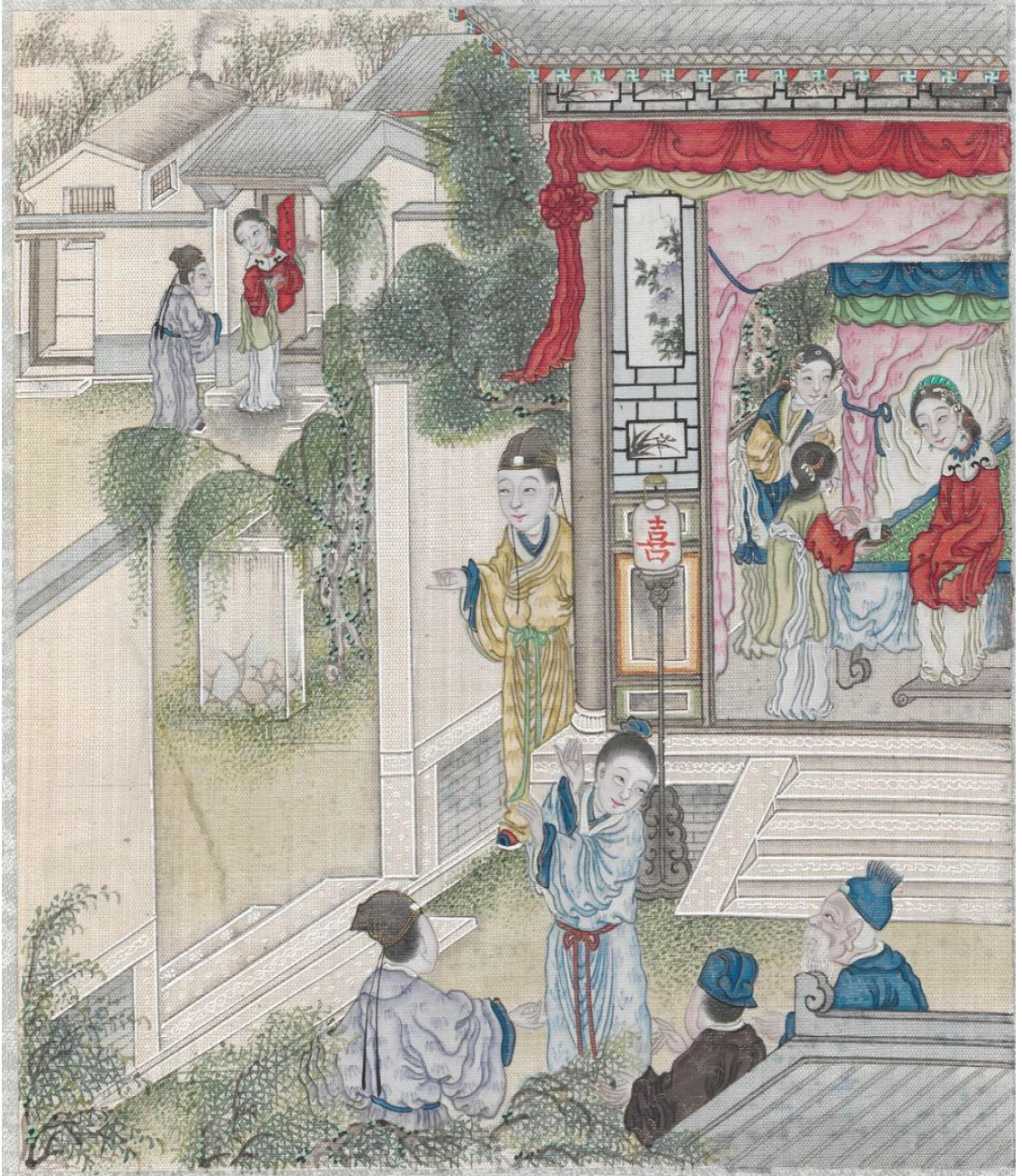
异史氏云：“马而人，必其为人而马者也；使为马，正恨其不为人耳。狮象鹤鹏，悉受鞭策，何可谓非神人之仁爱之乎？即订三年约，亦度苦海也。”

39.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ǒu]长[梅庚，字耦长，宣城人]，言其乡孙公，为德州宰[山东德州]，鞫[jū,穷究]一奇案。初，村人有为子娶妇者，新人入门，戚里毕贺。饮至更余，新郎出，见新妇炫装，趋转舍后。疑而尾之。宅后有长溪，小桥通之。见新妇渡桥径去，益疑。呼之不应。遥以手招婿，婿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数里，入村落。妇止，谓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惯住。请与郎暂居妾家数日，便同归省。”言已，抽簪[zān,用来绾住头发的一种发饰]叩扉轧[yà,象声词]然，有女童出应门。妇先入。不得已，从之。既入，则岳父母俱在堂上。谓婿曰：“我女少娇惯，未尝一刻离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辄戚戚[qī,忧愁悲哀]。今同郎来，甚慰系念。居数日，当送两人归。”乃为除室，床褥备具，遂居之。

家中客见新郎久不至，共索之。空中惟新妇在，不知婿之所往。由此遐迩[远近]访问，并无耗息。翁媪零涕，谓其必死。将半载，妇家悼女无偶，遂请于村人父，欲别醮[jiào,古代婚娶是用酒祭神的礼]女。村人父益悲，曰：“骸[hái]骨衣裳，无可验证，何知吾儿遂为异物[鬼]！纵其奄[yǎn,急]丧，周岁而嫁，当亦未晚，胡为如是急也！”妇父益衔[xián,接受]之，讼于庭。孙公怪疑，无所措[cuò,安放安排]力，断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

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大相忻[xīn,=欣,欢喜]待。每与妇议归，妇亦诺之，而因循[因循守旧]不即行。积半年余，中心徘徊，万虑不安。欲独归，而妇固留之。一日，合家遑[huáng]遽[jù]，似有急难。仓卒谓婿曰：“本拟三二日遣夫妇偕归。不意仪装未备，忽遘[gòu,遇见遭遇]闵[mǐn,忧患凶丧]凶。不得已，即先送郎还。”于是送出门，旋踵[zhǒng,脚后跟]急返，周旋言动，颇甚草草。方欲觅途行，回视院宇无存，但见高冢[zhǒng,坟墓]。大惊，寻路急归。



...新郎出，见新妇炫装，趋转舍后。疑而尾之...

至家，历言端末，因与投官陈诉。孙公拘妇父谕之，送女于归[女出嫁]，始合卺[jǐn,成婚]焉。

40. 仙人岛

王勉，字黾[miǎn]斋，灵山[今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有才思，累冠文场。心气颇高，善诮[qiào,责备]骂，多所凌折。偶遇一道士，视之曰："子相极贵，然被'轻薄孽'折除几尽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chī,讥笑]曰："福泽诚不可知，然世上岂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见之卑[bēi,低下低劣]？无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乃益笑其诬[wū,把没有的事说成有]。道士曰："我何足异。能从我去，真仙数十，可立见之。"问："在何处？"曰："咫尺耳。"遂以杖夹股间，即以一头授生，令如己状。嘱合眼，呵曰："起！"觉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翕[xī,合,聚]飞，潜扪[mén,按,摸]之，鳞甲齿齿[排列如齿]焉。骇惧，不敢复动。移时，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楼延阁，类帝王居。有台高丈徐，台上殿十一楹[yíng,堂屋前部的柱子]，弘丽无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设筵招宾。殿上列数十筵，铺张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顷，诸客自空中来，所骑或龙、或虎、或鸾凤，不一类。又各携乐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两足。中独一丽者，跨彩凤，宫样妆束，有侍儿代抱乐[yuè]具，长五尺以来，非琴非瑟，不知其名。酒既行，珍肴杂错，入口甘芳，并异常馐[xiū,美味的食品]。王默然寂坐，惟目注丽者；然心爱其人，而又欲闻其乐，窃恐其终不一弹。酒阑，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会，自宜尽欢。请以器之同者，共队为曲。"于是各合配旅[次序]。丝竹之声，响彻云汉[高空]。独有跨凤者，乐伎[技]无偶。群声既歇，侍儿始启绣囊，横陈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搯[chōu,拨弄]筝状，其亮数倍于琴，烈足[以]开胸，柔可荡魄。弹半炊许，合殿寂然，无有咳者。既阕[què,乐终]，铿[kēng]尔一声，如击清磐[pán]。共赞曰："云和夫人[云和,山名,出



…殿上列数十筵，铺张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

产琴材]绝技哉！”大众皆起告别，鹤唳[lì,鹤、雁等鸟高亢的鸣叫]龙吟，一时并散。

道士设宝塌锦衾，备王寝处。王初睹丽人，心情已动；闻乐之后，涉想尤劳。念己才调[才气]，自合芥拾[拾取芥草]青紫[高官]，富贵后何求弗[不]得。顷刻百绪，乱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谓曰：“子前身与我同学，后缘意念不坚，遂坠尘网。仆不自他[不自外]于君，实欲拔出恶浊；不料迷晦[huì,夜晚昏暗不明]已深，梦梦[méng,蒙]不可提悟。今当送君行。未必无复见之期，然作天仙，须再劫[灾难]矣。”遂指阶下长石，令闭目坐，坚嘱无视。已，乃以鞭驱石。石飞起，风声灌耳，不知所行几许。忽念下方景界，未审何似，隐将两眸微开一线，则见大海茫茫，浑无边际。大惧，即复合，而身已随石俱堕[duò,坠落]，砰然一响，汩[gǔ]没[沉没]若鸥。幸夙近海，略谙[ān,]熟悉精通泅浮。闻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dài,危]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湿’[科举考试被录取叫“中式”]矣！”视之，年可十六七，颜色艳丽。王出水寒栗，求火燎之。女子言：“从我至家，当为处置。苟适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狈，过此，图以身报，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风雨，俄已近岸。于舱中携所采莲花一握，导与俱去。半里许，入村，见朱户南开，进历数重门，女子先驰入。少间，一丈夫出，是四十许人，揖王升阶，命侍者取冠袍袜履，为王更衣。既，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略可听闻。崔真人切切眷爱，招升天阙[天宫]。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愿栖隐[隐居]。”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岛，远绝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从容而言曰：“仆有二女，长者芳云，年十六矣，只[至]今未遭良匹[对象]。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莲人，离席称谢。桓命于邻党[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五百家为一党]中，招二三齿[年高]德[有德]来。顾左右，立唤女郎。无何，异香浓射，美姝[shū]十余辈，拥芳云出，光艳明媚，若芙蕖[荷花]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群姝列侍，则采莲人亦在焉。酒数行，一垂髫[指儿童]女自内出，仅十余龄，而姿态秀曼，笑依芳云肘下，秋波流动。桓曰：“女子不在闺中，出作何务？”乃顾



...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

客曰：“此绿云，即仆幼女。颇惠，能记典坟[古籍]矣。”因令对客吟诗。遂诵竹枝词三章，娇婉可听。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谓：“王郎天才，宿构必富[预先构思]，可使鄙人得闻教乎？”王即慨然颂近体一作，顾盼[左顾右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垒[心中郁结]消。”邻叟再三诵之。芳云低告曰：“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一座抚掌。桓请其他。王述水鸟诗云：“潴头[水停积处塘]鸣格磔[gézhé,是鹧鸪鸟叫声]，……”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云向妹咕[chè]咕耳语，遂掩口而笑。绿云告父曰：“渠为姊夫续下句矣。云：‘狗腚响弸[péng]巴[放狗屁]。’”合席粲[càn]然。王有惭色。桓顾芳云，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复请其文艺[八股文]。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乃炫其冠军之作，题为“孝哉闵[mǐn]子骞[qiān]”二句，破云：“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顾父曰：“圣人无字门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闻之，意兴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论文耳。”王乃复诵。每数句，姊妹必相耳语，似是月旦[品评]之词，但嚅[rú]嗫[niè]不可辨。王诵至佳处，兼述文宗[提学使]评语，有云：“字字痛切。”绿云告父曰：“姊云：‘宜删“切”字。’”众都不解。桓恐其语嫚[màn,轻慢]，不敢研诘。王诵毕，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芳云又掩口语妹，两人皆笑不可仰。绿云又告曰：“姊云！‘羯[jié]鼓当是四挝[zhuā]。’”众又不解。绿云启口欲言，芳云忍笑呵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众大疑，互有猜论。绿云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声云‘不通又不通’也。”众大笑。桓怒呵之。因而自起泛卮[zhī,圆形酒器]，谢过不遑[huáng,匆忙不安定的样子]。王初以才名自诩[xǔ,夸耀说大话]，目中实无千古；至此，神气沮丧，徒有汗淫[yín,汗水直流]。桓谀[yú,谄媚奉承]而慰之曰：“适有一言，请席中属[zhǔ]对[联对]焉：‘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众未措想，绿云应声曰：“黾[miǎn]翁头上，再着半夕即成龟。”芳云失笑，呵手扭胁肉数四。绿云解脱而走，回顾曰：“何预汝事！汝骂之频频，不以为非；宁他人一句，便不许耶？”桓咄[duō,表示呵叱]之，始笑而去。邻叟辞别。诸婢导夫妻入内寝，灯烛屏榻，陈设精备。又视洞房



明珰与小生有拯命之德，愿少假以辞色。



绿云提篮入，曰：夙夜代营宫室，勿嫌草创。

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略致问难，响应无穷。王至此，始觉望洋堪羞。女唤“明珰[dāng]”，则采莲者趋应，由是始识其名。屡受诮辱，自恐不见重于闺闼[tà,门,小门]；幸芳云语言虽虐，而房帏之内，犹相爱好。王安居无事，辄复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纳否？”问：“何言？”曰：“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cán,惭愧]，遂绝笔。久之，与明珰渐狎[xiá]。告芳云曰：“明珰与小生有拯命之德，愿少假以辞色。”芳云乃即许之。每作房中之戏，招与共事，两情益笃，时色授而手语之。芳云微觉，责词重叠；王惟喋喋，强自解免。一夕，对酌，王以为寂，劝招明珰。芳云不许。王曰：“卿无书不读，何不记‘独乐乐’数语？”芳云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验矣。句读[诵读时文句中停顿的地方]尚不知耶？‘独要，乃乐于人要；问乐，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罢。适芳云妹妹赴邻女之约，王得间，急引明珰，绸[chóu]缪[miào]备至。当晚，觉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阴尽缩。大惧，以告芳云。云笑曰：“必明珰之恩报矣！”王不敢隐，实供之。芳云曰：“自作之殃[yāng,祸害]，实无可以方略[方针和策略]。既非痛痒，听之可矣。”数日不瘳[chōu,病愈]，忧闷寡欢。芳云知其意，亦不问讯，但凝视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谓“胸中正，则眸[móu,眼睛]子瞭[liào,远远的望]焉’。”芳云笑曰：“卿所谓‘胸中不正，则瞭子眸焉’。”盖“没有”之“没”，俗读似“眸”，故以此戏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剂[治病的药方]。曰：“君不听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为妒意。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nǎng,以往以前]实相爱，而君若东风之吹马耳，故唾弃不相怜。无已，为若治之。然医师必审患处。”乃探衣而咒曰：“‘黄鸟黄鸟，无止于楚！’”王不觉大笑，笑已而瘳。

逾数月，王以亲老子幼，每切怀忆，以意告女。女曰：“归即不难，但会合无日耳。”王涕下交颐，哀与同归。女筹思再三，始许之。桓翁张筵祖[出行时祭路神,送行]饯[jiàn,设酒席送行]。绿云提篮入，曰：“姊姊远别，莫可持赠。恐至海南，无以为家，夙夜代营宫室，勿嫌草创。”芳云拜而受之。近而审谛，则用细草制为楼阁，大如椽[yuán]，小如橘，约二十余座，每座梁栋榱[cuī]

题，历历可数；其中供帐[供具张设]床榻，类麻粒焉。王儿戏视之，而心窃叹其工。芳云曰：“实与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在人间的仙人]。因有夙分[前世的缘分]，遂得陪从。本不欲践红尘[人世间]，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违。待父天年，须复还也。”王敬诺。桓乃问：“陆耶？舟耶？”王以风涛险，愿陆。出则车马已候于门。谢别而迈，行踪骛[疾]驶。俄至海岸，王心虑其无途。芳云出素练一匹，望南抛去，化为长堤，其阔盈丈。瞬息驰过，堤亦渐收。至一处，潮水所经，四望辽邈[miǎo,遥远]。芳云止勿行，下车取篮中草具，偕明珰数辈，布置如法，转眼化为巨第。并入解装，则与岛中居无稍差殊，洞房内几榻宛然，时已昏暮，因止宿焉。

早旦，命王迎养。王命骑趋诣故里，至则居宅已属他姓。问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死]，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产并尽，祖孙莫可栖止，暂僦[jiù,租赁]居于西村。王初归时，尚有功名之念，不恝[jiá]于怀；及闻此况，沉痛大悲，自念富贵纵可携取，与空花何异[虚幻之花]。驱马至西村见父，衣服滓[zǐ,肮脏]敝[破旧]，衰老堪怜。相见，各哭失声。问不肖子，则出赌未归。王乃载父而还。芳云朝拜已毕，燂[qián,烧热]汤请浴，进以锦裳，寝以香舍。又遥致故老与谈宴，享奉过于世家。子一日寻至其处，王绝之，不听入，但予以廿[niàn,二十]金[20 两银子]，使人传语曰：“可持此买妇，以图生业。再来，则鞭打立毙矣！”子泣而去。王自归，不甚与人通礼；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盘桓，撝[huī,谦逊]抑过于平时。独有黄子介，夙与同门学，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时与秘语，赂遗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万钱卜兆[占卜择定墓地]，营葬尽礼。时子已娶妇，妇束男子严，子赌亦少间矣；是日临丧，始得拜识姑嫜[公婆]。芳云一见，许其能家，赐三百金[银300 两]为田产之费。翼日，黄及子同往省视，则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异史氏曰：“佳丽所在，人且于地狱中求之，况享受无穷乎？地仙许携姝丽，恐帝阙下虚无人矣。轻薄减其禄籍[登记禄位的簿册]，理固宜然，岂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妇之口，抑何其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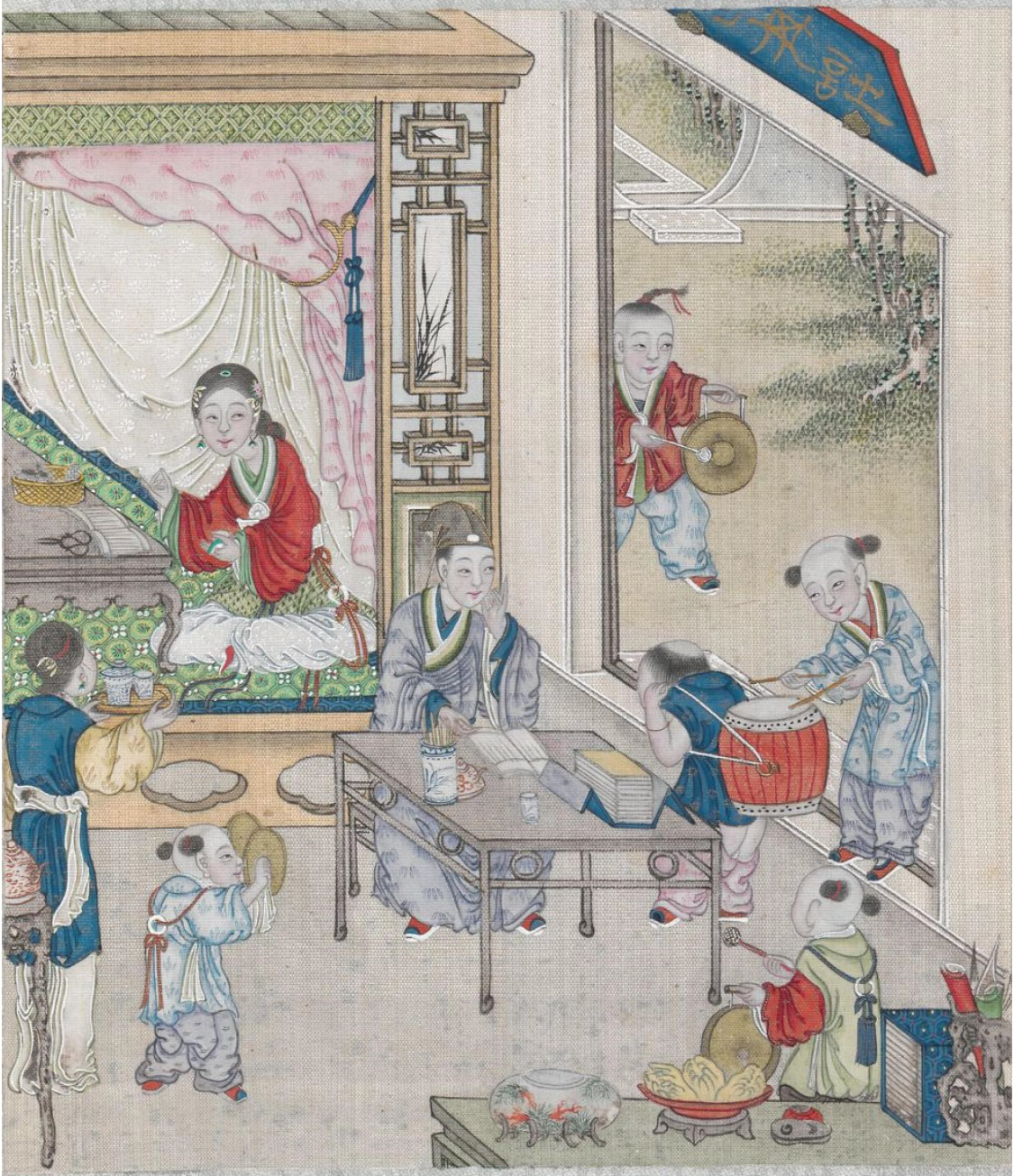
…芳云朝拜已毕，燂汤请浴，进以锦裳…

常珍评：顺为人，逆为仙。红尘中人，所逐功名利禄，以仙视之，皆恶浊也。

41. 胡四娘

程孝思，剑南[唐置剑南道，辖四川剑阁以南治所成都]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丧，家赤贫，无衣食业，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zhá,写字时的小木简]。胡公试使文，大悦之，曰："此不长贫，可妻也。"银台有三子四女，皆襁中论亲于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妾生]，母早亡，笄年[年已及笄]未字[尚未许人]，遂赘程[招程孝思为赘婿]。或非笑之，以为惛髦[hūn máo,昏耄,年老神昏]之乱命，而公弗之顾也。除馆[整理馆舍]馆生，供备丰隆。群公子鄙不与同食，婢仆咸揶[yé]揄[yú]焉。生默默不较短长，研读甚苦。众从旁厌讥之，程读弗辍；群又以鸣钲[zhēng,锣]锽[huáng]聒[guō,嘈杂]其侧，程携卷去，读于闺中。

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贵贱，遍观之，都无谀[yú,谄媚奉承]词；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贵人也！"及赘程，诸姊妹皆呼之"贵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闻之。渐至婢媪，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儿，意颇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贵官耶？"二姊闻而嗤[chī,讥笑]之曰："程郎如作贵官，当抉[jué,挖掉]我眸子[眼珠]去！"桂儿怒而言曰："到尔时，恐不舍得眸子也！"二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两睛代之。"桂儿益恚，击掌为誓曰："管教两丁[两人]盲也！"二姊忿其语侵，立批[打耳光]之。桂儿号哗。夫人闻知，即亦无所可否，但微哂[shěn,微笑]焉。桂儿噪诉四娘。四娘方绩[jì,成果]，不怒亦不言，绩[搓麻线]自若。会公初度[生日]，诸婿皆至，寿仪[寿礼]充庭。大妇嘲四娘曰："汝家祝仪何物？"二妇曰："两肩荷[载]一口！"四娘坦然，殊无惭怍[zuò,惭愧]。人见其事事类痴，愈益狎[轻侮]之。独有公爱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礼重[以礼相待]四娘，往往相顾恤[照顾体恤]。每谓三娘曰："四娘内慧外朴，聪明浑而不露[锋芒]，诸婢子皆在其包罗中，而不自知。况程郎昼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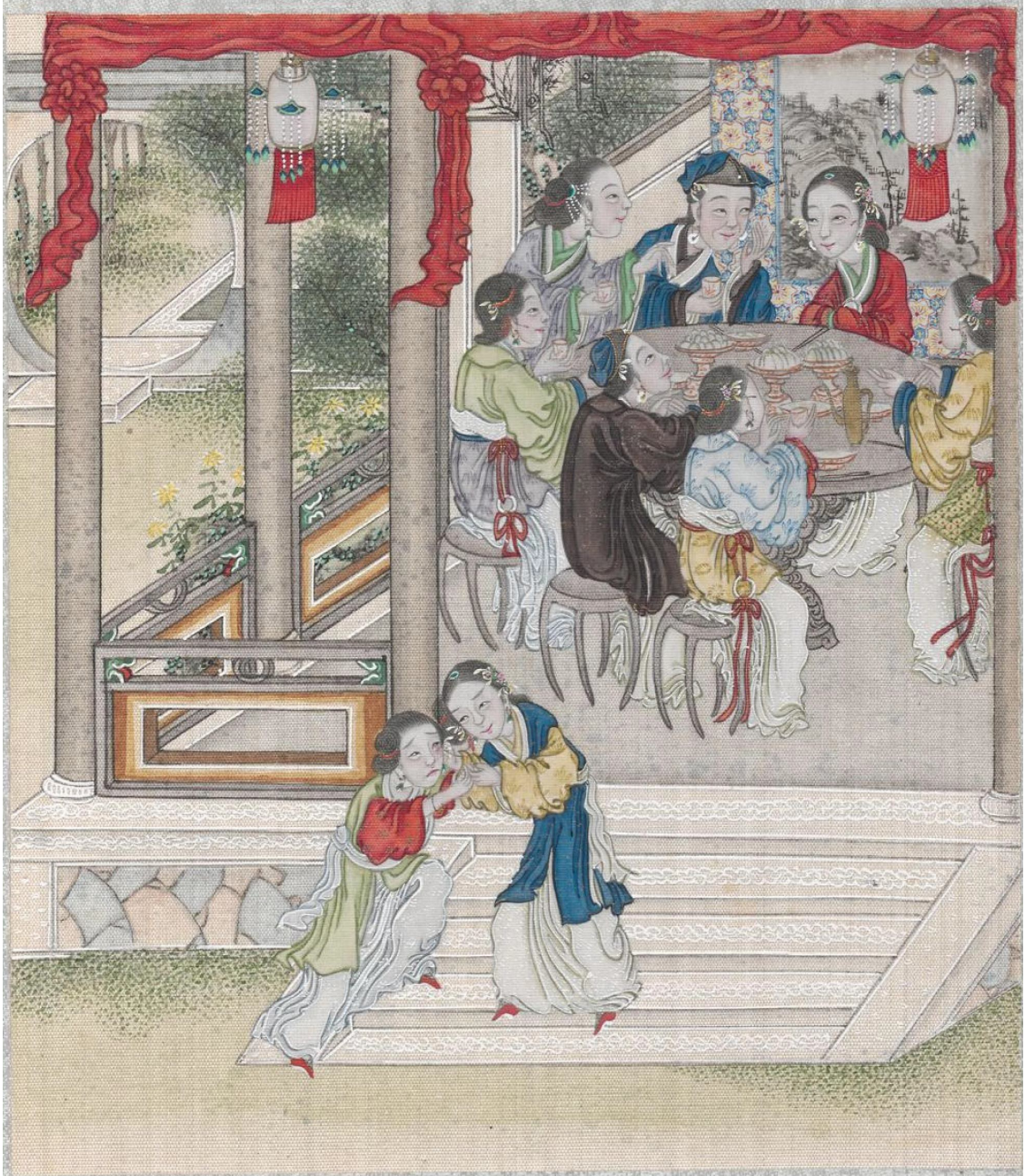


...从旁厌讥之，程读弗辍；群又以鸣钲锽聒其侧...

攻苦，夫岂久为人下者？汝勿效[仿效]尤[过错]，宜善之，他日好相见也。”故三娘每归宁，辄加意相欢。

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xiáng,学校]。明年，学使科试[各省学政巡回举行的考试]士，而公适薨[hōng,恭维有地位的官员之死]，程缞[cuī,最重的丧服]哀如子，未得与试。既离苫[shān]块[古礼，居亲丧时，以草荐为席，以土块为枕]，四娘赠以金，使趋入遗才籍[生员因故未参加科试者，在科考完毕后可集中在省城举行一次补考，考试合格者亦可参加乡试]。嘱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万分不可矣！倘能吐气，庶回时尚有家耳。”临别，李氏、三娘赂遗[wèi,赠送]优厚。程入闱[wéi,科举时代称试院]，砥[dǐ,像砥柱山那样屹立在黄河激流中]志研思，以求必售。无何，放榜，竟被黜[chù,降职罢免]。愿乖[guāi,不顺不和谐]气结，难于旋[回]里，幸囊资小泰[比较充足]，携卷入都。时妻党多任京秩[zhì,妻方的家族做京官]，恐见诮[qiào]讪[shàn]，乃易旧名，诡托里居，求潜身于大人之门。东海李兰台[御史]见而器之，收诸幕中，资以膏火[灯油]，为之纳贡[向政府纳资，捐得国子监监生的资格。纳贡者有资格参加乡试]，使应顺天举；连战皆捷[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授庶[shù]吉士[翰林]。自乃实言其故。李公假[借]千金，先使纪纲[仆人]赴剑南，为之治第[购房]。时胡大郎以父亡空匮，货其沃墅，因购焉。既成，然后贷舆马，往迎四娘。

先是，程擢[zhuó,提拔提升]第后，有邮报者，举宅皆恶闻之；又审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适三郎完婚，戚眷登堂为餪[nuǎn,女儿嫁后三日，母家馈送食物]，姊妹诸姑咸在，惟四娘不见招于兄嫂。忽一人驰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发视，相顾失色。筵中诸眷客，始请见四娘。姊妹惴惴[zhuì,恐惧的样子]，惟恐四娘衔恨不至。无何，翩然[大方、爽快]竟来。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庄重]如故。众见其靡[无]所短长，稍就安帖，于是争把盏[zhǎn]酌四娘。方宴笑间，门外啼号甚急，群致怪问。俄见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诘之，哭不能对。二娘呵之，始泣曰：“桂儿逼索眼睛，非解脱，几抉去矣！”二娘大惭，汗粉交下。四娘



...争把盏酌四娘。方宴笑间，门外啼号甚急，群致怪问...

漠然[淡漠]。合坐寂无一语，各始告别。四娘盛妆，独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门登车而去。众始知买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阙[缺]。夫人及诸郎各以婢仆、器具相赠遗，四娘一无所受；惟李夫人赠一婢，受之。居无何，程假归展墓[扫墓]，车马亸[hù]从如云。诣岳家，礼公柩[jiù]，次参李夫人。诸郎衣冠既竟[完毕]，已升[上]舆[轿]矣。胡公殁[mò,死]，群公子日竞资财，柩之弗顾。数年，灵寝[寄放灵柩的内堂]漏败，渐将以华屋作山丘矣。程睹之悲，竟不谋于诸郎，刻期营葬，事事尽礼。殡[bìn]日，冠[冠服]盖[车盖]相属，里中咸嘉叹焉。

程十余年历秩[职]清[不繁]显[显贵]，凡遇乡党厄急[急难]，罔不极力。二郎适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巡按御史]，为程同谱[同宗]，风规[风教法规]甚烈[刚正]。大郎浼[měi,恳托]妇翁王观察[使]函致之，殊无裁答[裁笺作复]，益惧。欲往求妹，而自觉无颜，乃持李夫人手书往。至都，不敢遽[jù，急]进，觇[qù,看]程入朝，而后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义，而忘睚眦[yá zì,怒目而视]之嫌。阍[hūn,守门,守门人]人既通，即有旧媪出，导入厅事，具酒馔[zhuàn,饮食吃喝]，亦颇草草。食毕，四娘出，颜色温霁[jì,天气晴朗]，问："大哥人事大忙，万里何暇[xiá,空闲]枉顾？"大郎五体投地，泣述所来。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复尔尔？妹子一女流，几曾见呜呜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书。四娘曰："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天上的人]，各求父兄，即可了矣，何至奔波到此？"大郎无词，但顾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为跋涉[bá shè,形容旅途艰苦]来省[看望]妹子，乃以大讼[sòng,争辩是非]求贵人耶？"拂袖径入。大郎惭愤而出。归家详述，大小无不诟詈[gòu lì,辱骂]；李夫人亦谓其忍。逾数日，二郎释放宁家。众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谤也。俄而四娘遣价[jiè,送信、传话的仆人]候李夫人。唤入，仆陈金币，言："夫人为二舅事，遣发甚急，未遑[huáng,闲暇]字覆[来不及写回信]。聊寄微仪，以代函信。"众始知二郎之归，乃程力也。后三娘家渐贫，程施报逾于常格。又以李夫人无子，迎养若母焉。

常珍评：富贵无根，月满则亏；贫困有底，否极泰来。程发达后不忘岳德，尽孝如子，可嘉。二舅大讼事关人命，循私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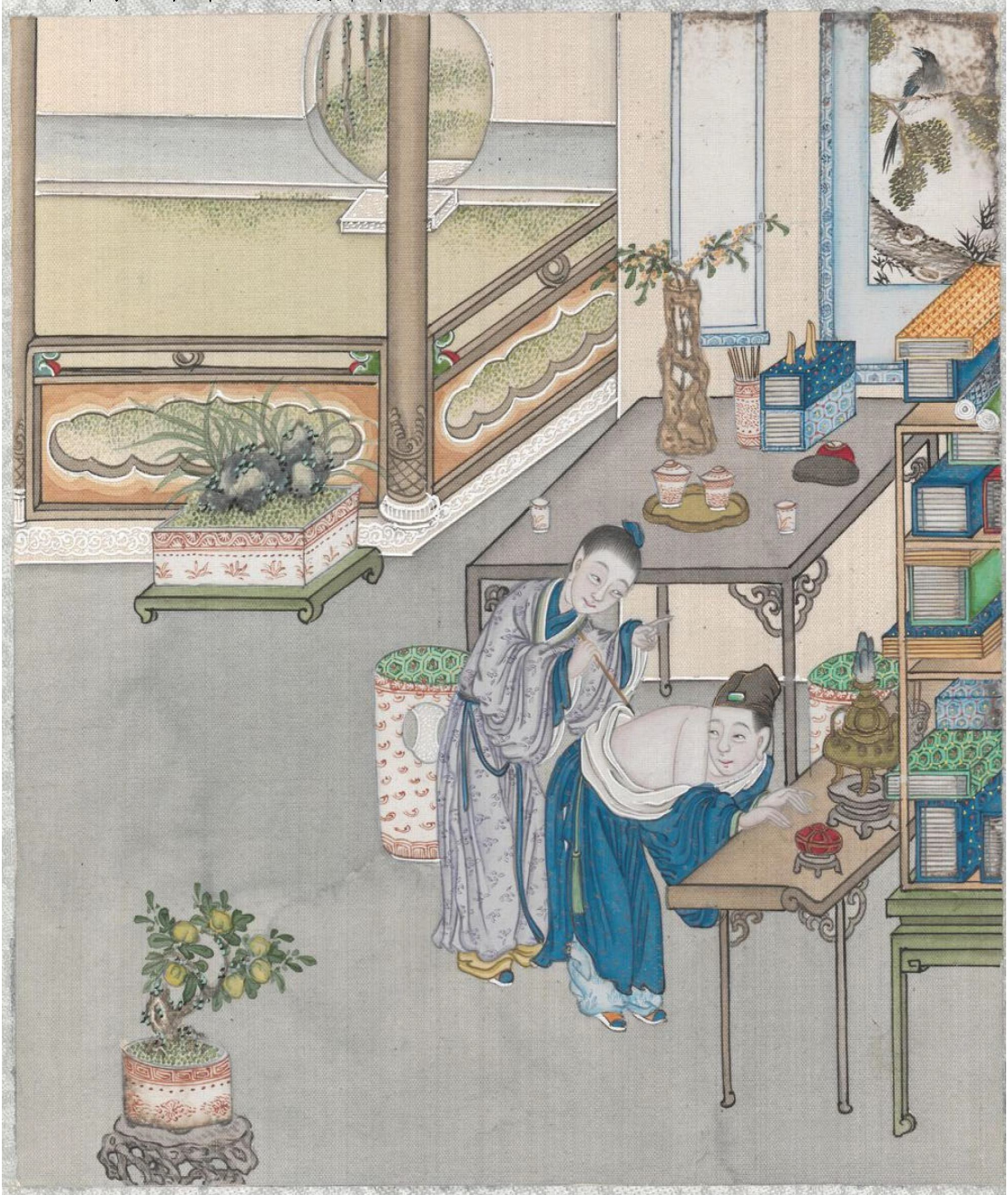
有损阴德。富贵贫贱本是阴阳互根，一体两面。富贵中已孕贫贱之苗，贫贱之中亦藏富贵之种。

42. 贾奉雉

贾奉雉[zhì]，平凉[在甘肃省东部]人。才名冠一时，而试辄[zhé,就]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风格洒然，谈言微[隐约委婉]中[zhòng,切中事理]。因邀俱归，出课艺就正。郎读罢，不甚称许，曰："足下文，小试[学政的考试]取第一则有馀，闱场[乡试会试]取榜尾则不足。"贾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qǐ,踮起脚尖]之[仰首高攀]则难，俯而就之[降格屈从]甚易，此何须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为标准，大率贾所鄙弃而不屑道者。闻之，笑曰："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即味列八珍，当使天下不以为泰耳。如此猎取功名，虽登台阁，犹为贱也。"郎曰："不然。文章虽美，贱则弗传[若地位低下,文章则不能传世]。君欲抱卷以终也则已；不然，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东西]进身[发迹升官]，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终默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气哉！"遂别而去。

是秋入闱复落，邑邑[悒,忧郁不乐]不得志，颇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强读之。未至终篇，昏昏欲睡，心惶惑，无以自主。又三年，闱场将近，郎忽至，相见甚欢。因出所拟七题，使贾作之。越日，索文而阅，不以为可，又令复作；作已，又訾[zǐ,=咨,嗟叹声]之。贾戏于落卷[落选的考卷]中，集其阘[tà]茸[卑下]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俟其来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记，坚嘱勿忘。贾笑曰："实相告：此言不由中，转瞬即去，便受榎[jiā]楚[学校的体罚用具]，不能复忆之也。"郎坐案头，强令自诵一过；因使袒[tǎn,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背，以笔写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阁群书[把群书束之高阁]矣。"验其符，濯[zhuó,洗]之不下，深入肌理。

至场中，七题[乡试第一场试时文七篇，四书三题，经书四题]无一遗者。回思诸作，茫不记忆，惟戏缀之文，历历在心。然把



...郎坐案头，强令自诵一过；因使袒背，以笔写符而去...

笔终以为羞；欲少窜易[更改]，而颠倒苦思，竟不能复更一字。日已西坠，直录而出。郎候之已久，问：“何暮也？”贾以实告，即求拭符；视之，已漫灭矣。再忆场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问：“何不自谋？”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读此等文也。”遂约明日过诸其寓。贾诺之。郎既去，贾取文稿自阅之，大非本怀，怏怏不自得，不复访郎，嗒[dā]丧而归。未几，榜发，竟中经魁[五经魁首]。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方惭怍[zuò,惭愧]间，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闷也？”曰：“仆适自念，以金盆玉碗贮[盛]狗矢[屎][喻名贵而实劣]，真无颜出见同人。行将遁迹山丘，与世长绝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仆引见一人，长生可得，并千载之名，亦不足恋，况傥[tǎng]来[不意而得]之富贵乎！”贾悦，留与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谓郎曰：“吾志决矣！”不告妻子，飘然遂去。

渐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别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参之，呼以师。叟曰：“来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坚，望加收齿。”叟曰：“汝既来，须将此身并置度外，始得。”贾唯唯听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寝处，又投以饵[糕饼]，始去，房亦精洁；但户无扉，窗无棂，内惟一几一榻。贾解屦[jù,草鞋]登榻，月明穿射[照射]矣；觉微饥，取饵啖之，甘而易饱。窃意郎当复来。坐久寂然，杳无声响，但觉清香满室，脏腑空明，脉络皆可指数[shǔ,指示点数]。忽闻有声甚厉，似猫抓痒，自牖[yǒu,窗户]睨之，则虎蹲檐下。乍见，甚惊；因忆师言，即复收神凝[集中意念]坐[端坐]。虎似知其有人，寻入近榻，气咻[xiū,象声词形容喘气]咻，遍嗅足股。少顷，闻庭中嗥[háo,野兽吼叫]动，如鸡受缚，虎即趋出。又坐少时，一美人入，兰[兰花]麝[麝香]扑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来矣。”一言之间，口脂散馥[fù,香气]。贾瞑然不少动。又低声曰：“睡乎？”声音颇类其妻，心微动。又念曰：“此皆师相试之幻术也。”瞑[míng,黄昏]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动矣！”初，夫妻与婢同室，狎[xiá]亵[xiè]惟恐婢闻，私约一谜曰：“鼠子动，则相欢好。”忽闻是语，不觉大动，开目凝视，真其妻也。问：“何能来？”答云：“郎生恐君岑[cén,寂静寂寞]寂思归，遣



…忽闻有声甚厉，似猫抓痒，自牖睨之，则虎蹲檐下…

一妪[yù,年老的女人]导我来。”言次，因贾出门不相告语，偎傍之际，颇有怨怼[duì,怨恨]。贾慰藉[jiè,抚慰]良久，始得嬉笑为欢。既毕，夜已向晨[天将晓]，闻叟谯[qiáo,=诮]呵声，渐近庭院。妻急起，无地自匿[nì,隐藏躲藏]，遂越短墙而去。俄顷，郎从叟入。叟对贾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贾自短墙出，曰：“仆望君奢[对您期望过高]，不免躁[zào]进；不图情缘未断，累受扑责。从此暂去，相见行有日也。”指示归途，拱手遂别。

贾俯视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滞[zhì,凝滞,不流通]途间。疾趋里余，已至家门，但见房垣零落，旧景全非，村中老幼，竟无一相识者，心始骇异。忽念刘[刘晨]、阮[阮肇]返自天台[入天台山樵采，遇二仙女，留住半年，及至还乡，子孙已历七世]，情景真似。不敢入门，于对户憩[qì,休息]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贾揖之，问：“贾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无欲问奇事耶？仆悉知之。相传此公闻捷即遁；遁时，其子才七八岁，后至十四五岁，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时，寒暑为之易衣；迨殁[dài mò,及至其子死去]，两孙穷踧[cù,蹙]，房舍拆毁，惟以木架苫[shà]覆[用草苫盖]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计算]百余年矣。远近闻其异，皆来访视，近日稍稀矣。”贾豁然顿悟，曰：“翁不知贾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骇，走报其家。时长孙已死；次孙祥至，五十余矣。以贾年少，疑有诈伪。少间，夫人出，始识之。双涕霪霪[yín,雨落不停；泪流不断]，呼与俱去。苦无屋宇，暂入孙舍。大小男妇，奔入盈侧，皆其曾、玄[曾孙或玄孙]，率[带领]陋劣少文。长孙妇吴氏，沽[gū]酒具藜[lí,草本植物]藿[huò,豆类植物的叶子]；又使少子杲[gǎo]及妇，与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贾入舍，烟埃[āi]儿溺[nì]，杂气熏[xūn]人。居数日；懊恼殊不可耐。两孙家分供餐饮，调饪[调味烹饪]尤乖[不合意]。里中以贾新归，日日招饮；而夫人恒[héng,常]不得一饱。吴氏故士人女，颇娴[熟悉]闺训，承顺不衰。祥家给奉渐疏，或嗥[hū,呼]尔[你]与之。贾怒，携夫人去，设帐东里。每谓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无及矣。不得已，复理故业，若心无愧耻，富贵不难致也。”居年余，吴氏犹时馈饷[xiǎng,旧时指军警的薪给]，而祥父子绝迹矣。



...夫人出，始识之。双涕霪霪，呼与俱去...

是岁，试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赠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来近就之。贾唤入，计曩[nǎng]所耗费，出金偿之，斥绝令去。遂买新第，移吴氏共居之。吴二子，长者留守旧业；次者颇慧，使与门人辈共笔砚。贾自山中归，心思益明澈。无何，连捷登进士第。又数年，以侍御[御史]出巡两浙，声名赫奕[显耀、盛大]，歌舞楼台，一时称盛。贾为人鲠峭[gěng qiào,耿直]，不避权贵，朝中大僚，思中伤之。贾屡疏[上疏皇帝]恬[tián,安静安然]退，未蒙俞[谕]旨，未几而祸作矣。先是，祥六子皆无赖，贾虽摈[bìn]斥[弃绝]不齿[不视为孙辈]，然皆窃馀势以作威福，横占田宅，乡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妇，祥次子篡[cuàn,泛指夺取]娶[强娶]为妾。乙故狙[jū,窥伺]诈，乡人敛金助讼，以此闻于都。于是当道[当权的人]者交章攻贾。贾殊无以自剖[pōu,自我表白,自明心迹]，被收经年。祥及次子皆瘐[yǔ,囚犯因受刑冻饿生病而死在监狱里]死。贾奉旨充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南部]军。时杲[gǎo]入泮[pàn,学校]已久，为人颇仁厚，有贤声。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属杲，夫妻携一仆一媪[ǎo,年老的女人]而去。贾曰：“十余年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人间经历]耳。”

数日，抵海岸，遥见巨舟，鼓乐殷作[大作]，虞候[侍从]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请侍御过舟少憩。贾见惊喜，踊[yǒng,往上跳]身而过，押隶[解差]不敢禁。夫人急欲相从，而相去已远，遂愤投海中。漂泊数步，见一人垂练于水，引救而去。隶命篙师荡舟，且追且号，但闻鼓声如雷，与轰涛相间，瞬间遂杳。仆识其人，盖郎生也。

异史氏曰：“世传陈大士[陈际泰]在闱中，书艺既成：吟诵数四，叹曰：‘亦复谁人识得？’遂弃去更作[重做]，以故闱墨[科场应试的文章]不及诸稿[平日的习作]。贾生羞而遁去，此盖有仙骨[升仙的资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饮食]自贬[违心而行]，贫贱之中[zhòng,伤害]人甚矣哉！”

常珍评：慕仙者若无仙人之境界，虽有仙援，因尘缘之念不绝亦不得成仙。



...遥见巨舟，鼓乐殷作，虞候皆如天神...

43. 三生

刘孝廉[举人]，能记前身事[前生的经历]。与先文贵兄[蒲兆昌，字文贵，明天启辛酉举人]为同年，尝历历[分明]言之：一世为搢绅[士大夫]，行多玷[diàn,缺点过失]。六十二岁而殁[mò,死]。初见冥王，待以乡先生礼[辞官乡居有德望的士大夫]，赐坐，饮以茶。觑[qù,看,偷看]冥王盏中，茶色清彻；己盏中，浊如醪[láo,未过滤的酒，浊酒]。暗疑迷魂汤[人死后服过迷魂汤，再投胎后即尽忘前生之事，亦称孟婆汤]得勿此耶？乘冥王他顾，以盏就案角泻之，伪为尽者。俄顷，稽前生恶录[阴司记载世人生平恶行的簿籍]；怒，命群鬼捽[zuó,揪,抓]下，罚作马。即有厉鬼[恶鬼]絷[zhí,捆,拴]去。行至一家，门限甚高，不可逾。方趑[zī]趄[qiè]间，鬼力楚[用力抽打]之，痛甚而蹶[jué,跌倒]。自顾，则身已在枥下矣。但闻人曰：“骊马生驹矣，牡[mǔ]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觉大馁[něi,饥饿]，不得已，就牝[pìn,母]马求乳。逾四五年，体修伟。甚畏挞楚，见鞭则惧而逸。主人骑，必覆障泥[马鞯两旁下垂至马腹的障幅，用以遮避泥土]，缓辔[放松马缰]徐徐，犹不甚苦；惟奴仆圉[yǔ]人[马夫]，不加鞯[jiān,鞍下软垫]装以行，两踝[huái,脚腕两旁凸起的部分]夹击，痛彻心腑。于是愤甚，三日不食，遂死。

至冥司，冥王查其罚限未满，责其规避[蓄意逃避]，剥其皮革，罚为犬。意懊丧，不欲行。群鬼乱挞[tà,用鞭棍等打人]之，痛极而窜于野。自念不如死，愤投绝壁，颠莫能起。自顾，则身伏窦[dòu,孔,洞]中，牝[pìn]犬舐而腓[遮庇]字[哺乳]之，乃知身已复生于人世矣。稍长，见便液亦知秽[huì,肮脏]；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为犬经年，常忿欲死，又恐罪其规避。而主人又豢[huàn,喂养,喂养牲畜]养，不肯戮[lù,杀]。乃故啮[niè,咬]主人，脱股肉。主人怒，杖杀之。

冥王鞫[jū,审问]状[罪状]，怒其狂猘[zhì,狂犬]，笞数百，俾[bǐ]作蛇。囚于幽室，暗不见天。闷甚，缘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视，则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残生类，饥吞木实。积年余，



…刘孝廉，能记前身事。与先文贵兄为同年，尝历历言之…

每思自尽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卧草中，闻车过，遽出当路；车驰压之，断为两。

冥王讶其速至，因蒲伏[匍匐辩解]自剖。冥王以无罪见杀，原之，准其满限复为人，是为刘公。公生而能言，文章书史，过辄成诵。辛酉[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三一年]举孝廉。每劝人：乘马必厚其障泥；股夹之刑，胜于鞭楚也。

异史氏曰：“毛角之俦[chóu][披毛戴角之类]，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贱者为善，如求花而种其树；贵者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种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将负盐车[驾盐车]，受羁[马笼头]馽[zhí,絷]，与[以]之为马；不然，且将啖[dàn]便液，受烹割，与之为犬；又不然，且将披鳞介，葬鹤鹳[葬身鹤、鹳之腹]，与之为蛇。”

常珍评：2016 年吾两赴湘桂二省，亲防有前身记忆者百人。中有吴晓十岁，前前生为其今身之祖。死后冥王判作牛，为子孙效力五年，言做牛及阴间事甚恶。吴曰：“冥王多判人做三世动物后才做一世人，判人死转人者少之又少。”现今皆惧遭儿罪，生育率低之又低，吾辈死后，投人弥难矣。（参考《坪阳再生人》#44 吴晓案例）

44. 长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厌禳[以巫术祈祷鬼神除灾降福]之术。有道士遇之，喜其慧，纳为弟子。启牙签，出二卷，上卷驱狐，下卷驱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书，衣食佳丽皆有之。”问其姓名，曰：“吾汴[biàn]城[开封]北村玄帝观王赤城也。”留数日，尽传其[密]诀。石由此精于符箓[lù,簿籍]，委贽[zhì,备礼]者踵[zhǒng,脚后跟]接于门。一日，有叟来，自称翁姓，炫陈币帛，谓其女鬼病已殆[dài,危]，必求亲诣。石闻病危，辞不受贽，姑与俱往。十余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华好。入室，见少女卧縠[hú]幛[zhàng]中，婢以钩挂帐。望之年十四五许，支缀于床，形容已槁[gǎo,



…入室，见少女卧縠幛中，婢以钩挂帐…

枯干]。近临之，忽开目云：“良医至矣。”举家皆喜，谓其不语已数日矣。石乃出，因诘病状。叟言：“日昼见少年来，与共寝处，捉之已杳[yǎo,无影无声]，少间复至，意其为鬼。”石曰：“其鬼也，驱之匪难；恐其是狐，则非余所敢知矣。”叟云：“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于其家。

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肃。石疑是主人眷属，起而问之。曰：“我鬼也。翁家尽狐。偶悦其女红亭，姑[故]止焉。鬼为狐祟，阴骘[zhì,排定]无伤，君何必离人之缘而护之也？女之姊长亭，光艳尤绝。敬留全璧，以待高贤。彼如许字，方可为之施治；尔时我当自去。”石诺之。是夜，少年不复至，女顿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请石入视。石焚旧符，乃坐诊之。见绣幕有女郎，丽若天人，心知其长亭也。诊已，索水洒幛。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dié xiè,小步走来走去]之间，意动神流。石生此际[此时]，心殊不在鬼矣。出辞叟，托制药去，数日不返。

鬼益肆，除长亭外，子妇婢女，俱被淫惑。又以仆马招石，石托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状，扶杖而出。叟拜已，问故。石曰：“此鳏[guān,没有妻子的男人]之难也！曩[nǎng]夜婢子登榻，倾跌，堕汤夫人泡两足耳。”叟问：“何久不续？”石曰：“恨不得清门如翁者。”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chài,病愈]当自至，无烦玉趾[对人脚步的敬称]也。”

又数日，叟复来；石跛而见之。叟慰问三数语，便曰：“顷与荆人言，君如驱鬼去，使举家安枕，小女长亭，年十七矣，愿遣奉事君子。”石喜，顿首于地。乃谓叟：“雅意若此，病躯何敢复爱。”立刻出门，并骑而去。入视祟者既毕，石恐背约，请与媪[ǎo]盟。媪遽出曰：“先生何见疑也？”即以长亭所插金簪[zān]，授石为信。石朝拜之。已，乃遍集家人，悉为祓[fú,用斋戒沐浴等方法除灾求福,扫除]除。惟长亭深匿无迹；遂写一佩符，使人持赠之。是夜寂然，鬼影尽灭，惟红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起辞，叟挽止殷恳。至晚，肴核罗列，劝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辞客去。石方就枕，闻叩扉甚急；起视，则长亭掩[遮蔽遮盖]入，辞气仓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

言已，径返身去。石战惧无色，越垣急窜。遥见火光，疾奔而往，则里人夜猎者也。喜。待猎毕，乃与俱归。心怀怨愤，无之可伸，思欲之汴城寻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废已久，日夜筹思，莫决进止。忽一日，双舆至门，则翁媪送长亭至，谓石曰："曩夜之归，胡[为什么]再不谋？"石见长亭，怨恨都消，故亦隐而不发。媪促两人庭拜讫。石将设筵，辞曰："我非闲人，不能坐享甘旨[美味的食品]。我家老子昏髦[máo,=牦,牦牛]，倘有不悉[周]，郎肯为长亭一念老身，为幸多矣。"登车遂去。盖杀婿之谋，媪不与闻；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颇不能平，与叟日相诟谇[suì,责骂]；长亭亦饮泣不食。媪强送女来，非翁意也。长亭入门，诘之，始知其故。过两三月，翁家取女归宁。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时一涕零。年余，生一子，名慧儿，买乳媪哺[bǔ]之。然儿善啼，夜必归母。一日，翁家又以舆来，言媪思女甚。长亭益悲，石不忍复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长亭乃自归。别时，以一月为期，既而半载无耗。遣人往探之，则向所僦[jiù,租赁]宅久空。又二年余，望想都绝；而儿啼终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又病卒，倍益哀伤；因而病惫，苫[shān,草垫子]次弥留，不能受宾朋之吊。

方昏愦间，忽闻妇人哭入。视之，则缞[cuī]绖[dié]者长亭也。石大悲，一恸[tòng]遂绝。婢惊呼，女始啜泣，抚之良久，始渐苏。自疑已死，谓相聚于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严父心，尼归三载，诚所负心。适家人由海东经此，得翁凶问。妾遵严命而绝儿女之情，不敢循乱命而失翁媳之礼。妾来时，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间，儿投怀中。言已，始抚之，泣曰："我有父，儿无母矣！"儿亦嗷啕[jiào táo,叫嚎]，一室掩泣。女起，经理家政，枢[jiù]前牲盛洁备，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请石外兄款洽吊客。丧既闭，石始杖而能起，相与营谋斋葬。葬已，女欲辞归，以受背父之谴[qiǎn,责备]。夫挽儿号，隐忍而止。未几，有人来告母病，乃谓石曰："妾为君父来，君不为妾母放令去耶？"石许之。女使乳媪抱儿他适，涕洟[yí,鼻涕]出门而去。去后，数年不返。石父子渐亦忘之。



…忽一日，双舆至门，则翁媪送长亭至…



…儿亦嗷啕，一室掩泣。女起，经理家政，枢前牲盛洁备…

一日，昧爽[拂晓黎明]启扉，则长亭飘入。石方骇问，女戚然坐榻上，叹曰：“生长闺阁，视一里为遥；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dài,=怠,大概几乎]矣！”细诘之，女欲言复止。请之不已，哭曰：“今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迩[ěr,近]年徙居晋界，僦[jiù,租赁]居赵搢绅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红亭妻其公子。公子数逋[bū,逃亡]荡，家庭颇不相安。妹归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还。公子忿恨，不知何处聘一恶人来，遣神绾[wǎn,控制]锁，缚[fù,捆绑]老父去。一门大骇，顷刻四散矣。”

石闻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虽不仁，妾之父也。妾与君琴瑟数年，止有相好而无相尤。今日人亡家败，百口流离，即不为父伤，宁不为妾吊乎！闻之忭舞，更无片语相慰藉，何不义也！”拂袖而出。石追谢[道歉]之，亦已渺矣。怅然自悔，拚已决绝。过二三日，媪与女俱来，石喜慰问。母女俱伏。惊而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负气而去，今不能自坚，又却求人，复何颜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闻祸而乐，亦犹人情，卿何不能暂忍？”女曰：“顷[qǐng,刚才,不久以前]于途中遇母，始知絷[zhí,捆,拴]吾父者，盖君师也。”石曰：“果尔，亦大易。然翁不归，则卿之父子离散；恐翁归，则卿之夫泣儿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报。

石乃即刻治任[整理行装]如[赴]汴，询至玄帝观，则赤城归未久。入而参之。便问：“何来？”石视厨下一老狐，孔前股[大腿]而系之。笑曰：“弟子之来，为此老魅[mèi,传说中的鬼怪]。”赤城诘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实告。道士谓其狡诈，不肯轻释。固请，乃许之。石因备述其诈，狐闻之，塞身入灶，似有惭状。道士笑曰：“彼羞恶之心，未尽亡也。”石起，牵之而出，以刀断索抽之。狐痛极，齿龈龁然。石不遽抽，而顿挫之，笑问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睒[shǎn,闪烁]闪，似有愠[yùn,怨,怨恨]色。既释，摇尾出观而去。石辞归。

三日前，已有人报叟信，媪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复迁还故居矣，村舍邻迩，音问可以不梗[gěng,阻塞]。妾欲归省，



...入而参之。便问："何来？"石视厨下一老狐，孔前股而系之...

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儿生而无母，未便殇[shāng,未成年而死]折。我日日鳏[guān]居，习已成惯。今不似赵公子，而反德报之，所以为卿者尽矣。如其不还，在卿为负义，道里虽近，当亦不复过问，何不信之与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问：“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戏弄，未能忘怀，言之絮絮；妾不欲复闻，故早来也。”自此闺中之往来无间，而翁婿间尚不通吊庆云。

异史氏曰：“狐情反复，谲[jué,欺诈玩弄手段]诈已甚。悔婚之事，两女而一辙，诡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启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既爱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复狎[xiá,习惯]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没齿不忘也！天下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类如此。”

常珍评：以德报怨，助人而不冀回报，多有不期良遇，于心亦是乐事。

45. 席方平

席方平，东安[山东沂水县南旧东安城]人。其父名廉，性戇[zhuàng,心直口快]拙。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郤[xì,隙]，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掠[拷打]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dá,忧伤悲苦]不食，曰：“我父朴[老实巴交]讷[口笨]，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躯体]矣。

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旋]，入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遥见父卧槛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shān,形容流泪]然流涕，便谓：“狱吏悉受赇[qiú,贿赂]嘱，日夜掠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mèi,传说中的鬼怪]所能操耶！”遂出，抽笔为词[讼状]。值城隍[守护城池的主神]早衙[主官上午坐堂问事]，喊冤以投。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支持]席。席忿气无所复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

郡司[府的长官]。迟之半月，始得质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复案[重审]。席至邑，备受械梏[gù,拘在罪人两手的刑具]，惨冤不能自舒[伸]。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

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阎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心腹之人]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dài,危]矣。"席以道路之口[道路上的传闻]，犹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唤入。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申辩]，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公允、恰当]，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见东墀[chí,台阶]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上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缝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踣[bó,跌倒]。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讼矣。"冥王立命送还阳界。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去。

席念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上]帝听。世传灌口二郎[蜀中灌口二郎庙所祀者，当是秦蜀郡守李冰之次子]为帝勋戚，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二隶已去，遂转身南向。



…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上…

奔驰间，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归，今果然矣。”捽[zuó,揪,抓]回复见冥王。窃意冥王益怒，祸必更惨；而王殊无厉容，谓席曰：“汝志诚孝。但汝父冤，我已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贵家，何用汝鸣呼为。今送汝归，予以千金之产、期颐[yí,百岁]之寿于愿足乎？”乃注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谢而下。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翻复，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席张目叱曰：“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挞楚耶！请反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温语劝回。席故蹇[jiǎn,行走困难]缓，行数步，辄憩路侧。鬼含怒不敢复言。约半日，至一村，一门半辟，鬼引与共坐；席便据门阈[门槛]，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

惊定自视，身已生为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shāng,夭亡]。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十里，忽见羽葆[bǎo,鸟羽为饰的仪仗]来，幡[长幅下垂的旌旗]戟[附有套衣的木戟]横路。越道避之，因犯卤簿[lǔ,仪仗队]，为前马所执，絷[zhí,捆,拴]送车前。仰见车中一少年，丰仪瑰玮[guī wěi,瑰丽奇伟]。问席：“何人？”席冤愤正无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当能作威福，因缅诉[追诉]毒痛。车中人命释其缚，使随车行。俄至一处，官府十余员，迎谒[yè,阻止]道左，车中人各有问讯。已而指席谓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sù,诉]，宜即为之剖决。”席询之从者，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嘱即二郎也。席视二郎，修[长]躯多髯[络腮胡]，不类世间所传。九王既去，席从二郎至一官廨，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少顷，槛[jiàn]车[囚车]中有囚人出，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当堂对[对质]勘[审讯]，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战栗，状若伏鼠。二郎援笔立判；顷之，传下判语，令案中人共视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职膺[yīng,接受承当]王爵，身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僚，不当贪墨[贪冒]，以速官谤。而乃繁[pán,=鞶,马腹带]缨[马颈饰]棨[qǐ,古代官吏出行的一种仪仗,木制,形状似戟]戟，徒夸品秩[官阶品级]之尊；羊狠狼贪，竟玷[diàn,污,点]人臣之节。斧敲[剥削、勒索]斫[zhuó,砍削]，斫入木，妇子之皮骨皆空；鲸吞鱼，鱼食虾，蝼蚁之微生可悯[mǐn,哀怜]。当掬西江[西来之江，指长江、]之水，为尔湔[jiān,清洗]肠；即烧东壁之床[火床]，请君入瓮。城隍、郡司，为小民父母之官[县



…约奔数十里，忽见羽葆来，幡戟横路…

令]，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职居下列，而尽瘁[竭尽心力]者不辞折腰；即或势逼大僚，而有志者亦应强项[脖子强硬，不低头，喻刚直不阿]。乃上下其鹰鸷[zhì]之手[枉法作弊，颠倒是非]，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任意施展]其狙[jū]狯[kuài]之奸[狡猾的奸谋]，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是宜剔髓伐毛，暂罚冥死；所当脱皮换革，仍令胎生。隶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类。只宜公门[衙门]修行，庶[shù,平民百姓]还落蓐[人的降生]之身；何得苦海[人间烦恼，苦深如海]生波，益造弥[满]天之孽[罪孽]？飞扬跋[bá]扈[hù]，狗脸生六月之霜；隳[huī]突[冲撞毁坏]叫号，虎威断九衢[qú,大路]之路。肆[滥施]淫[无节制的权威]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宰牲的能手，喻滥杀的酷吏]是惧。当于法场[刑场]之内，剁其四肢；更向汤镬[huò,汤锅]之中，捞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金钱的魔力]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mái,昏暗的浊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地狱]中全无日月。馀腥[钱的馀臭]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没收]羊氏之家，以赏席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泰山]施行。”

又谓席廉：“念汝子孝义，汝性良懦[nuò,胆小柔软]，可再赐阳寿三纪[纪十二年]。”因使两人送之归里。席乃抄其判词，途中父子共读之。既至家，席先苏。令家人启棺视父，僵尸犹冰，俟之终日，渐温而活。又索抄词，则已无矣。

自此，家日益丰，三年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孙微矣[衰微]，楼阁田产尽为席有。里人或有买其田者，夜梦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乌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种作，则终年升斗无所获，于是复鬻[yù,卖]归席。席父九十余岁而卒。

异史氏曰：“人人言净土[汉传佛教净土宗认为西天佛土清净自然，是“极乐世界”，因称为“净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来，又乌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者乎？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常珍评：谚曰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席生不想地府之中有冤亦难昭雪。盖阴间冤鬼成群，若人人可见阎罗争讼，阎罗岂不要累死？况又多牵连阳间生人，拘传对质多有不便。有



...家人启棺视父，僵尸犹冰，俟之终日，渐温而活...

智者人间恩怨人间了，且莫留待身后。席不畏酷刑，据理死争，冤案终得平反，应了神力不敌愿力之理。

附仆所采访湖南马田村姚坤兰死后欲告阎王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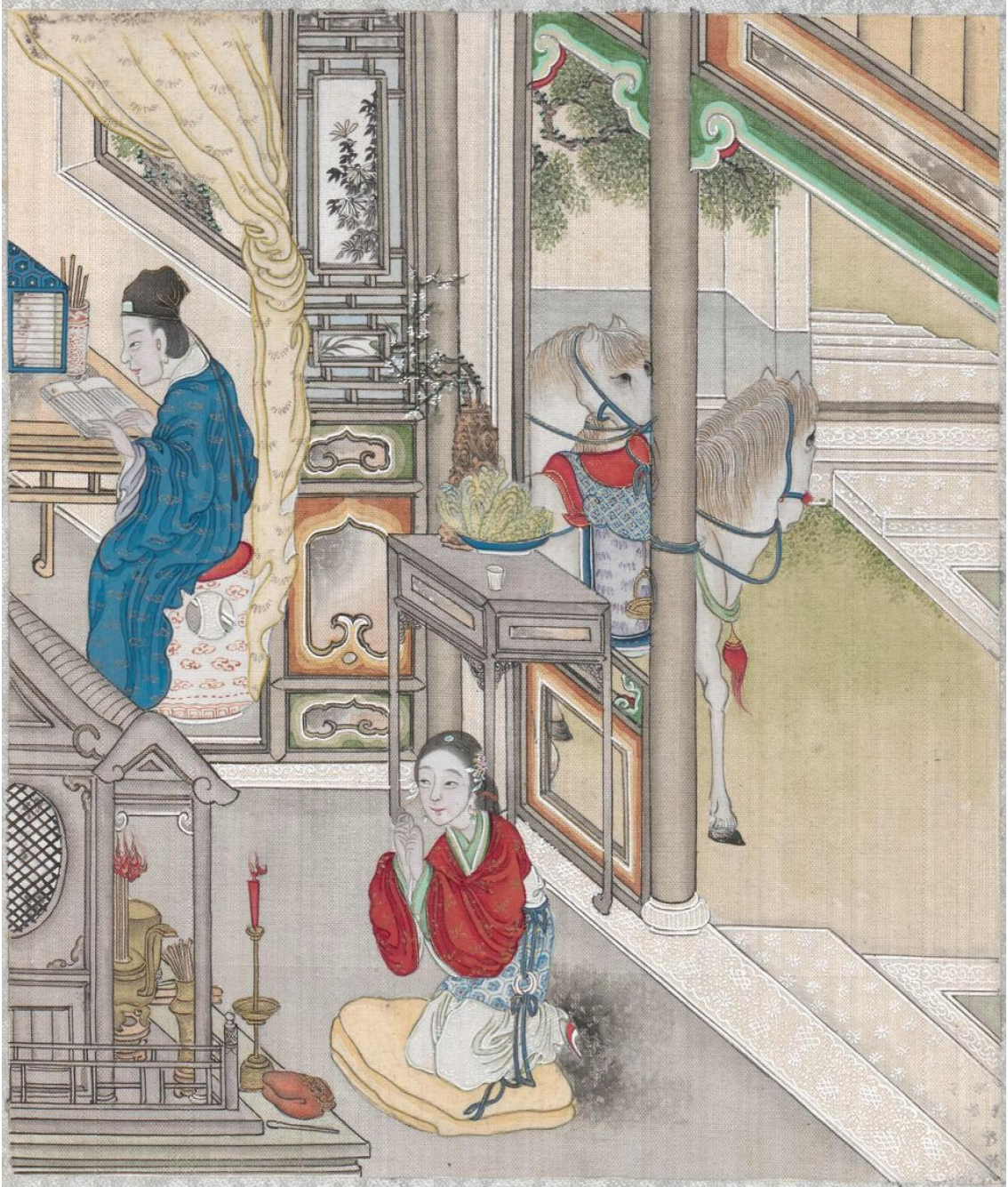
……据说姚昆兰死后，其灵魂对自己的难产死亡方式愤愤不平。她对其他鬼说：“让我年纪轻轻就难产死了，太不公平，我要找阎王告状！”因她是难产死的，家人不给烧纸钱，她没路费。去阎王殿的纸钱垒起来需要到膝盖才够，但她连续数日找遍当地认识的鬼借到的纸钱才到脚踝。这事被当地土地公听说了，便对她说：“昆兰，不用找阎王了。你自己看生死簿，不但你的寿限如此，这个死法也是你上一世投胎时自选的。”姚昆兰的亡魂看完不吱声了，她往下又翻了一页，发现她下一生的寿限是60岁。…… （摘自《坪阳再生人》#41 吴雨周案例）

另附湖南坪坦村阴差吴玉华因口风不严受阴曹锯刑情节：

……吴玉华是村里的一名普通村民，作为阳世人，他的活动范围不大，所以只熟悉附近几个村子。因此如果抓的人是本村的或附近村子的，他的灵魂外出抓完返回略一回顾，便知谁的灵魂被抓走了。早年，若某晚抓了某人的灵魂，次日又在街上碰见那个人，便会忍不住对他讲：“你准备下后事吧，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有时是对他们的子女讲，这样做却犯了阴间当差大忌。因为吴玉华泄密，有几次他自己晚上被鬼差捉走，在阴间受到严厉的惩罚。有一次他的灵魂被鬼差押到某个他不曾到过的山后，降落后细看，房舍比阳间的低矮，但与当地阳间建筑样式类似。房子里面有几个鬼青面獠牙，面目可憎。有两个鬼用两块木板和绳索把他捆住，他被夹在木板中间站立，然后有两个鬼用锯从头到脚把他锯成两半。锯的过程中虽然血流满地，骨肉碎末四处飞溅，但他却不觉得很疼。他当时心想：这次死定了，锯成两半，岂有不死之理！但奇怪的是，他的灵魂被锯成两半也没死，又合了起来。刑罚执行完毕，他很快回来了，一回来人就醒了。锯时不甚疼，醒来却浑身巨疼，还伴有发烧，过了一两天才好。……（摘自《坪阳再生人》阴差吴玉华案例）

46. 房文淑

开封邓成德，游学至兖，寓败寺中，佣为造齿籍者[编制户口名册]缮[shàn,抄写]写。岁暮，僚役各归家，邓独炊庙中。黎明，有少妇叩门而入，艳绝，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邓起挑灯，适有所作，女至益早。邓曰："来何早也？"女曰："明则人杂，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扰君清睡。适望见灯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戏曰："寺中无人，寄宿可免奔波。"女晒曰："寺中无人，君是鬼耶？"邓见其可狎[xiá,更替]，俟拜毕，曳坐求欢。女曰："佛前岂可作此。身无片椽[chuán,梁上承瓦的木条]，尚作妄想。"邓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师未就。君往访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有家室，令别给一舍，妾便为君执炊，此长策也。"邓虑事发获罪。女曰："无妨。妾房氏，小名文淑，并无亲属，恒终岁寄居舅家，有谁知。"邓喜，既别女，即至某村，谒见李前川，谋果遂。约岁前[除夕之前]即携家至。既反，告女。女约候于途中。邓告别同党，借骑而去。女果待于半途，乃下骑以辔[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授女，御之而行。至斋，相得甚欢。积六七年，居然琴瑟，并无追速逃者[逃亡的人]。女忽生一子。邓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曰"兖生"，女曰："伪配终难作真。妾将辞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为！"邓曰："命好，倘得馀钱，拟与卿遁归乡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谢，多谢！我不能胁肩谄笑[缩敛肩膀，假装笑脸]，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ǎo]，呱呱者难堪也！"邓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馀，邓解馆[辞馆，不再作塾师]，谋与前川子同出经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老师]设帐[授徒]，必无富有之期。今学负贩[经商]，庶[shù但愿希望]有归时。"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邓问："何作？"女曰，"妾欲去。"邓急起，追问之，门未启，而女已杳。骇极，始悟其非人也。邓以形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归宁而已。



...少妇叩门而入，艳绝，至佛前焚香叩拜...

初，邓离家，与妻娄约，年终必返；既而数年无音，传其已死。兄以其无子，欲改醮[jiào,婚娶]之。娄更以三年为期，日惟以纺绩[jì,把麻搓捻成线或绳]自给。一日，既暮，往局外户，一女子掩入，怀中绷儿[婴儿的包被]，曰：“自母家归。适晚。知姊独居，故求寄宿。”娄内[=纳]之。至房中，视之，二十余丽者也。喜与共榻，同弄其儿，儿白如瓠[hù,草本植物,夏天开白花,果实长圆形,嫩时可食]。叹曰：“未亡人[寡妇的自称]遂无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为姊后，何如？”娄曰：“无论娘子不忍割爱；即忍之，妾亦无乳能活之也。”女曰，“不难。当儿生时，患无乳，服药半剂而效。今馀药尚存，即以奉赠。”遂出一裹[一包]，置窗间。娄漫应之，未遽怪也。既寝，及醒呼之，则儿在而女已启门去矣。骇极。日向[接近]辰[辰时,早七时至九时]，儿啼饥。娄不得已，饵其药，移时溷[zhòng,乳汁]流，遂哺儿。积年余，儿益丰肥，渐学语言，爱之不啻[chì,但,只,仅]己出。由是再醮之心遂绝。但早起抱儿，不能操作谋衣食，益窘[jiǒng,穷困]。

一日，女忽至。娄恐其索儿，先问其不谋而去之罪，后叙其鞠[jū,养育抚养]养之苦。女笑曰：“姊告诉艰难，我遂置儿不索耶？”遂招儿。儿啼入娄怀。女曰：“犊[dú,小牛]子不认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将金来，署立券保[字据]。”娄以为真，颜作赧[chēng,屡次,连次]，女笑曰：“姊勿惧，妾来正为儿也。别后虑姊无豢[huàn]养之资，因多方措十余金来。”乃出金授娄。娄恐受其金，索儿有词，坚却之。女置床上，出门径去。抱子追之，其去已远，呼亦不顾。疑其意恶。然得金，少权子母[以本求利，放债生息]，家以饶足。又三年，邓贾有赢馀，治装归。方共慰藉，睹儿问谁氏子。妻告以故。问：“何名？”曰：“渠母呼之究生。”生惊曰：“此真吾子也！”问其时日，即夜别之日。邓乃历叙与房文淑离合之情，益共欣慰。犹望女至，而终渺矣。

47. 豢蛇

泗水[县名,属山东]山中，旧有禅[chán]院[佛教寺院]，四无村落，人迹罕及，有道士栖止其中。或言内多大蛇，故游人益远之。一少年入山罗鹰。入既深，无所归宿；遥见兰若[佛寺]，趋投之。道士惊曰："居士何来？幸不为儿辈所见！"即命坐，具饘[zhān,稠粥]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余围，昂首向客，怒目电瞪[cōng,目光]。客大惧。道士以掌击其额，呵曰："去！"蛇乃俯首入东室。婉蜒移时，其躯始尽；盘伏其中，一室尽满。客大惧，摇战[栗]。道士曰："此平时所豢[huàn]养。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较前略小，约可五六围。见客遽[jù,就]止，睒[shǎn,闪烁]闪吐舌如前状。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无卧处，半绕梁间，壁上土摇落有声。客益惧，终夜不寝。早起欲归，道士送之。出屋门，见墙上阶下，大如盎[àng,腹大口小的盆]盎者，行卧不一。见生人，皆有吞噬状。客惧，依道士时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归。

余乡有客中州[河南]者，寄居蛇佛寺。寺僧具晚餐，肉汤甚美，而段段皆圆，类鸡项。疑，问寺僧："杀鸡几何遂得多项？"僧曰："此蛇段耳。"客大惊，有出门而哇[wa,呕吐]者。既寝，觉胸上蠕蠕；摸之，则蛇也。顿起骇呼。僧起曰："此常事，乌[何]足骇怪！"因以火照壁间，大小满墙，塌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井中有蛇，粗如巨瓮[wèng,盛水或酒等的一种陶器]，探首井边而不出。蒸[ruò]火下视，则蛇子蛇孙以数百万计，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为害，佛坐其上以镇之，其患始平"云。

48. 狂生

刘学师[刘支裔，康熙二十二年任淄川县儒学教谕]言："济宁有狂生某，善饮；家无儋石[dànshí,担石]，而得钱辄沽[gū]，初不以穷厄为意。值新刺史莅[lì]任，善饮无对。闻生名，招与饮而悦之，



...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余围，昂首向客...



...值新刺史莅任，善饮无对。闻生名，招与饮而悦之...

时共谈宴。生侍其狎[xiá,亲昵,熟悉]，凡有小讼求直者[求官判己有理]，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生习为常，刺史心厌之。

一日早衙，持刺[cì]登堂。刺史览之微笑。生厉声曰：‘公如所请，可之；不如所请，否之。何笑也！闻之：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报，岂一笑不能报耶？’言已，大笑，声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无礼！宁不闻灭门令尹耶！’生掉臂[甩动两臂]竟下，大声曰：‘生员无门之可灭！’刺史益怒，执之。访其家居，则并无田宅，惟携妻在城堞[dié,城上如齿状的矮墙]上住。刺史闻而释之，但逐不令居城垣[yuán,矮墙]。朋友怜其狂，为买数尺地，购斗室焉。人而居之，叹曰：‘今而后畏令尹矣！’”

异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南向而坐的统治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夫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身虽贫贱而不屈于富贵之人]耶！独是[但是]君子虽贫，不轻干人。乃以口腹[饮食]之累，喋喋公堂，品斯下矣。虽然，其狂不可及。”

49. 孙必振

孙必振[御史,诸城人]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50. 张不量

贾[gǔ]人某，至直隶[河北省]界，忽大雨雹，伏禾中。闻空中云：“此张不量[liáng]田，勿伤其稼。”贾私意张氏既云“不良”，何反祐[赐福]护[庇护]。雹止，人村，访问其人，且问取名之义。

聊斋全图>第60册>孙必振



…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



…忽大雨雹，伏禾中。闻空中云：此张不量田，勿伤其稼…

盖张素封，积粟甚富。每春贫民就贷，偿时多寡不校[较]，悉内[纳]之，未尝执概[量取谷物时刮平斗斛的尺状工具,俗称“斗趟子”]取盈[足数]，故名“不量”，非不良也。众趋田中，见稞[kē,禾杆]穗[禾穗]摧折如麻，独张氏诸田无恙。

常珍评：此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余庆所以然者，盖有神助也。

仆亦听闻两则故事与此相类。

一则，诸城磨旺村与唐家庄在日据期之前组织刀会对抗盐务所收盐税，袭税警尽戮之，并攻下泊里镇。诸城县长发兵征剿，逐户焚磨旺与唐家庄。两村尽毁，仅宝贤堂丁姓一家，即吾祖李如贞之堂舅家独存。村民齐谓其祖德厚，有神佑庇。

二则，同期土匪猖獗，有匪一股数次在诸城南乡张家大庄二号地主张宝钱宅门白日踩点做标记，但夜入村中忽迷门户不得入。张宝钱即先外祖母张兆丽之父也。（摘自《一百个小人物的故事》）

51. 红毛毡

红毛国，旧许与中国相贸易。边帅见其众，不许登岸。红毛人固请赐一毡[zhān,用兽毛或化学纤维制成的片状物,可做防寒用品和工业上的垫衬材料]地足矣。边帅思一毡所容无几，许之。其人置毡岸上，但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顷刻毡大亩许，已数百人矣。短刃并发，出于不意，被掠数里而去。

52. 负尸

有樵夫[qiáo,打柴的人]赴市，荷[扛着]杖[扁担]而归，忽觉杖头如有重负。回顾，见一无头人悬系其上。大惊，脱杖乱击之，遂不复见。骇奔，至一村，时已昏暮，有数人爇[ruò,烧]火照地，似有所寻。近问讯，盖众适聚坐，忽空中堕一人头，须发蓬然，倏



...其人置毡岸上，但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



…荷杖而归，忽觉杖头如有重负。回顾，见一无头人悬

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见，合之适成一人，究不解其何来。后有人荷篮而行，忽见其中有人头，人讶诘之，始大惊，倾诸地上，宛转而没。

53. 鞠乐如

鞠[jū]乐如，青州人。妻死，弃家而去。后数年，道服荷[背负]蒲团[蒲草所编之坐垫]至。经宿欲去，戚族强留其衣杖。鞠托闲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rǎn rǎn,渐进的,慢慢的]飞出，随之而去。

54. 盗户

顺治[清世祖福临年号1644—1661]间，滕[téng]、峄[yì]之区[山东腾县、峄县]，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接受招抚,即归顺官府]，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偏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zhé]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双方]具陈[都进申诉]，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jī,查看]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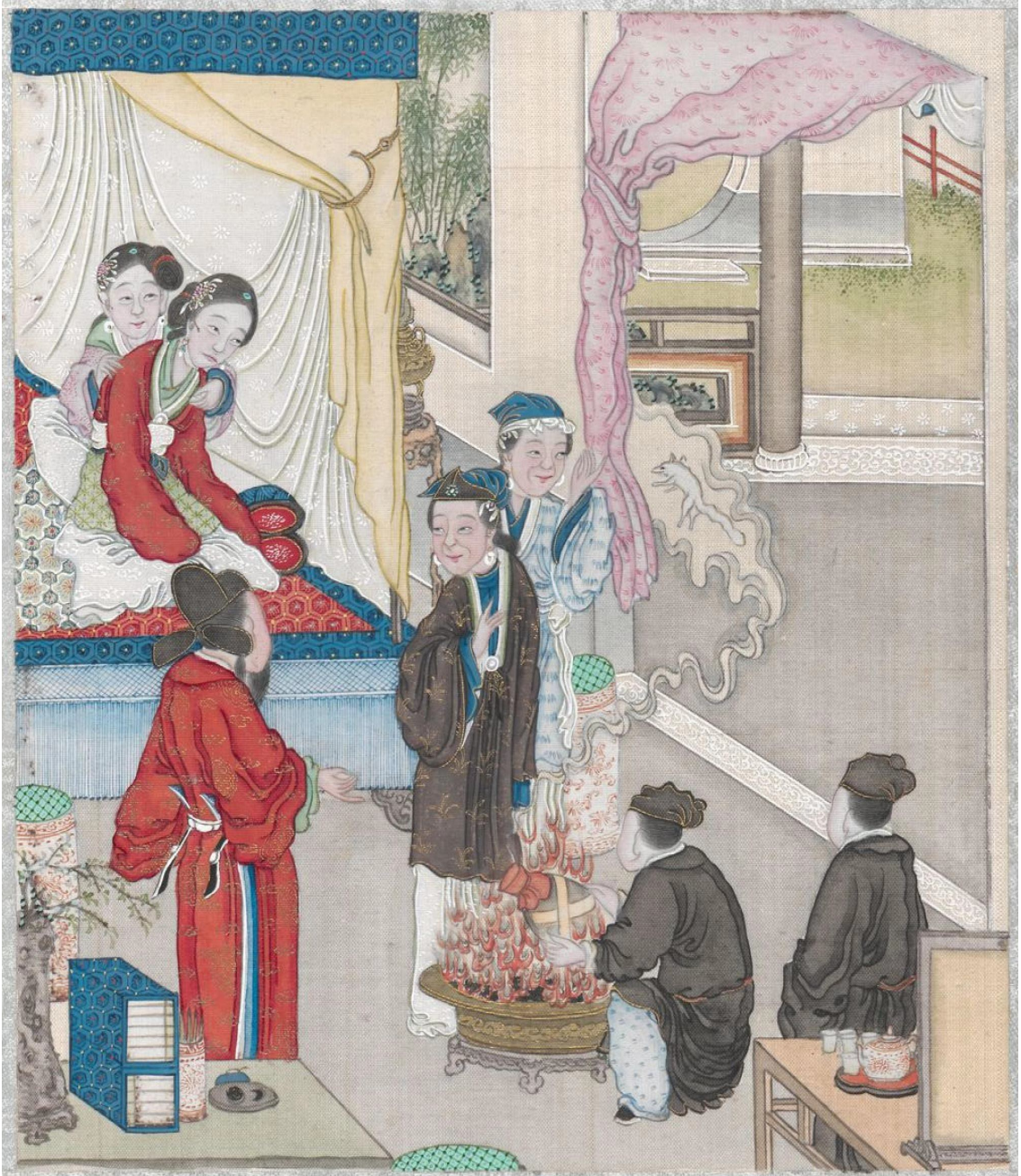
异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逾墙行淫者，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世局又一变矣。设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盗，无疑也。”

55. 偷桃

童时赴郡试[济南府童生试]，值春节[古时以立春为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háng]商贾[gǔ]，彩楼鼓吹赴藩[fān]司[布政使]，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游玩观看]。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



…室中服具，皆冉冉飞出，随之而去…



…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

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皆赤衣，东西相向坐。时方稚[zhì,幼小]，亦不解其何官。但闻人语哜嘈[jí cáo,喧闹]，鼓吹聒[guō]耳。忽有一人，率披发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万声汹动，亦不闻为何语。但视堂上作笑声。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其人应命方兴，问："作何剧？"堂上相顾数语。吏下宣问所长。答言："能颠倒生物[能颠倒按季节时令所生长的植物]。"吏以白官。少顷复下，命取桃子。

术人声诺。解衣覆笥[sì,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上，故作怨状，曰："官长殊不了了[心里明白清清楚楚]！坚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为南面者[长官，坐北朝南]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诺之，又焉辞？"术人惆怅[chóu chàng,伤感愁闷失意]良久，乃云："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惟王母园[西王母的蟠桃园]中，四时常不凋谢[卸]，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而升乎[天可以沿着阶梯爬上去吗]？"曰："有术在。"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绳有难色，怨曰："阿翁亦大愦愦[kuì,太糊涂]！如此一线之绳，欲我附之，以登万仞[rèn,计量单位]之高天。倘中道断绝，骸骨何存矣！"父又强呜拍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烦儿一行。儿勿苦，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术人喜，持献公堂。堂上传视良久，亦不知其真伪。忽而绳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人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堕。视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为监者所觉。吾儿休矣！"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堕[duò,坠落]，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合之，曰："老夫止此儿，日从我南北游。今承严命，不意罹[lí,遭受苦难]此奇惨！当负去瘞[yì,掩埋,埋葬]之。"乃升堂而跪，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左传·宣公十五年》载,魏武子病时嘱其子魏颗,一定要让其爱妾改嫁;病危时又嘱以此妾殉葬。



…坠一桃，如碗大。移时，一物堕。视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

武子死后,魏颗遵照前嘱让她改嫁了。后来魏颗与秦力士杜回交战,见一老人结草绊倒杜回,使其得胜。夜间梦见那位老人来说,他是所嫁妾的父亲,以此来报答魏颗未让其女殉葬的恩惠。后遂以“结草”代指报恩]坐官骇[hài,惊惧]诧[chà,惊讶]，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僮首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以其术奇，故至今犹记之。后闻白莲教[杂有佛道思想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元、明、清三代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能为此术，意此其苗裔[远末子孙]耶?

常珍评：聊斋所涉法术、幻术甚多，非亲眼所见，则实难相信。本篇幻术肢解小儿稍后又合而再生之术，在吾乡诸城南乡大营村[今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清代亦有表演，疑是同一父子所为。《赵老道》（摘自《一百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书），乃先祖李如贞所讲。附此以飨读者。

赵老道，清末本乡大营村人。精左道，其术骇人听闻。

某日，打谷一堆放场中，入夜不收，以粗麻绳围之，念动咒语，绳变巨蟒，无人敢近前，故谷不惧夜贼也。又有人言其以纸扎草驴，吹气三口，咻咻然变真驴矣，役之推磨，可终日不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又某日，有魔术师来村里表演，旧称“耍藏掖”。旧俗，表演者入村需先拜四方，口称：“光棍光棍，出来帮衬，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防有高人拆台，演不出来。而此魔术师不知何故，未拜四方即鸣锣于街中开演。此事赵老道知晓后，便存心作法捉弄。

魔术师先是演普通魔术，但却均被赵老道居家远程破解，无一灵验。诸如魔术师说变个兔子出来，却爬出一只乌龟；说变个梨出来给乡亲吃，掀开一看却是一团马粪，诸如此类。

魔术师大惊，心想本村必有高人存心作对。此魔术师一家行走江湖四海，也非等闲之辈，停下魔术，作起幻术来。

魔术师把其幼儿抱至桌上，作“拆孩子”幻术！把孩子头，胳膊，腿拆下，说是再造一个哪吒，拆完之后，却装不起来！明明把头装在项上，装完后又却长在臀上；将腿装在股上，却成了臂。魔术师又惊又恼，将散落之幼子“零件”装入框内“自装”，开始寻思反击赵老道。

魔术师高声曰：“今日借贵村宝地演个小把戏，混口饭吃，不想有人执意作对，现在就演个绝活，让乡亲们开开眼。”说完，取出葫芦种子一颗，埋于当街干土之中。浇水之后，种子立马破土出苗，又须臾，蔓长花开，葫芦成果，又须臾，葫芦已大如头。魔术师言道，葫芦已成，待吾用锯开之，给乡亲们做个瓢。村这头赵老道在家着了慌，他已猜到这魔术师欲移花接木，借开葫芦开自己的头，以泄私愤。情急之下，赵老道冲入厨房，掀起做饭之大铁锅扣于头上，蹲到院角漾沟（围墙排水口）处念动咒语。这厢魔术师提锯即开始开葫芦。猛锯一顿，葫芦不见逢，但见铁末火花四溅，锯葫芦如锯铁锅！至此，魔术师认输，草草收摊打听得知村中高人乃赵老道也。遂拜赵为师。

赵老道声名远播，不免飘飘然。后又某年日，忽曰：“倘有人请我酒席一桌，我可让行路女子裸身向我问安。”大话即下，有好事人果请其吃酒一桌。酒过三巡，赵老道领众人至村口大路，遥见有一妇人影影绰绰从远处走来，面遥不可辨。赵老道哈哈大笑，言道，就此人矣。

赵率众人返席，数杯之后，果有一妇人衣裤挂肩，裸身入室，当众人面向赵老道言曰：“向大大请安。”原来，赵老道之女嫁邻村，当日归省。赵大惭，誓绝左道矣。

习正三年，学邪三日，旁门左道，终有败日。

56. 口技

村中来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携一药囊[náng,口袋]，售其医。有问病者，女不能自为方，俟[等待]暮夜问诸[之于]神。晚洁[清理]

斗室，闭置其中。众绕门窗，倾耳寂听，但窃窃[悄悄]语，莫敢咳。内外动息俱冥[míng,昏暗]。至半更许，忽闻帘声。女在内曰："九姑来耶？"一女子答云："来矣。"又曰："腊梅从九姑来耶？"似一婢答云："来矣。"三人絮语[连续重复的话]间杂，刺刺[cì]不休。俄[顷刻]闻帘钩复动，女曰："六姑至矣。"乱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来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呜呜不睡，定要从娘子来。身如百钧重，负[背]累煞[shà,很,极]人！"旋闻女子殷勤声，九姑问讯声，六姑寒暄[嘘寒问暖]声，二婢慰劳声，小儿喜[嘻]笑声，一齐嘈杂。即闻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远迢迢抱猫儿来。"既而声渐疏，帘又响，满室俱[都]哗，曰："四姑来何迟也？"有一小女子细声答曰："路有千里且溢，与阿姑走尔许时始至。阿姑行且缓。"遂各各道温凉声，并移坐[座]声，唤添坐声，参差并作，喧繁满室，食顷始定。即闻女子问病。九姑以为宜得参[人参,可大补气血]，六姑以为宜得芪[qí,黄芪,可补气]，四姑以为宜得术[zhú,白术,可补脾]。参酌移时，即闻九姑唤笔砚。无何，折纸戢戢[jí,拟声词]然，拔笔掷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笔触几，震震作响，便闻撮药包裹苏苏然。顷之，女子推帘，呼病者授药并方。反[返]身入室，即闻三姑作别，三婢作别，小儿哑哑，猫儿唔唔，又一时并起。九姑之声清以越，六姑之声缓以苍，四姑之声娇以婉，以及三婢之声，各有态响，听之了了[清清楚楚]可辨。群讶以为真神。而试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谓口技，特借之以售其术耳。然亦奇矣！

昔王心逸尝言：在都偶过市廛[chán,集市]，闻弦歌声，观者如堵。近窥[偷看]之，则见一少年曼[柔美]声度曲。并无乐器，惟以一指捺颊际，且捺且讴[ōu]；听之铿铿[kēng,声音响亮]，与弦索无异。亦口技之苗裔[后代]也。

常珍评：中医靠医术治病，就算口技者召来几个小神仙，若不懂医术恐也是无能为力。良医能药到病除，但却难遇，故病与良医如同千里马与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病人处处皆是，而良医一人难觅。以故久病遇良医而愈，乃是遇人而解也。



...晚洁室，闭置其中。众绕门窗，倾耳寂听，但窈窈语...

家母患三叉神经痛，数年痛不欲生，中西医屡试无效，后遇邻村魏老师赠秘方药三付。尚未咽下，剧痛已止！奇方如下：

连翘9g，知母6g，川军9g，生地12g，麦冬9g，升麻9g，牛膝6g，甘草6g，生石膏12g

57. 王兰

利津[山东省利津县]王兰，暴病死。阎王覆勘[复审]，乃鬼卒之悞[误]勾也。责送还生，则尸已败。鬼惧罪，谓王曰："人而鬼也则苦，鬼而仙也则乐。苟乐矣，何必生？"王以为然。鬼曰："此处一狐，金丹成矣。窃其丹吞之，则魂不散，可以长存，但凭所之，罔不如意。子愿之否？"王从之。鬼导去，入一高第，见楼阁渠然[高大深广]，而悄无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际。气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于月中；一吸，辄复落，以口承之，则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潜伺其侧，俟[sì,等待]其吐，急掇于手，付王吞之。狐惊，盛气相向。见二人在，恐不敌，愤恨而去。王与鬼别，至其家，妻子见之，咸惧却走。王告以故，乃渐集。由此在家寝处如平时。

其友张姓者，闻而省之，相见，话温凉[道寒暄]。因谓张曰："我与若家夙[sù,一向]贫，今有术，可以致富。子能从我游乎？"张唯唯。曰："我能不药而医，不卜而断。我欲现身，恐识我者，相惊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张又唯唯。于是即日趣装[cù,仓促整理行装]，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瞥[mào]瞑[神志昏迷,闭目不醒]。前后药禳既穷，张造其庐，以术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医者，愿以千金为报。张请视之。从翁入室，见女瞑卧，启其衾[qīn]，抚其体，女昏不觉。王私告张曰："此魂亡[掉魂]也，当为觅之。"张乃告翁："病虽危，可救。"问："需何药？"俱言不须，"女公子魂离他所，业遣神觅之矣。"约一时许，王忽来，具言已得。张乃请翁再入，又抚之。少顷女欠伸，目遽张。翁大喜，抚问。女言："向戏园中，见一少年郎，挟弹 [dàn]弹[tán]雀；数人牵骏马，从诸其后。急欲奔避，横被阻止。少



...张请视之。从翁入室，见女瞑卧...

年以弓授儿，教儿弹。方羞诃之，便携儿马上，累[lěi]骑[共骑一马]而行。笑曰：‘我乐与子戏，勿羞也。’数里入山中，我马上号且骂；少年怒，推堕[duò]路旁，欲归无路。适有一人至，捉儿臂，疾若驰，瞬息至家，忽若梦醒。”翁神之，果贻[yí,遗留,留下]千金。王夜与张谋，留二百金作路用，余尽摄去，款门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馈张氏，乃复还。次日与翁别，不见金藏何所，益异之，厚礼而送之。

逾数日，张于郊外遇同乡人贺才。才饮博不事生产，奇贫如丐。闻张得异术，获金无算，因奔寻之。王劝薄赠令归。才不改故行，旬日荡尽，将复觅张。王已知之，曰：“才狂[狂妄]悖[bèi,背理]，不可与处，只宜赂之使去，纵祸犹浅。”逾日，才果至，强从与俱。张曰：“我固知汝复来。日事酗赌，千金何能满无底窦[dòu,孔,洞]？诚改若所为，我百金相赠。”才诺之。张泻囊[náng]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tuó,口袋]，赌益豪；益之狭邪[狭斜,小街曲巷,妓女所居]游，挥洒如土。邑中捕役疑而执之，质于官，拷掠酷惨。才实告金所自来。乃遣隶押才捉张。数日，创剧[jì,刑伤恶化]，毙于途。魂不忘张，复往依之，因与王会。一日，聚饮于烟墩[明清防卫报警设施]，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听。适巡方御史[巡按御史]过，闻呼搜之，获张。张惧，以实告。御史怒，笞而牒于神[具文通报神界]。夜梦金甲人告曰：“查王兰无辜而死，今为鬼仙。医亦仁术，不可律以妖魅[mèi,传说中的鬼怪]。今奉帝[天帝]命，授为清道使[为尊神前驱清路的下级神官]。贺才邪荡，已罚窜[流放]铁围山[代指极荒远的地界]。张某无罪，当宥[yòu]之。”御史醒而异之，乃释张。张治装旋里。囊中存数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孙以此致富焉。

常珍评：易曰厚德载物。无德无才浪荡子如贺才之流，身弱得财，恐非吉兆。

58. 汪可受

湖广黄梅县[在湖北省]汪可受[字以虚,万历庚辰进士,曾任吉安知府、山西布政使,后擢兵部侍郎,总督蓟辽]，能记三生：一世为秀才，读书僧寺。僧有牝[pìn]马产骡驹，爱而夺之。后死，冥王稽[jī,查看]籍，怒其贪暴，罚使为骡偿寺僧。既生，僧爱护之，欲死无间[没有机会]。稍长，辄思投身涧[jiàn,山间流水的沟]谷，又恐负豢[huàn]养之恩，冥罚益甚，遂安之。数年，孽[罪]满自毙。生一农人家。堕[duò]孺[rú]能言，父母以为怪，杀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聪明晓事]；但忆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岁，人皆以为哑。一日，父方为文，适有友人过访，投笔出应客，汪入见父作，不觉技痒，代成之。父返见之，问：“何人来？”家人曰：“无之。”父大疑，次日，故书一题置几上，旋[随即]出；少间即返，翳[yì]行[隐蔽而行]悄步而入。则见儿伏案间，稿已数行，忽睹父至，不觉出声，跪求免死。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门之幸也，何自匿为？”由是益教之读。少年成进士，官至大同巡抚。

59. 王十

高苑[山东省博兴县高苑镇]民王十，负[负贩]盐于博兴。夜为二人所获。意为土商[当地盐商]之逻卒也，舍盐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缚。哀之。二人曰：“我非盐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惧，乞一至家，别妻子。不许，曰：“此去亦未便即死，不过暂役耳。”十问：“何事？”曰：“冥中新阎王到任，见奈河[阴界河名]淤[yū]平，十八狱[迷信所传阴曹地府的十八层地狱]坑厕[厕所]俱满，故捉三种人淘河：小偷、私铸[私自铸钱]、私盐；又一等人使涤厕：乐户[乐妓]也。”

十从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见阎罗在上，方稽名籍。鬼禀曰：“捉一私贩王十至。”阎罗视之，怒曰：“私盐者，上漏国税，下蠹[dù,侵蚀或消耗国家财富的人或事]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



...冥王稽籍，怒其贪暴，罚使为骡偿寺僧。既生，僧爱护之...



...淘河者皆赤体持畚锸，出没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负舁而出...

奸商所指为私盐者，皆天下之良民。贫人揭[持]锱铢[zī zhū,极其微小的数量]之本，求升[容器单位]斗[容量单位]之息，何为私哉！”罚二鬼市盐四斗，并十所负，代运至家。留十，授以蒺藜[jí lí,铁刺]骨朵[蒜头形兵器]，令随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何边，见河内人夫，緪[qiǎng]续[人群不断，如用绳索连接在一起]如蚁。又视河水浑赤，臭不可闻。淘河者皆赤体持畚[běn,箕]锸[chā,铁锹]，出没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负舁[yú,抬]而出；深处则灭顶求之。惰[duò,懒,懈怠]者辄以骨朵击背股。同监者以香绵丸如巨菽[豆]，使含口中，乃近岸。见高苑肆商[商店]，亦在其中。十独苛[kē,过于严苛,繁重]遇之：入河楚[痛苦]背，上岸敲股。商惧，常没身水中，十乃已。经三昼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豁然而苏。先是，十负盐未归，天明，妻启户，则盐两囊[náng,口袋]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遍觅之，则死途中。舁[yú]之而归，奄[yǎn,气息微弱]有微息，不解其故。及醒，始言之。肆商亦于前日死，至是始苏。骨朵击处，皆成巨疽[jū,疮]，浑身腐溃，臭不可近。十故诣之。望见十，犹缩首衾[qīn]中，如在奈何状。一年，始愈，不复为商矣。

60. 二班

殷[yīn]元礼，云南人，善针灸[jiǔ,烧,中医的一种医疗方法]之术。遇寇乱，窜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远，惧遭虎狼。遇见前途有两人，疾趁[赶]之。既至，两人问客何来，殷乃自陈族贯[籍贯]。两人拱[拱手]敬曰：“是良医殷先生也，仰山斗[泰山北斗,喻德高望重者]久矣！”殷转诘之，二人自言班姓，一为班爪，一为班牙。便谓：“先生，予亦避难，石室幸可栖[qī,居留,停留]宿，敢屈玉趾[白嫩如玉的脚]，且有所求。”殷喜从之，俄至一处，室傍岩谷。爇柴代烛，始见二班容躯威猛，似非良善。计无所之，亦即听之。又闻榻上呻[shēn]吟[yín]，细审，则一老妪[yù]僵卧，似有所苦。问：“何恙[yàng,病]？”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请客逼视。见鼻下口角有两赘[zhuì,多余的,多而无用的]瘤，皆大如



…乃束火照榻，请客逼视。见鼻下口角有两赘瘤，皆大如…

碗。且云：“痛不可触，妨碍饮食。”殷曰：“易耳。”出艾[ài,草本植物,供针灸用]团之，为灸数十壮[增加勇气和力量]，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烧鹿饷客；并无酒饭，惟肉一品。爪曰：“仓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輶[yóu]亵[xiè,轻]为怪。”殷饱餐而眠，枕以石块。二班虽诚朴，而粗莽可惧，殷转侧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妪，问所患。妪初醒，自扪[mén,按,摸]，则瘤破为创[疮]。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fū,涂上]以药屑[xiè,碎末]，曰：“愈矣。”拱手遂别。班又以烧鹿一肘[zhǒu,上臂与前臂相接处向外凸起的部分]赠之。

后三年无耗[hào,减损,消费]。殷适以故入山，遇二狼当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群至，前后受敌。狼扑之，仆[pū,向前跌倒]；数狼争啮[niè,咬]，衣尽碎。自分必死。忽两虎骤[zhòu,疾速,突]至，诸狼四散。虎怒，大吼[hǒu,兽大声叫]，狼惧尽伏。虎悉扑杀之，竟去。殷狼狈而行，惧无投止。遇一媪来，睹[dǔ]其状，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诉状，问何见识[相识]。媪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妪也。”殷始恍然，便术寄宿。媪[ǎo]引去，入一院落，灯火已张，曰：“老身伺[cì,]先生久矣。”遂出袍[páo,中式长衣]裤，易其敝[bì,破旧,坏]败。罗[luó,散布排列]浆具酒，酬劝谆[zhūn,恳切诚恳]切。媪亦以陶碗自酌，谈饮俱豪，不类巾帼[guó,妇女的头巾,代称妇女]。殷问：“前日两男子，系老姥何人？胡以不见？”媪曰：“两儿遣[qiǎn,派,送,打发]逆[迎]先生，尚未归复，必迷途矣。”殷感其义，纵饮，不觉沉醉，酣[hān,尽量,痛快]眠[mián,睡觉]座间。既醒。已曙[shǔ,天刚亮]，四顾竟无庐[lú,房舍]，孤坐岩上。闻岩下喘息如牛，近视，则老虎方睡未醒。喙[huì,嘴]间有二瘢痕，皆大如拳。骇极，惟恐其觉，潜[qián,隐藏的,秘密的]踪而遁[逃]。始悟两虎即二班也。

61. 募缘

青蛙神，往往托诸[亡]巫以为言。巫能察神嗔[chēn,怒,生气]喜：告诸信士曰“喜矣”，神则至；“怒矣”，妇子坐愁叹，有废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实灵，非尽妄也？

有富贾[gǔ]周某性吝[lìn,过分爱惜]啬[sè,小气]。会居人敛[liǎn,]金修关圣祠，贫富皆与有力，独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无所为谋。适众赛蛙神，巫忽言：“周将军仓[周仓,关羽之副将]命小神司募[捐]政[事务]，其取簿籍来。”众从之。巫曰：“已捐者不复强[制]，未捐者量力自注[填写]。”众唯唯敬听，各注已。巫视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迹其后，惟恐神知，闻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注金百[银百两]。”周益窘[jiǒng,困难]，巫怒曰：“淫债尚酬二百，况好事耶！”盖周私一妇，为夫掩执，以金二百自赎[shú,用财物换回抵押品]，故讦[jié,揭发别人的隐私或攻击别人的短处]之也。周益惭惧，不得已，如命注之。既归告妻，妻曰：“此巫之诈耳。”巫屡[lǚ,接连着]索，卒不与。一日方昼寝，忽闻门外如牛喘[chuǎn]。视之则，巨蛙，室门仅容其身，步履蹇[jiǎn,行动困难]缓，塞两扉而入。既入，转身卧，以阈[yù,门坎,界限]承颔[hàn,下巴颏]，举家尽惊。周曰：“此必讨募金也。”焚香而祝[表示对人对事的美好愿望]，愿先纳三十，其馀以次赍[jī,把东西送给别人]送，蛙不动；请纳五十，身忽一缩，小尺许；又加二十，益缩如斗；请全纳，缩如拳，从容出，入墙罅[xià,缝隙裂缝]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监造所，人皆异之，周亦不言其故。

积数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并？”周闻之，惧，又送十金，意将以次完结。一日夫妇方食，蛙又至，如前状，目作怒。少间登其床，床摇撼欲倾；加喙于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yú,角落]皆满。周惧，即完百数与之。验之，仍不少动。半日间小蛙渐集，次日益多，穴仓登榻，无处不至；大于碗者，升灶啜[chuò,吃,饮]蝇，糜烂釜[fǔ,一种锅]中，以致秽[huì,肮脏]不可



...巨蛙，室门仅容其身，步履蹇缓，塞两扉而入...

食；至三日，庭中蠢蠢[chǔn,形容愚笨的样子]，更无隙地。一家皇[=惶]骇，不知计之所出。不得已，请教于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niàn,二十]金，首始举；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尽起，下床出门，狼狈[kàng,健壮]数步，复返身卧门内。周惧，问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náng,口袋]。周无奈何，如数付巫，蛙乃行，数步外身暴缩，杂众蛙中，不可辨认，纷纷然亦渐散矣。

祠既成，开光[神佛的偶像雕塑完成后,选择吉日,举行仪式,揭去蒙在脸上的红绸,开始供奉]祭赛，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数。”共十五人，止遗二人。众祝曰：“吾等与某某，已同捐过。”巫曰：“我不以贫富为有无，但以汝等所侵渔[侵夺,从中侵吞牟利]之数为多寡。此等金钱，不可自肥，恐有横灾飞祸。念汝等首事勤劳，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无苟且[不正当的,敷衍了事]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为众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椟[dú,柜子,匣子]。妻问之亦不答，尽卷囊蓄而出，告众曰：“某私克银八两，今使倾橐[tuó,口袋]。”与众衡[héng,称量,比较]之，秤得六两余，使人志之。众愕[è]然，不敢置辩，悉如数纳入。巫过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惭[cán,惭愧]，质衣以盈之。惟二人亏其数，事既毕，一人病月馀，一人患疔[dīng,恶性小疮]瘇[zhǒng,=尰,足胫]，医药之费，浮[多]于所欠，人以为私克[扣]之报云。

62. 冯木匠

抚[fǔ]军周有德[字彝初,康熙二年为山东巡抚,有政绩]，改创故藩邸[明藩王宫邸]为部院衙[yá]署[shǔ]。时方鸠[jiū,聚集]工，有木作匠冯明寰[huán,广大的地域]直[值]宿其中。夜方就寝，忽见纹窗半开，月明如昼。遥望短垣上，立一红鸡；注目间，鸡已飞抢[触]至地。俄一少女，年约十六，露半身来相窥。冯疑为同辈所私；



…女果越窗过；径已入怀。冯大喜，默不一言…

静听之，众已熟眠。私心怔[zhēng,心悸]忡[chōng,忧虑不安的样子]，窃望其误投也。少间，女果越窗过；径已入怀。冯大喜，默不一言。欢毕，女亦遂去。自此夜夜至。初犹自隐，后遂明告。女曰："我非误就，敬相投耳。"两人情日密。既而工满，冯欲归，女已候于旷野，冯所居村，离郡[济南府城]固不甚远，女遂从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冯始知其非人。迨[dài,等到,达到]数月，精神渐减，心益惧，延[yán,展缓,推迟]师镇驱，卒[兵]无少验。一夜，女艳妆来，向冯曰："世缘[人世的缘分]俱有定数：当来推不去，当去亦挽不住。今与子别矣。"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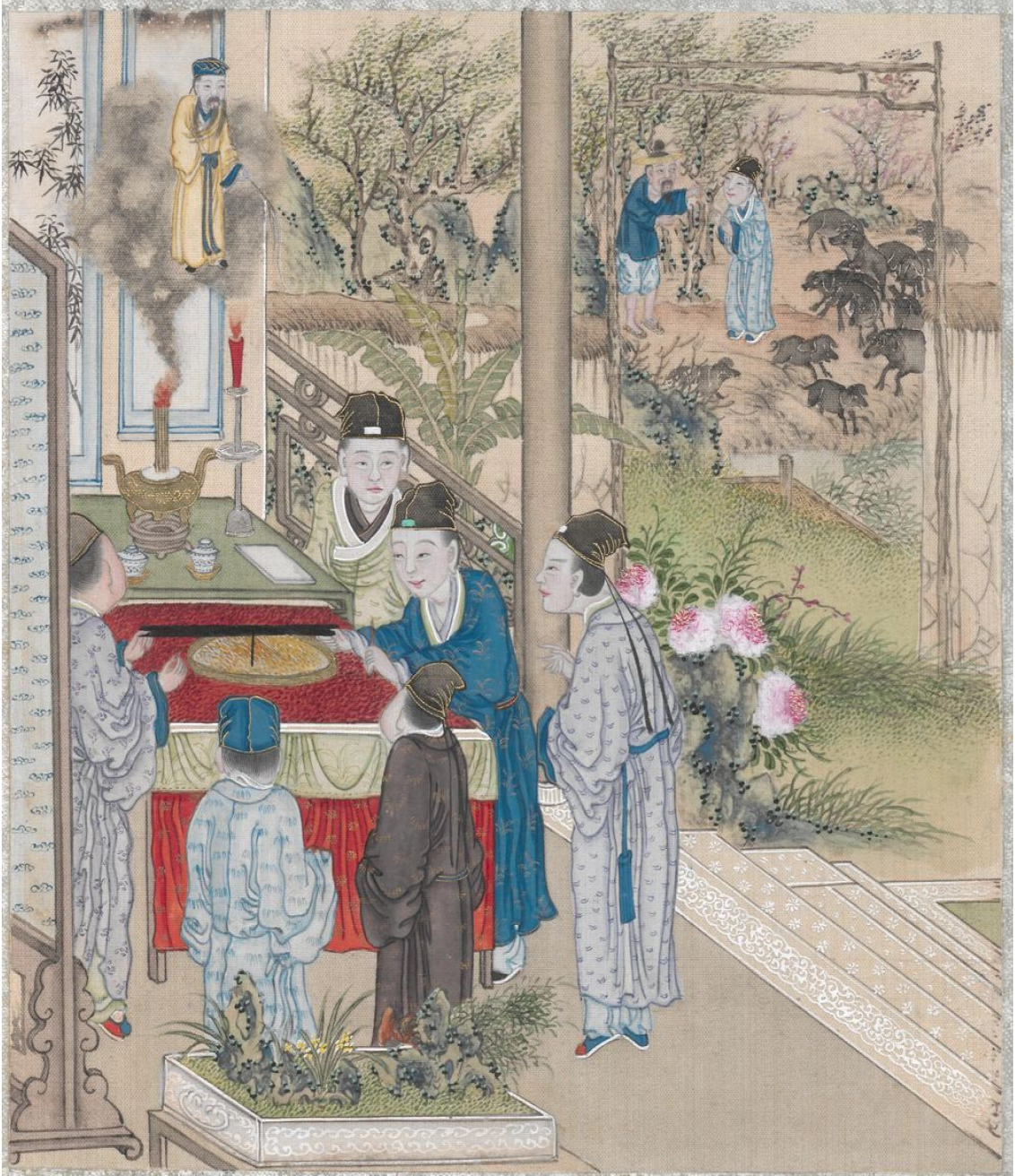
63. 乩仙

章丘米步云，善以乩卜[jī,两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于沙盘之上,谓神降临时则木架移动划字,借以决疑或占卜吉凶,通称"扶乩"或"扶鸾"]。每同人[志同道合者]雅集[诗文聚会]，辄召仙相与赓[gēng]和[唱和]。一日，友人见天上微云，得句，请以属对[联为对偶诗句]，曰："羊脂白玉天。"乩批云："问城南老董。"众疑其妄。后以故偶适城南，至一处，土如丹砂[朱砂,做中药可安神]，异之。见一叟牧豕其侧，因问之。叟曰："此'猪血红泥地'也。"忽忆乩词，大骇。问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属对不奇，而预知遇城南老董，斯亦神矣！"

常珍评：乩仙虽多是孤魂野鬼，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扶乩者是文人，应召之"仙"亦多是"文鬼"。

64. 泥书生

罗村[淄川县旧东北乡有罗家庄]有陈代者，少蠢[愚]陋[丑]。娶妻某氏，颇丽。自以婿不如人，郁郁不得志。然贞洁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独宿，忽闻风动扉开，一书生入，脱衣巾，就妇共寝。妇骇惧，苦相拒；而肌肤顿耎，听其狎[xiá]亵[xiè]而去。自是



…章丘米步云，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辄召仙相与赓和…

恒无虚夕。月余，形容枯瘁。母怪问之。初惭[cán]怍[zuò]不欲言；固问，始以情告。母骇曰："此妖也！"百术为之禁咒，终亦不能绝。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cì]。夜分，书生果复来，置冠几上；又脱袍服，搭椸[yí,衣架]架间。才欲登榻，忽惊曰："咄咄[duō]！有生人气！"急复披衣。代暗中暴起，击中腰胁，塔然作声。四壁张顾，书生已渺。束薪[xīn,柴火]照，泥衣一片堕地上，案头泥巾犹存。

65. 蹇偿债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乡人某，佣居公室[为李家帮工,住在李家]。其人少游惰，不能操农业，家窭贫[jù,贫穷简陋]。然小有技能，常为役务，每赉[lài,赏赐]之厚。时无晨炊，向公哀乞，公辄给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piáo,=莩,饿死的人]饿；然曷[hé,怎么,为什么]可以久？乞主人贷我菉豆[绿豆]一石[=担,十斗为一石]作资本。"公忻[xīn,=欣,欢喜]然，立命授之。某负去，年余，一无所偿。及问之，豆资已荡然矣。公怜其贫，亦置不索。

公读书于萧寺[佛寺]。后三年余，忽梦某来曰："小人负主人豆直[=值]，令来投偿。"公慰之曰："若索尔偿，则平日所负欠者，何可算数？"某愀然[qiǎo,忧惧貌]曰："固然。凡人有所为而受人千金，可不报也。若无端受人资助，升斗且不容昧[mèi,日中不明]，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pìn]驴产一驹[jū,小马]，且修伟。"公忽悟曰："得毋驹为某耶？"越数日归，见驹，戏呼某名。驹奔赴，如有知识。自此遂以为名。

公乘赴青州，衡府[明宪宗第七子，封衡恭王，治青州]内监见而悦之，愿以重价购之，议直未定。适公以家中急务不及待，遂归。又逾岁，驹与雄马同枥[槽]，跼折胫[jìng,小腿]骨，不可疗。有牛医[兽医]至公家，见之，谓公曰："乞以驹付小人，朝夕疗养，需以岁月。万一得痊[quán,病好了,恢复健康]，得直与公剖[pōu]分之。"公如所请。后数月，牛医售驴，得钱千八百，以半献公。



...越数日归，见驹，戏呼某名。驹奔赴，如有知识...

公受钱，顿悟，其数适符豆价也。噫！昭昭[阳世]之债，而冥冥之偿，此足以劝矣。

常珍评：人投驴，虽不能言人语，却能听懂人语。仆在湖南访能忆前身者百人，有通道县老寨村荣永阳者，三岁即忆述其前身为猪之日常，尤可忆主人杀猪日与猪贩交谈细节，摘录如下：

……之后，小永阳断断续续说出他的前世当猪的诸多细节。原来本村荣美在自家猪圈养了数头白猪，小永阳的前世是其中的一头。主人上山割了各种猪菜，再混合一些米和糠煮成猪食喂它们。其他白猪一般都吃得干干净净，但它却比较挑食，经常在自己槽里剩下一些不喜欢吃的。主人非常生气，常常一边骂它，一边用树枝敲打它的鼻子。

有一天主人叫来了一伙猪贩子，他们共三人靠杀猪卖肉为生，其中一人名叫荣永耀。三人在猪栏前与主人说了几句话，被他听明白了，原来主人要把他们卖给这伙猪贩子杀了卖肉。他很害怕，等到猪贩子把猪栏一打开，他便第一个冲出猪舍，跑到街上，又接着向山里狂奔。主人和三个猪贩子带上绑猪的绳子，在他后面紧紧追赶。最终他没有逃脱猪贩子的追捕，被捆得结结实实后抬回了村里。

杀猪时，三个猪贩子中的一个一时心血来潮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你看好了，今天杀猪的人不是我俩，是荣永耀。看好了，可别看错人！”他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然后歪头看了一眼马上要杀他的荣永耀。杀猪人荣永耀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和往常一样把猪杀了。

他的灵魂离开了猪的身体，没有其他地方去，又……（摘自《坪阳再生人》#32 荣永阳案例）

66. 驱怪

长山[今为山东省邹平县之一部]徐远公[徐处黯,字远公。明末济南府学生员。入清后,弃儒访道]，故明诸生也。鼎革[改朝换代]

后，弃儒访道，稍稍学敕[chì]勒[lè]之术[道士符法之术]，远近多耳其名。某邑一巨公，具币，致诚[真诚]款[恳切书，招之以骑。徐问：“召某何意？”仆辞以不知。“但嘱小人务屈临降耳。”徐乃行。

至则中庭[宅院之中]宴馔[zhuàn]，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问曰：“实欲何为，幸祛[解除]疑抱[心中的疑闷]。”主人辄言：“无何也。”但劝杯酒。言辞闪烁，殊所不解。言话之间，不觉向暮。邀徐饮园中。园构造颇佳胜，而竹树蒙翳[yì,遮蔽]，景物阴森，杂花丛丛，半没草莱[杂草]中。抵一阁，覆板[阁顶盖板]上悬蛛错缀[zhuì,连接,装饰]，大小上下，不可以数。酒数行，天色曛[xūn,昏暗]暗，命烛复饮。徐辞不胜酒，主人即罢酒呼茶。诸仆仓皇撤肴[yáo,做熟的鱼肉]器，尽纳阁之左室几上。茶啜[chuò,吃,饮]未半，主人托故竟去。仆人便持烛引宿左室。烛置案上，遽返身去，颇甚草草。徐疑或携襆被来伴，久之，人声殊杳[yǎo,无影无声]。即自起扃[jiōng,关门]户寝。窗外皎[jiǎo,洁白明亮]月，入室侵床；夜鸟秋虫，一时啾[jiū]唧[jī]。心中怛然[dá,惊恐]，不成梦寝。

顷之，板上橐橐[tuó,象声词,硬物连续碰击声]，似踏蹴[chǎ cù,象声词,踩踏]声，甚厉。俄下护梯[带扶手的阁梯]，俄近寝门。徐骇，毛发蝟[wèi,=猬,竖起的猬毛]立，急引被覆首，而门已豁然顿开。徐展被角微伺[sì,观察,侦候]之，则一物，兽首人身；毛周其体，长如马鬣[qí,马鬣,马颈鬃毛]，深黑色；牙粲群峰，目炯双炬。及几，伏餂[tiǎn,=舔]器中剩肴；舌一过，连数器辄净如扫。已而趋近榻，嗅徐被。徐骤起，翻被幂[mì,覆盖]怪头，按之狂喊。怪出不意，惊脱，启外户窜去。徐披衣起遁，则园门外扃[jiōng,门外]，不可得出。缘墙而走，择短垣逾[yú]，则主人马厩[jiù,马棚]也。厩人惊；徐告以故，即就乞宿。

将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骇。已而得之厩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惯作驱怪术；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tuó,口袋]中蓄如意钩[形如船锚的铁钩,柄端系有长绳,可缘以逾垣]一，又不送达寝所：是死我也！”主人谢曰：“拟即相告，虑君



…深黑色；牙粲群峰，目炯双炬。及几，伏餂、器中剩肴；舌一

难之[作难]。初亦不知橐有藏钩。幸宥[yòu,宽容,饶恕]十死[十死之罪]！”徐终怏怏，索骑归。自是而怪遂绝。主人宴集园中，辄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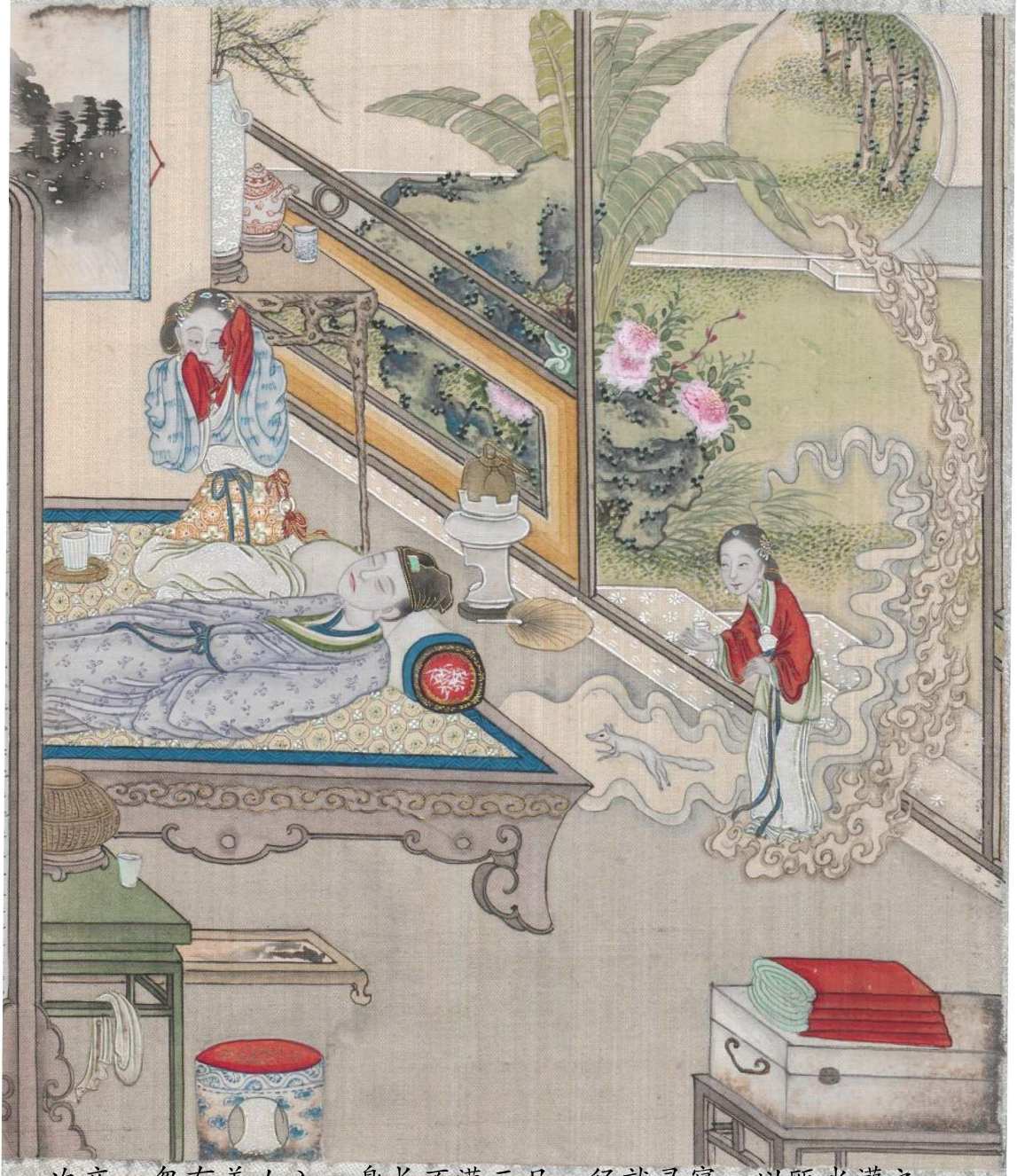
异史氏曰：“‘黄狸[狸猫]黑狸，得鼠者雄[雄杰]。’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后，隐其所骇惧，而公然以怪之遁为己能，天下必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67. 秦生

莱州[府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秦生，制药酒，误投毒味，未忍倾弃，封而置之。积年馀，夜适思饮，而无所得酒。忽忆所藏，启封嗅之，芳烈喷溢，肠痒涎[xián,唾沫口水]流，不可制止。取盏将尝，妻苦劝谏[jiàn,旧时称规劝君主或尊长]。生笑曰：“快饮而死，胜于馋[chán,贪吃]渴而死多矣。”一盏既尽，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满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饮之。少时，腹痛口噤[jìn,不能张]，中夜而卒。妻号，为备棺木，行[将]人殓[liàn,尸体入馆]。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长不满三尺，径就灵寝[停尸的厅堂]，以瓯[ōu,杯]水灌之，豁然顿苏。叩而诘之，曰：“我狐仙也。适丈夫入陈家，窃酒醉死，往救而归。偶过君家，彼怜君子与己同病，故使妾以馀药活之也。”言讫，不见。

68. 局诈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攀谈。渐问主人姓字、官阀[官阶门第]，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公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kuǎn,诚恳]洽[qià,谐和]，因曰：“宦[huàn,做官,官]途险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曰：“无之。”王曰：“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能覆翼[保护]人。某侍郎系[是]仆[自我谦称]阶进[当台阶使之进]。倘不惜千金贽[zhì,备



…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长不满三尺，径就灵寝，以瓯水灌之…

礼]，见公主当亦不难。”家人喜，问其居止。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侍御。侍御喜，即张盛筵[yán]，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效牛马之劳]。”御史益佩戴之。临别，订约，王曰：“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报命。”越数日始至，骑骏马甚都[美]，谓侍御曰：“可速治装行。公主事大烦，投谒[yè,拜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间。今得一间，宜急往，误则相见无期矣。”侍御乃出兼金[好金]重币，从之去。曲折十余里，始至公主第，下骑祗候[恭候]。王先持贽人，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数人接递传呼。侍御伛[yǔ]偻[lóu]而入，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侍姬皆着锦绣，罗列成行。侍御伏谒尽礼，传命赐生檐下，金碗进茗[míng,茶]。主略致温旨，侍御肃而退。自内传赐缎靴、貂[diāo,哺乳动物]帽。既归，深德[感激]王[姓王的人]，持刺[cì,名片]谒谢，则门阖[hé,关闭]无人。疑其侍主未复。三日三诣，终不复见。使人询诸贵主之门，则高扉肩锢[gù,禁闭]。访之居人，并言，“此间曾无贵主。前有数人僦[jiù,租赁]屋内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仆丧气而已。

副将军[武官名，位在将军之下]某，负资入都，将图[将谋]握篆[zhuàn,掌印之官]，苦无阶。一日，有裘[qiú,衣裘]马者[乘马者]谒之，自言：“内兄为天子近侍。”茶已，请间[jiàn,私语]云：“目下有某处将军缺，倘不吝[lìn]重金，仆嘱内兄游扬[宣扬]圣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夺也。”某疑其妄。其人曰：“此无须踟蹰[chí chú,徘徊,心中犹疑]。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于将军锱铢[zī zhū,微少]无所望。言定如干数，署券[签署券约]为信。待召见后，方求实给；不效，则汝金尚在，谁从怀中而攫[jué,抓取]之耶？”某乃喜，诺之，次日，复来引某去，见其内兄，云，“姓田。”煊[xuān]赫[hè]如侯家。某参谒，殊傲睨不甚为礼。其人持券向某曰：“适与内兄议，率[大概]非万金[银万两]不可，请即署尾[签名纸尾]。”某从之。田曰，“人心叵[pǒ]测，事后虑有反复。”其人笑曰：“兄虑之过矣。既能予之，宁不能夺之耶？且朝中将相，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将军前程方远，应不丧心[心理反常]至此。”



...侍御伛偻而入，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

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复公命。”逾两日，日方西，数人吼奔而入，曰：“圣上坐待矣！”某惊甚，疾趋入朝。见天子坐殿上，爪牙[卫士]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赐坐，慰问殷勤，顾左右曰：“闻某武烈非常，今见之，真将军才也！”因曰：“某处险要地，今以委卿，勿负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依券兑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绶[印绶]，日夸荣于亲友。过数日，探访之，则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争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简，何得授之他人？”司马[兵部尚书的别称]怪之。及述宠遇，半如梦境。司马怒，执下廷尉[官名，掌刑狱，明清指大理寺卿]。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则朝中并无此人。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异哉！武弁[biàn,武官]虽騃，岂朝门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术存焉，所谓“大盗不操矛弧[hú,木弓]”者也。

嘉祥[县名，今属山东省]李生，善琴。偶适东郊，见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贱直得之，拭之有异光；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极，若获拱壁[可双臂拱抱之大壁]，贮以锦囊，藏之密室，虽至戚不以示也。邑丞[县丞,县令的佐官]程氏，新莅[lì,到]任，投刺[cì,暗杀]谒李。李故寡[guǎ,少,缺少]交游，以其先施故，报之。过数日，又招饮，固请乃往。程为人风雅绝伦，议论潇洒，李悦焉。越日，折柬[jiǎn,信件名片]酬之，欢笑益洽。从此月夕花晨，未尝不相共也。

年余，偶于丞廨[xiè,官署]中，见绣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问：“亦谙[ān,熟悉精通]此否？”李曰：“生平最好。”程讶曰：“知交非一日，绝技胡不一闻？”拨炉沉香[香木]，请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愿献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风曲”，其声泠泠[líng,音调清脆悦耳]，有绝世出尘之意。李更倾倒[佩服]，愿师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笃[dǔ,忠实,一心一意]。年余，尽传其技。然程每诣李，李以常琴供之，未肯泄所藏也。一夕，薄醉[微醉]。丞曰：“某新肄[yì,学习]一曲，亦愿闻之乎？”为奏“湘妃”[琴曲名,即“湘妃怨”]，幽怨若泣。李亟[qì,屡次]赞之。丞曰：“所恨无良琴；若得良琴，音调益胜。”李欣然曰：“仆蓄一琴，颇异凡品。今遇钟期[意遇知音]，何敢终密？”乃启

椟[dú,柜子,匣子]负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尘，凭几再鼓，刚柔应节，工妙入神。李击节不置。丞曰：“区区拙技，负此良琴。若得荆人[谦指妻子]一奏，当有一两声可听者。”李惊曰：“公闺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适此操乃传自细君[小君,妻]者。”李曰：“恨在闺阁，小生不得闻耳。”丞曰：“我辈通家[世代交好之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请携琴去，当使隔帘为君奏之。”李悦。

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欢饮。少间，将琴入，旋出即坐。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顷之，香流户外。又少时，弦声细作，听之，不知何曲；但觉荡心媚骨，令人魂魄飞越。曲终便来窥帘，竟二十余绝代之姝[shū,美女]也。丞以巨白[酒]劝，内复改弦为“闲情之赋”[闲情赋,陶渊明作]，李形神益惑。倾饮过醉，离席兴[起身]辞[告辞]，索琴。丞曰：“醉后防有蹉[cuō]跌[diē]。明日复临，当令闺人尽其所长。”李归。次日诣之，则廨[xiè,官署]舍寂然，惟一老隶应门。问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复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并无音耗。吏皂皆疑，[告]白令，破扃[jiōng,关门,上闩]而窥其室；室尽空，惟几榻犹存耳。达之上台[上官]，并不测其何故。

李丧琴，寝食俱废，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程故楚产[楚地人]，三年前，捐资授嘉祥，执其姓名，询其居里，楚中并无其人。或云：“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传其有点金术。三年前，忽去不复见。”疑即其人。又细审其年甲[年纪]，容貌，吻合不谬[miù,错误的]。乃知道土之纳官，皆为琴也。知交年余，并不言及音律；渐而出琴，渐而献技，又渐而惑以佳丽；浸渍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骗机多端，若道士，骗中之风雅者矣。

常珍评：事出反常必有妖，然则局诈乃精心设局，未必有反常。不崇拜、轻信他人，不慕虚荣，并坚守财不外露方能不坠骗局。现今有高端相亲局，老板勾结一批富二代高富帅，吸引白富美或海归美女自投罗网供富二代白嫖，老板收美女高额会费。又有骗子租客车、租巨型会所，自演老板，以相亲局诱富家女，获得信任则诱其投资项目，被骗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

69. 曹操冢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àn,昏黑]。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zhá,拦住水流的构筑物,可以随时开关]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zhuàn,一种书体]。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xùn,用人或物随葬]金宝尽取之。

异史氏曰，“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馀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瞞之智，正瞞[曹操,小字阿瞞]之愚耳。”

常珍评：天下王者之陵，几无不被掘者，皆应多藏必厚亡也。独有后周武帝郭威，死前（954 年）嘱柴世宗曰：“昔年吾领兵过陕，见李唐帝陵无一不被掘，何也？其陵内金玉奇宝山积，诸贼念念不忘，乌得不盗？吾死之后，必瓦棺纸衣。”如此薄葬，一文不名，终无人掘矣！

70. 骂鸭

邑[本县。作者蒲松龄家乡淄川县]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rong,重重叠叠]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邻翁[老头儿]素[向来]雅量[度量宽宏]，生平失物，未尝征[表露]于声色。某诡[guǐ,欺骗]告翁曰：“鸭乃某甲[某个人]所盗。彼甚畏骂焉，骂之亦可警[警告]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最后]不骂。某益[更加]窘[jiǒng,尴尬]，因[于是]实告邻翁。翁乃[才]骂，其病良已[止,罢了]。

异史氏曰：“甚矣，攘[rǎng,窃取]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音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因此]骂行其慈者也。”



…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



…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

71. 人妖

马生万宝者，东昌[府名,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疏狂不羁[jī,束缚拘束]。妻田氏，亦放诞风流。伉俪[lì kàng,夫妻]甚敦[dūn]。有女子来，寄居邻人某媪[ǎo]家，言为翁姑[公婆]所虐，暂出亡。其缝纫绝巧，便为媪操作，媪喜而留之。逾数日，自言能于宵分[深夜]按摩，愈女子瘵蛊[zhài gǔ,腹部肿胀病]。媪常至生家，游扬[传扬]其术，田亦未尝着意。生一日于墙隙窥见女，年十八九已来，颇风格[颇有风度]。心窃好之。私与妻谋，托疾以招之。媪先来，就榻抚问已，言："蒙娘子招，便将来。但渠畏男子，请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无广舍，渠侬[他]时复出入，可复奈何？"已又沉思曰："晚间西村阿舅家招渠饮，即嘱令勿归亦大易。"媪诺而去。妻与生用拔赵帜[zhì]易汉帜计[调包计]，笑而行之。

日曛[xūn,昏暗,暮]黑，媪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数语，媪别去。田便燃烛展衾[qīn]，让女子先上床，己亦脱衣隐[灭]烛。忽曰："几忘却，厨舍门未关，防狗子偷吃也。"便下床启门易生，生窸窣[xī sū,触动、摩擦的细微声音]入，上床与女共枕卧，女颤[chàn]声曰："我为娘子医清恙[病]也。"间以昵[亲昵]词。生不语。女即抚[fǔ,轻轻地按着]生腹，渐至脐[qí]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触腕崩腾。女惊怖[bù,惧怕]之状，不啻[chì,但,仅,只]误捉蛇蝎[xiē]，急起欲遁。生沮[jǔ,阻止]之，以手入其股际，则擂[léi,打]垂盈掬[jū,用两手捧]，亦伟器也。大骇呼火[唤人点灯]。生妻谓事决裂，急燃灯至，欲为调停。则见女赤身投地乞命，妻羞惧趋出。生诘之，云是谷城[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南之东阿镇]人王二喜，以兄大喜为桑冲门人[桑冲的徒弟。桑冲,明石州人。以男饰女,又巧习女红,自称女师,借以接近妇女,潜行奸污。后伪为丐妇,至大同、顺天、济南、东昌等数十州县,污辱良家女子百余人。成化年间事发,凌迟处死]，因得转传其术。又问："玷[diàn,人的缺点,有污点]几人矣？"

曰：“身出行道不久，只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诛，思欲告郡，而怜其美，遂反接[反绑双手]而宫[又称腐刑，割掉生殖器之刑]之，血溢殒[yǔn,死]绝[昏死过去]。食顷复苏，卧之榻，覆之衾，而嘱曰：“我以药医汝，创痏[wěi,创伤]平，从我终焉可也，不然事发不赦[shè,免除和减轻刑法]。”王诺之。明日，媪来。生诒[yí,]之曰：“伊是我表侄女王二姐也，以天阉[生来无生殖能力]为夫家所逐，夜为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将为市药饵，兼请诸其家，留与荆人作伴。”媪入室，视王，见其面色败如尘土，即榻问之。曰：“隐所暴肿，恐是恶疽[jū,毒疮]。”媪信之去。生饵以汤，糁[sán,撒上]以散[药面]，日就平复。夜辄引与狎处，早起则为田提汲补缀[zhuì,装饰]，洒扫执炊，如媵[yìng]婢然。

居无何，桑冲伏诛[被处死刑]，同恶者七人并弃市[在市集上公开砍头]，惟二喜漏网。檄[xí,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或声讨的文书]各属严缉。村人窃共疑之，集村媪隔裳而探其隐，群疑乃释。王自是德生，遂从马以终焉。后卒，即葬府西马氏墓侧，今依稀[仿佛]在焉。

异史氏曰：“马万宝可谓善于用人者矣。儿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钳，因断其钳而蓄之。呜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72. 韦公子

韦公子，咸阳世家。放纵好淫，婢妇有色，无不私者。尝载金数千，欲尽览天下名妓，凡繁丽之区，无不至。其不甚佳者，信宿[连宿两夜]即去；当意，则作百日留。叔亦名宦，休致[官吏年老去职]归，怒其行，延明师，置别业，使与诸公子键[门闩]户读。公子夜伺师寝，逾垣归，迟明而返。一夜，失足折肱[gōng,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师始知之。告公，公益施夏[jiǎ,榎木]楚[荆木]，俾不能起而始药之。及愈，公与之约：能读倍诸弟，文字佳，出勿禁；若私逸，挞如前。然公子最慧，读常过程[读书常超过规定进度]。数年，中乡榜。欲自败约，公箝[qián,=钳]制之。赴都，以老仆从，授日记籍，使志其言行，故数年无过行。后成进士，公乃

稍弛其禁。公子或将有作，惟恐公闻，入曲巷[偏僻小巷、妓院]中，辄托姓魏。

一日，过西安，见优僮[青年演唱艺人]罗惠卿，年十六七，秀丽如好女，悦之。夜留缱[qiǎn]绻[quǎn]，赠贻[yí,赠给]丰隆。闻其新娶妇尤韵妙，私示意惠卿。惠卿无难色，夜果携妇至，三人共一榻。留数日，眷爱臻至。谋与俱归。问其家口，答云："母早丧，父存。某原非罗姓。母少服役于咸阳韦氏，卖至罗家，四月即生余。倘得从公子去，亦可察其音耗。"公子惊问母姓，曰："姓吕。"生骇极，汗下浃体[jiā,湿遍全身]，盖其母即生家婢也。生无言。时天已明，厚赠之，劝令改业。伪托他适，约归时召致之，遂别去。

后令苏州[某邑]，有乐伎沈韦娘，雅丽绝伦，爱留与狎[xiá,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戏曰："卿小字取'春风一曲杜韦娘'[语出唐刘禹锡赠李绅《歌妓诗》"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为名妓，有咸阳公子与公同姓，留三月，订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韦，实妾姓也。公子临别时，赠黄金鸳鸯，今尚在。一去竟无音耗，妾母以是愤悒死。妾三岁，受抚于沈媪，故从其姓。"公子闻言，愧恨无以自容。默移时，顿生一[计]策。忽起挑灯，唤韦娘饮，暗置鸩[zhèn,一种毒鸟,羽毛放在酒里可以毒死人]毒杯中。韦娘才下咽，溃乱呻嘶[sī,声音哑]。众集视，则已毙矣。呼优人[优子,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至，付以尸，重赂[lù]之。而韦娘所与交好者尽势家，闻之皆不平，贿激优人，讼于上官。生惧，泻橐[tuó,口袋]弥缝[掏空腰包，贿买当道，掩饰罪过]，卒[终]以浮躁免官。

归家，年才三十八，颇悔前行。而妻妾五六人，皆无子。欲继公孙[想过继叔父之孙为嗣]；公以门内无行[品行不端]，恐儿染习气，虽许过嗣，必待其老而后归之。公子愤欲招惠卿，家人皆以为不可，乃止。又数年，忽病，辄挝心[受到委屈或侮辱]曰："淫婢宿妓者，非人也！"公闻而叹曰："是殆将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诣其家，使定省[昏定晨省，指旧时人子待父母之礼]之。月余果死。



…暗置鸩毒杯中。韦娘才下咽，溃乱呻嘶。众集视，则已毙矣…

异史氏曰：“盗[偷情]婢私娼，其流弊殆[dài,危]不可问。然以己之骨血[自己的孩子]，而谓他人父，亦已羞矣。乃鬼神又侮弄之，诱使自食便液[与自己的子女淫乱]。尚不自剖其心，自断其首，而徒流汗投鸠，非人头而畜鸣[人面畜生]者耶！虽然，风流公子所生子女，即在风尘[娼妓生涯]中，亦皆擅[shàn,善于,长于]场[技艺高超出众]。”

常珍评：淫乱大恶，犯者丧德败家，如同赌博，也是易上瘾的。

73.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山东省益都县]之西山人。母双盲。杜事之孝，家虽贫，甘旨[美味的食物]无缺。一日，将他适，市肉付妻，令作馄饨[botuō,水饺]。妻最忤逆[wǔ,不孝父母、公婆]，切肉时杂蜣螂[qiānggláng,屎窠螂]其中。母觉臭恶不可食，藏以待子。杜归，问：“馄饨美乎？”，母摇首，出示子。杜裂视，见蜣螂，怒甚。入室，欲挞[tà]妻，又恐母闻。上榻筹思，妻问之，不语。妻自馁[něi,没有勇气]，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声。杜叱[chì,大声呵斥]曰：“不睡，待敲扑[用棍子打]耶！”亦觉寂然。起而烛之，但见一豕，细视，则两足犹人，始知为妻所化。邑令闻之，縶[zhí,用绳系]去，使游四门，以戒众人。谭薇臣曾亲见之。

74. 古瓶

淄邑北村井涸[hé,水干]，村人甲、乙缒[zhuì,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放]入淘之。掘尺余，得髑髅[dú lóu,死人头骨]。误破之，口含黄金，喜纳腰橐[tuó]。复掘，又得髑髅六七枚。悉破之，无金。其旁有磁瓶二、铜器一。器大可合抱[两手合围]，重数十斤，侧有双环，不知何用，班驳[bó]陆离[颜色错杂]。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时乙苏，曰：“我乃汉人。遭新莽之乱[公



...起而烛之，但见一豕，细视，则两足犹人，始知为妻所化...



…村人甲、乙缒入淘之。掘尺余，得髑髅…

元八年,王莽篡汉自立,改国号新,在位十八年],全家投井中。适有少金,因内[=纳]口中,实非含敛之物[放在死人口中的金玉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遍碎头颅?情殊可恨!”众香[焚香]楮[chǔ,烧纸]共祝之,许为殡葬,乙乃愈;甲则不能复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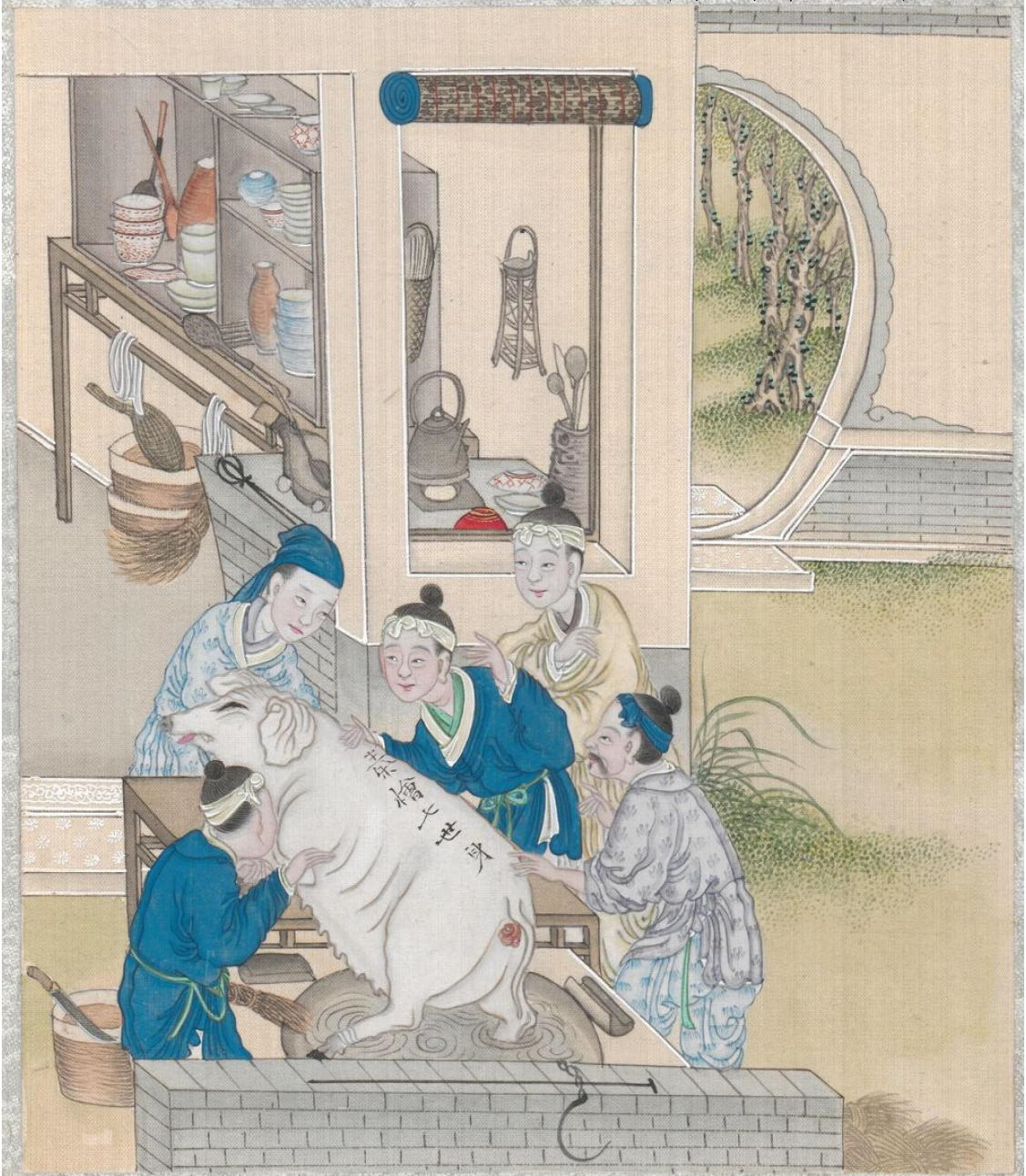
颜镇[颜神镇,在今青州市西南]孙生闻其异,购铜器而去。袁孝廉宣四[袁藩,字宣四,淄川县人。康熙二年举人]得一瓶,可验阴暗:见有一点润处,初如粟米,渐阔渐满,未几雨至;润退,则云开天霁[jì,雨雪停止,天放晴]。其一入张秀才家,可志朔[阴历每月初一]望[阴历每月十五]:朔则黑起如豆,与日俱长;望则一瓶遍满;既望[望日的后一天,即阴历每月十六],又以次而退,至晦[huì,阴历每月最后的一天]则复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粘口上,刷剔[tī,分解骨肉,把肉从骨头上刮下来]不可下。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落花结实,与在树者无异云。

常珍评:遗骸并非无主垃圾,有灵驻焉。附家父李泽仙所讲相关故事一则。

文革中吾堂姐夫丁茂白任吉利河村生产队长,他响应号召,率社员挖了很多坟。坟砖造猪舍,棺材做课桌,骨骸抛弃或砸碎造磷肥,坟头平了种庄稼,一坟四用。某日丁令某社员把一无名坟挖了,让他把骨头扔进石沟。当夜,该社员做了恶梦,梦中有一老者责备不该挖他坟,更不该把骨头扔进石沟,石沟石头坚而锐,让他无法睡觉。社员就说,我是奉命干活,你去找队长丁。鬼就说丁头上火光三尺,惹不得。你若不把我重新安葬,我每晚都来找你,没完。次日,社员报告丁队长,丁队长就让他捡走骨头,找个平地安葬了。(摘自《一百个小人物的故事》)

75. 秦桧

青州冯中堂家[冯溥,字孔博,顺治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杀一豕[shǐ],燖[qián,烧烫]去毛鬣[liè,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肉内有字云:“秦桧[宋代奸臣,反对抗击金人,力主投降,曾以“莫须有”



...杀一豕，燔去毛鬣，肉内有字云："秦桧七世身。"

的罪名杀害抗金英雄岳飞,故遗臭后世,为人们所不齿]七世身。”烹[pēng,煮]而啖[dàn,饮,吃]之，其肉臭恶，因投诸犬。呜呼！桧[huì]之肉，恐犬亦不当食之矣！闻益都[明清时为青州府府治所在地]说：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为桧所害，故生乎最敬岳武穆[岳飞,著名民族英雄,南宋抗金将领]。

76. 胭脂

东昌卞[biàn]氏，业牛医[兽医]者，有女小字胭脂[yān zhī]，才姿惠丽。父宝爱之，欲占凤于清门，而世族鄙[bǐ,轻蔑,看不起]其寒贱，不屑缔盟，所以及笄[jī jī,指女子]未字。对户龚[gōng]姓之妻王氏，佻[tiāo,]脱善谑[xuè,]，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动，秋波[秋天的水波,比喻美女的眼睛目光,形容其清澈明亮,喻指蕴含着的深情]荧转之。少年俯首趋去。去既远，女犹凝眺[tiào,望,往远处看]。王窥其意，戏谓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憾。”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问：“识得此郎否？”女曰：“不识。”曰：“此南巷鄂[è]秀才秋隼[sǔn,鹘,一种鸟类]，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近以妻服未阕[què,停止,终了]，故衣素。娘子如有意，当寄语使委冰焉。”女无语，王笑而去。

数日无耗，女疑王氏未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渐废饮食；荧念颇苦，寝疾惙顿。王氏适来省视，研诘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渐觉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芳体违和，莫非为此？”女赪[chēng,红色]颜良久。王戏曰：“果为此，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其夜来一聚，彼岂不肯可？”女叹气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渠不嫌寒贱，即遣冰来，病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颔[hàn,点头]之而去。

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既嫁，宿侦夫他出，辄寻旧好。是夜宿适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其有机可乘。欲与妇谋，又恐其妒，乃假无心之词，问女家闺闼

甚悉。次夜逾垣[yuán,墙]入，直达女所，以指叩窗。女问：“谁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为百年，不为一夕。郎果爱妾，但当速遣冰人；若言私合，不敢从命。”宿姑[且]诺之，苦求一握玉腕为信。女不忍过拒，力疾启扉。宿遽入，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宿急曳之。女曰：“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恤[xù]，何遂狂暴若此！若复尔尔，便当鸣呼，品行亏损，两无所益！”宿恐假迹败露，不敢复强，但请后会。女以亲迎为期。宿以为远，又请。女厌纠缠，约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许；宿捉足解绣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贻污谤。今亵[xiè]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阴揣衣袂，竟已乌有。急起篝[gōu,灯笼]灯，振衣冥索。诘王，不应。疑其藏匿，妇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隐，实以情告。言已遍烛门外，竟不可得。懊恨归寝，犹意深夜无人，遗落当犹在途也。早起寻，亦复杳[yǎo,无影无踪]然。

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无籍。尝挑王氏不得，知宿与洽，思掩执[偷偷地逮住]以胁之。是夜过其门，推之未扃[jiōng,关闭]，潜入。方至窗下，踏一物，耎[ruǎn,=软]若絮绵，拾视，则巾裹女舄[xì,加木底的鞋]。伏听之，闻宿自述甚悉，喜极，抽身而出。逾数夕，越墙入女家，门户不悉，误诣翁舍。翁窥窗见男子，察其音迹，知为女来。大怒，操刀直出。毛大骇，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无所逃，反身夺刃；媪起大呼，毛不得脱，因而杀翁。女稍痊[quán,病好了,恢复健康]，闻喧始起。共烛之，翁脑裂不能言，俄顷已绝。于墙下得绣履，媪视之，胭脂物也。逼女，女哭而实告之；不忍贻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讼于邑。

官拘鄂。鄂为人谨讷[nè,语言迟钝]，年十九岁，见人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能置词，惟有战栗。宰益信其情实，横加梏[gù]械。生不堪痛楚，遂诬服[无辜而服罪]。及解郡，敲扑如邑。生冤气填塞，每欲与女面质；及相见，女辄诟詈[lì]，遂结舌不能自伸，由是论死。经数官复讯无异。



…女稍痊，闻喧始起。共烛之，翁脑裂不能言，俄顷已绝…

后委济南府复审。时吴公南岱守济南，一见鄂生，疑其不类杀人者，阴使人从容私问之，俾[bǐ,使]尽得其词。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筹思数日始鞫[jū,审问犯人]之。先问胭脂："订约后有知者否？"曰："无之。""遇鄂生时别有人否？"亦曰："无之。"乃唤生上，温语慰问。生曰："曾过其门，但见旧邻妇王氏同一少女出，某即趋避，过此并无一言。"吴公叱[chì]女曰："适言侧无他人，何以有邻妇也？"欲刑之。女惧曰："虽有王氏，与彼实无关涉。"公罢质[询]，命拘王氏。拘到，禁不与女通，立刻出审，便问王："杀人者谁？"王曰："不知。"公诈之曰："胭脂供杀卞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妇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虽有媒合之言，特戏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细诘之，始述其前后相戏之词。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惨死，讼结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诚不忍耳。"公问王氏："既戏后，曾语何人？"王供："无之。"公怒曰："夫妻在床应无不言者，何得云无？"王曰："丈夫久客未归。"公曰："虽然，凡戏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将谁欺？"命梏[gù,拘在罪人两手的刑具]十指。妇不得已，实供："曾与宿言。"公于是释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严械之。宿供曰："赚女是真。自失履后，未敢复往，杀人实不知情。"公曰："逾墙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诬承。招[供]成报上，咸称吴公之神。铁案如山，宿遂延颈以待秋决矣。然宿虽放纵无行，实亦东国名士。闻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且又怜才恤士，宿因以一词控其冤枉，语言怆恻。公乃讨其招供，反复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请于院、司，移案再鞫[jū,审问犯人]。问宿生："鞋遗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妇门时，犹在袖中。"转诘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几？"供言："无有。"公曰："淫妇岂得专私一人？"又供曰："身与宿介稚齿交合，故未能谢绝；后非无见挑[逗]者，身实未敢相从。"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里毛大，屡挑屡拒之矣。"公曰："何忽贞白如此？"命掠之。妇顿首出血，力辨无有，乃

释之。又诘："汝夫远出，宁无有托故而来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贷馈赠，曾一二次入小人家。"

盖甲、乙皆巷中游荡之子，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齐，公赴城隍[chéng huáng,护城河]庙，使尽伏案前。讯曰："曩[nǎng]梦神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虚者，廉得[不贪污,廉洁]无赦[shè]！"同声言无杀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将并夹之。括发裸身，齐鸣冤苦。公命释之，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guàn,洗手器皿]讫；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盖公先使人以[草木]灰涂壁，又以烟煤濯[zhuó,洗]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尽吐其实。

自吴公鞫[jū,审问犯人]后，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靦[tiǎn,惭愧]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贱，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恐娶之为人姗[shàn,=讪,讥讽]笑，日夜萦回，无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宰为之委禽[下聘礼]，送鼓吹焉。

异史氏曰："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

77. 雨钱

滨州[山东省滨县]一秀才，读书斋中。有款门者，启视，则皤然[pó,须发皆白的样子]一翁，形貌甚古[古雅]。延之入，请问姓氏。翁自言："养真，姓胡，实乃狐仙。慕君高雅，愿共晨夕[朝夕过往]。"秀才故旷[kuàng,开朗,心境阔大]达，亦不为怪。遂与评驳[评论]今古。翁殊博洽[知识广博]，镂花雕缋[huì,镂刻花纹,彩饰锦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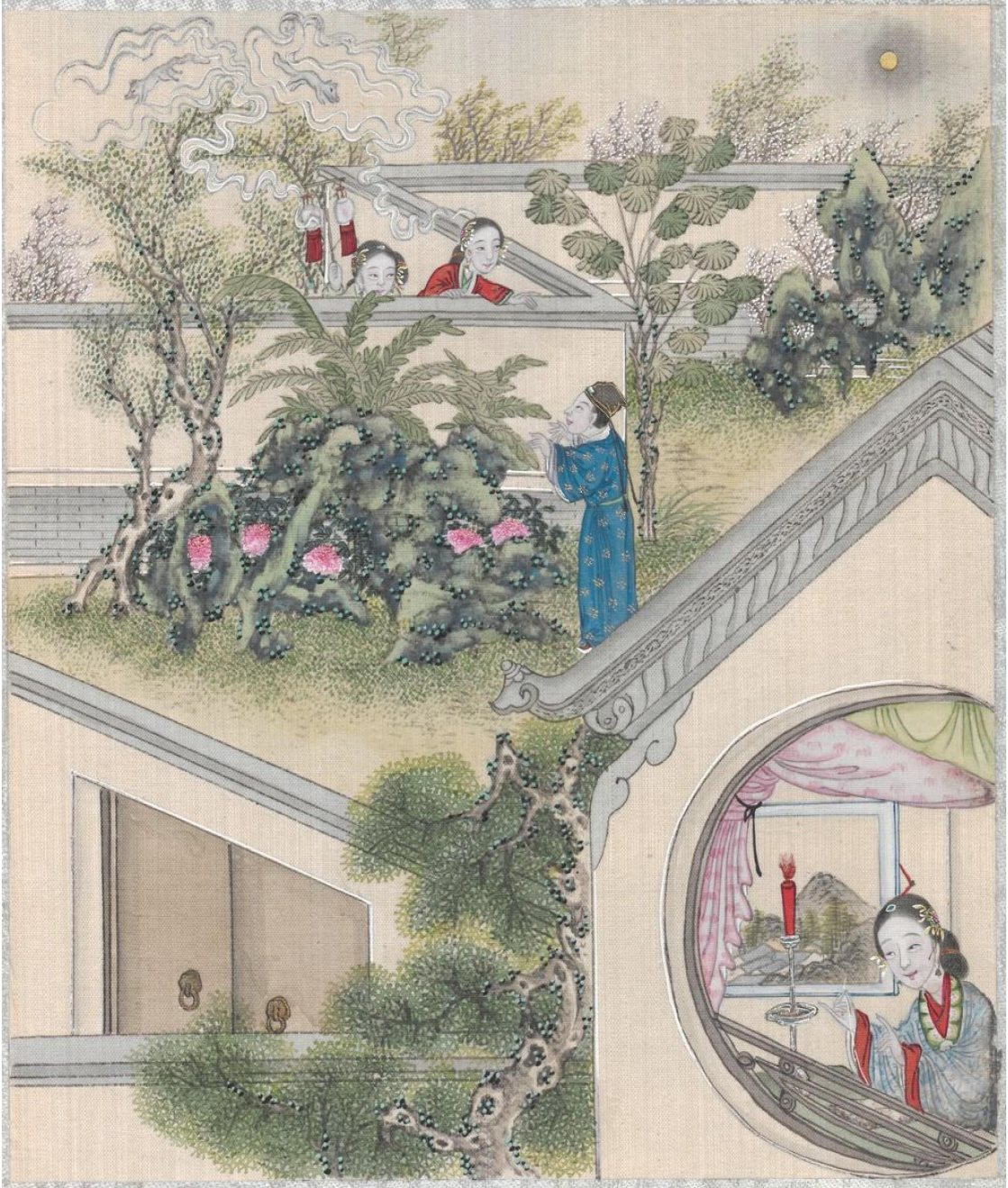
…禹步作咒。俄顷，钱有数十百万，从梁间锵锵而下，势如骤雨…

粲于牙齿[谈吐美雅,如百花粲丽]；时抽[阐发]经义[经书义理]，则名理湛深，尤觉非意所及。秀才惊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爱我良厚。顾我贫若此，君但一举手，金钱宜可立致。何不少为周济？"翁默然，似不以为可。少间，笑曰："此大易事。但须得十数钱作母[本钱]。"生如其请。翁乃与共入密室中，禹步[巫师、道士作法时的步法]作咒。俄顷，钱有数十百万，从梁间锵锵[qiāng]而下，势如骤雨，转瞬没膝；拔足而立，又没踝[huái]。广丈之舍，约深三四尺余。乃顾语秀才："颇厌[yàn,嫌恶,憎恶]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挥，钱即画然而止。乃相与扃[jiōng,闭]户出。秀才窃喜，自谓暴富。顷之，入室取用，则满室阿堵物[那个东西,指金钱]皆为乌有，惟母钱十余枚寥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气向翁，颇怼[duì,怨恨]其诳[kuáng,欺骗,瞒哄]。翁怒曰："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子]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遵命]！"遂拂衣去。

78. 双灯

魏运旺，益都[山东省益都县]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后式微[衰落]，不能供读。年二十余，废学，就[跟随]岳[岳父]业[卖]酤[gū,酒]。一夕，魏独卧酒楼上，忽闻楼下踏蹴[cù]声。魏惊起悚[sǒng]听[警惕地倾听]。声渐近，寻梯而上，步步繁响。无何，双婢挑灯，已至榻下。后一年少书生，导一女郎，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转知为狐，发毛森竖[森然直立]，俯首不敢睨[nì]。书生笑曰："君勿见猜。舍妹与有前因[缘]，便合奉事。"魏视书生，锦貂炫目，自惭形秽，腼颜[羞色]不知所对。书生率婢子遗灯竟去。

魏细瞻女郎，楚楚[衣裳鲜明]若仙，心甚悦之。然惭作不能作游语[戏谑挑逗之语]。女郎顾笑曰："君非抱本头者[啃书卷的文人]，何作措大[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气？"遽近枕席，暖手于怀。魏始为之破颜，捋[lǚ,整理]裤相嘲，遂与狎昵。晓钟未发，双鬟[huán]即来引去。复订夜约。至晚，女果至，笑曰："痴郎何福，不费一钱，得如此佳妇，夜夜自投到也。"魏喜无人，置酒与饮，赌藏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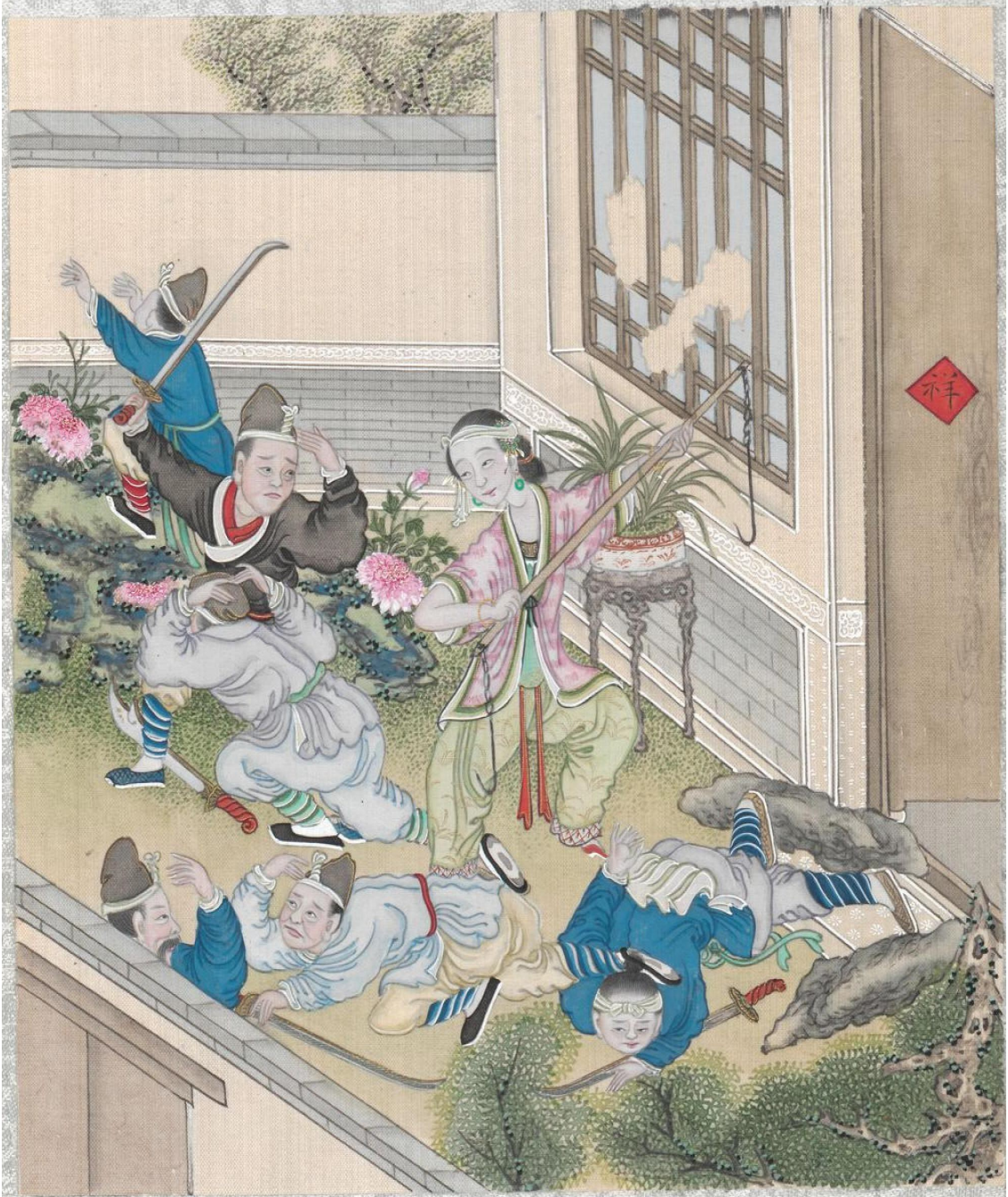
…与妻话窗间，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以手相招。魏近就之。

种游戏，又称“猜枚”，就近取可握之物如棋子、铜钱、瓜子之类握掌中，令对方猜。女子十有九赢。乃笑曰：“不如妾约[握持]枚子，君自猜之，中则胜，否则负。若使妾猜，君当无赢时。”遂如其言，通夕为乐。既而将寝，曰：“昨宵衾褥涩冷，令人不可耐。”遂唤婢被来，展布榻间，绮香。顷之，缓带交偎，口脂浓射，真不数[shǔ,谈论,述说]汉家[汉成帝得赵飞燕之妹]温柔乡[美色迷人之境]也。自此，遂以为常。

后半年，魏归家。适月夜与妻话窗间，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逾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夫妻恩爱]之义。”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语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处，乃辞魏言别。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伫立徨，遥见双灯明灭，渐远不可睹，怏[yàng,不服气,不满意]郁而反。是夜山头灯火，村人悉望见之。

79. 妾击贼

益都西鄙之贵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颇婉丽，而冢室[zhǒng,正妻]凌[凌辱]折[折磨]之，鞭挞横施。妾奉事之惟谨。某怜之，往往私语慰抚。妾殊未尝有怨言。一夜，数十人逾垣[yuán]入，撞其屋扉几坏。某与妻惶遽丧魄[pò]，摇战不知所为。妾起，默无声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扁担]一，拔关遽出。群贼乱如蓬麻。妾舞杖动，风鸣钩[扁担两端所垂的铁钩]响，击四五人仆地；贼尽靡[mí,分散]，骇愕乱奔墙，急不得上，倾跌咿哑[yī yǎ]，亡魂失命。妾拄杖于地，顾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亲与厮打]得，亦学作贼！我不汝杀，杀嫌辱我。”悉纵之逸[逃]去。某大惊，问：“何自能尔？”则妾父故枪棒师[教习枪棒的武师]，妾尽传其术，殆[dài,大概,几乎]不啻[chì]百人敌[武艺不止可敌百人]也。妻尤骇甚，悔向之迷于物色[形貌]。由是善颜视妾。妾终无纤毫失礼。邻妇或谓妾：“嫂击贼若豚[tún]犬，顾奈何俯首受挞楚？”妾曰：“是吾分[名分]耳，他何敢言。”闻者益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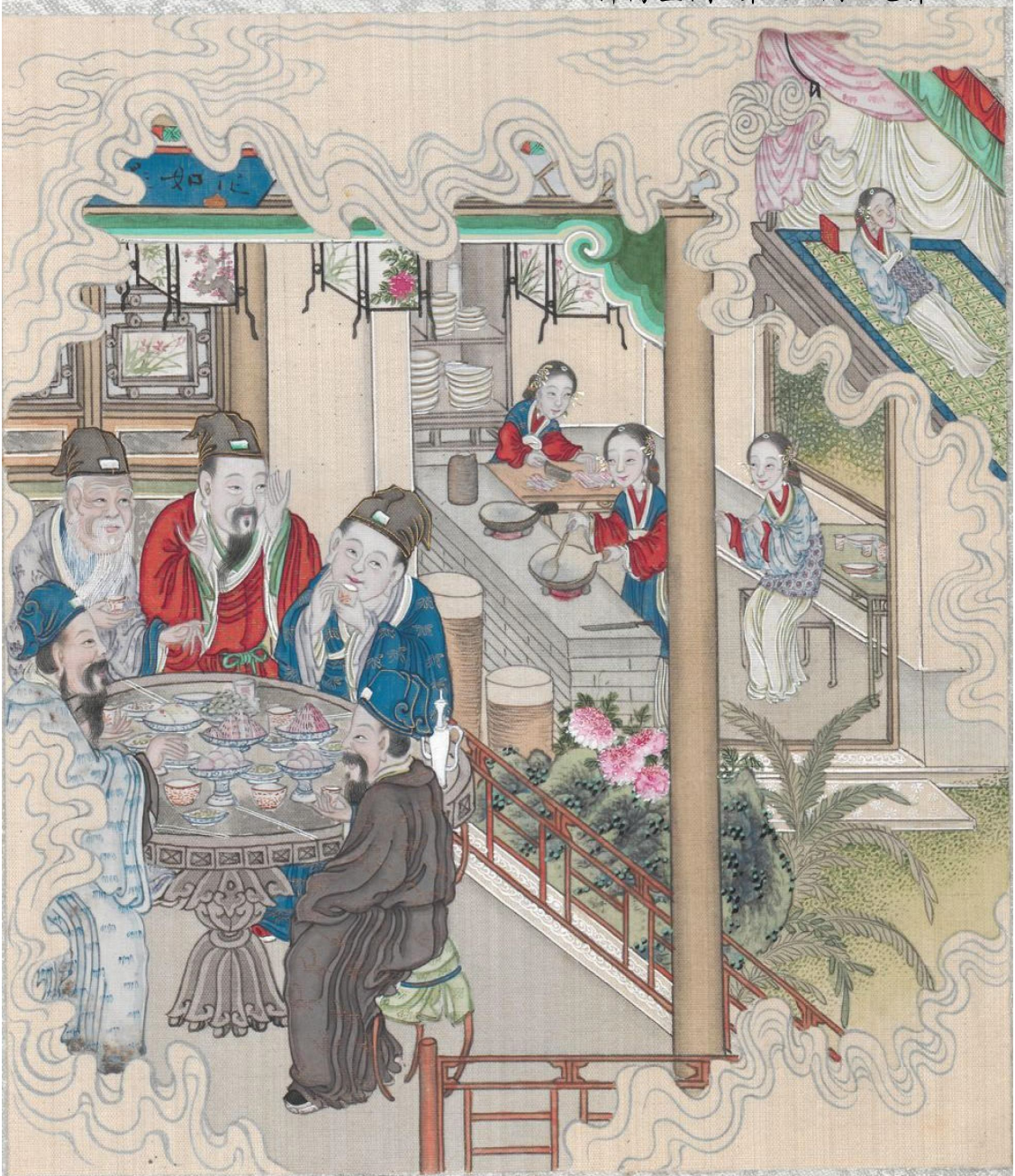


…拔关遽出。群贼乱如蓬麻。妾舞杖动，风鸣钩响，击四五

80.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wǎn]，内人病。会重阳[农历九月九日。九为阳数之极，故九月九日称为重阳节]，为友人招作茱萸[zhūyú]会[古代风俗,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折茱萸佩戴之,以祛邪辟灾。又约集亲友“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茱萸,植物名,生于川谷,有烈香]。早兴[清晨起床]，盥[guàn,洗漱完毕]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见妻昏愦[kuì,昏乱]，絮絮[琐细多言]若与人言。杜异之，就问卧榻。妻辄“儿”呼之。家人心知其异。时杜有母柩[jiù]未殡[葬埋]，疑其灵爽[鬼魂]所凭。杜祝曰：“得勿吾母耶？”妻骂曰：“畜产：何不识尔父？”杜曰：“既为吾父，何乃归家祟儿妇？”妻呼小字[乳名]曰：“我专为儿妇来，何反怨恨？儿妇应即死；有四人来勾致[拘拿]，首者张怀玉。我万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许小馈送，便宜付之。”杜如言，于门外焚钱纸。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违吾面目[情面]，三日后，当治具[置办酒席]酬之。尔母老，龙钟[衰惫蹇缓]不能料理中馈[家庭饮食]。及期，尚烦儿妇一往。”杜曰：“幽冥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儿勿惧，去去[暂去]即复返。此为渠事，当毋[wú,不要]惮[dàn,怕,畏惧]劳。”言已，即冥然[昏然不醒]，良久乃苏。杜问所言，茫不记忆。但曰：“适见四人来，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请，且解囊[náng]赂之，始去。我见阿翁锹[qiāng]袱尚余二铤[dìng,锭]，欲窃取一铤来，作糊口计。翁窥见，叱曰：‘尔欲何为！此物岂尔所可用耶！’我乃敛手未敢动。”杜以妻病革[jí,病危]，疑信参半。

越三日，方笑语间，忽瞪目久之，语曰：“尔妇綦[qí,极,很]贪，曩[nǎng]见我白金，便生觊觎[jì yú,非分的企望]。然大要[大约]以贫故，亦不足怪。将以妇去，为我敦[duī,治理]庖务[饮食之事]，勿虑也。”言甫[刚]毕，奄然[猝死]竟毙。约半日许，始醒，告杜曰：“适阿翁呼我去，谓曰：‘不用尔操作，我烹调自有人，只须坚坐[安坐]指挥足矣。我冥中喜丰满，诸物馔[zhuàn]都覆器外[意谓饭菜要盛到漫出盘碗]，切宜记之。’我诺。至厨下，见二妇操



...冥中喜丰满，诸物馔都覆器外，切宜记之。我诺。至厨下，见二妇操刀...

刀砧[zhēn,捶、砸或切东西的时候,垫在底下的器具]于中，俱绀[gàn]帔而绿缘之[天青色的帔肩而缘以绿边]，呼我以嫂。每盛炙[zhì,菜肴]于簋[guǐ,盛食物的器具]，必请觇视[chān,窥视,验看]。曩[nǎng]四人都在筵中。进馔[zhuàn]既毕，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还。”杜大愕异，每语同人。

常珍评：阳世人命大案，若上下其手，打通关节，该死的亦可不死。不想阴间亦有贿赂鬼差而不死者。然阎王出票勾人魂魄，未必此人有罪，故多活数载似也无妨。如此一来，又生出许多人生故事，编写生死簿之刀笔吏又要挑灯忙活一阵了。

81. 阎罗

莱芜[县名,清属泰安府,即今山东省莱芜市]秀才李中之，性直[正直]谅[诚信]不阿[不徇私情]。每数日，辄死去，僵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问所见，则隐秘不泄。时邑有张生者，亦数日一死。语人曰：“李中之，阎罗也。余至阴司，亦其属曹[属官]。”其门殿[大门和正殿]对联，俱能述之。

或问：“李昨赴阴司何事？”张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提审]曹操[字孟德,汉沛国谯人。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后起兵讨董卓,逼献帝都许昌,灭袁绍、袁术、刘表,统一,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随着明代伪书《三国演义》大流行,曹操的形象被丑化成奸]，笞二十。”

异史氏曰：“阿瞞[曹操小字]一案，想更[经历]数十阎罗矣。畜道、剑山，种种具在，宜得何罪，不劳挹取[斟酌量刑]；乃数千年不决，何也？岂以临刑之囚[被判死刑的罪犯]，快于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也？异[奇怪]已[矣]！”

常珍评：生人灵魂离体赴阴曹地府任职，自古有之。仆有幸面访湖南阴差一，广西阴差队长一，间访广西阴差一，附书尾以飨读者。



...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82. 寒月芙蕖

济南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冬夏着一单袷[jiá,=夹]衣，系黄绦[tāo,用丝线编织成的花边或扁平的带子,可以装饰衣物]，无袴[kù,套裤]襦[rú,短袄]。每用半梳梳发，即以齿衔髻[jì]际[用梳齿插在发髻上]，如冠状。日赤脚行市上；夜卧街头，离身数尺外，冰雪尽镕[=溶]。初来，辄对人作幻剧，市人争贻[yí,赠送]之。有[市]井曲[巷]无赖子，遗[wèi]以酒，求传其术，弗许。遇道人浴于河津[渡口]，骤抱其衣以胁之。道人揖曰："请以赐还，当不吝[lìn]术。"无赖者恐其给[dài,=诒,欺骗,欺诈]，固不肯释。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与语；俄见黄绦化为蛇，围可数握，绕其身六七匝[zā,周,绕一圈]，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长跪，色青气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绦。绦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

缙绅家闻其异，招与游，从此往来乡先生[乡绅]门。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辄以道人从。一日，道人请于水面亭[即"天心水面亭"，元代李洞所建，在济南大明湖上。]报诸宪[上司]之饮。至期，各于案头得道人速客函[请帖]，亦不知所由至。诸客赴宴所，道人伛偻[lóu yǔ,躬身]出迎。既入，则空亭寂然，榻几未设，或疑其妄。道人顾官宰曰："贫道无僮[tóng]仆，烦借诸扈从[hù,侍从]，少代奔走。"官宰共诺之。道人于壁上绘双扉，以手挝[zhuā,打,敲打]之。内有应门者，振管[guǎn,吹奏的乐器]而启。共趋觇[chān,看,偷偷地察看]望，则见憧憧[chōng]者[摇曳不定的人影]往来于中；屏幔床几，亦复都有。即有人传送门外。道人命吏胥[衙门小吏]辈接列亭中，且嘱勿与内人[壁内之人]交语。两相授受，惟顾而笑。顷刻，陈设满亭，穷极奢[shē,夸张]丽。既而旨[zhǐ,美味]酒散馥[fù,香气]，热炙[zhì,烤]腾熏，皆自壁中传递而出。座客无不骇异。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时，荷花数十顷，一望无际。宴时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烟绿[水雾笼罩着绿波]。一官偶叹曰："此日佳集[盛会]，可惜无莲花点缀[zhuì,装饰]！"众俱唯唯。少顷，一青衣吏奔白："荷叶满塘矣！"一座皆惊。推窗眺瞩，果见弥望[满眼]青葱，间以菡萏[hàn dàn,荷花]。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shuò,



...俄见黄绦化为蛇，围可数握，绕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

北方]风吹面，荷香沁[qìn,浸润,渗入]脑。群以为异。遣吏人荡舟采莲。遥见吏人入花深处；少间返棹[zhào,回船]，素手来见。官诘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见花在远际；渐至北岸，又转遥遥在南荡[长草的水面]中。"道人笑曰："此幻梦之空花耳。"无何，酒阑[残,尽,晚]，荷亦凋谢；北风骤起，摧折荷盖[荷叶]，无复存矣。

济东观察[济东道的道员。济东道是山东省最大的一个道，驻济南，下辖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四府和临清一个直隶州]公甚悦之，携归署，日与狎玩。一日，公与客饮。公故有家传良酝[佳酿、美酒]，每以一斗为率[lǜ,标准]，不肯供浪饮。是日，客饮而甘之，固索倾酿[倾尽家酿美酒供客]。公坚以既尽为辞。道人笑谓客曰："君必欲满老饕[tāo,馋欲]，索之贫道而可。"客请之。道人以壶入袖中，少刻出，遍斟[zhēn,精羹汁]坐上，与公所藏，更无殊别。尽欢始罢。公疑焉，入视酒瓶[chī,古时酒具，大的能盛一石，小的盛五斗]，则封固宛然，而空无物矣。心窃愧[kuì]怒，执以为妖，笞[chī,用鞭杖或竹板打]之。杖才加，公觉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虽声嘶阶下，观察已血殷[暗红色]坐上。乃止不笞，逐令去。道人遂离济，不知所往。后有人遇于金陵[南京]，衣装如故，问之，笑不语。

常珍评：幻术种种，真假难辨。吾微信友孙储琳可手握炒熟带签名的花生仁片刻生根发芽。好事者植于花盆，至秋，亦有收获，其味较常者殊无相差。

83. 阳武侯

阳武侯薛公禄，胶州薛家岛人。[明胶州薛家岛,今属青岛市黄岛区人,曾从燕王朱棣起兵,在朱棣与惠帝朱允炆争夺帝位的"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朱棣即位后,官至右都督,封阳武侯]父薛公最贫，牧牛乡先生[年老辞官居乡者]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处，辄见蛇兔斗草莱中，以为异；因请于主人为宅兆，构茅而居。后数年，太夫人临蓐[临产]，值雨骤至；适二指挥使[武官名,明初划数府为一防区设卫,卫的军事长官称指挥使]奉命稽海[考察海防]，



…二指挥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户中。见舍上鸦鹊群集，

出其途，避雨户中。见舍上鸦鹊群集，竟以翼覆漏处，异之。既而翁出，指挥问：“适何作？”因以产告。又询所产，曰：“男也。”指挥又益愕，曰：“是必极贵。不然，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咨嗟[zī jiē]而去。

侯既长，垢面垂鼻涕，殊不聪颖。岛中薛姓，故隶军籍[原隶属军户,明代沿用古制,也有军户]。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戍[shù]辽阳[明初设辽东都司,治所在辽阳,辖区相当今辽宁省大部]，翁长子深以为忧。时侯十八岁，人以太憨[hān,呆蠢]生，无与为婚。忽自谓兄曰：“大哥啾唧[jiū,唧唧咕咕]，得无以造成无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当任此役。”兄喜，即配婢。

侯遂携室[妻]赴戍所。行方数十里，暴雨忽集。途侧有危[高耸]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间，雨止，始复行。才及数武，崖石崩坠。居人遥望两虎跃出，逼[逼近]附[附体]两人而没。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顿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世代继承的爵位]。

至启、祯间[明天启、崇祯年间]，袭侯[世袭的阳武侯，指薛禄后嗣]某公薨[hòng]，无子，止有遗腹，因暂以旁支代。凡世封家进御者[进奉给袭爵者的侍寝女子]，有娠[shēn,怀孕]即以上闻[奏闻皇帝]，官遣媪伴守之，既产乃已。年余，夫人生女。产后，腹犹震动，凡十五年，更数媪，又生男。应以嫡派[嫡子正支]赐爵。旁支噪之，以为非薛产。官收[拘捕]诸媪，械梏[gù,刑讯]百端，皆无异言。爵乃定。

84. 酒狂

缪永定，江西拔贡生[由各省提学考选学行兼优、府、州、县学生员,贡入京师称拔贡生]。素酗[xù,沉迷于酒]于酒，戚党多畏避之。偶适族叔家。缪为人滑稽善谑[善开玩笑]，客与语，悦之，遂共酣饮。缪醉，使酒骂座[因酒使性,辱骂座客]，忤[wǔ,逆,不顺从]客。客怒，一座大哗。叔以身左右排解。缪谓左袒客，又益迁怒。

叔无计，奔告其家。家人来，扶挟以归。才置床上，四肢尽厥[手足四肢冰冷,僵直麻木]。抚之，奄然[忽然]气尽。

缪死，有皂帽人絷[zhí,拘捕,拘禁]去。移时，至一府署，缥[piǎo,淡青]碧为瓦[淡青色的琉璃瓦]，世间无其壮丽。至墀[chí,台阶]下，似欲伺见官宰。自思我罪伊何[如何,怎样]，当是客讼斗殴。回顾皂[黑]帽人，怒目如牛，又不敢问。然自度[思]贡生与人角口[斗嘴]，或无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讼狱者翼[翌]日早候，于是堂下人纷纷藉藉，如鸟兽散。缪亦随皂帽人出，更无归着，缩首立[店]肆檐下。皂帽人怒曰："颠酒[发酒疯]无赖子！日将暮，各去寻眠食，而[尔]何往？"缪战栗曰："我且不知何事，并未告家人，故毫无资斧[利斧,今借指旅费盘缠]，庸[岂]将焉归？"皂帽人曰："颠酒贼！若酤自啖[dàn]，便有用度！再支吾[撑拒]，老拳碎颠骨子[疯骨头]！"缪垂首不敢声。忽一人自户内出，见缪，诧异曰："尔何来？"缪视之，则其母舅。舅贾[gǔ]氏，死已数载。缪见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惧。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贾顾皂帽人曰："东灵[使者]非他[非比外人]，屈临寒舍。"二人乃入。贾重揖皂帽人，且嘱青眼[格外关照]。俄顷，出酒食，团坐相饮。贾问："舍甥何事，遂烦勾致？"皂帽人曰："大王[东灵大王,又称东王父、木公,西王母对称的男神,居东方。道教称之为青灵始老君,为地仙"五方五老"之一,又称为东华帝君或扶桑大帝]驾诣浮罗君[疑指太上道君]，遇令甥颠詈[lì,责骂]，使我捽得来。"贾问："见王未？"曰："浮罗君会花子[乞丐]案，驾未归。"又问："阿甥将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颇怒此等辈。"缪在侧，闻二人言，觳觫[hú sù,恐惧]汗下，杯箸[zhù,筷子]不能举。无何，皂帽人起，谢曰："叨[tāo,=饕,贪]盛酌，已经醉矣。即以令甥相付托。驾归，再容登访。"乃去。

贾谓缪曰："甥别无兄弟，父母爱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诃[hē,=呵]。十六七岁时，每三杯后，喃喃寻人疵[cī,毛病]；小不合，辄挝门裸骂。犹谓稚齿[zhì,儿童]。不意别十余年，甥了[完全]不长进。今且奈何！"缪伏地哭，惟言悔无及。贾曳之曰："舅在此业酤[gū,卖酒]，颇有小声望，必合极力。适饮者乃东灵使者，舅常饮之

酒，与舅颇相善。大王日理万几[机]，亦未必便能记忆。我委曲[婉转]与言，浼[měi,恳托]以私意释甥去，或可允从。”即又转念曰：“此事担负[责任]颇重，非十万不能了也。”缪谢，锐然自任，诺之。缪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来觇[chān]望。贾请间，语移时，来谓缪曰：“谐矣。少顷即复来。我先罄[qìng,尽]所有，用压契[立约书契的押金或保证费]；余待甥归，从容凑致之。”缪喜曰：“共得几何？”曰：“十万。”曰：“甥何处得如许？”贾曰：“只金币钱纸[祭奠供焚化用的金裱纸钱，即纸陌]百提，足矣。”缪喜曰：“此易办耳。”待将亭午[正午]，皂帽人不至。缪欲出市上，少游瞩。贾嘱勿远荡，诺而出。见街里贸贩，一如人间。至一所，棘垣[yuán]峻绝，似是囹圄[líng yǔ]。对门一酒肆，纷纷者往来颇伙。肆外一带长溪，黑潦[沟中流水]涌动，深不见底。方伫[zhù,长时间的站着]足窥探，闻肆内一人呼曰：“缪君何来？”

缪急视之，则邻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趋出握手，欢若平生。即就肆内小酌，各道契阔[久别的情怀]。缪庆幸中，又逢故知，倾怀尽醮[jiào,饮酒干杯]。酣醉，顿忘其死，旧态复作，渐絮絮瑕疵[挑剔]翁。翁曰：“数载不见，若复尔耶？”缪素厌人道其酒德，闻翁言，益愤，击桌顿骂。翁睨[nì]之，拂袖竟出。缪追至溪头，捋[luō,用手轻轻摘取]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不讲道理的人]！”乃推缪颠堕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肋胫，坚难动摇，痛彻骨脑。黑水半杂溲秽[粪尿]，随吸入喉，更不可过。岸上人观笑如堵，并无一引援者。时方危急，贾忽至。望见大惊，提携以归，曰：“尔不可为也！死犹弗悟，不足复为人！请仍从东灵受斧锓[zhì]。”缪大惧，泣言：“知罪矣！”贾乃曰：“适东灵至，候汝为券，汝乃饮荡不归。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缗[mín,穿钱用的绳子,一缗即千文]令去；余者，以旬尽为期。子归，宜急措置，夜于村外旷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愿可结也。”缪悉应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嘱曰：“必勿食言[背弃诺言]累我。”乃示途令归。

时缪已僵卧三日，家人谓其醉死，而鼻气隐隐如悬丝。是日苏，大呕，呕出黑渖[黑汁]数斗，臭不可闻。吐已，汗湿裀[yīn]褥，



…乃推缪颠堕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胁胫…

身始凉爽。告家人以异。旋觉刺处痛肿，隔夜成疮，犹幸不大溃腐。十日渐能杖行。家人共乞偿冥负[冥债]。缪计所费，非数金[数两银子]不能办，颇生吝惜，曰："曩[nǎng]或醉梦之幻境耳。纵其不然，伊以私释我，何敢复使冥主知？"家人劝之，不听。然心惕惕然，不敢复纵饮。里党咸喜其进德，稍稍与共酌。

年余，冥报[阴间报应]渐忘，志渐[放]肆，故状亦渐萌。一日，饮于子姓[同族晚辈]之家，又骂主人座。主人摈斥出，阖[hé]户径去。缪噪逾时，其子方知，将扶而归。入室，面壁长跪，自投[自伏叩首]无数，曰："便偿尔负！便偿尔负！"言已，仆地。视之，气已绝矣。

常珍评：江山易改，本性如缪生，死不悔改者不在少数。易本性非大觉悟不可。

85.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边境]人。豪爽，好施。偶一僧来托钵[bō,化缘、乞食]，李饱啖[dàn]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少林寺,在河南省登封县,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唐初,少林僧人佐唐太宗开国有功,从此僧徒多习武术,自成流派,颇负盛名,称"少林派"]。有薄技，请以相授。"李喜，馆[安排居住]之客舍，丰其给，旦夕从学。三月，艺颇精，意得甚。僧问："汝益乎？"曰："益矣。师所能者，我已尽能之。"僧笑，命李试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飞，如鸟落，腾跃移时，诩诩然[xǔ,骄傲自得的样子]交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尽吾能，请一角[较量]低昂。"李忻[xīn]然，即各交臂作势。既而支撑格拒[格斗]，李时时蹈[dǎo,践踏]僧瑕[xiá,破绽]；僧忽一脚飞掷，李已仰跌丈余。僧抚掌[拍手]曰："子尚未尽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撑地]，惭沮[jǔ,阻止]请教。又数日，僧辞去。

李由此以武名，遨[áo,游逛]游南北，罔[wǎng,无]有其对。偶适历下[古邑名,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因在历山之下而得名]，见一少年

尼僧[尼姑]，弄艺于场，观者填溢。尼告众客曰："颠倒一身[一人单独表演武技]，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一扑为戏。"如是三言。众相顾，迄无应者。李在侧，不觉技痒，意气而进。尼便笑与合掌[两掌相合]。才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问："尊师何人？"李初不言。固诘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hān]和尚汝师耶？若尔，不必交手足，愿拜下风。"李请之再四，尼不可。众怂恿[sǒng yǒng,从旁劝说鼓动]之，尼乃曰："既是憨师弟子，同是个中人[此中人]，无妨一戏。但两相会意可耳。"李诺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轻视她]；又年少喜胜，思欲败之，以要[yāo,邀]一日之名。方颉颃[xié háng,原指鸟上下飞翔,此喻比武的腾跃进退]间，尼即遽止。李问其故，但笑不言。李以为怯，固请再角。尼乃起。少间，李腾一踝[huái,脚跟]去。尼骈[并]五指下削其股；李觉膝下如中刀斧，蹶仆[juě,跌倒]不能起。尼笑谢曰："孟浪[卤莽]迕[wǔ,冒犯]客幸勿罪！"李舁[yú,抬]归，月余始愈。后年余，僧复来，为述往事。僧惊曰："汝大卤莽！惹他何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断矣！"

常珍评：就技艺言，新手与行家常有云壤之别。家父李泽仙曾讲本乡"风雨不透"故事一则，颇有类似之处。

清末，保子埠村流行耍铁鞭，目的是习武自卫长威风。会耍的有十几人，其中有个颇为自负，大言曰："我耍起铁鞭来，风雨不透，沙石不进。"某日，不知何地一武林行家路过，又听见他的大话，说："沙石不进，我看斗也能进。"斗是木制容器，底大口小，一斗麦子是四十斤，大小装个大猪头不成问题。耍鞭人见有人轻其鞭，大为不满，叫人马上拿来一个斗器，放在外乡武林人面前，然后威风凛凛的耍起铁鞭。武林行家绕其后，看准时机，将斗器直接扔进了耍鞭人的胳膊肘，耍鞭人立即一条胳膊动弹不得了。这叫"行见了行，没处藏"。（摘自《一百个小人物的故事》）



…李腾一踝去。尼骈五指下削其股；李觉膝下如中刀斧，蹶仆

86. 鸲鹆[qúyù]

王汾滨言：其乡有养八哥[为鸲鹆的别名,形似乌鸦,能学人说话]者，教以语言，甚狎[xiá]习，出游必与之俱，相将数年矣。一日，将过绛州[jiàng,明代州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新绛县]，而资斧已罄[qìng,尽,用尽]，其人愁苦无策。鸟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dǐ,高级官员的住所]，当得善价，不愁归路无资也。”其人云：“我安忍。”鸟言：“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树下。”其人从之。

携至城，相问答，观者渐众。有中贵[宦官]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其人曰：“小人相依为命，不愿卖。”王问鸟：“汝愿住否？”言：“愿住。”王喜。鸟又言：“给价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bì,给]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状而去。王与鸟言，应对便捷。呼肉啖[dàn,吃]之。食已，鸟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贮水，开笼令浴。浴已，飞檐间，梳翎抖羽，尚与王喋喋不休。顷之，羽燥，翩跹[xiān,轻举貌]而起，操晋声曰：“臣去呀！”顾盼已失所在。王及内侍，仰面咨嗟[zī jiē]。急觅其人，则已渺矣。后有往秦中[陕西]者，见其人携鸟在西安市上。毕载积[毕际有,字载积,淄川西铺人]先生记。

常珍评：聊斋一书记人投动物者不下十人，但身为畜，则不能作人语矣，然转八哥则不然。1993 年江苏东台市马先生 18 岁女死于白血病，死者发愿回家投胎。1995 年 3 月 12 日家里来一八哥，可叫出父母亲友邻居小名！

马先生是食品厂的机修工，其夫人单女士是标牌厂的工人。1993 年，他们唯一的女儿患上了可怕的白血病，当时才 18 岁。面对着巨大的医疗支出，女儿所在的学校东台市职业中学想将此事让媒体公开，以求得全社会的帮助，但女儿坚决不同意，并安慰父母说，自己死后还会到家里来投胎，叫父母不要难过。不久，女儿死亡。

1995 年 3 月 12 日，家里飞来一只八哥，他们便买来鸟笼、鸟食，喂养了两个多月，谁也没有教过它说话，想不到八哥竟然



...有中贵见之，闻诸王。王召入，欲买之...

喊起了马先生的小名“马三猫”，接着会说的话越来越多，并且是一口有很多普通话成分的东台话，十分清晰。据马先生及邻居证实，其音色酷似两年前病故的女儿。东台市职中几名女学生来到马家，这只八哥居然脱口喊出她们的名字，讲出过去班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差错。

据马先生讲，他从未在八哥面前说过自己及亲友、邻居的小名，可这只八哥却能叫出所有亲友、邻居的小名，如它叫单女士“凤小”。这只八哥常提醒“天要下雨了，还不收被子?”“电话电话，凤小接电话!”“马三猫择菜，马三猫煮饭!”玩麻将“不能来钱，外面在抓!”打麻将的那一套术语，它全会讲。

很多人曾劝老马把这只八哥带到公园去展览，1997 年老马真将鸟笼拎到市中心的憩园去收门票，一天竟创收一千余元，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87. 商三官

故诸葛城[山东诸城县旧治]有商士禹[yǔ]者，士人也。以醉谑[醉后戏言]忤邑豪，豪嗾家奴乱捶之，舁归而死。禹二子，长曰臣，次曰礼，一女曰三官。三官年十六，出阁[出嫁]有期，以父故不果。两兄出讼，经岁不得结。婿家遣人参母，请从权[根据非常情况，变通行事。旧时父丧未满三年,子女不能成婚]毕姻事。母将许之。女进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礼[婚礼]者？彼独无父母乎？”婿家闻之，惭而止。无何，两兄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三官曰：“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宋代包拯,意谓包拯像阎王那样铁面无私？骨骸暴露，于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住。母惭怍[zuò,惭愧]，惟恐婿家知，不敢告族党，但嘱二子冥冥[暗地里]侦察之。

几半岁，杳不可寻。会豪诞辰，招优[优伶,对乐舞、百戏从业艺人的通称]为戏。优人孙淳，携二弟子往执役。其一王成，姿容

平等[平常]，而音词清彻，群赞赏焉。其一李玉，貌韶秀[sháo,美好秀丽]如好女[美女]。呼令歌，辞以不稔[rěn,熟悉]，强之，所度曲半杂儿女俚谣，合座为之鼓掌。孙大惭，白主人：“此子从学未久，只解行觞[shāng,行酒]耳。幸勿罪责。”即命行酒。玉往来给奉，善觑[qù,看,偷看]主人意向。豪悦之。酒阑[酒尽,喝完酒]人散，留与同寝。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语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尽遣诸仆去，独留玉。玉伺诸仆去，阖扉下楗[门闩]焉。诸仆就别室饮。移时，闻厅事[正厅]中格格有声。

一仆往觇之，见室内冥黑，寂不闻声。行将旋踵[zhǒng,转身]，忽有响声甚厉，如悬重物而断其索。亟问之，并无应者。呼众排阖[hé,打开关闭的房门]入，则主人身首两断；玉自经死，绳绝堕地上，梁间颈际，残绠俨然。众大骇，传告内闼[tà,内眷]，群集莫解。众移玉尸于庭，觉其袜履虚若无足；解之，则素舄[xì,白鞋]如钩，盖女子也。益骇。呼孙淳[chún]研诘之。淳骇极，不知所对，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愿从寿主人，实不知从来。”以其服凶[穿有白鞋之类丧服]，疑是商家刺客。暂以二人逻守之。女貌如生：抚之，肢体温软。二人窃谋淫之。一人抱尸转侧，方将缓其结束[解开她衣服上的带结]，忽脑如物击，口血暴注，顷刻已死。其一大惊，告众，众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问[商]臣及[商]礼，并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载矣。”俾[bǐ,使]往验视，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领葬，敕[chì,训诫]豪家勿仇。

异史氏曰：“家有女豫让[女刺客]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荆轲与商三宫相较，也将自愧不如]；况碌碌[平庸无能]与世浮沉者[随波逐流]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绣制商三官之像]，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关羽]也。”

常珍评：弱女学戏，报杀父之仇，惊天地、泣鬼神，理应入庙供奉。如今寺庙教堂充斥一堆外国神偶，不知他们与国人有何功德。



...呼众排阖入，则主人身首两断；玉自经死，绳绝堕地上，梁间颈际，残绠俨然 ...

88. 西僧

两僧自西域[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广大地区,古称西域]来，一赴五台[在今山西五台、繁峙县境,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峰,故称五台,又名清凉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一卓锡[僧人投宿]泰山。其服色言貌，俱与中国殊异。自言：“历火焰山，山重重，气熏腾若炉灶。凡行必于雨后，心凝目注，轻迹步履之；误蹴[cù,踢]山石，则飞焰腾灼焉。又经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峭壁插天际，四面莹澈，似无所隔。又有隘，可容单车；二龙交角对口把守之。过者先拜龙；龙许过，则口角自开。龙色白，鳞鬣[liè,颈毛须]皆如晶然。”僧言：“途中历十八寒暑矣。离西土者十有二人，至中国仅存其二。西土[西域]传中国名山四：一泰山，一华山[西岳,在陕西华阴县境]，一五台，一落伽也[普陀洛伽山,又名普陀山,在浙江普陀县,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观音[佛教菩萨名,即观世音,自唐以后,中国寺院中的观音塑像常作女相]，文殊[佛教菩萨名,专司智慧]犹生。能至其处，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西方净土]也。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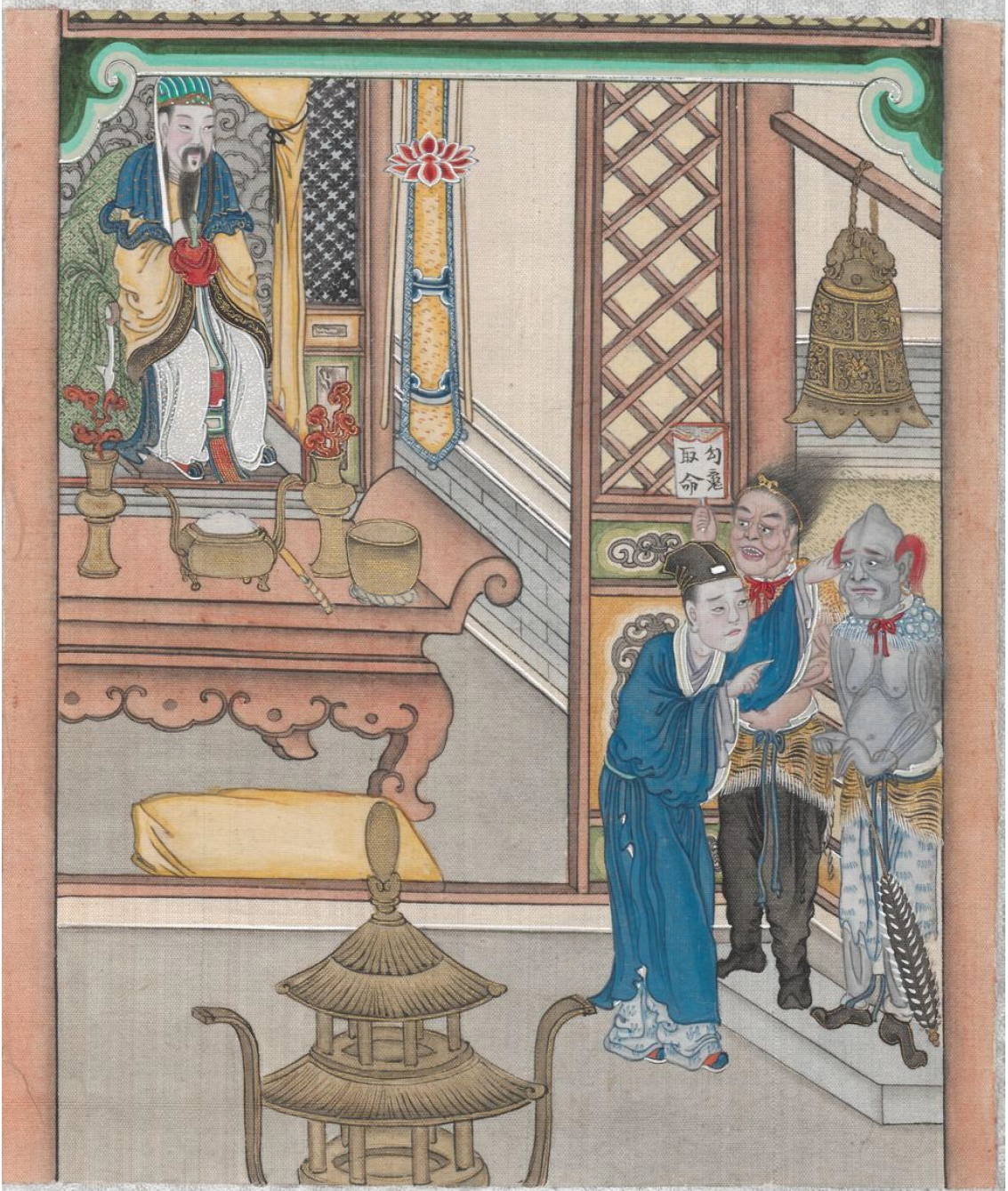
常珍评：传教者多言过其实，甚至天马行空，“胡说八道”。

89. 泥鬼

余乡唐太史济武[唐梦赉,字济武,淄川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庶吉士即翰林,明清时史职多以翰林任之,故称翰林为太史]，数岁时，有表亲某，相携戏寺中。太史童年磊落[洒脱不拘]，胆即最豪。见庑[wǔ,走廊,廊屋]中泥鬼，睁琉璃眼，甚光而巨；爱之，阴以指抉取[jué,挖取]，怀之而归。既抵家，[表亲]某暴病，不语移时。忽起，厉声曰：“何故掘我睛！”噪叫不休。众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zhù,表示对人或事的美好祝愿]曰：“童子无知，戏伤尊目，行奉还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当去。”言讫，仆地遂绝。良久而苏；问其所言，茫不自觉。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二龙，交角对口把守之。过者先拜龙；龙许过，则口角自开。龙色，



…相携戏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胆即最豪。庑中泥鬼，睁琉璃眼，甚光而巨；爱之…

异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灵也。顾太史抉睛，而何以迁怒于同游？盖以玉堂[翰林院]之贵，而且至性觥觥[gōng,刚直貌]，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神且惮[dàn,怕,畏惧]之，而况鬼乎？”

常珍评：弱畏强，人鬼两界同。请读家父讲生产队长下令挖坟鬼迁怒社员的故事（附74后）。

90. 梦别

李宪之祖，与先叔祖蒲玉田公交最善。一夜，梦公至其家，黯然相语。问：“何来？”曰：“仆将长往，故与君别耳。”问：“何之？”曰：“远矣。”遂出。送至谷中，见石壁有裂罅[xià,缝]，便拱手作别，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应，因而惊寤[wù,睡醒]。及明，以告父李敬一，且使备具[丧用品]，曰：“玉田公捐舍[去世的讳称]矣！”敬一请先探之，信，而后之。李宪不听，竟以素服往。至门，则提挂矣[丧家门口所挂的缘有垂幅的纸]。

呜呼！古人于友，其死生相信如此；丧舆待巨卿而行[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劭为友,张死后,范式梦其来告丧期,并嘱临葬,范乃素车白马千里往,范未至,柩至扩而不肯进；范至,叩棺致唁,“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遂如期成葬]，岂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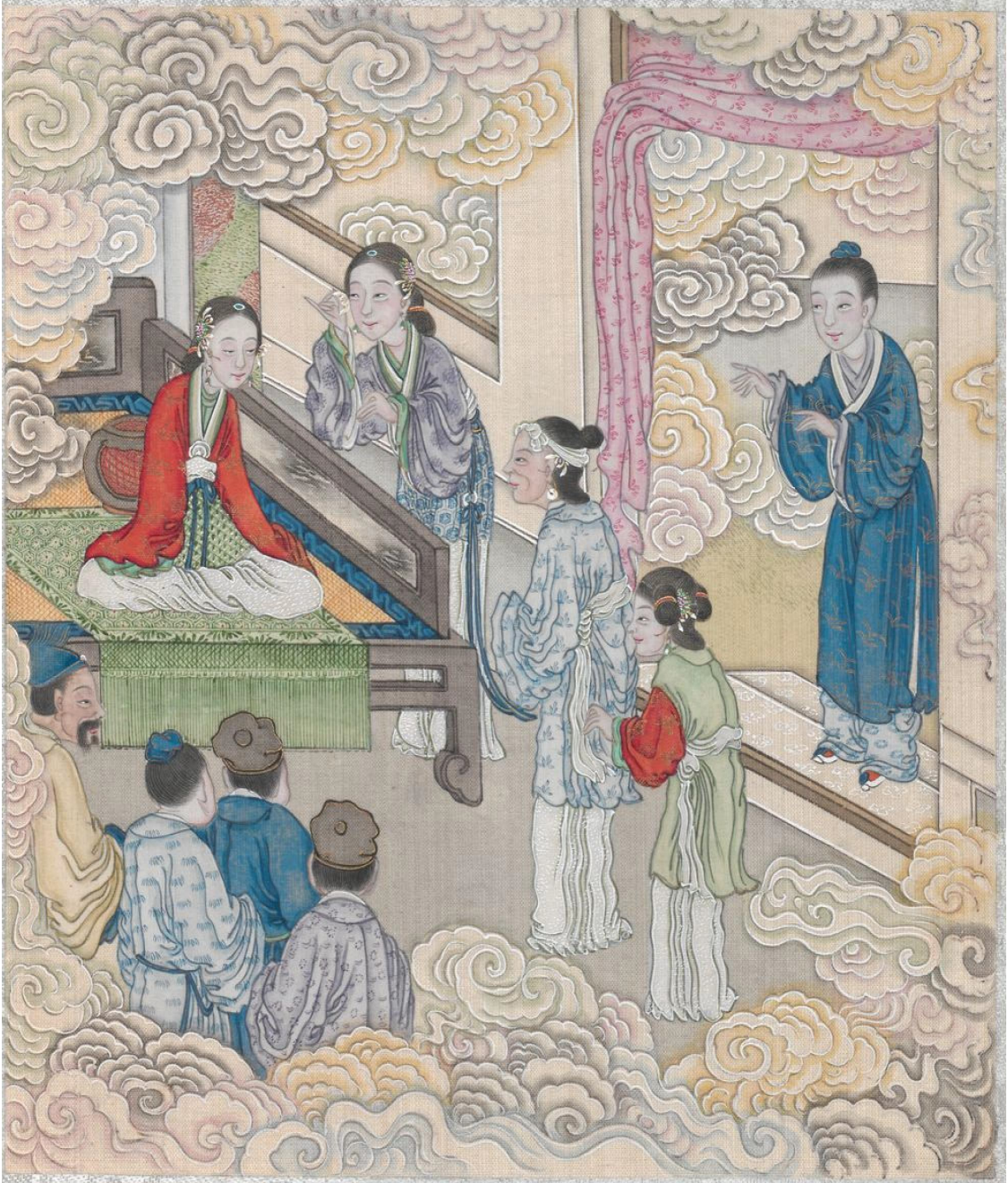
常珍评：托梦可预死，亦可预生。通道县坪阳村姚翁梦一小伙入门，左手缺四指。十日后，其儿媳生一女，左手缺四指。是女两岁能忆前生，云前身男，因惯窃，十八岁遭父母长兄勒死，埋尸河滩。次年山洪尸现，警方掘尸不慎断尸左手四肢亏亏。详见《坪阳再生人》第15号案例。

91. 苏仙

高公明图知郴州[chēn,湖南郴州]时，有民女苏氏，浣衣于河。河中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缕，绿滑可爱，浮水漾动，绕石三匝。女视之，心动。既归而娠[shēn]，腹渐大。母私诘之，女以



...送至谷中，见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别，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



…忽见彩云绕女舍，亭亭如盖，中有一人盛服立，审视，则苏女也…

情告。母不能解。数月，竟举[生育]一子。欲置隘巷[ài,扔进小胡同]，女不忍也，藏诸橱[dú木柜]而养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终以为羞。儿至七岁，未尝出以见人。儿忽谓母曰："儿渐长，幽禁[禁闭不使见人]何可长也？去之，不为母累。"问所之。曰："我非人种，行将腾霄昂壑耳[昂首于涧壑,飞腾于云霄]。"女泣询归期。答曰："待母属纩[kuàng,将死,人将死,在口鼻上放丝绵,以观察有无呼吸,叫属纩,因以作为将死或病危的代称]，儿始来。去后，倘有所需，可启藏儿橱索之，必能如愿。"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已杳矣[yǎo,辽远不见踪影]。女告母，母大奇之。

女坚守旧志，与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无计。忽忆儿言，往启橱，果得米，赖以举火[生火做饭]。由是有求辄应。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给于橱。既葬，女独居三十年，未尝窥户[出户]。一日，邻妇乞火者，见其兀坐[独自静坐]空闺，语移时始去。居无何，忽见彩云绕女舍，亭亭如盖，中有一人盛服立，审视，则苏女也。回翔久之，渐高不见。邻人共疑之。窥诸其室，见女靓妆[jìng,盛妆]凝坐[端坐不动]，气则已绝。众以其无归[未嫁，因而无处归葬]，议为殡殓[bìn liàn]。忽一少年入，丰姿俊伟，向众申谢。邻人向亦窃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于墓，乃别而去。数步之外，足下生云，不可复见。后桃结实甘芳，居人谓之"苏仙桃"，树年年华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携实以馈亲友。

常珍评：阅此知人之孤雌不夫而孕者非独耶稣，苏女亦是。

92. 单道士

韩公子，邑世家[指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有单[shàn]道士，工[擅长]作剧[表演幻术]，公子爱其术，以为座上客。单与人行坐，辄忽不见。公子欲传其法，单不肯。公子固恳之。单曰："我非吝吾术，恐坏吾道也。所传而君子则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窃者矣。公子固无虑此，然或出见美丽而悦，隐身入人闺闼，是济[助]恶而宣[发扬张大]淫也。不敢从命。"公子不能强，而心



…单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指过，城门顿辟。因将囊衣箧物，悉掷门内，乃拱别曰.

怒之，阴与仆辈谋挞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细灰布麦场上：思左道[旁门歪道]能隐形，而履处必有印迹，可随印处急击之。于是诱单往，使人执牛鞭立挞之。单忽不见，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乱击，顷刻已迷[谓不知所往]。

公子归，单亦至。谓诸仆曰：“吾不可复居矣！向劳服役，今且别，当有以报。”袖中出旨酒一盛[chéng,器]，又探得肴一簋[guǐ,古盛器名,形近盂而有双耳]，并陈几上。陈已，复探；凡十余探[掏取]，案上已满。遂邀众饮，俱醉；一一仍内袖中。

韩闻其异，使复作剧。单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挞，城门顿辟。因将囊衣箧物，悉掷门内，乃拱别曰：“我去矣！”跃身入城，城门遂合，道士顿杳。后闻在青州市上，教儿童画墨圈于掌，逢人戏拋之，随所拋处，或面或衣，圈辄脱去，落印其上。又闻其善房中术，能令下部吸烧酒，尽一器。公子尝面试之。

93. 大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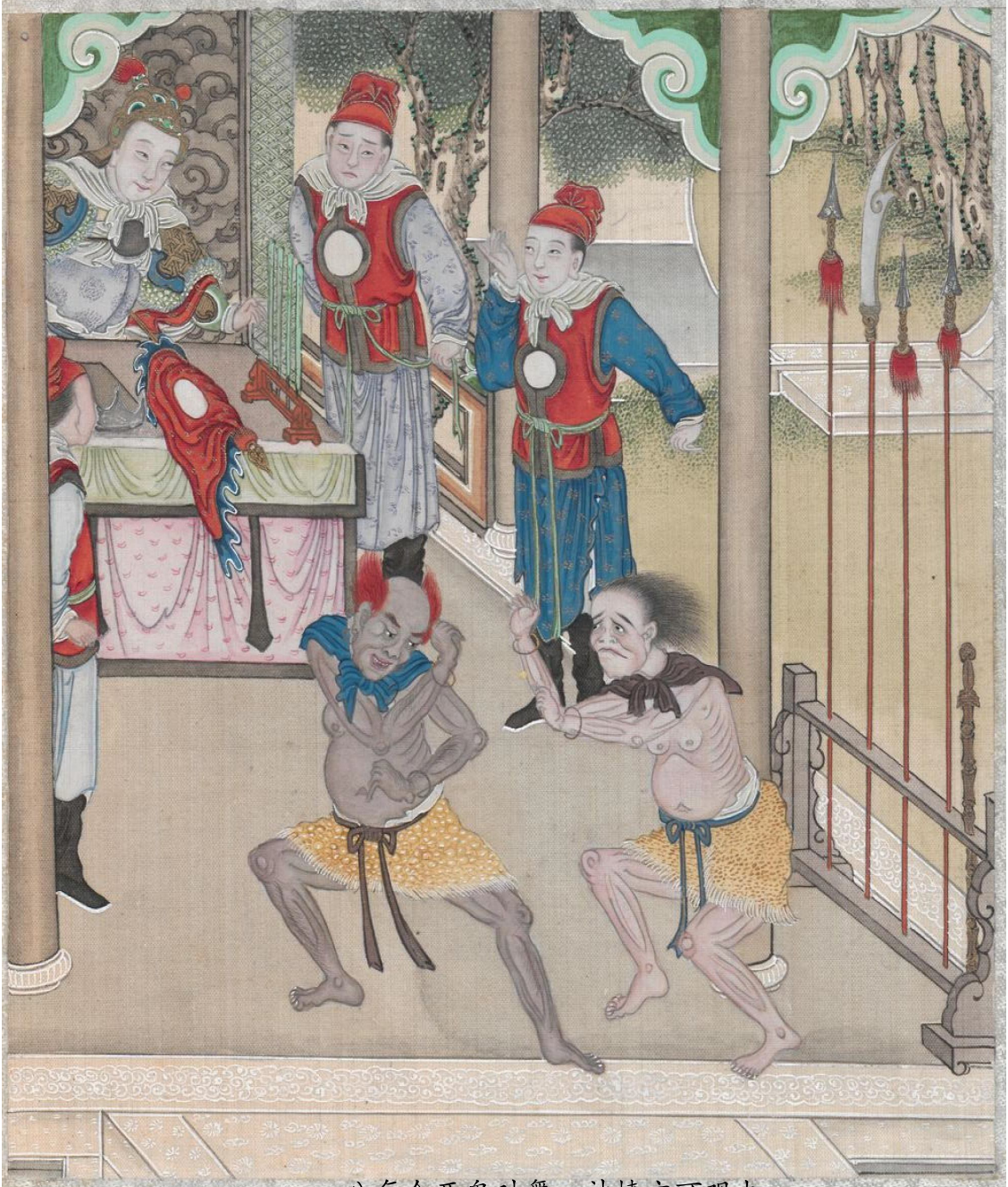
明彭将军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禅院，云已百年无僧。询之土人，则曰：“寺中有妖，入者辄死。”彭恐伏寇，率兵斩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黑色]雕夺门飞去：中殿无异；又进之，则佛阁，周视亦无所见，但入者皆头痛不能禁。彭亲入，亦然。少顷，有大蝎如琵[pí]琶[pá]，自板上蠢蠢而下。一军惊走。彭遂火其寺。

94. 黑鬼

胶州李总镇[清顺治元年设胶州镇总兵,康熙二十一年废,李永盛、李克德曾先后任胶州总镇]，买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为途[可在刀刃上走]，往来其上，毫无所损。总镇配以娼，生子而白，僚仆戏之[同事一主的仆人]，谓非其种。黑鬼亦疑，因杀其子，检骨尽黑，始悔焉。公每令两鬼对舞，神情亦可观也。



...彭亲入，亦然。少顷，有大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



...公每令两鬼对舞，神情亦可观也...

常珍评：胶州乃山东海滨之城。此案可证贩卖非洲黑奴在清初已达中国沿海城市。

95. 车夫

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一狼来啮[niè,咬]其臀[tún,屁股]。欲释手，则货敝[bì,破旧]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hé,咬]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luán,切成小块的肉]，亦黠[xiá,聪明而狡猾]而可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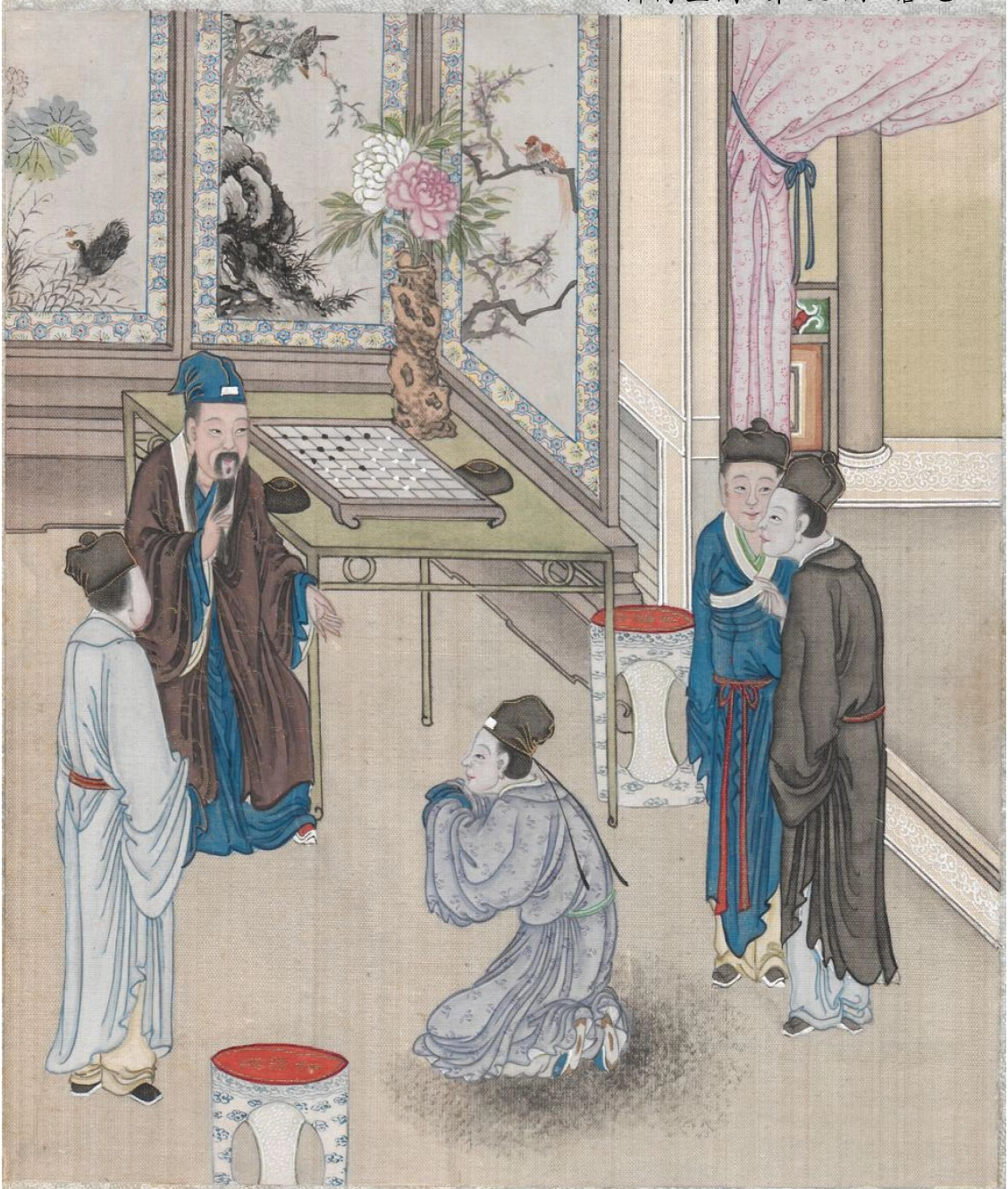
96. 碁[qí]鬼

扬州督同将军[即都督同知,亦即副总兵]梁公，解组[辞官]乡居，日携棋酒，游翔林丘间。会九日[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登高，与客弈[下围棋]。忽有一人来，逡巡局侧，耽玩不去。视之，面目寒俭，悬鹑结焉。然而意态温雅，有文士风。公礼之，乃坐。亦殊撝谦[huī,谦逊]。公指棋谓曰："先生当必善此，何勿与客对垒[对局]？"其人逊谢移时，始即局。局终而负，神情懊热[懊丧焦急]，若不自已。又着[着子布棋]又负，益惭愤。酌之以酒，亦不饮，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zè,日斜]，不遑[huáng]溲溺。

方以一子争路，两互喋聒[争吵]，忽书生离席悚[sǒng]立，神色惨沮[凄惨沮丧]。少间，屈公座，败颡[sǎng,磕坏额头]乞救。公骇疑，起扶之曰："戏耳，何至是？"书生曰："乞付嘱[拜托嘱咐]圉[yǔ]人[监狱看守]，勿缚小生颈。"公又异之，问："圉人谁？"曰："马成。"先是，公圉役马成者，走无常[生人以灵魂离体方式为阴司临时当阴差]，常十数日一入幽冥，摄[拿着]牒[文书]作勾[拘捕]役。公以书生言异，遂使人往视成，则僵卧已二日矣。公乃叱成不得无礼。瞥[piē]然间，书生即地而灭。公叹咤良久，乃悟其鬼。



…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一狼来啮其臀…



…视之，面目寒俭，悬鹑结焉。然而意态温雅，有文士风。公礼之…

越日，马成寤，公召诘之。成曰：“书生湖襄人，癖[pǐ]嗜[shì]弈[yì]，产荡尽。父忧之，闭置斋中。辄逾垣出，窃引空处，与弈者狎。父闻诟詈[lì]，终不可制止。父愤恨赍[jī,怀抱着,带着]恨而死。阎摩王[阎罗王]以书生不德，促其年寿，罚入饿鬼狱，于今七年矣。会东岳凤楼[泰山帝君宫内楼阁]成，下牒诸府，征文人作碑记。王出之狱中，使应召自赎[shú,用财物换回抵押品]。不意中道迁延[拖延]，大愆[qiān,耽误]限期。岳帝使直曹[当值的功曹]问罪于王。王怒，使小人辈罗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缧[léi]绁[xiè]系之。”公问：“今日作何状？”曰：“仍付狱吏，永无生期矣。”公叹曰：“癖之误人也，如是夫！”

异史氏曰：“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获一高着[高明的弈法]，徒令九泉下，有长生不死之弈鬼也。可哀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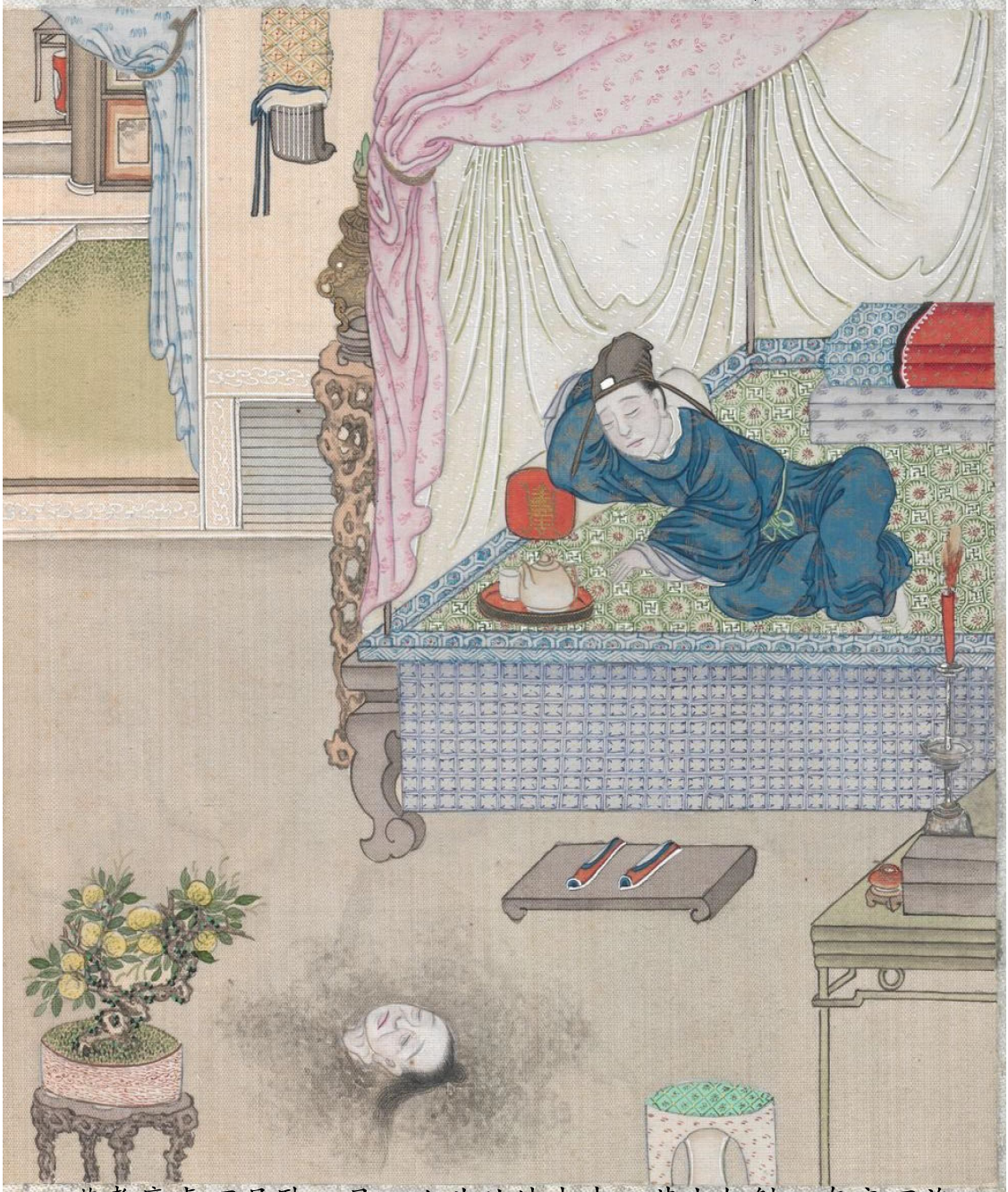
常珍评：琴棋书画，本是风雅，若癖嗜，则有误人生。勤能兴家，然过劳易伤身早死。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万法皆然。

97. 头滚

苏孝廉贞下[苏贞下,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昼卧，见一人头从地中出，其大如斛[hú,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在床下旋转不已。惊而中疾，遂以不起。后其次公[二公子,指苏贞下的弟弟]就荡妇宿，罹[lí,遭受苦难]杀身之祸，其兆于此耶？

98. 果报

安丘[山东省安丘县]某生，通卜[bǔ]筮[shì,占卜]之术。其为人邪[邪恶]荡[放荡]不检，每有钻穴逾墙之行，则卜之。一日忽病，药之不愈，曰：“吾实有所见。冥中怒我狎[xiá]亵[xiè]天数[借用占卜



…苏孝廉贞下昼卧，见一人头从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旋转不已…

以做坏事]，将重谴[qiǎn,责备]矣，药何能为！”亡何，目暴瞽，两手无故自折。

某甲者，伯无嗣[sì,子孙]。甲利其有，愿为之后。伯既死，田产悉为所有，遂背前盟。又有叔，家颇裕，亦无子。甲又父之。死，又背之。于是并三家之产，富甲一乡。一日，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掷地。又曰：“汝绝人后，尚欲有后耶！”剖腹流肠，遂毙。未几，子亦死，产业归人矣。果报如此，可畏也夫！

99. 龙肉

姜太史玉璇言[姜元衡，字玉璇，即墨人。顺治六年进士，曾任内翰林宏文院侍讲、江南主考等职]：“龙堆[duī,沙堆形如卧龙]之下，掘地数尺，有龙肉充牣[rèn,满]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龙’字。或言‘此龙肉也’，则霹雳震作，击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实不谬也。

100. 念秧

异史氏曰：人情鬼蜮[奸诈阴狠]，所在皆然；南北冲衢[qú,交通要道]，其害尤烈。如强弓怒马，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在郊野以武力拦路劫掠]，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劖[lí,割]囊刺橐[tuó,口袋]，攫货于市，行人回首，财货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浮萍逐水，偶然相逢。王勃《滕王阁序》：“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甘言如醴[lǐ,甜酒]，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误认倾盖[倾斜车盖；指并车接谈]之交[旅途中仓促结识的朋友]，遂罹[lí,遭受苦难]丧资之祸。随机设阱[陷阱]，情状不一；俗以其言辞浸润，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众。

余乡王子巽[xùn,王敏入,淄川人]者，邑诸生。有族先生[族人中的前辈]在都为旗籍太史[隶籍八旗的翰林院官员]，将住探讯。治装



...龙堆之下，掘地数尺，有龙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

北上，出济南，行数里，有一人跨黑卫，驰与同行。时以闲语相引，王颇与问答。其人自言：“张姓，为栖霞隶[栖霞县署衙役]，被令公差赴都。”称谓摇[huī,谦]卑[谦逊]，祇奉殷勤。相从数十里，约以同宿。王在前，则策[鞭]蹇[jiǎn]追及；在后，则祇候道左。仆疑之，因厉色拒去，不使相从。张颇自惭，挥鞭遂去。既暮，休于旅舍，偶步门庭，则见张就外舍饮。方惊疑间，张望见王，垂手拱立，谦若厮仆，稍稍问讯。王亦以泛泛[寻常]适[偶然]相值，不为疑，然王仆终夜戒备之。鸡既唱，张来呼与同行。仆咄[duō,惊怪]绝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许，前一人跨白卫，年四十已来，衣帽整洁；垂首蹇分[驴士]，眈寐欲堕。或先之，或后之，因循十数里。王怪问：“夜何作，致迷顿乃尔？”其人闻之，猛然欠伸，言：“我青苑[清苑,今河北省清苑县]人，许姓。临淄令高檠[qíng]是我中表。家兄设帐[开馆授徒]于官署，我往探省，少获馈贻。今夜旅舍，误同念秧者宿，惊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昼迷闷。”王故问：“念秧何说？”许曰：“君客时少，未知险诈。令有匪类，以甘言诱行旅，夤[yín,攀附]缘与同休止，因而乘机骗赚。昨有葭莩[jiā fú,用作新戚的代称]亲，以此丧资斧[利斧,用作旅费,盘缠]。吾等皆宜警备。”王颔[hàn,点头]之。

先是，临淄宰与王有旧，王曾入其幕，识其门客果有许姓，遂不复疑。因道温凉，兼询其兄况。许约暮共主人[同宿一店]，王诺之。仆终疑其伪，阴与主人谋，迟留不进，相失，遂杳。

翼日，日卓午[正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骑健骡，冠服秀整，貌甚都[模样很美]。同行久之，未尝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曲律店不远矣。”王微应之。少年因咨嗟欷[xī,叹息]，如不自胜。王略致诘问。少年叹曰：“仆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图竟落孙山！家兄为部中主政[六部主事的别称]，遂载细小来[家小]，冀得排遣。生平不习跋涉，扑面尘沙，使人薅[hāo,拔除,揪]恼[烦恼]。”因取红巾拭面，叹咤不已。听其语，操南音，娇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适先驰出，眷口久望不来，何仆辈亦无至者？日已将暮，奈何！”迟留瞻望，行甚缓。王遂先驱，相去渐远。

晚投旅邸，既入舍，则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装其上。王问主人。即有一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请安置，当即移他所。”王视之，则许也。王止与同舍，许遂止。因与坐谈。少间，又有携装入者，见王、许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审视，则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许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许乃展问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为许告。俄顷，解囊出资，堆颇重；秤两余，付主人，嘱治肴酒，以供夜话。二人争劝止之，卒不听。俄而酒炙[zhì,烤]并陈。筵间，少年论文甚风雅。王问江南闱中题，少年悉告之。且自诵其承破[八股文中承题、破题两股文字]，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惋惜]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无仆役，患不解牧圉[yǔ,不会喂牲口]。王因命仆代摄莝[cuò,切碎的草]豆[代为备草料,喂牲口]。少年深感谢。

居无何，忽蹴然[cù,跺脚]曰：“生平蹇[jiǎn,迟钝,不顺利]滞，出门亦无好况。昨夜逆旅与恶人居，掷骰[tóu,骨制的赌具,俗称色 shǎi 子]叫呼，聒[guō,声音吵闹]耳沸心[吵得人耳根不静,心绪不宁]，使人不眠。”南音呼骰为兜，许不解，固问之。少年手摹其状。许乃笑，于橐[tuó,口袋]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诺。许乃以色[掷色子]为令，相欢饮。酒既阑，许请共掷，赢一东道主[由赌输者请客吃饭]。王辞不解[不罢休]。许乃与少年相对呼卢[赌博]。又阴嘱王曰：“君勿漏言。蛮[mán,粗野凶恶]公子颇充裕，年又雏[chú,幼小的鸟]，未必深解五木诀[赌博的诀窍]。我赢些须，明当奉屈[屈驾光临]耳。”二人乃入隔舍。旋闻轰赌甚闹，王潜窥之，见栖霞隶亦在其中。大疑，展衾[qīn]自卧。又移时，众共拉王赌。王坚辞不解。许愿代辨枭[xiāo]雉[zhì]，王又不肯。遂强代王掷。少间，就榻报王曰：“汝赢几筹[若干筹码]矣。”王睡梦应之。忽数人排阖而入，番语啁嘐[zhōu zhē,叽里咕噜]。首者言佟姓，为旗下逻捉赌者。时赌禁甚严，各大惶恐。佟大声吓王，王亦以太史旗号相抵。佟怒解，与王叙同籍[同隶旗籍]，笑请复博为戏。众呆复赌，佟亦赌。王谓许曰：“胜负我不预闻。但愿睡，无相溷[hùn,肮脏]。”许不听，仍往来报之。既散局，各计筹马，王负欠颇多。佟遂搜王装橐[tuó,口袋]取偿。王愤起相争。金捉王臂，阴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测。我辈乃文字交，无不相顾。适局中我赢



…昨夜逆旅与恶人居，掷骰耳沸心，使人不眠…

得如干数，可相抵；此当取偿许君者，令请易之：便令许偿佟，君偿我。弗过暂掩人耳目，过此仍以相还。终不然，以道义之友，遂实取君偿耶？”王故长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谋告佟。乃对众发王装物，估[约计其数]入已橐。佟乃转索许、张而去。

少年遂被来，与王连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仆人卧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转侧，以下体就仆。仆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肤着股际，滑腻如脂。仆心动，试与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鸣动。王颇闻之，虽甚骇怪，而终不疑其有他也。昧爽[拂晓,黎明]，少年即起，促与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请相授耳。”王尚无言，少年已加装登骑。王不得已，从之。骡行驶，去渐远。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为意。因以夜间所闻问仆，仆实告之。王始惊曰：“今被念秧者骗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自荐]于围仆者？”又转念其谈词风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数十里，踪迹殊杳。始悟张、许、佟皆其一党，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务求其必入也。偿责易装，已伏一图赖[妄图否认或抵赖]之机；设其携装之计不行，亦必执前说篡夺[cuàn,夺]而去。为数十金，委缀[尾随]数百里；恐仆发其事，而以身交欢之，其术亦苦矣。

后数年，而有吴生之事。邑有吴生，字安仁。三十丧偶，独宿空斋。有秀才来与谈，遂相知悦。从一小奴，名鬼头，亦与吴僮报儿善。久而知其为狐。吴远游，必与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吴客都中，将旋里，闻王生遭念秧之祸，因戒僮警备。狐笑言：“勿须，此行无不利。”至涿[zhuō,河北省涿县]，一人系马坐烟肆[烟店。烟草，初名淡巴菰，明代由吕宋岛传入中国]，裘服济楚[鲜明整齐]。见吴过，亦起，超[跳]乘[上马]从之。渐与吴语，自言：“山东黄姓，提堂户部。将东归，且喜同途不孤寂。”于是吴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吴偿值。吴阳感而阴疑之。私以问狐，狐但言：“不妨。”吴意乃释。及晚，同寻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黄入，与拱手为礼。喜问少年：“何时离都？”答云：“昨日。”黄遂拉与共寓。向吴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谈骚雅[谈诗论文]，夜话当不寥落[稀疏,稀少]。”乃出金

资，治具共饮。少年风流蕴藉[含而不露]，遂与吴大相爱悦。饮间，辄目示吴作觞弊[shāng,行酒令时作弊]，罚黄，强使，鼓掌作笑。吴益悦之。既而史与黄谋博赌，共牵吴，遂各出橐金为质。狐嘱报儿暗锁板扉[门扇]，嘱吴曰："倘闻人喧，但寐无。"吴诺。吴每掷，小注则输，大注辄赢。更余，计得二百金。史、黄错囊[náng]垂罄[qìng]，议质[质押]其马。

忽闻挝[zhuā]门声甚厉，吴急起，投色于火，蒙被假卧。久之，闻主人觅钥不得，破扃[jiōng,锁]起关[闩]，有数人汹汹入，搜捉[赌]博者。史、黄并言无有。一人竟捋[luō,揭开]吴被，指为赌者。吴叱[chì]咄[duō]之。数人强检吴装。方不能与之撑拒，忽闻门外舆[yú]马呵[hē]殿[官员出行时前行喝道和压后随从的人员]声。吴急出鸣呼，众始惧，曳入之，但求勿声。吴乃从容苞苴[jū,草包]付主人。卤簿[仪仗扈从]既远，众乃出门去。黄与史共作惊喜状，取次[相继]觅寝。黄命史与吴同榻。吴以腰橐[tuó,系于腰间的钱袋]置枕头，方命被而睡。无何，史启吴衾，裸体入怀，小语曰："爱兄磊落，愿从交好。"吴心知其诈，然计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极力周奉，不料吴固伟男，大为凿枘[ruì,互不相容]，呻[shēn]殆[dài]不可任，窃窃哀免。吴固求讫事。手扪之，血流漂杵[chǔ,大盾]矣。乃释令归。

及明，史惫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请吴、黄先发。吴临别，赠金为药饵之费。途中语狐，乃知夜来卤簿，皆狐为也。黄于途，益谄[chǎn,奉承,献媚]事吴。暮复同舍，斗室甚隘，仅容一榻；颇暖洁，而吴狭之。黄曰："此卧两人则隘，君自卧则宽，何妨？"食已，径去。吴亦喜独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shū,忽然]闻壁上小扉，有指弹声。吴拔关探视，一少女艳妆遽入，自扃[jiōng,关闭]门户，向吴展笑，佳丽如仙。吴喜致研诘，则主人之子妇也。遂与狎[xiá]，大相爱悦。女忽潸[shān,流泪]然泣下。吴惊问之，女曰："不敢隐匿，妾实主人遣以饵[引诱]君者。曩[nǎng]时入室，即被掩执；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呜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倾心于君，乞垂拔救！"吴闻骇惧，计无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俯首泣。忽闻黄与主人阖[hé,全,总共]鼎沸。但闻黄曰："我一路祇奉[敬奉]，谓汝为人，何遂诱我弟室[弟妻]！"

吴惧，逼女令去。闻壁扉外亦有腾击声。吴仓卒汗如流，女亦伏泣。又闻有人劝止主人。主人不听，椎[chuí,敲打]门愈急。劝者曰："请问主人，意将胡为？如欲杀耶，有我等客数辈，必不坐视凶暴。如两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辞如欲质之公庭耶，帷薄不修[家庭生活淫乱]，适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明陷诈，安保女子无异言？"主人张目不能语。吴闻，窃感佩，而不知其谁。

初，肆门将闭，即有秀才共一仆来，就外舍宿。携有香酝[yùn,酿酒]，遍酌同舍，劝黄及主人尤殷。两人辞欲起，秀才牵裾，苦不令去。后乘间得遁，操杖奔吴所。秀才闻喧，始入劝解。吴伏窗窥之，则狐友也，心窃喜。又见主人意稍夺，乃大言以恐之。又谓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为人驱役贱务！"主人闻之，面如死灰。秀才叱骂曰："尔辈禽兽之情，亦已毕露，此客子所共愤者！"黄及主人皆释刀杖，长跽[jì,长跪]而请[罪]。吴亦启户出，顿大怒詈。秀才又劝止吴，两始和解。女子又啼，宁死不归。内奔出妪[yù]婢，捽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劝主人重价货吴生。主人俯首曰："作者娘三十年，今日倒绷孩儿[久已熟惯之事,不料竟出乖露丑]，亦复何说。"遂依秀才言。吴固不肯破重资；秀才调停主客间，议定五十金。人财交付后，晨钟已动，乃共促装，载女子以行。女未经鞍马，驰驱颇殆[dài,=怠,懈怠]。

午间，稍休憩[qì,休息]。将行，唤报儿，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无迹响，颇怀疑讶，遂以问狐。狐曰："无忧，将自至矣。"星月已出，报儿始至。吴诘之，报儿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伧[chen,奸诈小人]，窃所不平。适与鬼头计，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吴惊问其故，盖鬼头知女止一兄，远出十余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状，使报儿冒弟行，入门索姊妹。主人惶恐，诡托病殂[暴病而死]。二僮欲质官，主人益惧，啖[dàn,拿利益引诱人]之以金，渐增至四十，二僮乃行。报儿具述其故。吴即赐之。吴归，琴瑟萧[qí,极,很]笃[dǔ,忠实]。家益富。细诘女子，曩[nǎng,以往,从前]美少即其夫，盖史即金也。袭一褐[hú]绸帔，云是得之山东王姓者。盖其党羽甚众，逆旅主人，皆其一类。何意吴生所遇，即王子巽 [x

ùn]连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旨[美,有味]哉古言：“骑者善堕[骑马的人容易挨摔,类似语“善游者溺，善骑者堕”]。”

常珍评：江湖险恶，不得不防。可结伴出行；行装朴素、低调，不引贼注意；不可有贪恋，严防杀猪盘。

101. 阎王

李久常，临朐[qú,山东省临朐县]人。壶榼[kē]于野[携壶榼饮于郊野,壶、榼均酒器]，见旋风蓬蓬[风声]而来，敬酹奠[lèi diàn,洒酒于地,祭奠鬼神]之。后以故他适，路傍有广第，殿阁弘丽。一青衣人自内出，邀李，李固辞。青衣要[yāo,=邀,遮留]甚殷。李曰：“素不识荆[对人相识的敬词,李白《上韩荆州书》：“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荆州,名朝宗,唐京兆长安人,善识别人才,提拔后进,为士人敬仰,后因称认识己所仰慕的人为“识荆”]，得无误耶？”青衣云：“不误。”

便言李姓字。问：“此谁家？”答云：“入自知之。”入，进一层门，见一女子手足钉扉[门扇]上。近视，其嫂也。大骇。李有嫂，臂生恶疽，不起者年余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转疑招致[招引]意恶，畏沮[jǔ,坏,败坏]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帽子]带[官员腰带]如王者，气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视。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俱。我以曩[nǎng]昔扰[叨扰]子杯酌[zhuó]，欲一见相谢，无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终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忆田野酹[lèi]奠[diàn]时乎？”李顿悟，知其为神，顿首曰：“适见嫂氏，受此严刑，骨肉之情，实怆[chuàng]于怀。乞王怜宥[yòu]！”

王者曰：“此甚悍[hàn]妒，宜得是罚。三年前，汝兄妾盘肠而产，彼阴以针刺肠上，俾至今脏腑常痛。此岂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归当劝悍妇改行。”李谢而出，则扉上无人矣。归视嫂，嫂卧榻上，创[疮]血殷[yān,赤黑色]席。时以妾拂意故，方致诟[gòu]骂。李遽[jù]劝曰：“嫂勿复尔！今日恶



...入，进一层门，见一女子手足钉扉上。近视，其嫂也。大骇

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妇女称丈夫的弟弟]若个好男儿；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孟光，古时有名的贤妻，东汉梁鸿之妻，梁鸿为佣工，每饭时，孟光举案齐眉，对梁鸿的敬重始终如一]，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声。自当是小郎大好乾纲[夫纲夫权]，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ǎo，李嫂的自称]！”李微晒[shài，微笑]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xiá，空闲]矣。”曰：“便曾不盗得王母箩[针线笸箩]中线，又未与玉皇香案吏一眨眼[给玉皇大帝管香案的神，玉皇，道教中地位最高、职权最大的神，即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简称玉帝、玉皇或玉皇大帝。眉目传情]，中怀坦坦，何处可用哭者！”李小语曰：“针刺人肠，宜何罪？”嫂勃然色变，问此言之因。

李告之故。嫂战惕[tì]不已，涕泗[sì鼻涕，]流离而哀鸣曰：“吾不敢矣！”啼泪未乾，觉痛顿止，旬日而瘥[chài，病愈]。由是立改前辙，遂称贤淑。后妾再产，肠复堕，针宛然在焉。拔去之，肠痛乃瘳[chōu，损害，减损]。

异史氏曰：“或谓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复不少，恨阴网之漏多也[阴世的法网]。余谓：不然。冥司之罚，未必无甚于钉扉者，但无回信耳。”

102. 布客

长清[山东省长清县]某，贩布为业，客于泰安。闻有术人工[精通]星命之学，诣问休咎[吉凶]。术人推之曰：“运数大恶，可速归。”某惧，囊[náng]资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隶胥。渐渍[zì，浸润]与语，遂相知悦。屡市餐饮，呼与共啜[chuò，饮，吃]。短衣人甚德之。某问所干营[办事]，答言：“将适长清，有所勾致[捉拿]。”问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审：第一即己姓名。骇曰：“何事见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蒿里山[蒿里山本名高里山，在泰安城西南三里，山有十殿阎君，掌管人世间的生死祸福]东四司[十殿阎君下属七十五司]隶役。想子寿数尽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时日。子速归，处置后事，



…至河际，断绝桥梁，行人艰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将不去 。请即建桥，利行人…

我最后相招，此即所以报交好耳。”无何，至河际，断绝桥梁，行人艰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将不去。请即建桥，利行人；虽颇烦费，然于子未必无小益。”某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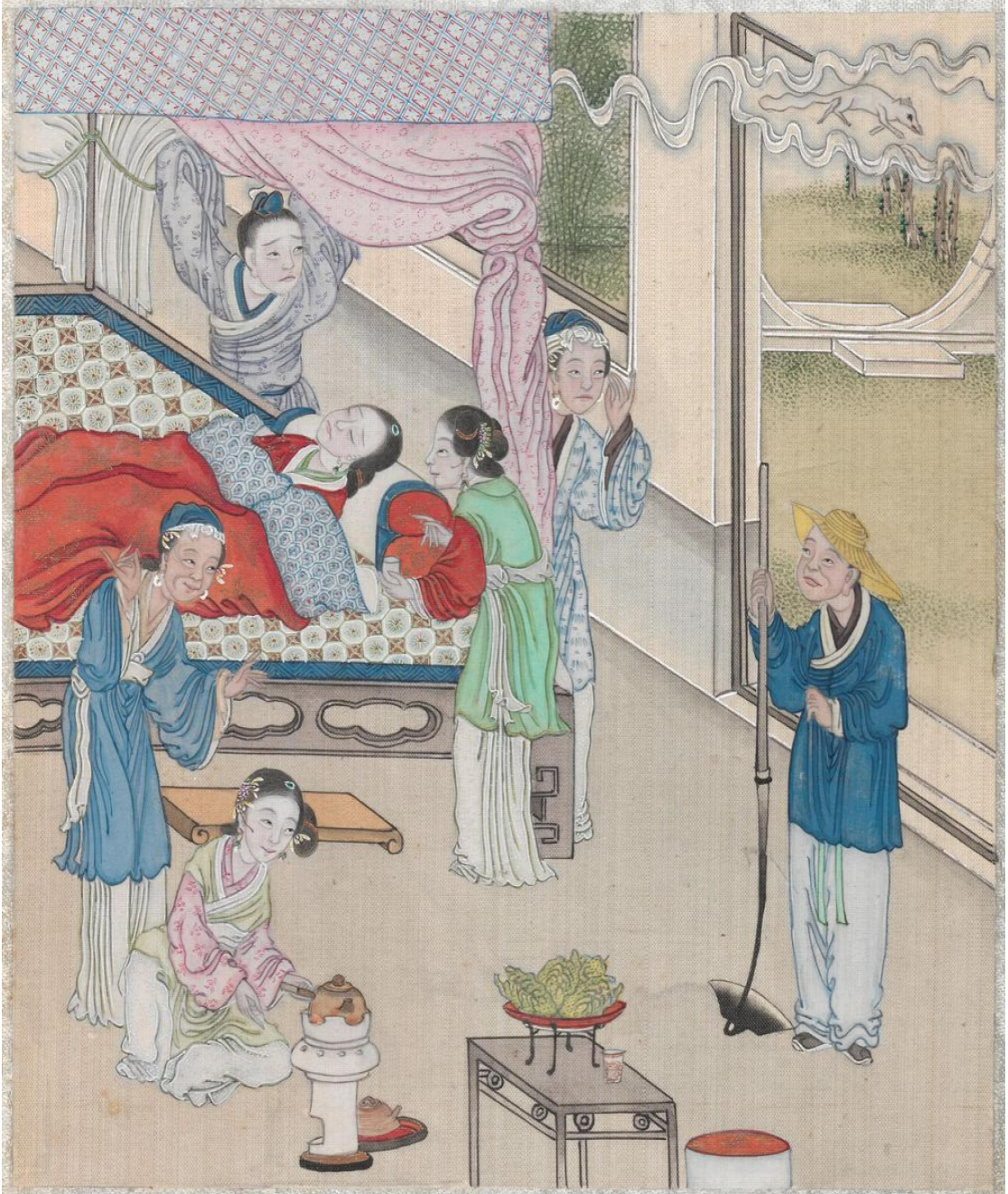
某归，告妻[与]子作周身具[棺椁]。克[kè,刻]日鸠工[鸠集工人]建桥。久之，鬼竟不至。心窃疑之。一日，鬼忽来曰：“我已以建桥事上报城隍，转达冥司矣，谓此一节可延寿命。今牒名已除，敬以报命[复命]。”某喜感谢。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赍[jī,携带]楮锭[chǔ dìng,纸钱]，呼名酹奠[lèi diàn]。既出，见短衣人匆遽[jù]而来曰：“子几祸我！适司君方莅[lì]事，幸不闻知。不然，奈何！”送之数武[不远处,没有多远]，曰：“后勿复来。倘有事北往，自当迂道过访。”遂别而去。

常珍评：《了凡四训》宣扬诸善奉行，诸恶勿做，则命可改。虽然善人未必有善命，恶人未必有恶命，此大数所定。然若人有大悟大愿，如袁了凡者，则人非原人，命亦非原命矣。

103. 农人

有农人芸[yún,耘锄草]于山下，妇以陶器为饷[送饭]。食已，置器[放置物品]垄畔[lǒng pàn]。向暮视之，器中余粥尽空。如是者屡。心疑之，因睨注[nì,斜视]以觇[chān]之。有狐来，探首器中。农人荷锄潜往，力击之。狐惊窜走。器囊[náng]头，苦不得脱；狐颠蹶[diān juě]，触器碎落，出首，见农人，窜益急，越山而去。

后数年，山南有贵家女，苦狐缠祟[suì,迷信说法指鬼神给人带来的灾祸,借指不正当的行动]，勅勒[chì lè,驱祟符箓]无灵。狐谓女曰：“纸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绐[dài,疑惑]之曰：“汝道术良深，可幸永好。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亡,无]所怖[bù,惧怕]。但十年前在北山时，尝窃食田畔，被一人戴阔笠[大沿斗笠]，持曲项兵[指锄头兵器]，几为所戮[lù]，至今犹悸[jì,因害怕而自觉心跳]。”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无从问讯。



...使披戴如尔日状，入室以锄卓地...

会仆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惊曰：“此与吾曩[nǎng]年事适相符同，将无[莫非]向[从前]所逐狐，今能为怪耶？”仆异之，归告主人。主人喜，即命仆乌招农人来，敬白所求。农人笑曰：“曩所遇诚有之，顾未必即有此物。且既能怪变，岂复畏一农人？”贵家固强之，使披戴如尔日[那天]状，入室以锄卓地[竖立]，咤曰：“我日觅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杀不宥[yòu]！”言已，即闻狐鸣于室。农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农人叱曰：“速去，释汝。”女见狐捧头鼠窜而去，自是遂安。

104. 长治女子

陈欢乐，潞[lù,山西路安府]之长治[潞安府所属县名，今山西省长治市]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nì,斜着眼睛看]之而去。由是日持钵[bō]近廛间[chán,本区域]。适一瞽[gǔ,盲人,瞎子]人自陈家出，道士追与同行，问何来。瞽云：“适过陈家推造命[推算“八字”,预言命运。造,星命家称人出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为“造”，又称“八字”]。”道士曰：“闻其家有女郎，我中表亲。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指年岁生辰。古代以天干地支记年月日时。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首；故以“甲子”代称]。”瞽为之述之，道士乃别而去。

居数日，女绣于房，忽觉足麻痹，渐至股，又渐至腰腹；俄而晕然倾仆。定逾[yú]刻，始恍惚能立，将寻告母。及出门，则见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线；骇[hài]而却退，门舍居庐，已被黑水淹[yān,淹]没。又视路上，行人绝少，惟道士缓步于前。遂遥尾之，冀见同乡以相告语。走数里以来，忽睹里舍，视之，则己家门。大骇曰：“奔驰如许，固犹在村中。何向来迷惘若此！”欣然入门，父母尚未归。复仍至己房，所绣业履[lǚ,未做成的鞋子]，犹在榻上。自觉奔波殆[dài]极，就榻憩[qì]坐。道士忽入，女大惊，欲遁。道士捉而捺[nà,按捺]之。女欲号，则瘖[yīn,哑]不能声。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觉魂飘飘离壳而立。四顾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视道士以己心血点木人上，又复迭指[dié,食指、中指并叠]诅咒[zǔ zh

òu,口念咒语]；女觉木人遂与己合。道士嘱曰：“自兹当听差遣，勿得违误！”遂佩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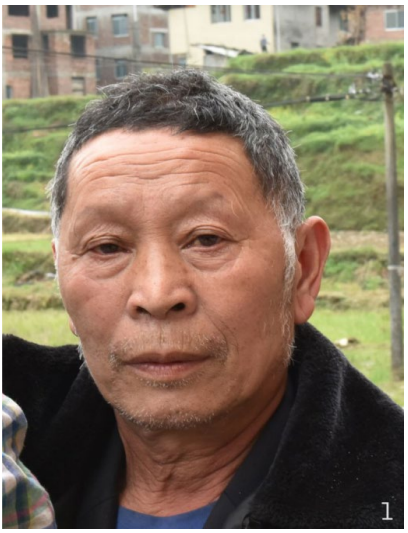
陈氏失女，举家惶惑。寻至牛头岭，始闻村人传言，岭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陈奔验，果其女也。泣以愬[sù,诉]宰。宰拘岭下居人，拷掠几遍，迄[qì,始终]无端绪。姑[暂]收群犯，以待覆勘[复审]。道士去数里外，坐路旁柳树下，忽谓女曰：“今遣汝第一差，往侦邑中审狱状。去当隐身暖阁[旧时官署大堂内,围绕公座的阁子,多用木条或纸褙间隔而成,因在殿堂之内故称“暖阁”]上。倘见官宰用印，即当趋避，切记勿忘！限汝辰[时]去巳[sì,时]来[旧时以十二地支记时,辰时,早七时至九时,巳时,相当九时至十一时]。迟一刻，则以一针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针；至三针，则使汝魂魄销灭矣。”女闻之，四体惊悚[sǒng,害怕,恐惧]，飘然遂去。瞬息至官廨[xiè,官署]，如言伏阁上。时岭下人罗跪[环列跪拜]堂下，尚未讯诘[jié,问罪]。适将钤印[qián,盖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觉身躯重耎[ruǎn,=软,身体沉重瘫软]，纸格[暖阁的纸格棚顶]似不能胜，曝然[bó,突发的迸裂声]作响。满堂愕[è]顾。宰命再举[再次举印钤盖]，响如前；三举，翻坠地下。众悉闻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当便直陈，为汝昭雪。”女哽咽[gěng yàn]而前，历言道士杀己状，遣己状。宰差役驰去，至柳树下，道士果在。捉还，一鞫[jū,审讯]而服。人犯乃释。宰问女：“冤雪何归？”女曰：“将从大人。”宰曰：“我署中无处可容，不如暂归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将入矣。”宰又问，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则夫人生女矣。

常珍评：陈氏请瞽人为女算命，致生辰八字隐私泄露于妖道致祸，此足可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运乃人之大数，若算的不美，亦无可奈何，徒增忧愁惶恐，故算命百害而无一益，尤其不能算将来。读书修身，虽占小数，但聚沙成塔，余庆可期。

本章含阴差三人（其一为队长），他们的事迹可以解释某些“不明原因”的猝死，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的寿命最终不由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决定，而由“生死簿”上注明的寿限决定。一个人只要寿限到了，到期必死，一天也不能多活，因为勾魂阴差铁面无私，不会考虑阳间因素。“生死簿”上预定的寿限按道家说法是按“气数”（风水轮流转）决定，而佛教说法是按人的“业力”决定。“气数”可用“八字”算出，如本书石成良（#30）案例。人不必恐惧死亡，中国有句古话：阎王不出票，小鬼不来拿。视频采访灵界地府执法神灵，世界首次，意义重大。

附录：阴差三则（摘自《坪阳再生人》）

丁生活，广西西腰村阴差队长



丁生活近

丁生活，1952 年 10 月 8 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腰村。其妻杨婄芳来自隔壁湖南通道县马田村，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丁生活早年是本村赤脚医生，识字。他懂一些正常的医术，如草药等，同时他也是本地阴师。用念“口诀”治病，也称化病，是自古以来流传全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疗法，南北皆有，大同小异，往往对一些突发性怪病有神奇效果。侗族“密咒”有些需要由快死的上一任师傅传授，有些还会有幸得到某些鬼魂或神仙的“阴传”。丁生活说他的“阴师傅”会在梦中传授他用什么草药治疗什么病，他还说他的前世及他的“阴师傅”生前都是佛庙里的人。丁生活的耳垂上有明显的“窝型”胎记，他的前世是庙里的一位尼姑，他现在的“阴师傅”生前是当时庙里的师傅。

丁生活 21 岁时，去通道县马龙乡长安堡村给他的妹妹治病。她病情很严重，但他一下子治好了，于是丁生活名声大振，四邻八乡纷纷请他去看病。

又有一次邻乡有个人口鼻出血不止，危在旦夕，丁生活用念“口诀”的方法把他也治好了。

大约 22 岁，丁生活开始执行阴间刽子手的任务。他们行动小组共有四人，他为队长，其余三人分别来自周边的木脚乡、播阳乡和林溪乡。他们执行任务时随叫随到，往返一般不超过两分钟，来去都是飞行，但超过一百公里，例如去长沙，会乘坐“飞船”往返。“飞船”是阴司提供的一种类似宇宙飞船的飞行器。丁生活有些自豪地说：“我 70 年代就经常坐阴间提供的飞船了，那时候国家还没造出神舟系列飞船呢。”

阎王下令不分昼夜。丁生活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地里干活，命令一来都会立即倒地入睡。阎王的命令会有使者书面传达给他这个行刑队长，内容是把某地某人的灵魂带走。他接令后便带其他三个队员一同前去，依令将某个按“生死簿”记载到期的人处决。

有些生死簿上寿限到期的人，健康状况仍很好，无任何明显疾病。丁生活奉命抵达现场后，使用阎王所赐予的一把铁锤，猛击其头顶，直至肉身与灵魂分离。一般仅打一锤，肉身就猝死了。至于如何处置这个刚分离出的灵魂，是其他阴差的事务，他们这一组一般打完就返回。

阎王有时会把一些人临时变为猪狗牛羊或鸡鸭鹅之类迷惑丁生活的行刑小队。有一次丁生活接令去处决他父亲养的一头猪，他依令行刑，猪一死他却发现是自己的父亲，但也无可奈何。又有一次，他接令前往马田村击毙他岳父杨某家的一只鹅，击死才发现是其岳父。丁生活的妻子杨婄芳说，其父亲死的那天身体很好，根本没病。当时父亲正坐在房门边上，坐的位置不太好，她的母亲便提醒了一句：“你坐得好点。”话音刚落，再看其父，竟然一霎时断气了。

对于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四人一般不会用铁锤打，而是把他的灵魂直接抬走。抬灵魂的感觉就像活人抬活人一样。

有些人身体健康，阳气旺盛，“火气”又大，难以靠前。有一次，他们奉命处决陇城镇路塘村的一个妇女就是这种情况。四人未能按时将她击毙，任务没有完成就返回了。返回后，丁生活病了一个月。阎王托梦，说这是任务没有完成对他的惩罚。丁生活病好后，奉命带队再次前往，这次他们发现这名妇女正在河边洗衣服，于是他们从后面把她推下水淹死了。

因为命令只有姓名和村寨名，因重名等原因误捉的也有，这种情况阎王会把错拘的灵魂另交鬼差送回“还阳”。

坪阳村有一个与丁生活有关的事件。许多年前，有一户人家正在给新生孙子办满月宴。爷爷正在桌上同一大群亲友喝酒，但他寿限已到期。丁生活他们奉命抵达时，却发现这个爷爷的身边正坐着刚生完孩子的儿媳，他们不知何故害怕这种妇女，不敢近前下手。于是丁生活让一名队员进婴儿房间把婴儿弄哭，儿媳起身去卧室安抚新生儿。儿媳刚进房间，丁生活等队员立即在客厅行刑，这位爷爷即刻猝死在宴席上了。

丁生活这个行刑队的辖区很大，北到怀化、长沙，南至桂林。他年轻时有时一天执行多次任务，现在年纪大了，任务减少很多。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他执行任务的过程来回虽然只有两分钟，但回来后都会感到很疲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丁生活尝试看过自己的穿著，就像刚出发时的生人一样。他们四个可以相互看见，但生人看不见他们。

丁生活在家里向来不吃鱼或肉，吃了就会呕吐，但吃豆腐。有一次他去木脚乡执行任务，在那里吃了鱼，

回来他一醒来就呕吐。呕吐中觉得好像有鱼刺卡在喉咙，咳了几下竟真的咳出了那根灵魂外出吃到的鱼刺。

丁生活认为捐款架桥等善行可能会导致自己生死簿上的寿命被延长。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enghuo Ding and his wife; Location: Shenghuo's home; Interview Date: 08-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吴玉华，湖南坪坦村阴差：灵魂随时奉召外出抓魂



吴玉华已为阴间当

吴玉华，1968 年 4 月 16 日生于湖南通道县坪坦村。

20 岁那年，他先是每晚做一些奇怪的梦，比如先是梦见一个地方，几天后就真到了那个地方。紧接着每晚在梦中都有个白胡子老者来到床边，传授自己咒语，教完几句就走了。这些咒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葬礼期间超度亡魂用的，另一类是治疗一些突发的不明原因的疾病，比如邪灵附体导致的肚子疼、发烧之类。吴玉华说，这个须发全白，同时穿白衣服的老者就是自己的“阴师傅”。这种在梦中由某个神灵传

授徒弟技艺的教学方式在当地屡有耳闻，称之为“阴传”。因为这些咒语十分敏感，所以不便公开，但他公开了他的“阴师傅”，即白胡子“神仙”所传的一个“壮胆”口诀，可用于登台表演或公开演讲等场合，功效是减少胆怯和羞涩感。口诀如下：

我来是猛虎，看你似猪羊；老虎到堂，四处汪洋。

这样持续了半年之后，他开始被召去执行阴间任务。执行了数月之后，他才明白原来他不由自主被征召去当了阴差。执行的任务是作为一名队员与队长一起用暴力锁拿阳间寿命到期的灵魂。

吴玉华最近一次执行任务是七天前在隔壁高团村，现用这次任务详细说明执行流程。

那天晚上（2016.04.21），吴玉华的耳边突然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走了！”阴间召唤他去执行任务不分昼夜，他必须随叫随走。如果白天耳边响起召唤，他会很快困得厉害，到第三声，他一定会进入熟睡状态。若是晚上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则只要叫一声，他的灵魂便会轻松离开身体。离开身体的灵魂能看见正在熟睡中的自己的身体。灵魂腾空而起，飞到空中。飞行高度比山高，速度极快，因为往下看山川河流、村庄水田在迅速“向后移动”。他们看自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下面似乎是被云雾挡住了，看不清。吴玉华离开身体的灵魂只能看到灵魂世界，比如人的灵魂、树木山川景物的灵魂，但眼中的视觉效果和生人用眼看到的外界并无二致。

这次去隔壁村执行任务的阴差加队长共六名。当阴差 28 年来，他一直没有问谁是队长，也不认识小组内其他成员。因为距离不过几公里，所以很快便飞到了目标村庄的上空。他们在村口降落，降落后走进村子时，看周围队友和村内屋舍等景物的效果和生人看见的一样。

按他的经验，入村一般有本村“土地公”带路，并向他出示捉拿的文书，与他办理交接手续（即来投胎属入籍，被带走属出籍）。但这个手续是队长所为，他这个队员没有办理这些手续的职责。执行任务时，他的自我意识处于锁定状态，只是很自动地去做队长命令做的事情，其他一概不想不问。这次要捉拿的灵魂住在高团村的中间，因为已经是晚上，他们走到她家门口发现门已关了。不管门是否上锁，他们一推就开。五个阴差在队长带领下悄无声息地上了二楼。经过客厅，发现有几个人在聊天，他们直接进了卧室，看到有个老妇人年纪约 70 至 80 岁，躺在床上。队长发话：“拉走这个！”灵魂发出的声音仅有灵魂可以听见，生人听不见。立即有队员应声而上，用铁链套到这名老妇人的脖子上把她拖走了。在阴差看来，床上的老妇人已被拖走，床上已空无一人，但在她的家人看来，她仍躺在床上。把老妇人的灵魂拖到村口，阴差小组和这名被阎王下令带走的灵魂一起腾空飞上天空。很快飞到一座山下，这山在阳间他没有到过。落在山脚下，有一条小路，被押送的老妇人的灵魂走在中间。大概走了半程山路，来到一座木质的凉亭边。凉亭一侧有一口水井，井旁立有一老者，胡子是绿的。每当有鬼经过此处，绿胡子老者都会用竹筒从水井中打一筒水，让他们喝。水十分污浊，水里还有虫子，但路过此地的鬼十分口渴，几乎 99%都会喝上几口老者递上来的脏水。如果过往的鬼不想喝，这个绿胡子老者也不勉强。被押送的鬼喝完水，大家略作休息又上路了。他们沿山路转到山的另一侧时，看见前方有一条河，河上有石桥一座。吴玉华记得，他只能看到桥中间，桥对岸的景物看不清，似有云雾遮挡。但这时，他突然醒了，醒后略一回顾便知道刚才去哪个村捉了哪个人的灵魂。又过了两三日，传来隔壁高团村他参与捉拿的那个老妇人死亡的消息。

接下来再看吴玉华岳父的死亡经过。吴玉华的岳父也姓吴，住几公里外的本乡横岭村。20 年前的一个下午，吴玉华和妻子一起去看望七十余岁的岳父。岳父有病，但不严重，行动自如。岳父有四儿两女，吴玉华夫妇进门后就与岳父及岳父的家人一起围坐在火塘边聊天。下午五点，吴玉华耳边又响起熟悉的召唤声：“走了！”三声过后他便很快睡着了。他入睡后，其灵魂一离体就看见屋内进来了其他三个队友。队长指着正坐着说话的一个老者说：“这个人该走了！”此时吴玉华的灵魂已处于执行任务状态，队长话音刚落，他便走到老者身后。他没看清老者是谁，但只觉得老者很凶，想用铁锤打。想法一出，手中已握有铁锤，他便抡起铁锤，从老者背后猛击老者头顶。打完这一锤，有队友立即上前用铁链套住了老者的脖子，将他拖走了。吴玉华看见队友将老者拖到门口时，自己突然醒了。

吴玉华醒来大吃一惊，略一回忆，刚才挨了自己一锤子并被铁链拖走的正是自己的老岳父。他转头定睛一看，老岳父显然又没有被拖走，还坐在原地说话呢，但细看其脸色，已明显变暗发黑。根据自己的“执法”经验，吴玉华明白了，他的队友刚才拖走的是老岳父的主魂，而现在操控老岳父身体的是他的副魂。吴玉华认为，押走的主魂是去投胎的，而副魂是留下守坟的。但吴玉华同时坦承，在执行任务时，比如他的队友把他的岳父的主魂拖走时，他看见座位上没有人了，没有看见岳父的副魂在哪里。

根据吴玉华的经验，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若主魂被带走，身体或者立即死亡，或者最多活不过七天（类似吴师科案例中灵魂分离后的桔子很快烂掉）。吴玉华深知其岳父已余日无多，他把大舅子和小舅子叫到一边，小声跟他们说：“岳父的主魂已走，依我经验判断，他

老人家可能在后天夜里一点断气。这几日你们千万不要外出，都在家守着为老人家送终吧！”

果然不出吴玉华所料，老岳父虽然主魂刚走不久时还能说话，但到了晚上就起不了身了。次日病情快速恶化，且言语不清，至第三日夜里一点钟按吴玉华所预测的时间咽气死亡。

吴玉华说，大部分任务都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对活人而言，他们来去悄无声息，且多数可在短短两三分钟内完成任务。但偶尔也有不顺利的，二十多年前在黄土乡他们就曾碰到一例。



黄土乡的这名妇女三十出头，年轻强健，无病。吴玉华这群阴差连去五个晚上都没有抓走她，原因是这名青年妇女特别勤劳，每晚在家纺纱到深夜。她用的是手工纺车，纺车纺轮上有十多根木棍（类似左图），纺纱时那纺车上的轮子带着木棍快速转动，不知为什么这群阴差对这个土机械很畏惧。队长逐个命令队员上前锁拿，但每个队员都不肯上前，所以大家就在门口等她停下来，可这名勤劳的妇女一直工作到深夜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执行任务有时间限制，执行不完，到时也得返回。这样连续五夜都无功而返。至第六天，队长严肃训话：“上头有令，这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她带走！”这次他们不是晚上而是中午行动。他们入村找到这名妇女时，她正在村里的井边打水。几个阴差悄悄靠了上去。这时该妇女已打好两桶水，她像往常一样把竹子做的扁担横在双肩上，正弯下腰用扁担钩挂两个水桶时，队长向吴玉华下令：“打！”吴玉华冲上前，用铁锤猛击妇女的头部，一锤下去，她立即倒地。其余队友上前用铁链把她拖走，而她的身体当即倒

地猝死在井边。吴玉华说，是先打再拖走还是不打就直接拖走，主要看被执行人“凶”还是“不凶”，而不是简单地看性别和年龄。

吴玉华说，有一次他们执行阴间任务不但完全失败，而且自己还遭到了暴打。那次事件发生在数公里外的阳烂村，时间约 2011 年。他们一行数人刚进寨子，不知什么原因，此寨土地公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凶，不由分说冲过来就对他们大打出手，这群阴差立即作鸟兽散。吴玉华跑在最后，被这个土地公逮个正着，几下子便被打倒在地。暴怒的土地公一只脚还踩着他的后背，令他动弹不得。这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这个不可以打，放过他。”吴玉华不知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土地公踩了一会，最后还是放他走了。他们几个阴差灰头土脸各自回去了。吴玉华没有再次被召去抓那个人，他估计是阎王换另一组阴差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还有单次任务要求同时抓两个灵魂的。大概2009 年，吴玉华受雇于一位马姓老板，在本县鸡口乡扛铁路用的枕木。突然耳边又响起阴间指令：“走了！”他赶紧放下枕木，就近走到路边，三声过后，立即睡着了。两三分钟后他醒了过来，恰巧被马老板撞见。马老板生气地对吴玉华说：“大白天在路边睡觉，偷懒也不能太丢人现眼啊！”吴玉华对马老板简单解释道：“我刚才不是偷懒，是不由自主地睡着了。刚才我的灵魂外出抓了两个小青年的灵魂。你要是不信，可以留意本地五公里内很快会有两个小青年死亡。”马老板当然不信，只觉得吴玉华太幽默了。

中午，马老板的妻子赶集回来了。她说：“今天去赶集，我在路上目睹了一起拖拉机车祸。附近寨子有辆拖拉机载了男女老少一大车人去赶集，中途不知何故在山路上翻了车。车上其他人只受点皮外伤，唯独车上两个壮小伙翻车后当场身亡。”马老板听完，脸色大变。

心想原来吴玉华没有偷懒睡觉，更不是在开玩笑，他正是传闻中的“阴差”！

吴玉华上午睡那一小会儿是被召去和队友一起抓魂了。他起飞后很快落下，所以他猜测距离在五公里之内。落下后，他们来到某村口，刚好有一辆拖拉机要去赶集。有些村民没有交通工具，便爬进拖拉机车斗，搭免费车。队长领大家上前命令把车后站立的那两个小伙子带走，因为他们的寿命已到期。于是吴玉华他们几个阴差冲上去，用铁链把两个小伙子的灵魂套了下来。队友们要带走捕到的两个灵魂时，他醒了。这次行动，锁拿目标虽然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但人不凶，所以没有先打后拿，而是直接从他们身后用铁链套住带走。

吴玉华是村里的一名普通村民，作为阳世人，他的活动范围不大，所以只熟悉附近几个村子。因此如果抓的人是本村的或附近村子的，他的灵魂外出抓完返回略一回顾，便知谁的灵魂被抓走了。早年，若某晚抓了某人的灵魂，次日又在街上碰见那个人，便会忍不住对他讲：“你准备下后事吧，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有时是对他们的子女讲，这样做却犯了阴间当差大忌。因为吴玉华泄密，有几次他自己晚上被鬼差捉走，在阴间受到严厉的惩罚。有一次他的灵魂被鬼差押到某个他不曾到过的山后，降落后细看，房舍比阳间的低矮，但与当地阳间建筑样式类似。房子里面有几个鬼青面獠牙，面目可憎。有两个鬼用两块木板和绳索把他捆住，他被夹在木板中间站立，然后有两个鬼用锯从头到脚把他锯成两半。锯的过程中虽然血流满地，骨肉碎末四处飞溅，但他却不觉得很疼。他当时心想：这次死定了，锯成两半，岂有不死之理！但奇怪的是，他的灵魂被锯成两半也没死，又合了起来。刑罚执行完毕，他很快回来了，一回来人就醒了。锯时不甚疼，醒来却浑身巨疼，还伴有发烧，过了一两天才好。

对比坪坦村吴玉华和西腰村丁生活两个阴差可以看出作为队长的丁生活知道命令的内容，比如捉拿哪个村哪个人，而作为队员的吴玉华执行命令时不知道捉拿的是谁。

从丁生活和吴玉华两个来自相隔较远，互不认识的阴差事迹来看，绝大多数人的死亡不由人的健康状况决定，而是由阴间决定。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寿命概念。人在某一世寿命长短，肉体的健康状况可能不是核心因素，记载在“生死簿”上的寿限才是真寿限。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uhua Wu; Location: Yuhua’s home; Interview Date: 28-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广西平等乡庖田村阴差某甲

某甲约 1958 年生于广西龙胜县平等乡庖田村，约 2006 年去世，终年约 48 岁。

同县乐江乡地灵村的粟志勇 18 岁时曾和当时 30 岁的某甲一起在酒厂干活。粟志勇发现某甲经常像病人一样憔悴难看，便问他原因。他说：“我哪像你们，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我是白天干苦力，晚上还得随时听阎王调遣四处打人呢！”所谓打人，就是阴差奉阎王之命去某地，把某个按生死簿记载寿命到期的人“处死”。

某甲对粟志勇说，他一般都是晚上睡后灵魂离体依令前往，几十或上百公里路程仅需四五秒就能飞到现场。出发前，阎王会拿生死簿给他看，一般写着某村某某，

后面带个勾。他得令便飞去执刑，绝不敢乱打，且每次都是四个阴差一组。

年轻的粟志勇很少听说这种事，当时并不相信某甲的话。但不久，1988 年 5 月 23 日他老家地灵村江头组有个三十余岁的妇女（从地灵村大寨嫁来，夫姓吴），一直很健康却突然无故肚子疼起来，当日很快暴死，十分蹊跷。地灵村离庖田村骑摩托车需要近三小时，有相当远的距离。次日某甲就说：“你们村这名妇女是我们昨天一起去打死的。”粟志勇的姐夫当时也在场，他很生气地对某甲说：“你们太可恶了！人家才三十几岁，上有老下有小，年纪轻轻又没病，怎么可以打死呢!”而某甲却说，这次是四个阎王一起下的命令，其中一个白胡子老阎王说：“这名妇女该死了，她已经超期多活了一天。你们快去打，若一人打不死，你们四个一起打！”我们到现场一看，她果然很健康，四个人一起上去用木棰猛打她肚子，于是她就死了。

年轻气盛的粟志勇还是不大相信某甲所说。此时粟志勇和某甲正在庖田村一起给人建造房子，某甲就说：“你如今还不相信我，我们就打个赌吧！某木匠明日中午 12 点前必死！”粟志勇更加不信了，因为这名木匠正在附近好好地干活呢。他年龄不大，也没有病。次日中午前，这名木匠突然肚子疼了起来，他马上停下手上的活回了家，果然中午 12 点之前死亡。某甲悄悄地对粟志勇说：“这次不是我打的，是三江县过来的阴差干的。”粟志勇认为某甲很不明智，四处“打人”这样的事怎么能到处跟人讲？另外，某甲极少吃鱼肉，不喝酒。

某甲的灵魂晚上睡后可自由离体但不都是奉阎王差遣去打人，即使去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如广州也是几秒内就飞到了。有一天早上，他向粟志勇炫耀：“我昨晚去某地游玩了。那儿美女好多！”

某甲说阎王也有下错命令的时候。这种误杀发生后，若阎王发现便会派阴差把误捉的灵魂送回，让他复活，但前提是死者遗体没有入土。所以中国传统上都是把遗体放床上停尸数日后才入棺下葬，就是防止阎王误捉，方便亡魂还阳。

附本人听闻的因误捉而复活的案例 2 则

历百花复活记



历百花 1979 年与孙子女合影，左 1 立者即《坪阳再生人》作者李常珍。

俗话说，阎王不出票，小鬼不来拿。有时阎王出了票，小鬼却拿错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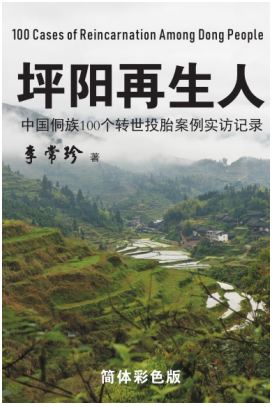
1935、36 年间，本地爆发伤寒瘟疫，死者很多。此时我曾爷爷李守奉才去世没几年，他两个儿子都已婚但没分家。长子李华贞是当家人，次子李如贞即我祖父。

我祖母历百花与嫂同居一屋，都染了瘟疫伤寒，百花病重其嫂病轻。夜里几乎没了脉息，穿上了寿衣。下半夜却突然醒来，且大呼：“倒回去，倒回去！”众人不解，她解释，刚才去了一个官厅，有一官持历帐一样的东西（生死簿）查验她身份后说：“抓错了，倒回去！”百花很快康复，而其嫂子马上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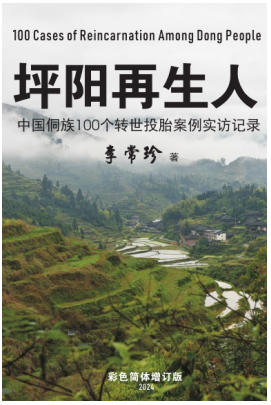
同名者被误捉

又有青岛大村镇茂家庄先死了一个老太太，报庙后入了棺材，但报庙后不到两个小时又复活了，同村另一个同名同姓老太太却无故即时死亡。

相关图书推荐:



《坪阳再生人-中国侗族100个转世投胎案例实访记录》
第一版 简体彩色版
200副彩色照片穿插内页中，美国lulu.com 出版发行。
页数236，6×9英寸/平装/内页彩色/18万字/16美元
ISBN:9781458396952



2024第二版，简体彩色增订版（字号略大案例略增，315页， 251副彩色照片穿插内页中）美国lulu.com出版发行
页数315，6×9英寸/平装/内页彩色/20万字/34.2美元
ISBN:9781304877567



繁體彩色紙質版《坪陽再生人-中國侗族100個轉世投胎案例實訪記錄》（200副彩色照片穿插內頁中），美國lulu.com 出版發行。
頁數236,6×9英寸/平裝/內頁彩色/18萬字/16美元
ISBN:9781458386601

电子版Kobo.com 或Amazon.com等平台有售。
ChangzhenLi.com/zaishengren